

第３７年

46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岳宗琦先生撰著的「苗嶺三花」巨型小說。「雙面秀才」劉禹經苗嶺「惡妻林」，因大意中了三郡主烏玉花的毒箭，再中蠱毒，幸虧曹天麟有解藥。劉禹與曹天麟一齊逃出後碰到烏黑虎，烏黑虎乃苗嶺上二代宗主，已失踪多年，烏黑虎用詭計制住劉禹外經穴道，目的是……岳宗琦先生所著的故事峯廻路轉；橋段佈局嚴謹。欲知烏黑虎爲何要擄獲劉禹？是因他武功高强，抑或別有用心？苗嶺三花淫名在外，爲何她們自甘墮落？欲知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選刊沈一雁先生所著的俠艷短篇故事「金菩薩」，故事短小精幹，值得欣賞。

本刊抱着百家爭鳴之宗旨，大膽嘗試各種風格內容的故事，今試刊悟玄先生所撰著的「三爺」，希望新作品可饗讀友，請批評指正。

*　　　　*　　　　*

下期將刊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孤子高僧」，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6期
（總號19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倫理恩仇記/岳 宗 琦・文
可 飛・圖

苗嶺三花

大意受困　戲鬥飛燕

春夏之分，盤江水高漲，乃因時值雨季，滙聚高地的雨水，全往下流，翻翻滾滾急衝而下，無窮無盡。

在盤江關索嶺一帶的岸灘頭，一個衣着顯得很破舊，滿臉風塵的青年，右手牽着一匹灰色瘦馬，對這渦急翻滾的江水在發愁，那馬也渾身汗濕，似已經過長途奔馳，這情景眞可說是人疲馬乏了。

青年呆立了一會，頹然的坐下，休息了好一會，才又牽馬而走。當地就是盤江源頭，到處山巒重疊，樹林茂密，地勢又起伏不平。

他走了一陣，突見一處，吊橋橫空，緊皺的雙眉，突然舒展，他牽馬急走，走到這懸吊橋邊，却又頹然的長嘆，望橋沉思。

因爲這吊索橋，長有一百尺，凌空架於江面，以四條竹蔑細籐打成粗索，繞於兩端山石之間，中橫架粗竹，上架木板，看來人可通行，這馬却不能通過。

青年沉思有頃，把馬繫於木樁之間，上橋試走，才走出三十尺，一沉腰，略一用勁一挫，這道竹木架成的吊橋，不但晃動得異常劇烈，且還格格作響。

青年看看橋下，急流奔騰，這橋離水面足有百尺左右，凌空下望，目爲之眩。青年不禁微微搖了搖頭，輕嘆一聲，垂首走了回來，拍拍那匹瘦馬的頸項，牽之仍往北走。這青年神情雖則慵懶疲倦不堪，可是還不住地尋覓，那裏有舟楫可渡對岸。

當地江面雖不如何遼闊，可是最險隘處，也在十丈左右，加上水流急湍，一人一騎，即使有舟楫怕也難渡過，除非等一段時間，水勢稍緩，順流而下，可能有機會到達彼岸，青年似已想到這等形勢，祇得牽馬沿江而走。

約莫走上頓飯光景，山勢漸往上陡削，路也崎嶇，這時紅日西墮，快近黃昏，眼前却呈現一片淺灘，青年牽馬過去，在水中爲馬洗刷一番，餵了馬匹稻草，自己也吃點，始緩步而行。

轉過一個山崖，沿江右側，山谷邃深，似有瘴霧巒煙昇起，漸漸瀰漫，青年抬目遠望，見有大片樹林似可休息，略一考慮，跨上馬，拍馬急馳。

相距樹林不遠，他沿山道而馳，突見附近林木深處，似有人影一閃，便一抖馬韁，把馬拉離山道，踏着亂石，往這人影閃動的樹林深處趕去。

青年馬剛到林前，隔不了二丈左右，便可進林，正想跳下馬來，牽之進林，突然一聲忽哨，呼呼一聲急嘯，無數小石卵，由林中如飛蝗般激射而出，青年猝不及防，斜掛馬鞍長劍也不及撤出，便揮舞起雙袖，以柔濟剛，把飛來的石卵接住，完全用上柔勁，把接住石卵，抖落馬前。

好在這些石卵祇有正面飛射過來，他所騎的馬又瘦又小，一揮雙袖連帶護住馬胸，轉眼之間，馬前已堆起了無數的小石，都是盤江灘俯拾皆是的石卵。

可是，這石卵又多又密，發這石卵的人，不止一人，不知有多少人匿伏在林中發射，青年在雙袖揮舞承接之間，發覺有一部份石卵射來的勁力極强，如果擊中馬身，這馬匹勢非受傷不可。

青年忍不住的喝問：「甚麼人這等暗算！」

可是沒有人回答，樹林內並有弓弦響聲，果然林內發出石卵中夾雜了不少短小弩箭，不在正面，却由稍側，分左右射來，青年聽那弓弦響聲，便知道這弩箭勁力非袍袖所能撥落，可能穿透袍袖，因此人在馬背上身形閃動躲避，非必要决不以袖去擋，幸虧弩箭準頭較差，常在身畔一尺左右飛射而過，有時更爲飛來石卵擊歪。

接着下來，石卵稀少，弓弦響聲却密了起來，有時弓弦響處，却未有箭射來，似在惑亂他的視聽。



青年人意料發箭之人，定是先前發卵石之人，石卵一發完，改以弓箭，空弦亂響，可能弓箭亦已經射完。心中正在想，倘弩箭發完了，不知再有甚麼技倆？剛想到這裏，突然背後一痳，心知不好，已爲人在背後偸襲一箭，而這箭還是淬毒的，否則不會有發痳感覺。

青年這時顧不得跨下坐騎，先保護自己要緊，雙脚一挺，人由馬背飛縱而起，順手摘下馬鞍長劍，才離馬背已感中箭處半身痳木，知道毒藥十分强烈，便想以另一足點地，再飛縱出去，可是混身已感乏力，足一屈，已倒向地上了。

這時在他身後，也傳來了一聲嬌叱，語音清脆，他聽不清叱喝些甚麼，樹林內飛射出的石卵和弩箭立時停止。一條斑爛人影，一閃已到了青年身邊，青年定眼一看這條斑爛的人影，原來是一個苗人裝束的少女，身上披了黃黑花紋的虎皮，左手持了一張黝黑的鐵胎小弓，圓圓的臉、大眼睛、虎皮也如苗裝服，裸露了右肩和雙小腿，不住閃動大眼睛向他注視，看年紀這苗女不過十七八歲。

樹林內也接連跳出了十多個苗女，年紀都很年輕，左右腰際都背了皮囊，手持鐵弓，疾擁了過來，另外兩個更一手把青年的那匹馬扣住，青年看這羣苗女，身手俱十分

伶俐，身上一式的青布、短裙和袒露了右肩的短襖。

為首穿斑斕虎皮裝束的少女，對那青年露出了笑容，從青年手中奪過長劍，其他苗女，也過來七手八脚的就抬起這青年，青年心想反抗，還眞渾身無力，人已軟癱，祇睜大眼睛對為首苗女看着，尤以她手中持着自己的一把長劍，這苗女對之一笑道：「別怕，我對你不懷惡意，還如上賓一般招待你。」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

一衆苗女剛把青年抬進樹林，遠處傳來一個蒼老口音高叫道：「三郡主，請留……」那個「留」字還未說出口，一衆苗女都身如離弦之箭般急竄進林內裏去。

為首苗女，一揚手就是兩顆石卵般物體發了出去，這兩顆石卵一射出，相互一撞，「砰」的一聲，化作一股白烟，立即瀰漫開來，把正面樹林進口處都擋住了。

一條人影由遠處飛躍而到，轉眼已站在樹林外，不敢迫近這一股稀薄的白霧，青年運目一看，來人是個儒服老者，頷下拂飄灰白老鬚，面目看不眞切，但從神情看來，十分瀟灑。

他微一欠身向樹林內道：「這位是大理國彌勒龍公子，乃是老朽相邀而來的朋友，不明當地形勢，致誤入郡主禁地，不知能否看老朽薄面，恕罪則個……」

為首苗女，對青年看了一眼，便對林外嬌笑道：「皇甫前輩，何必說得這麼客氣。我已對前輩的這位朋友說過，我們會像上賓一般的招待他，決不會得罪前輩朋友，請放心好了。」她邊說邊同時向後揮手，一衆苗女，抬了這青年，就疾向林中走去。

青年感到一衆苗女，脚程極快速，林中枝繁葉茂，遮蔽天色，這時已是黃昏，因此林中也十分黑暗，約莫祇可見此路徑，苗女似對路徑極熟，青年祇聽到脚下踏出沙沙之聲，微感左轉右彎曲的走着，他眼皮漸感沉重，人也痲木得懶懶的。

一陣嘻笑聲傳來，猶如鶯歌燕語，青年漸漸睜開眼來，發覺正躺臥在一個石洞中，這洞十分寬大，四週因此看來空空洞洞，所躺之處，十分柔軟，他想起身，可是全身感到痲木，試一運氣，又覺無法用勁，不能把眞氣由丹田中提聚上來。

他所知中的暗箭上淬的痲藥，藥性還未退去，便閉上眼睛，靜思那為首苗女，曾說過對自己不懷惡意，必以上賓一般招待，可能那是眞的，但為何用這等手段暗算？且又用上淬毒的暗器。

他又想到在自己未昏迷前，林前那個老者，說自己是大理國彌勒龍公子，自己又不姓龍，他怎會替自己向這一夥苗女說情，實在有點弄不明白。

以自己的耳目的機靈，這為首苗女所發的弩箭，居然瞞過自己的聽風辨位功夫，手法的確高明，雖則林中有其他苗女亂發弓弦，想擾亂自己視聽，其實她們所拉響的弓弦，是虛拉或是實射，自己都能辨別得出來，想不出這夥苗女，要攔下了自己是為了甚麼？若說以上賓之禮款待，時近黃昏，為何她們不用手段，出面邀請，為了今晚歇宿和探聽過江之處，自己也許會應邀隨她們而來的，不必這樣强邀。

青年越想越覺其中必有蹊蹺，他試再運氣，眞氣還是提聚不起，眞不知自己中的是怎樣一種毒藥，藥性奇特，居然會敎全身痲木。

這毒藥不知是必須以解藥治療的呢？還是過了一定時間，藥性會自動消退，但願是後者，倘自己能眞氣恢復，那不必有甚麼顧慮了。

青年想了一想之後，足足有一個多時辰，這樣靜臥不動，在遠處傳來的嬉笑聲，越聽越清晰，他心中大喜，這完全是藥性消退的現象，他試屈手指，已能慢慢隨心所欲，不如剛才初來的時候，那樣痲木得不能動彈。

又過了一個時左右，青年已能提得起勁來鼓動眞氣了，手足雖還無力，可是已能活動，他仍閉目靜聽，確定這洞中無人，所有嬉笑聲都像是遠處傳來，便慢慢的用手支撐坐了起來，看看所躺臥的原來是一大堆獸皮，怪不得如此柔軟。

他一屈足，似覺有物繫住，一看却是一條細繩，遠處傳來了一陣嘰嘰喳喳之聲，心知不好，慌忙躺臥下去，閉目裝睡，已聽到有六七個人的脚步聲，向這洞中急奔而來。

這一夥人那刹間已奔到他躺臥之處，他假作為之一驚醒，眼皮眨動後狀，然後微微睜開眼睛來，圍住四週的，是六七個青年苗女，袒露右肩，看來都十分健美。

其中一個苗女以生硬的漢語，道：「不……要……動！」才轉對另一個苗女，以苗語說了一聲，便疾奔而去。

過不一會，穿黑黃斑虎皮的為首苗女趕了過來，對青年看了一陣，再以宜嗔宜喜的神情注視青年，微笑道：「你功力雄厚，大理彌勒龍家，果然名不虛傳，我這七日焦汁，你祇一日夜之間消散了大部，不過若不用上我的獨門解藥，你眞氣不會凝聚，要捱七七四十九日之後，藥性才可全部消退。」苗女說得一口流利漢語，說完輕輕拍了兩掌。

另外有一個苗女，捧上一隻瓦碗，在青年身邊的一個苗女，隨手扶起了青年的身子，青年一看瓦碗中，是半碗不知甚麼汁，微有一點香味。

持碗苗女已把碗凑到口邊，青年抿緊了嘴想了一想，料定不會有甚麼惡意，自己被擒，已是宰割聽便之人了，等眞能把眞氣凝聚後，再作打算。因此張口把這一碗藥汁都飲了下去，感到甜香之外，又有點苦味。

為首苗女，這時臉露笑容道：「一炷香時間之後，解藥生效，你再試試運氣。」說完傍着青年坐下來，對他仍注視不瞬，粉臉上的笑意一直沒有消失，青年倒被她看得不好意思，閉上眼調息，只覺體內十分舒暢。痲木感覺亦已消失，手脚已能活動，手一撑把身軀坐正，一衆苗女却嘻嘻一笑，退出洞去。

為首苗女，仍坐着不動，却對青年笑道：「原來藥力早在你體內消失了，龍公子，若不是皇甫春提起，我眞不知你是彌勒龍家的人，因你雙袖剛柔並用，龍家武功，俱走的是陽剛一路，如此看來，近年你龍家的武功，想是另有心得了？」

青年對她看看，沒有開口，這苗女對他注視，見他不理不睬，不禁有點難堪，小嘴一嘟，嬌嗔道：「你為甚麼不說話？」

青年這時心中在奇怪：這苗女，看來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年紀，但神情上却一點也不稚氣，說話時語音雖溫柔清脆，可是語氣上却不像她這種年紀的口氣。

此外，他暗暗運氣，眞氣還是不能提聚起來，心中在懷疑，所喝的解藥是否有效。

二人僵持了一會，青年神色，却是冷峻的，好一會才淡淡的道：「妳要我說些甚麼？妳說的都是妳自己一面之詞，並沒有問我。」

苗女聽他開口了，雙足一蹦，身形一旋，連足都放到到獸皮上，她屈起雙腿用手抱住了雙腿，下頷托住在膝蓋上，有點小兒女嬌憨之態，笑道：「你好似在生誰的氣，語氣怎麼這樣生硬？」

青年也雙足一縮，坐在獸皮之上，對她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我好端端的路過當地，突然為人侵襲，又用上淬毒暗算。我和妳沒有甚麼仇恨……」說到這裡對她看了一眼，道：「妳們用這種手段，怎會教別人不生氣？」

苗女天眞的一笑道：「你大理國彌勒龍家的人，難道會不知我苗嶺的規矩？這片槐林是我三郡主的禁地，尤以你龍家的人闖了進來，豈能任你隨便脫身？」

「異鄉外來之人，怎知這是禁地？」青年神情還是那樣冷漠道：「我根本不是姓龍的。」

苗女聽了，倒先是一怔，對他又注視了一陣，才嫣然一笑道：「你是為我這樣擄進林來，怕損了你龍家的顏面，不敢承認是嗎？你不認也沒關係，反正我不會輕易的放你走的了。

「剛才你飲了七日焦汁的解毒汁中，我已下了我苗嶺的名聞天下的蠱毒。現在痲木雖去，眞氣却還不能凝聚，動不了武，過幾天即使眞氣能提了起來，但蠱毒已遺留在你體內，你即使能逃出林外去，也沒有用，屆時蠱毒在你體內發作起來，要你死活兩難。」

青年不禁一驚，對這苗女怔視，這苗女却對他微笑，青年面色漸漸沉了下來，冷峻之中，有點憤怒，自有一種教人震懾神情，對她冷冷道：「妳雖是苗人，可是妳說得一口流利漢語，看來不是不開化之人，我說不是姓龍，妳却偏偏要張冠李戴，當我是姓龍的，究竟是甚麼意思？」

苗女雙手抱膝，這時不住的把身形一前一後搖晃，樣子好似顯得極為得意，笑道：「你是姓龍最好，不姓龍也無所謂的事，你功候十分高强，我已領教和見識過了，你問究竟是甚麼意思？我就是要你娶我為妻。」

這青年聽了吃驚之外，更覺詫異，劈口問道：「妳說些甚麼？」

那苗女仍笑道：「你沒聽清楚我說的？我再說一遍，我說要你娶我為妻！」

青年正想找她理論，可是耳中却聽到了一陣極低的語音，道：「龍公子，老朽迎接來遲一步，致教公子中了玉花賤婢的暗算，當地是惡槐林，為漢人裹足的險地，有人經過，必為苗女擄入林中，强迫成親，因此這處又名『惡妻林』。

「公子不知何時洩露了消息，為玉花賤婢所知，親身率人攔截，所發無聲弩，箭尖淬有『七日醉』美人蕉汁，有痲痺功用，七日之後，痲痺性能消退，眞氣便能凝聚，千萬莫聽那賤婢詭言，飲甚麼解藥，老朽在這幾日內，必設法前來解圍，公子仍當作藥性未退，假作不能動彈就是。」

青年聽這語音，認定就是這苗女所說的老者皇甫的傳音了，從語氣之中，似對這苗女無甚好感，他心中也有急事去辦，却適逢其會，惹上了這種糾纏不清的事，不禁大為惱怒，這苗女誤認為他是姓龍的尤則可，這老者却連自己邀請之人，也會辨認不清，當自己是姓龍的，這豈非老邁昏庸？就恨恨道了聲：「眞是活見鬼。」

苗女聽了他這樣說，臉上笑容立即收斂，對青年瞪了一眼道：「你看不起我苗嶺烏家？目前苗嶺七族，是我烏家爲首，難道配不上你龍家？你不認姓龍或是倔强都沒有用，我是招贅定了的，不由你不依。」

青年明知他惱怒時說了一句「活見鬼」的話，引起了這苗女的誤會。知道現在聲明也沒用，因此鼻中哼了一聲，苗女也冷冷笑了一聲，立起身來却作了一個嬌媚神情的道：「我說過待你如上賓，一定好好的款待你，你不要不識抬舉才好，你休息一陣，我會命人替你準備飲食的。」說完便走出洞去。

青年略一揮舞手臂，已毫無異象，便試運氣，似覺丹田之內，眞氣有點波動，忙聚精會神把眞氣提了起來，漸覺有點頭緒，可是瘓痲也跟隨而來，慌忙洩了勁力，於是不敢妄動眞氣，足足有一盞茶時分，這種瘓痲的感覺，才漸漸的消退。

青年至此，知道難逃這個苗女的糾纏了，不禁微嘆了一聲，神情有點頹然。

正當這時，左側洞中一條隙縫，透光之處，突然一黯，似有一個人影掠過，青年耳目靈敏，自這人影掠閃暗處注視，見有物伏在一角，灰黑一堆，不知甚麼東西，上面似還有斑點。

接着這堆灰黑帶有斑點的東西，迅快竄到青年所坐的獸皮堆內，青年大感詫異，這一頭不知是甚麼小獸，動作却如此靈敏，正想伸手捉牠起來，這斑點獸皮突然裂開，露出一張小臉來，似是個小女孩，倒嚇了那青年一跳。

這小女孩的手指貼在小嘴上，教青年噤聲，神情甚爲天眞可愛，然後渾圓的小眼睛，對青年注視不瞬，好一會，才悄聲的問：「你是漢人？」她說的是生硬漢語。

青年點點頭，小女孩又悄聲問：「你姓劉？」

這使青年人大感奇怪了，對小女孩注視了一會，又點點頭，小女孩便道：「我告訴爹爹後再回來。」說完又蒙上了獸皮，就地一滾，手足並用如一頭小鹿般，疾跳過去，往洞中七八寸寬隙縫中鑽了出去。

過了有半炷香，小女孩又趕了回來，她把身子擠進了獸皮堆內，祇露出一個小臉，臉上毫無表情的道：「我爹爹說，他在馬背上看到了長劍，是川中劍門劉家的左鋒劍，我爹爹是武當門下，巴東曹天麟，被困在此八年，希望你能救他出去。」

青年聽了眞是有點啼笑皆非，苦笑道：「我也是被困在此，我怎能救妳爹爹呢？」

小女孩不理青年說甚麼，又道：「我爹爹逃過三次，第三次險些逃出十八彎，被追了回來，現在受苗嶺的分筋法，錯開了腿筋，不能蹤躍，爹爹叫我帶來二粒解藥，可解苗嶺各種蠱毒。爹爹說三郡主武功很高，不可力敵。」她說時，小臉上毫無表情，深恐背錯似的，小手伸開，手掌中有一片樹葉，內有二顆藥丸包在內。

青年取過藥丸，在鼻上嗅了一嗅，有一股甜甜的香味，他再在小女孩臉上端詳。看她年紀，最多不過七、八歲，青年心中在想，巴東曹天麟，從未聽過這個名頭，但對方從劍上已看出自己來歷，可能眞是武當門下的人物，但還有一點猜疑，這解藥是否有效？這曹天麟是怎樣得到手的？

小女孩睜着圓眼對他注視，見青年神色不定，不敢服這解藥，便道：「你爲甚麼如此？爹爹教我的話，我有甚麼地方背錯了？」

青年聽了笑道：「妳爹爹怎麼教妳，我怎麼知道妳有沒有背錯，眞的錯了，我也不知道。」青年心中在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於是毫不遲疑，把二粒藥丸含在口中，感到一粒極甜，一粒奇苦無比，全吞了下去。

小女孩見他吞了藥丸，鑽了出來道：「我再去問爹爹，還有甚麼話再來告訴你。」

身形一滾又滑溜的走了，眞比狡狐還靈活，青年很奇異這小女孩的輕功，看來有極高的成就，想到這裡，突覺藥力奇熱無比，在內臟中翻滾，大有五內如焚的之勢，不期然運功抵抗，不過眞氣已在不知不覺間被提了起來。

這股奇熱，迅即傳遍全身，隨即汗出如雨，所排出之汗，滲有一股腥穢之氣，這股奇熱，也隨汗排洩，立感通身舒暢，眞氣也隨之在體內滾轉，暢通無阻，青年心中大爲高興。

他一看自己脚上還繫着有那極細繩子，心中暗笑，想用指揑斷那繩，想起小女孩所說的「三郡主武功極高，不可力敵。」看來是教自己智取了，於是打消原意。這時又聽到了細碎的脚步聲，似是手足並用，料是那小女孩回來了，果然見那小女孩又在隙縫中鑽了進來，但遠處又傳來了脚步聲，忙低喝道：「有人來了。」

小女孩身形一閃，便擠進了獸皮之中，洞外傳來了脚步之聲，漸漸清晰，青年自知功力已全部復元，因此耳目靈敏如常了。

進洞的是四個苗女，一個替他解去脚的細繩，兩個就在他脅處一抄，扶他下了獸皮堆，深恐他還不能行動似的。

青年對那四個苗女看看，每一個都是十八、九歲年紀的少女，但長得清秀健美。

走出一條長長通道，已來到了一間外洞，那是方圓十餘丈的大洞，左側是一個懸岩口，可望見遠處及高大林梢，無窮無盡的展開去。這時已當黃昏之際，一抹夕陽，高掛在天際。

右側有無數孔道，約有十幾個大的，俱在一丈以上大小，在這廣大的山洞中，到處舖滿了獸皮，更點燃了白蠟燭，照得洞中通明。

在洞中右角，穿黃黑斑紋裝束的三郡主，已含笑地自獸皮上起立，含笑相迎道：「其實你不必由人扶持，武功已恢復一半，祇要不妄加運氣，把已積在一起的『美人蕉汁』的毒引發，便不妨事。」說完用手示意，請他在左邊落座。

青年在排洩一陣腥穢熱汗之後，腹中已極爲飢餓，看到面前羅列了不少吃食，心中暗忖：吃飽了再作打算，便笑笑坐了下來，毫不客氣，隨手取了面前一隻小獸腿，吃起來，吃不出是甚麼腿，但覺燒烹得不錯。

剎那間，已吃掉了大半隻腿，青年已吃到了半飽，三郡主在旁一直看着他吃，這時嬌笑道：「你怎麼祇吃這獐腿，還有別的好吃東西，今晚我把最好的東西都準備款待你的。」

青年放下獐腿，對別的東西看看，果然還有七八樣吃的，他抓起一塊醃製過的不知甚麼肉，看了一眼，對三郡主道：「不會有甚麼毒吧？」

三郡主聽了格格的嬌笑道：「毒死了你，我可沒有了丈夫。」

「可以再去找一個來招贅。」青年說完，就吃起醃肉，又香又好吃，同時也一邊對三郡主仔細打量着，見她俏臉如畫，和那個獸皮小女孩差不多，肌膚白晰細膩，裸露一條玉臂，其白如雪，看看年紀決不會超過二十歲，可以說得上是一個美人兒了。

青年心中沉思，那小女孩傳她爹爹之言，教自己不可力敵，以她年齡、功候即使經過高明傳授，內力修爲也極有限，自己眞氣業已凝聚，不見得會應付不了她。

三郡主已斟了兩碗白色的汁液，一碗推到青年面前，自己則端起了一碗，喝了一口道：「你在想甚麼？」

青年眉頭一皺：「我在想，漢人對婚姻之事，看得極爲慎重，與你們苗族不同，妳要招贅我，我心中却在沉思，妳是甚麼人？我一點也不知道，娶妳爲妻，似乎有點……」

三郡主笑道：「你是想要知道我來歷是不是？以你出手看來，據我所知，你的武功，別說西南一帶，即使遠走中原，也可算是第一流的好手，你有這樣的成就，當是名門之後，對武林不會不熟悉，你總不會沒聽到過『苗嶺三花』的名頭吧？」

「苗嶺三花？十年前我已聽到了。」青年微笑道：「川中武林，視苗嶺爲畏途，提起『苗嶺三花』兇淫之名，莫不膽顫心驚，不知多少成名人物，失陷在苗嶺之中，爲三花所毀，因此我已繞道而走，三花中尤以一個『飛燕』烏玉花，更爲兇淫。」

三郡主聽了青年一說，臉色倐忽數變，對青年注視一陣，臉有怒容道：「你在當面辱駡我？」

「我辱駡妳？」青年吃了一驚，然後却笑道：「我記起來了，妳說過是苗嶺烏家，莫非妳是三花後人？」

「遲早總要對你說的。」三郡主淡淡道：「我便是三花之一的『飛燕』烏玉花了。」

青年大聲笑了出來，他捧起面前的白色液，喝了一大口，感到無比香甜，又隨手取了一塊吃的，邊笑邊吃。

三郡主冷冷的笑了一聲道：「適才我曾和爾勒姓龍的惡鬥一場，才知誤把你擄了回來，你和姓龍的裝束神態極爲相似，但不似他那樣寒酸，我擄你之時，你雙袖勁力高强，在我眼中是不輸於姓龍的，我不是定要招贅你，你這等無禮，我一出手就可廢了你。」

青年却笑道：「我這樣發笑，並未失禮，是妳所說的使我發笑，我十年前已聽到了『苗嶺三花』之名，三花已成名了十幾年，至今足有二十年了，計算她的年齡，已近四十左右，妳自稱『飛燕』烏玉花，怎不教我失笑，妳說一出手就廢了我，不妨試試，是不是如妳所說的這樣容易。」

三郡主笑道：「你以爲我是十八、九歲的小女孩，不信我是烏玉花？」說完倐忽出手，向青年右腕上扣去。

青年正欲伸手去取食物，猛覺輕微一股勁風襲到，他反應極快，右手一圈，一招拂花手法，五指疾向她手腕脈拂去，三郡主手腕一沉，一縮一翻，仍然扣住了他腕脈。

青年嘿的一聲笑，手腕一翻，不縮不閃，反是三郡主扣他的手腕，猛然一縮，翻掌一看，掌心上有一點微紅，不禁對青年怔視。

這青年若無其事的伸手取那食物，含笑地放入口中。

三郡主口中，喃喃的道：「朝

天一陽指……」

「不錯，朝天指！」青年道：「妳上賓之禮待我，我應當識抬舉，不能太過認眞。」

三郡主冷笑道：「你居然懷一品門的絕技在身，可惜已服了我苗嶺的獨門蠱毒，能牽制你，否則倒是我苗嶺中的未來禍胎。」

青年正容道：「妳還不算博聞，天下指法，未必祇是『朝天指』獨尊，一品門與我毫無淵源，我這『朝天指』並非一品門的絕技，至於蠱毒……」青年沉思有頃，對她看了一眼道：「却是我的禍胎，現時我已吃飽了，有關招贅之事，容我考慮一下再決定，剛才一招二式，想妳已知我不是妳一出手就能廢的了的庸才。」

三郡主剛才一招，明是可以扣到他的腕脈，但在臨時變式閃避他的拂花手時，也在他變式時猛覺他掌力一熱，她出手時本勁貫右掌，尚未與他掌指接觸，這一熱顯然是他把指風逼了出來。

普天之下任何指法，不脫「點」、「彈」，除非是「朝天一陽指」，才不用點、彈，憑心意把指風逼出退敵，這是聞名武林一品門的絕技。

現在這青年自說與一品門毫無淵源，但以他的功候看來，這青年的來歷，顯得極為詭秘，幸虧早下了蠱毒，否則動上了手，未必能輕易對付得了，因此點頭含笑道：「可以讓你考慮一下，不過……」她下面想說的，却含笑沒有說下去。

青年站立了起來道：「不過甚麼？妳不說我也知道，是非要我娶妳不可。」

三郡主微微一笑，隨之手一揮，剛才扶青年出來的四個苗女，就引路送這青年返回原先那座洞中。

＊　＊　＊

這洞中除出中間一堆獸皮之外，別無他物，青年祇好坐到獸皮上，四個苗女一退出，就傳來了一陣沉重鐵器推動之聲，這使得青年一愣，他一縱身到了洞口一看，原來石洞甬道最狹之處，由橫伸出無數鐵枝，把通道阻隔了，那些鐵枝都有兒臂粗，不能輕易能折斷，青年看了不禁冷笑了一聲。

青年緩步踱到了獸皮上趺坐運功，提起眞氣在體內流轉，暢通無阻，接連在體內運轉三遍後，毫無痲木感覺，內力如前一樣充沛，知道剛才小女孩送來這兩粒藥丸，確是解藥，體內之毒，已在第一次運功時逼了出來。

他和三郡主交換了一招，完全是以手法取巧，還不敢妄動勁力，同時也緊記小女孩之言，要以智取。

放諸眼前的，是自己功力業已復原，該如何找到劍、馬和行李而走，其次這小女孩之父巴東曹天麟，如何的助其脫困？

青年還未想出脫困之道，小女孩又從隙縫中一閃而來，這次她不再幪上獸皮，也似一般苗女裝束，裸着右肩，身形嬌小，對這青年嬌笑道：「三郡主帶人出林去了，我爹說現在可以走了。」

「妳爹爹呢？」青年一招手，這小女孩躍到他面前，青年拉着她一看，這小女孩長得白白胖胖，冰雪可愛，兩隻眼睛又圓又大，就笑問：「妳叫甚麼名字？」

小女孩道：「我叫紅兒，爹爹在上面樹林中，馬偸不出，你馬上的東西，爹爹都已放在樹林內了。」

青年起身，走到隙縫下一看，這隙縫約有八九寸寬，有十幾尺長，上去五尺一段，以上就寬闊得多了，用上縮骨法，足可以由這隙縫中掠昇上去，他摸摸小女孩的頭，微笑了笑，身形疾向通道中躍去，來到了鐵枝旁，他身形微向下蹲，雙掌一運勁，向前慢慢的推了出去。

接連幾推，這粗如兒臂的鐵枝，中間幾枝，都向外突了出去。這才退回洞，對紅兒道：「妳先上去等我。」

紅兒雙手一伸，身形往上一縱，就插入隙縫中，祇見她輕輕扭了二扭，便已掠昇到寬闊處，左右手一撑石壁向下探視，此時青年一運氣，身上骨節輕响了一陣，也效法紅兒般縱上後扭幾扭，已脫出這隙縫，來到了寬闊處，紅兒對他注視，小臉上有詫異神情。

小縫寬闊不過一尺二三寸，紅兒身形可以直走，青年側身而行，走出十幾丈，出口處也較為狹隘，一到出口處，青年在月色下一看，不由嚇了一大跳，原來下面是一個懸崖，崖兩旁都長滿了籐蔓，紅兒手足並用，向左方爬了過去，青年跟隨在後，爬過了崖旁峭壁，便到密林中，紅兒輕叫了聲，有輕噓聲由遠處傳了過來。

紅兒拉了拉青年，二三個轉折，就到了大樹旁，青年運目看去，在樹葉晃動的月光下，見落葉堆上，坐了一個人，這人一見紅兒身後也有一條人影，輕啊了一聲，青年立即說道：「尊駕想必是巴東曹天麟兄了？」

那人立了起來，林中昏黑看不清面目，祇見他欠身拱手道：「在下正是巴東曹天麟，還未請教劉兄台大名？」

那青年道：「在下單名一個禹字，聞令千金傳諭，曹兄被困在此，已有八年了。」

「說來話長，慢慢再為劉兄解說吧！」曹天麟道：「三郡主烏玉花，似有强敵挑戰，刻下帶了人手前去應戰，劉兄可乘此機會，出此惡槐林，十八彎險道，在下有詳細繪圖，毫不費力便可闖出，劉兄能從洞後隙縫脫身，必會縮骨術，內功已到達上乘境界，雖有幾個苗女在要處上把守，諒也攔不住劉兄，在下有書信一封，劉兄離此後着人送至武當山，在下感激不盡。」

劉禹問道：「曹兄書信之中，說些甚麼？是否絕對重要之事？」

「對在下說來，當是極重事，信中乃向同門師兄弟求助，來此救在下脫困。」

劉禹笑道：「何必多此一舉，曹兄慨贈解藥，對在下來說，是有解圍之德，在下既得脫困，豈會獨善其身一走了之，令嬡紅兒說曹兄已為苗嶺獨門分筋錯開脚筋，曹兄當知在下劍門劉家掌指上的成就，這些獨門的手法，也許在下能為曹兄效勞，試試能否解救。」

巴東曹天麟却道：「三花門下，在附近還有幾個高手，都撥歸三郡主統率，發現劉兄已脫困，必四出搜索，若論功力，劉兄對付他們足有餘裕，可是他們使用刀劍暗器，俱都淬有痲醉毒劑，教人防不勝防，劉兄即使能替在下解救，但脫力多年，也難跟隨得上而逃出這十八彎，還是劉兄先走為上策。」

「在下出洞時，已把甬道攔阻鐵枝推彎曲。」劉禹道：「憑他們內力，怕一時也難拉直推開，還以為我還在洞中。此時空談無益，還是由在下先替曹兄解救試試再說。」

他不等曹天麟開口，已動手在曹天麟股間至腿彎，細心撫摸，之後，點頭說：「曹兄躺下！」

在黑暗中，曹天麟躺正之後，劉禹雙掌捧住他的左腿，一用勁，硬生生往外一翻，曹天麟祇感到一陣酸痛難當，由不得悶哼了一聲。

劉禹把他的右腿也如法的施為，然後道：「在下以劍門秘傳『百脈歸元法』為曹兄解穴，憑是如何點穴錯骨分筋法，甚至經外奇穴，經劇烈疼痛後，本身即產生反抗之力，腿筋雖被扯開，一經潛力反抗，便會自動歸元，不出半個時辰，曹兄運氣一試便知。」

曹天麟咬牙忍痛了一陣，正想開口，一陣尖銳竹哨聲吹起來，曹天麟叫道：「不好。」

「是否已發現我脫困？」劉禹連忙問道。

「這是守警的哨聲，是有外人入侵的訊號。」曹天麟道：「山中苗女聞訊，勢必各守其職，有的把守山林要口，有的則在附近搜索和伏伺。」

劉禹道：「曹兄不必去顧忌這些，酸痛過後，試運氣恢復勁力再說。」

竹哨聲在遠處起伏响個不停，三人屏息以待，足有半個時辰，哨聲近了許多，曹天麟痠痛漸息，乃屈足撑地，趺坐運功。

原本眞氣難達雙腿，這時已能通暢無阻，心中喜道：「劉兄，在下錯開腿筋業已復元，再調息一會，也許可以行走得快捷一點，咱們趁她們在混戰中正可脫身。」

劉禹沉吟了一陣，才冷哼道：「不瞞曹兄說，在下從未這樣狼狽過，心中難免有氣，倘這樣一走，將是畢生之恥，雖則身有要事，也不爭這早遲一日時間，曹兄儘管自運氣，待天明後天再走不遲。」

曹天麟聽他口氣，似有不走之意，也只得趺坐運氣，紅兒聽不懂他們的談話，偎依在曹天麟脚邊蜷縮而睡，劉禹也相對趺坐相陪。

竹哨聲有時在林邊响起，使曹天麟心驚，可是劉禹卻若無其事，一個半時辰後，天已見曙光，此處林中樹林，並不濃密，已有曙光透入，劉禹這時打量曹天麟，是個四十出外中年人，貌相清秀，唇間頷下有寸許清鬚，正閉目調息，紅兒却睡得香甜，曉風一吹，才聞嗅到自己混身腥膩，凝神一聽四週，遠處似有流泉聲傳來，便悄悄起身尋覓過去，約莫走百步以外，一條斷崖下，是一個小山澗，水源雖不暢，但山石凹處恍如一個小潭，足夠洗滌，便跳下去，脫掉衣衫，洗個痛快，只是沒有替換衣衫，仍把穢衣穿上。

回到原處，曹天麟和紅兒都醒轉了，曹天麟正在指點紅兒路徑，紅兒聽了，一點頭立即飛縱而去，曹天麟一見劉禹，拱手道：「這一調息運氣，似覺兩腿如常，我命紅兒回所居洞中，尋覓當年所埋藏的兵刄和劉兄的佩劍行李，紅兒之母，隨大郡主烏金花，離山外出，在下攜帶紅兒一起離此，不知劉兄意下如何？」

劉禹見紅兒乖巧聰明，極為喜愛，點頭道：「理該如此，這是曹兄骨肉，怎可以遺棄不顧，在下昨晚聽這為首苗女所說，自稱為『苗嶺三花』之一『飛燕』烏玉花，實在有點不明，苗嶺三花，成名已十多二十年，論年紀已在四十左右。這苗女不過二十左右，乳臭才乾，莫非她是苗嶺三花後人？」

曹天麟忙道：「這事說來話長，在下慢慢為劉兄解說，三郡主看來貌如少女，其實已三十八九，快近四十麼，一衆苗女，也都不是少女，不過駐顏有術，看來俱都年輕，此是苗嶺獨有的秘方，採取嶺中一種藥物服食，在下被困在此之

時，已四十有四，至今八年，容貌未改，反見年輕猶如正四十出頭之人，也是服食她們所採藥物所致。

「三郡主確是『飛燕』烏玉花，輕功是稱獨步天下，功力較大郡主烏金花爲高，劉兄不可輕視。」

劉禹至此，才恍然而悟，無怪這烏玉花說話時老氣橫秋，不似十八九歲少女神態，心中正在盤算。

紅兒已飛縱而來，肩後背了一個包袱，脅下挾着一柄長劍和一柄苗刀，一到近前，急說了一陣苗語。

曹天麟道：「已有人在查問在下父女，紅兒不敢回洞，祇在別處偸到了一把刀，以及早先替劉兄收藏好的劍和行李就趕了回來。」

劉禹一接包袱和長劍，笑道：「在下想不到還有機會和苗嶺三花一鬥。不過看在曹兄和紅兒面上，在下不開殺戒，先要回坐騎就走，回程時……嘿嘿！」

曹天麟聽了，不禁一怔，劉禹已閃身一晃就進入林中，曹天麟不知道他的語氣中是何意思，不斷在思索，劉禹却已換了衣衫，走了出來，腰佩長劍，臉上神色，似不如剛才那麼瀟灑，較爲正經，一拱手道：「曹兄，請吧！」

三人由林中繞道而出，翻下一個斜坡，便見一個小盆地，右側有六七條溪澗，滙聚下來，正中一個大潭，有十丈見方，潭邊花樹錯縱，面南山壁上，有無數洞窟密如蜂巢般，許多的洞窟前築有花壇，這洞窟想是半天然半人工築成的。

曹天麟指着對面一條山道，說道：「此處四週，不是斷崖，就是連綿不絕的森林，人獸無法通過，唯一出口就在西面這一處，一出這處，便進入盤旋在半山腰的十八彎，每條拐彎角，有七八道錯縱的岔道，祇一條能通，其餘的盤旋在山腰中，忽上忽下，走了半天，仍是回到原處，每一處拐彎，都有人把守，走入岔道，不會有人阻攔，在下則在岔道上，已另闢有道路，一出這彎口，若有人示警……」

「那麼三郡主就會聞訊趕來。」身後有人冷冷接口了，三人慢慢循聲回顧，祇見穿虎紋皮的三郡主烏玉花，已率了四個苗女，正站在他們身後一丈，這教曹天麟爲之大吃一驚。

劉禹却對烏玉花道：「不是看在妳一頓酒肉款待份上，我掌中的透骨釘，早已照顧了妳們。」說完，攤開了手掌中早已扣了五枚二寸長的黑色透骨釘。

他手一翻，中指隨之一彈，一枚透骨釘微帶一點破空之聲，「突」的一聲，已沒入烏玉花身邊一棵大樹之上，齊釘沒入。

「好功夫！」烏玉花也冷冷的道：「你想和我一鬥是不是？這不是難事，你即使要回坐騎，就算在我雙刀之下能闖得過去，恐怕也出去不了，既不能闖出去，那再有甚麼回程？不是說得太輕鬆了嗎！」

劉禹却笑道：「我早已發現妳追隨紅兒之後而來，我看在妳本意想我娶妳爲妻，而且在暗算我之後，妳再沒有甚麼地方得罪過我的份上，否則，別想請走我這個瘟神。

「劍門左鋒劍，出手之後，不見血向不回鞘，妳既是三花之一的烏玉花，成名多年，當聽過左鋒劍之名。」

「左鋒劍？」烏玉花格格嬌笑道：「聽說過，玄門七寶之一，當年于老前輩，右手毒離戈，左手左鋒劍，威鎭天下。後來劍門劉家，聽說在于老前輩戈劍雙絕中得傳一絕，左鋒劍也就落到劉家，至今威鎭川西，是不是這典故出處？」

「不錯。」劉禹沉聲道。

烏玉花却笑道：「可惜四十年來，從未見過劍門劉家這柄神兵利器，是否還眞在劉家，乃是一個謎，目前劉家子孫，所使用的左鋒劍，都是廢銅爛鐵所造的，難道也仍是不見血向不回鞘？你提左鋒劍之名，想唬嚇我三郡主不成？」

劉禹臉色沉下道：「劉家左鋒劍雖是另行鑄造，但祇得三柄，也是百煉精鋼合金和巧匠鑄成，一樣削鐵如泥，用這劍法，自然也奉行左鋒劍規則，輕易不出鞘，上代訓示，是當神兵利器看待。」

當然仍當神兵利器看待，否則，怎能唬嚇人？」烏玉花神情還是輕蔑冷笑道：「但武林傳說，眞的神兵利器，早已爲人盜了去，聽說還是劉家遠房一個不屑子孫，就仗着這柄利器，在外胡作妄爲，邪惡不堪，近年來武林中已送了這不肖子孫一個外號，是……」說到這裏，烏玉花猛然省悟似的，注視着劉禹。

劉禹却冷笑道：「是『雙面秀士』是不是？出了名的一個瘟神，爲人恩怨分明，性格却喜怒無常又善惡不分，憑一己心情橫行是不是？」

「你就是『雙面秀士』劉禹？」烏玉花臉色突然一變，略一沉思，却又說道：「不管你是甚麼人，要出這十八彎，就得看你的能耐，其次先得在我三郡主的雙刀下，闖過第一關。」說完玉腕一翻，撤出了苗族獨門的長狹的一雙苗刀，揮手命四個苗女退開，蓄勢以待，粉臉上的笑容也收斂了，神色變成十分的凝重。

旁立的曹天麟，自被困在這惡槐林內，八年來早與外界隔絕，江湖中發生了甚麼事，茫然不知，

對「雙面秀士」這個外號，也從未聽到過。

他知劉禹被擒，是三郡主用無聲弩暗算的，就知這人的武功不弱，否則，三郡主不會用暗算，必是露面出手擒捉，他根本不知三郡主是得到了訊息，誤當他是大理彌勒龍家之人，特地小心佈置陷阱而暗算的。

他更知道這劉禹，能由後洞隙縫中用縮骨術脫身，掌法又有造詣替他解穴，這劉禹的武功，已到達了上乘的境界。

看三郡主的臉上凝重的神情，這是她臨陣以來，面對敵手的第一次如此的鄭重。

曹天麟一直懾於三郡主烏玉花的淫威之下，她一出現，心中早在暗驚，因此，祇注意三郡主烏玉花的神態，却忽略了劉禹所說。

這時，劉禹一手搭在腰際的劍柄上，似欲出手，雙眼也對烏玉花逼視，曹天麟這時一看到劉禹眼神，更爲吃驚，他雙眼不但如兩道寒電，有一股懾人之勢，暗含殺氣之外，更有一股邪惡的兇光。

從他手搭劍柄的氣勢，這一劍出鞘，便十分霸道。曹天麟是武當門下子弟，使劍的大行家，看此情形，料定有一場惡戰。曹天麟從二人蓄勢待敵的威勢下，看出劉禹的功力，實在是非同小可。

不過就在此時，劉禹微退一步，搭在劍柄上的手，緩緩移開，眼中的精光收斂，微對紅兒斜睨一眼，露出了笑容，神情立現瀟灑，同時對烏玉花冷笑道：「我雖善惡不分，但恩怨分明，本意抱定宗旨，左鋒劍出鞘，便開殺戒，祇怕惡槐林中，難留活口，可是這小女孩我領她一份情，使我改變原意，今日妳有這份功力，攔住我出不了這惡槐林便罷，否則，第二次入林，便是妳苗族的劫數了。」

烏玉花臉上是不屑之色，祇是把小嘴一呶，却未出聲，劉禹一伸手，對曹天麟道：「曹兄，請借你手中的苗刀一用。」

曹天麟略一猶豫，便把苗刀遞了過去，劉禹刀交左手，一指烏玉花道：「我左刀右掌，會會妳這苗嶺的『玄陰刀法』！」說完跨前一步，左手刀緩緩直向烏玉花胸前指去，神態頗爲輕佻，有不把烏玉花放在眼內之勢。

烏玉花柳眉一豎，右手刀一壓左手刀背，呼的一聲，左手刀已由下斜劃而出。

劉禹不閃不避，身形紋風不動，這一刀離他咽喉三四寸劃過，這種膽量，就教烏玉花吃了一驚。

就在烏玉花虛削一刀之間，劉禹直指刀勢，並未改式，往前一送，烏玉花右手刀一壓，原意是壓向外，左手刀便可出招，取他胸腹，不料右手刀一壓向對方刀上，對方這一刀上，內力如山，反爲對方內力牽引，往刀尖撞去。

烏玉花成名多年，臨敵經驗老到，隨這牽引之勢，猛一旋身，右手刀滑向內護身，左手刀一招「浮雲捲月」，封閉了旋身時左肩背。

「好身法！」劉禹舉起右手，本想一掌劈向她的肩頭，也臨時撤手，可是腳下並不慢，跨前一步，左手刀已遞出，這一刀看來不快，可是時間却拿捏得準，剛在烏玉花轉正身形之間……

烏玉花嬌叱一聲，雙刀往前交叉一封，一碰即退，飄開五六尺，持刀作勢，對劉禹注視，她雖則已是四十左右的人，可是駐顏有術，仍似十八九歲少女，這時雙頰泛紅，滿臉籠罩了似嬌嗔怒容。

劉禹持刀微笑，神情上更見瀟灑，笑笑道：「我若是左鋒劍出手的話，祇怕不容易這樣爲妳飄退，說不定已替妳開了一道口子了。」

「呸！」烏玉花怒呸了一聲，身形一閃，雙刀朝陽照射下，閃起一道銀光，銀光中暗泛藍光，直向他飛射過來。

劉禹知道這道藍光，乃是淬上劇毒，微退了一步，左手刀迎前一擋，錚一聲，身形疾旋，二人已硬拚了一刀。

烏玉花立即隨着劉禹身形猛旋，縱躍如飛，緊隨不捨，一片刀光，由手中揮起，把劉禹迅速圍進刀光圈中。

劉禹沒想到烏玉花不使用苗嶺玄陰刀法來應戰，却用散招來應敵，這種散招法，是普江湖間的刀法，招式平常，毫無威力，却以快速見稱。

可是烏玉花配上飛快縱躍身法，却夾雜着玄陰刀法中猛攻的絕招，形勢便不同，當它是散招，便會中她的詭計，何況刀上淬有劇毒，祇要稍一疏神，身上就會被刀尖劃上一道口子，毒一沾上就麻煩了。

他已知道烏玉花的心意，想施毒留下他，第一次中了暗算，已是盛名之累，如何再會着她的道兒？

劉禹也打起了精神，迎着烏玉花圍攻的身形而轉，他左手刀使用得極怪，忽上忽下，略一推進，立爲這緩慢刀勢擋了開去。

烏玉花不愧有「飛燕」的外號，身法靈巧機捷，足尖一點即起，輕快俐落，雙刀已佈起一道光牆，在劉禹身外五、六尺圍住，偶見刀影一閃，便輕微聽到「鏘」的一聲。

二人一混戰，就耗了半炷香時間，旁立紅兒，睜大雙眼在看，曹天麟緊張之中，微露笑意，他知道烏玉花攻勢看來極盛，但無法攻進

半步。

劉禹卻反而以靜制動，左手刀揮起，掠擋之勢，完全是刀法中招式，一個使劍高手，以刀應敵，毫不應用劍招，可是足有餘裕。

烏玉花猛攻了一陣，對方毫不爲刀勢兇惡而惑，鎭靜應付，自知無法用這種刀法來迷惑對方，便又嬌叱一聲。

突然間刀光一斂，刀形立見，左右雙刀，帶起了急嘯聲，已一招「劃水分流」，一削左肩，一砍右腹，身形借機猛進了一步。

劉禹身形微蹲，左手刀猛擋而上，撥開對方削肩一刀，雙指一併，一長身，點向烏玉花左手腕脈，這一手又快又準，烏玉花不得不把左手刀往下沉。

劉禹雙指點出時，已料到她必閃避腕脈，就在這時，劉禹一曲臂，臂肘直向烏玉花胸前神封穴撞去。

烏玉花微一側肩，用肩頭輕撞他臂肘，二人震開一步，她雙刀一合，便削劉禹雙足。

劉禹肩頭輕搖，人早滑退三四尺，烏玉花雙刀落空，又嬌叱一聲，又復出刀而攻，這次烏玉花施展的，是她苗山嫡傳的玄陰刀法了，適才二人一出手，都留有情面。

劉禹臂肘撞出，若用上內力，足可震碎烏玉花左肩，烏玉花雙刀一合時，有一柄脫手飛出，劉禹也難逃一刀之厄。

玄陰刀法詭異毒辣，快速異常，劉禹左手刀看來平淡，可是招式極爲奧秘，玄陰刀法恁如何急速快攻，都爲這看來平淡的刀勢所化解。

烏玉花三十六招玄陰刀法顯已快使完了，臉色漸見急怒，銀牙緊咬，業已動了眞怒，猛攻了二刀，右手刀一揮，身後緊隨而來的四個苗女，身形一散，已分站四角包圍了劉禹。

劉禹疾退了二步，對烏玉花漲紅了的粉臉看了一眼，笑道：「妳現在想逼我開殺戒？我這崑崙十二散手刀法，威力與鄂北滬池呂家的六陽刀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正是妳玄陰刀法的尅星，剛才不過反覆用上了二招守勢，還未蓄上內勁，妳叫她們上來，逼我出手，不死即傷。

「今日我殺機未萌，妳該知難而退，當日我在辰州，不是呂無艮引起我殺機，開了殺戒之後，兇性大發，七星門也不會滿門遭殃而鷄犬不留。」

烏玉花聽了，臉色變幻不定，終於又對劉禹瞥了一眼，冷哼一聲道：「我尚有強敵窺伺，不和你纏戰，你即使不在十八彎迷路，能出這惡槐林，也難過這七日時間，你的蠱毒發作，縱有絕世武功，也無濟於事，除非你再趕回來求我解救。」她說完向四個苗女一揮手，轉身就走。

劉禹淡淡一笑，把苗刀交還給曹天麟道：「曹兄，在下的坐騎，不知在甚麼地方？」

紅兒笑道：「我知道，我帶你去找，我還騎過牠。」她先開路，直向對面山壁飛縱而去，到了一個大山洞前，紅兒縱了進去。

身懷絕藝　勇鬥宗主

劉禹、曹天麟剛到洞前，紅兒又縱出洞，向曹天麟用苗語急說。

曹天麟趕快幾步，劉禹也緊隨其後，進洞一看，內中躺了十幾個苗女，傷勢甚重，仔細看來，苗女身上沒有甚麼刀劍傷痕，可是神情萎頓，顯然是爲人的絕强的掌力擊傷的。

曹天麟認出了幾個苗女，便道：「昨晚有人侵入林中，這幾個苗女，都是駐守在十八彎的，武功不弱，來人能傷她們十之八九，定和三郡主也有過一場惡戰了。」

劉禹對第一個苗女細視，她面露驚惶之色，神情也掩不住苦楚，劉禹再仔細檢視她全身，發現她袒裸的右臂肩頭下，有一淡紅的掌印，在掌下透露出來，是積聚的瘀血，稍一沉思說：「來人未下殺手，這是鎖骨手法，連喉音也鎖住，看來人的出手功力如何，若功力弱的，十二個時辰內便會自動解開，否則，十天半月也說不定，這幾個苗女被鎖上十天八日，這份痛苦，卻讓她們有得受了。」

「劉兄有解穴手法麼？」曹天麟一拱手道：「在下被困在此，雖心有不願，但八年來這些苗女，對在下不錯，不忍眼見她們受此痛苦，劉兄如能解救，在下感激不盡。」

劉禹皺眉道：「來人掌力所封部位不同，解救起來，似乎不便。」

曹天麟道：「苗女對男女之事絕不避嫌，何況又是爲她們解穴，劉兄儘管出手，沒有甚麼不便之處。」

劉禹就左手拉起一個苗女，右掌在她胸前和背脊處，連拍了六七掌，一掌較一掌重，那苗女眼睛不斷上翻，劉禹掌力加勁，再在她胸前連拍三記，才聽她呀的一聲叫了出來。劉禹一放手，她往後跌撞兩步，才始站穩，神情却有一點呆怔。

「教她趺坐運氣。」劉禹對曹天麟說後，就拉起第二個苗女，替她拍開所中的鎖骨部位，這樣一連拍打下去，足足有半個時辰，才把十

幾名苗女鎖住的喉音和穴道拍開。

紅兒在這時，早由洞中牽出那匹瘦馬，還把曹天麟準備好的包袱取來，曹天麟對兩個苗女說了一陣，苗女們連聲應諾，才對劉禹道：「劉兄請上道吧！」

三人魚貫下山，走出了十八彎山徑，曹天麟回頭看了幾眼，神情反倒有些依依不捨之態，一入十八彎山徑，劉禹笑把紅兒抱上馬背，曹天麟也把包袱掛在馬背上，他却和劉禹步行。

走過一道拐角，面前有七八個岔道，好在曹天麟早摸熟過這些通道，由他領前帶路，一連走過了十幾個拐彎角，有幾個拐彎角走錯了，幸曹天麟發覺之後，立刻改正，走了有一個時辰，計算已走完了這十八彎，遠處盤江如帶，橫在面前。

曹天麟笑道：「若有人駐守，不會如此順利，突然之間會有暗器飛來，上次在下就是中途中了暗器，無法再走。」

劉禹剛想開口，突然一側耳，靜聽一會，曹天麟才聽到遠處似有兵刃相交之聲傳來，忙循聲加緊脚步，已到山麓下，穿進一層密林，就見到林外小丘起伏，劉禹一看形勢，此處正是自己中那無聲弩箭之處。

傳來兵刃輕撞聲，就在附近，劉禹輕拉馬頭，笑道：「本當上道而走，可是在下一聽到這兵刃聲，就掩不住好奇，去看看是甚麼人在搏鬥？」

曹天麟由林邊走出一箭之遙，忙閃入松林，劉禹也把馬拉入林中，看到不遠處一片微斜山坡上，正有二對在惡戰。

一個書生打扮的壯年人，一柄長劍，封住了三郡主烏玉花的一對苗刀，另一個老者，儒服員外巾，頷下飄忽着白長鬚，手中一柄短拐，正和一中年婦人一柄苗刀在過招。

這四個人出手俱都快捷，身手也迅速無比，看來還有一陣的好鬥，因功力悉敵，短時間內決不會分出勝負來。

劉禹上次中毒弩，在昏迷前，曾見過這老者，料是皇甫春，那個中年婦女却不知是誰，在這戰圈二丈以外，地上躺着六七個苗女，苗女前站立兩個老者，這兩個老者都穿長袍，腰佩長劍，神情悠閒的背剪雙手在觀戰。

二老神情俱極威猛，一個臉色紅潤，濃眉入鬢；一個却是古銅色臉色，一部花白鬍子。

曹天麟一見這二人，微吃一驚，悄聲對劉禹道：「這旁觀的二位老者，莫非是名滿西北的崆峒雙劍，武林中稱之爲『紅黑雙煞』的，劉兄有聽過這名頭麼？」

劉禹道：「在下近年間才在江湖走動，孤陋寡聞，未聽過這外號。這與三郡主一起的那個中年婦人是誰？」

「苗嶺的大郡主烏金花。」曹天麟說到這裡，不禁輕啊了一聲，神情突變，劉禹却不知他爲甚麼輕呼。

這時觀戰二老中，古銅臉色的老者，突然洪聲笑道：「皇甫兄和龍老弟，慢慢收拾這兩個淫婦，活活的累死她們，這是她們時常擄漢人在山中淫樂的報應了。」

另一個紅潤面色老者也笑道：「這老淫婦在老夫手中，已兩次脫逃，今日再在老夫眼底下脫走，老夫就永不再來找妳。」

那中年婦人烏金花邊戰邊答道：「商前輩，苗嶺虎族男丁式微，如不招贅漢人爲婿，豈不絕族，雖不擇手段强擄入山，但從不傷害，非如前輩想像中爲了淫樂。」

「放屁！」古銅色臉皮的的老者喝道：「老夫見到妳這老虔婆擄壯男淫樂，一不爽意，便下手毒殺，不用强辯，妳有本領逃得出老夫手下，算妳命長，若落在老夫手中，就教妳試試錯骨分筋的滋味。」

劉禹這才知道昨晚闖進十八彎的，是這二位老者。烏金花似深知是不能善罷，手中刀一緊，身形一個翻騰，帶着光弧破空之聲直向古銅色臉皮的老者射去。

老者身形一側，手起一掌，用掌風把這道晶光劈歪，射向身旁山石上，立即爆飛開來，射出無數細針，二老者身形俱各疾滑出去，才閃避過這些細針。

躺在地上的一衆苗女，倒有幾個在翻滾，似已中了爆飛開來的細針。

老者喝道：「這種廢銅爛鐵也想來暗算老夫，妳想在死前還被辱一番？」說完腰中長劍撤了出來，身形一滑，刷刷刷連接揮出了幾劍。

烏金花苗刀對付一根短拐，已有捉襟見肘之勢，如何經得起這柄長劍圍攻，立即手忙脚亂，老者一連攻出六七劍，便收劍而退，洪聲而笑。

隨着笑聲，烏金花身上，立時有幾塊衣衫掉了下來，敢情這幾劍已劃碎了她的外衣和內衣，烏金花上身，已有一半是肉帛相見了。

她一邊力戰，一邊咬牙切齒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老賊。」

劉禹看出那老人的劍法高超，但所施出的手法太過卑劣，料定這老者的心胸也十分邪惡，決非正氣之士，他爲人本也喜怒無常，一見這等情形，不平之心油然而生。

不過這時，紅兒却在馬背上急縱而起，一落地，便縱出樹林，口中大叫，便向躺滾一地的苗女羣撲去，她身形還未撲到，却爲古銅臉色老者抖袖一揮，立爲袖風拂撞到山石上，她撞落地後，一個翻滾，連滾帶爬，爬到一個苗女身旁，緊抱大叫。

這都是瞬間事，紅兒突然縱起，縱出林後才叫出聲來，故劉禹相隔雖近，却無法阻攔，曹天麟跌足道：「紅兒見到她母親，想是隨大郡主而來爲人所制服，紅兒不知有受傷沒有？」語氣頗爲關切。

老者却已向紅兒縱出處喝道：「林中還有甚麼人？一併替老夫滾出來，別儘自顧縮頭，徒教娃娃出來送死。」

劉禹對紅兒極爲喜愛，一見她爲老者袖風拂跌，老者不喝問，也要挺身出救，一聽喝聲，反倒停了身形，沉聲道：「朋友何故出口傷人？」一手牽住曹天麟的手，然後大踏步走出林去。

他身形看似不快，可是一晃眼已來到了二老身前。

二老一聽他語聲，臉上已見詫異之色，這一行近，似是微吃一驚，這青年看似從容而走，眨眼已到了跟前，知是用「縮地成寸」的上乘步法。

劉禹對這老者注視了一陣，又對烏金花看了一眼，沉聲冷冷道：「有妨礙幾位戲弄婦女嗎？還要喝令在下滾出來！」

他詞鋒尖銳，教這老者難以回答，但這老者，視他是年輕後輩，大刺刺的問道：「你是甚麼人？」

劉禹對他打量了一下，冷笑道：「尊駕活到這般年紀，怎麼連江湖的規矩也沒有，是這樣的向人請教的麼？」

老者神情一變，手提劍柄，似欲發作，劉禹仍是冷笑道：「崆峒『奪命七快劍』名聞天下，在下第一次開眼界，却見尊駕在欺凌婦女人家，豈不辱沒了這份驚世的絕藝？」

另一紅面老者木然沒有表情，一聽劉禹這樣說，不禁動容道：「朋友既知老夫兄弟所使的是本門絕藝，當知老夫兄弟來歷，朋友仍要插手來管閒事？」

劉禹對他却淡淡一笑：「在下很少管人家閒事，也不管別人閒事，不過看不過眼的事，有點尅制不住自己而已，這女娃娃還不太懂人事，居然也吃了一袖，這位老朋友的出手，我看出心胸不是善良之輩。」

「哼！」那老者怒哼了一聲道：「誰不知老夫喜怒由心，發惡隨意，你這小子眞是活得不耐煩了。」長劍重又出鞘。

正當這時，劉禹身側勁風又起，那個皇甫春的短拐突然加速，逼得烏金花連連後退了過來，情形十分狼狽。

劉禹在老者一抽劍時，身形疾往後退，乘勢暴喝了一聲，一劈空掌劈向皇甫春，這一掌勁力强勁，皇甫春短拐一圈，身形往後急退閃開，烏金花才緩了口氣來。

二老者身形快速，在劉禹劈出一掌身形滑退時，都分縱開來，作犄角之勢站定，一個手握長劍，一個手搭在劍柄之上。

另一邊惡戰的是烏玉花和姓龍的，却成了個平手，看到皇甫春和烏金花一分開，他們也刀劍一震之下，身形分了開來，停止惡戰。

這兩個老者分縱站立，位置十分微妙，他們所立之處，不論左或右，都能用長劍封住了出路，唯一祇有往後退。

臉色紅潤老者，神情輕鬆，古銅色臉皮老者本來暴怒，一臨敵却反而怒氣全消了。

劉禹處此情形下，左手一抄劍鞘，不退反疾進一步，他神情肅穆，左手虛虛作勢，似想拔劍，却又有點顧忌的那種神情，他知道老者臨敵不急躁，是兩個勁敵。

雙方對對方所站的位置，俱都極爲看重，劉禹一動手，二老立刻也移位，這一邊烏金花、烏玉花姊妹倆會合一起。

另一邊皇甫春和姓龍的，也神情凝重地看看二老身形和動作，一時間形勢十分緊張，雙方都看出對手，極不好惹，不敢輕易先出手，可是俱各搶佔有利地形，尤以劉禹，眼望前頭，祇在眼角上左右掃上一眼。

這樣僵持了一盞茶時分，旁觀的人都緊張得沁出汗來，對峙雙方，當更不必說，突然間，二老者所穿長袍，漸漸鼓脹起來，神情更見鎭定，劉禹移步，他們也跟隨移步，逼得劉禹不得不把手搭在劍柄之上。

劉禹手一搭上劍柄，雙目之中，也漸露出一股殺氣，面對着面色紅潤老者，老者正對他目光，接觸之間，倏然人影一閃，「蓬」的一聲響，這面色紅潤老者疾飛出去，他所立之處，已換了一個矮老頭兒。

這使劉禹和另一個老者，俱都心驚，這矮老頭兒身法之快，匪夷所思，不知由那一方竄出，已一掌把老者震開，他對劉禹一翹拇指道：「年輕人有此功候不容易，是位少年英雄，這兩個是老不死。」說完兇眼一瞪，面對古銅色臉皮老者怒視了一眼。

衆人一看這矮老頭兒，身材肥胖，五尺左右長短，是個駝背老

叟，可是前胸也突了出來，生似一個人硬生生被壓矮似的，把胸骨和背脊骨前後壓得突了出來。

他頭上一頭亂草似的花白頭髮，又濃又密，枯黃的臉皮，毫無表情，一雙怪眼，睜得又圓又大，眼光中却射出一股兇燄，形狀說不出的醜怪，雙手極長，左手持了一根新拆下來的籐條，看來是極柔軟。

他左手籐條一指古銅色臉皮老者，啞聲道：「聽聞武林中『紅黑雙煞』威名遠播，已得江老怪的劍法十之七八，也有崆峒雙劍之稱號，老祖宗今日以一根籐條，考驗考驗你們二人的火候，打……」

矮老頭說「打」就打，呼的一聲，一條籐條直向黑煞斜抽過去，黑煞長劍一磕籐條，劍尖沿籐條疾滑而下，出手就削矮老頭兒手指。

矮老頭冷哼一聲，左手一縮，右手一掌便向黑煞右腕斬去，老者一橫劍鋒，眼看矮老頭兒這一掌要斬在劍鋒上，却聽「鏘」的一聲，老者身形往後急退，原來矮老頭兒右掌並未斬下，左手籐條以迅速無比的手法，先擊在劍身上，以內力把老者震退。

先前爲矮老頭兒現身時一掌震開的紅煞，這時已身形一起，長劍已隨縱起身形時出鞘，用上十分平淡的一招「毒蛇出洞」指向矮老頭兒後心。

矮老頭兒一個迴旋，籐條急抽而出，欲抽這紅煞的手腕，他籐條有五尺長短，尺寸比劍還長了一尺多，紅煞劍未遞前，手腕上恐怕要先吃了一籐條了。

紅煞似已驚覺，身形一側，雙足一點，斜縱開去，矮老頭跟上一掌，等他一落地上，衆人看到他左頰已腫起老高，想是爲矮老頭兒這一掌，正刮在他的左頰上。

這二煞這一對手，俱各橫劍當胸，不敢再上，矮老頭兒却呵呵笑道：「不中用的廢料，在替老怪丢臉，當年老祖宗就和江八刀老怪說過，他收徒太濫，將來調教出來的，都仍是廢料，老祖宗如不看在老怪當年還有一點友誼情上和對老祖宗的尊敬，今天便非好好教訓你們一次不可，快替我滾開！」

二老者聞言俱吃一驚，原來這二老者，正是崆峒雙劍中「紅煞」商赤和「黑煞」江玄。

他倆目前算得上是武林威名赫赫的高手，縱橫江湖幾十年，從未遇到敵手，爲人狂傲自大，又喜怒無常，正派中人，不大去招惹這二個邪惡不分的惡煞，邪派中人更是敬鬼神而遠之。

二人雙劍聯手，劍法上眞有鬼神莫測的功力，今日出於意料，迭遇高手，他們雖未與劉禹交手，但劉禹所站的位置，俱是上乘劍招强攻的位置，他們移位站立來遏止對方的攻勢，可是對方一落下風，略一移部位，又是攻勢。

幾個位置一轉移，二人已知道對方劍上，有高超的手法，必要在步法上勝過對方，因此就僵持起來。

好不容易已觀察到對方一點步法和身法，準備以上乘內力和對方一見高下，正在運氣要出手之際，却竄出這個矮老頭兒來，「紅煞」商赤，在猝不及防之下，先吃了一掌飛了出去。這人內力之高和破眞氣手法之妙，眞是無與倫比。

因「紅煞」商赤在運氣時，眞氣佈滿了全身，即使有人暗算，不論刀劍，也會爲眞氣反擊出去，沒想到這矮老頭兒這一掌，能迅快的戳破他的護身眞氣，直教他吃驚生駭了。

他這一招「毒蛇出洞」，蓄足內力直射過去，招式雖平淡，但威力却異乎尋常，不過剛飛出一半，一股無形潛力，已擋了上來，把他正飛射出的身形，擋得停滯下來，心知不好，這矮老頭兒的籐條已抽到，曲膝往側縱閃，還是被掌括，這是「紅煞」商赤的感受。

至於「黑煞」江玄，則早已吃了苦頭，才過一招，他眼見矮老頭兒手掌斬到劍鋒，正欲運上勁，想把矮老頭兒斬下手掌，齊腕斬落，可是矮老頭兒左手的籐條，却比右手斬落還快的揮到劍上。

一股强大勁力，由籐上傳到了劍上，由劍傳入手腕，混身一震，他運在劍上的眞氣，反逼而回，氣血爲之逼得翻湧，如不是他臨敵經驗老到，隨之一震之勢退了出去。如果硬拚之下，立可把胸中翻湧的氣血由口中噴了出來。

二人知對方武功，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都橫劍不敢上前，不是吃了苦頭，以他們平時的狂傲，早已聯合動上了手來了。

更使二人吃驚的，這矮老頭兒提起了江八刀之名，正是「黑煞」江玄之父江破天，江破天的外號是「飛天八刀」，去世已四、五十年，這矮老頭兒的語氣，無疑是老一輩和有來頭的人物。

矮老頭兒既喝他們快滾，江玄一抱拳道：「敢問老祖宗如何稱呼？」

「想將來找我老祖宗霉氣不成？」矮老頭兒笑道：「回去問你們的老怪，告訴他『龍吟虎嘯風雲起』，他就知道老祖宗是誰了。」

「紅黑雙煞」一個臉漲得更紅，一個却是更紫了，兩人對望了一眼，又對身後躺着的苗女看了一眼，冷哼一聲，轉身就走。

矮老頭兒對皇甫春和姓龍的瞪

了一眼，叱道：「你們二個還不快滾？」

皇甫春白眉一豎，還未開口，烏金花苗刀一招「順水推舟」齊胸猛推過去，皇甫春短拐一起，身形向斜一滑，反手就是一拐，二人又惡戰了起來。

矮老頭兒一聲暴喝，對準二人翻騰身形劈出了一掌。

二人感到一股大力疾壓過來，慌忙分縱開來，可是掌風勁力，還是把二人掃中，都被震退了六七步。

皇甫春對矮老頭兒和劉禹看了一眼，對姓龍的道：「龍申兄弟，咱們走。」

「慢走！」二人剛一轉身，烏金花、烏玉花身形都已縱出，攔在二人面前。

矮老頭兒冷冷的道：「憑你們二人也攔得住別人嗎？別自取其辱了。」

烏玉花眼含淚花道：「老前輩，昨晚他們偷襲小輩苗嶺，傷了小輩十幾個手下，眼前又有好幾個爲他們所傷，攔不下小輩也要拚一拚！」

矮老頭兒兇睛對躺在山壁的苗女看了一眼，沉聲道：「這是崆峒二個廢料下的鎖骨手法，和這二個無關，老祖宗和苗嶺有份淵源，誰再來惹事，老祖宗就不饒人，走開，教這二人滾！」

烏氏姊妹不得不聽矮老頭兒所說，俱各對皇甫春和那個叫龍申的怒視一眼退了開去，皇甫春和龍申都臉掛冷笑，大踏步而走。

烏氏姊妹趨前幾步，俱各躬身向矮老頭兒行禮，烏金花道：「老前輩既和苗嶺有份淵源，不知是我們上代那一位至交，請老前輩示知。」

「老祖宗就是老祖宗。」矮老頭兒道：「甚麼老前輩不老前輩？還要知道些甚麼？你們怎不去謝過這位小朋友，別人不但在洞中解救了你們手下的女娃娃們，這裏幾個還要他出手解救呢！」

烏玉花一聽，轉身對劉禹怔視，粉頰上泛起了一層紅暈，這在她從未有過，苗女是不知有甚麼羞恥的，她這樣發紅，乃是她今晨還和劉禹拚過一場。

她這時對劉禹行了一個禮，那不過是把頭一點，脚交錯矮了一矮身，在苗人這是最重的禮儀了。

劉禹對她祇是點了點頭，轉對矮老頭兒拱一拱手道：「尊駕既知是崆峒雙煞所爲，又與苗嶺有着淵源，爲何不制止他們出手？」

矮老頭兒笑道：「老祖宗趕到時，已見你在解救了，跟隨你們下這十八彎，已見他們在惡戰，却是遲了一步。」

劉禹趕了過去，首先對紅兒檢視，她沒受甚麼傷，祇是受了江玄的袖風而撞在山岩上，擦傷肩頭一點皮膚，她一見劉禹便吶吶道：「救……救……救我姆姆。」

他聽出姆姆二字，大概苗語中的娘親了，便首先替那苗女拍開所鎖住的穴道，他不斷在幾個苗女身上拍打，有幾個醒後重又跌倒地上。那是被烏金花的淬毒散花針所傷，由烏金花再去用解藥救治了。

矮老頭兒一邊看劉禹在解鎖骨手法穴道，一邊自言自語道：「小朋友不知和『拳掌指』三絕的『七指翁』有甚麼淵源？」

劉禹在旁聽了搖頭道：「小可「無可奉告！」他把所有的苗女穴道拍開後，才一手攜了紅兒，對烏玉花道：「妳上賓款待我，我也替妳盡了力，兩不相欠，不過妳暗算我私下蠱毒之仇，我日後回程時，一定會來算這一筆賬！」

烏玉花這時睜大了烏黑色的眼珠，想了一想，突然從身畔取出了一顆用樹葉包裹的丸藥，道：「感你解救，這是解蠱毒藥丸，你……」

烏玉花還未說完，矮老頭兒身形一閃，早把這顆藥丸，接在手中笑道：「這位小朋友已中了蠱毒，呵呵，這樣一位少年英雄，妳這娃娃不招贅，還要找甚麼樣的人？你們若是成了夫婦，那才是誰都不欠誰。」

劉禹從矮老頭兒瞪視崆峒雙煞和皇甫春及龍申等人開始，早看出這矮老頭兒兇睛怒突，對他們的說話也是蠻橫無禮，知道又多了一個不是善良之輩。不過因是和他站立一邊，不去計較而已。

現在聽他向烏玉花這樣說，明是想藉蠱毒威脅他，便對矮老頭兒冷笑一聲道：「尊駕對苗嶺十分關切，在下回程時再來算這一筆賬，現時解救的苗女，算是多費心機了，在下不信苗嶺的蠱毒，就能難倒在下。」

矮老頭兒笑笑道：「倒是一個倔强的傢伙，有大丈夫本色，可是別輕視了苗嶺的蠱毒，你有天大的內功，也休想抵禦得住，再說老祖宗的話業已出口，誰再來惹事，老祖宗便不饒人，到時便是敵非友，你要考慮一下。」

「是敵非友，到時再說了。」劉禹一手攜了紅兒，大踏步向林中走去。來到了先前藏身之處，却不見曹天麟，在馬鞍上却有一張大樹葉插着，劉禹一看，樹葉上用指甲戳了四個字，是「前途相候」。看完把樹葉揉碎了。把紅兒抱上馬背，牽了馬走出林來。

紅兒之母，趕了過來，攔在馬前和紅兒用苗語對答了幾句，便趕

回烏玉花前低頭訴說。

烏玉花向劉禹道：「你帶紅兒出去，想教她跟隨你不成？」

「不錯。」劉禹點點頭，道：「將來長大了可匹配漢人，不必終老苗嶺，不需要去擄掠丈夫了。」

矮老頭兒聽了，呵呵笑道：「主意倒是好主意，不過小女娃娃是苗嶺之人，由不得你作主。」

劉禹對他看了一眼，一整臉色道：「那是說尊駕不給在下帶走紅兒了，如在下定要帶走呢？」

矮老頭兒想了一想，對劉禹又看了一眼道：「老祖宗今天還認你是朋友，你定要帶走，也可以，你接得下老祖宗十掌，就讓你帶走。」

「好！」劉禹道：「在下就奉陪尊駕，接十掌試試。」

「老祖宗不以內力勝你，也不下煞手。」矮老頭兒笑道：「你能在掌法上化解和接下十掌，你回程時也許有資格來苗嶺算賬。」

劉禹把馬扣環一放，走了過來，矮老頭兒也把手中長籐條往地上一丟，走前兩步，兩人相隔六七尺而立，矮老頭兒笑喝一聲：「接掌！」他蒲扇大的大掌，向前一按，繼之又猛的推了出去。

在他一按掌之間，劉禹感到一股潛力在向前拉扯，本能地一蓄勁，把身形釘住，矮老頭繼之推出一掌，向前拉扯的眞力一鬆，隨之一股大力壓來。

劉禹身形一鬆動，再想發掌抵禦，已是不及，慌忙右脚橫跨出一步，身形右旋，掌風一壓到，他以旋轉身形，以左足爲軸心來卸去對方勁力，但掌風强勁，把身形一連掃得旋了六七個轉，方始穩定。

矮老頭兒點點頭笑道：「『分化功力』上成就不錯，老祖宗也以半力用快掌攻你，就試試我老祖宗的『附影七快掌』，咄！」矮老頭兒話一說完，身形一晃，別看他又矮又肥，可是一施展出身法，刹那之間，就恍若幻出六七道人影來。

一陣呼呼掌風，幻出人影中間顯現出劉禹身形，他在中間縱舞，接着叭叭幾聲响過，二人身形突然分開，矮老頭兒的身形也晃了晃才站穩。

矮老頭兒不住的點頭道：「好身法，好身法，連西域佛門的『羣魔亂舞』的身法也學會了，不錯，不錯，你這般年紀能有這份內力，已前後接老祖宗八掌，實是不錯。」

「還有二掌。」劉禹似不耐煩他的嚕囌，冷冷的說道。

矮老頭兒笑道：「老祖宗這二掌用雙手發掌算是二掌，站穩了。」

說完雙掌一圈，雙掌一合，猛推出去，雙掌未推盡時，却又虛按了一按。

劉禹在他一圈臂時，疾退了二步，矮老頭兒雙掌才推出便哈哈而笑，他這笑聲，表示他並不運內功來勝劉禹，祇是憑掌勁而攻，矮老頭兒說過不運內功勝劉禹。

劉禹感到推來的掌勁中，有一股絕大的潛力，疾壓了過來，這股力道，並不霸道，但勢勁足夠把他身形牽引後退，立即覺出對方所使用的，完全是陰勁，不着邊際，即使以掌力相抵這潛力也會源源而來，在虛按中必有古怪。

這時，劉禹才猛然發覺了，這是苗嶺絕藝之一玄陰掌法，苗嶺三絕是掌刀杖，這玄陰掌失傳已久，居然在這矮老頭兒掌勁中使了出來，無怪他說與苗嶺有淵源，這確是眞正的有淵源了。

劉禹一運內勁，心隨意念，中指便疾彈了出去，嗤的一聲宛如裂帛之聲，一股指風射出，已把對方掌勁戳破，剛一戳穿，第二陣潛力，便又疾湧而到，這是矮老頭兒虛按後勁，劉禹身形微微往後退，第二指也疾彈而出，戳破掌勁之聲，更爲尖銳。

矮老頭兒身形一旋，往旁旋了開去，閃避直射來的指風，劉禹身形，也爲戳破掌勁餘勁牽引退了二三步。

矮老頭兒瞪大眼對劉禹怔視，口中喃喃道：「一品門一陽指……一陽……指。」

劉禹也沒有想到這矮老頭兒的掌勁，是這樣的深厚，還沒運用內力，似這等掌勁，陰柔之力，從未見過，雖爲一陽指戳破掌勁，居然還有這等潛勁。

矮老頭兒對劉禹怔視了一陣，又對劉禹腰際所佩長劍仔細的看了一眼，微微搖頭道：「不可能絕不可能！」

劉禹這時開口道：「尊駕這十掌，在下可算是接上了吧？」

矮老頭兒却話不對題道：「怪不得敢與崆峒雙煞這兩個廢料碰上一碰。小朋友，你的際遇倒不錯，當今幾家難得的絕技，都集在你一身，可惜還不能剛柔並濟，老祖宗現在問你一句，你此次回去，是否去大理洱海，找尋一品門的雲海老道？」

這教劉禹聽了爲之一怔，去洱海是他心中的秘密，任何人都不知道，怎麼這矮老頭兒便能猜測出來？

矮老頭兒見他怔視不答，却呵呵笑道：「你身佩左鋒劍，又懂一陽指，這等上乘指法，除了要去追研一品門威震天下的一品劍法外，別無他圖了。不過雲海老道並不在洱海，你去會空走一趟，若要知道

老道居處，捨老祖宗外，恐怕沒有第二個人得知，你想要知道嗎？」

劉禹這時，改容相向了，忙一躬身道：「小輩要請老祖宗指教了！」他不再傲稱矮老頭兒爲尊駕，以小輩口脗而改稱爲老祖宗。

矮老頭兒哈哈笑道：「你這聲老祖宗叫得有意思，好，老祖宗一定成全你。」說完拾起地下籐條，用指甲在上面刻了幾個字，然後伸到劉禹面前道：「天機不可洩漏，你自己拿去看看。」

劉禹一側身細看，不料矮老頭兒手一震，籐條尖端，立時震起了一團籐影，籐尖已分點了劉禹胸腰之間的幾處大穴，在猝不及防之下，劉禹怎生閃得開，立被制住。

矮老頭兒在這時變成了哈哈大笑了，然後笑道：「老祖宗要你接上十掌，便是要引發你體內的蠱毒，看來你並未中毒，無怪不把解藥放在心上，以你這絕世資質，普天之下絕不能覓得第二個，苗嶺如何肯失諸交臂？失去這個佳婿，你以純陽之體，不論修爲到任何地步，陰勁絕不能融洽發揮，老祖宗成全你，替你娶一個嬌妻，修練這曠世奇功吧！」

「苗嶺虎族，男丁式微，極待延續，你配三郡主，將是苗嶺虎族的宗主，以虎族現時的地位，你也是未來的苗嶺十一族的宗主，你可不必如一般漢人般困居在苗嶺中，可隨你自己心意行動。」

劉禹感到對方點穴手法極爲高妙，所點穴道，俱是經外奇穴，逐處把眞氣隔斷，連提氣衝穴都辦不到，等於武功盡失。

聽了矮老頭兒所說，完全是自作主張，不禁冷笑一聲，道：「在下當你一位前輩看待，不想你爲老不尊，還用詭計制服在下，你簡直是不守信義之徒，你以爲在下會聽你所說，娶這等聲名狼藉的淫婦？」

站在一旁的烏玉花，自從和劉禹交手了幾招後，知道對方功力高强，祇是半力還手，自己便被對方刀法所阻，無法攻進對方守勢，知難而退。

多年來，「飛燕」烏玉花，離開苗嶺闖走江湖間，不知會過了各地多少成名人物，在她一對苗刀和一身上乘輕功上，幾乎未逢一個勁敵，一般成名人物，大都是徒擁虛名而已。

她出苗嶺，目的原爲物色一個如意郎君，百年以來，苗嶺十一族不知如何，所生下的下一代，十個之中，九個是女，以致數十年來，各族相繼衰落，甚至衰滅，祇有虎族，每代還有二三成男丁。

虎族宗主，正是烏家，這一代却是三個女的，便是「苗嶺三花」，烏金花、烏銀花、烏玉花，目前祇有烏銀花配有一夫之外，大、三兩郡主，都未有着落。

三姊妹中，大郡主烏金花因急於要物色夫君延續下代宗主，便不擇手段在江湖上走動，見到有年輕英俊人物，便委身相就，對方如是血性漢子，不近女色，便下催情藥物，令其迷失眞本性，與之相配，再不然便擄掠回山囚禁。

可是毫無情愛之下相配，終不能成孕，反之烏金花反爲情慾所困，非縱慾不歡，以致聲名狼藉，江湖間目之爲淫婦，本身雖有苗嶺駐顏之藥物，却因縱慾過度，容顏隨歲月逝去而憔悴。

三姊妹中，祇三郡主烏玉花心情和兩個姊姊不同，自守歲蕤羽貌，由於眞陰未失，至今雖年近四十上下，再藉以苗嶺獨門駐顏藥物，看來尤如十八九歲少女神態。

烏玉花在數度遠離苗嶺，遠走東北，從未遇有一人上眼，如意郎君難覓，好在駐顏有術，不怕歲月虛渡。

近一月中，烏金花外出多時，祇烏玉花坐鎮惡槐林，發現有人闖入禁地，點倒十八彎駐守的苗女，不知有何企圖，前來暗中探索，烏玉花二次與來人遇見，對方是一個身材瘦長的幪面人，手中所使的是一對孫臏拐，招數極精奇，烏玉花和他交手了二次，總爲對方內力震開雙刀，乘黑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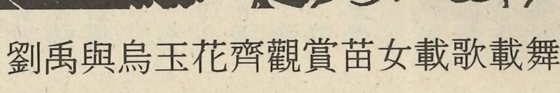
烏玉花一面在山中要道加派人手駐守外，一面在山外探聽，同時急派人去通知大郡主烏金花，告知山中時有人侵入，恐有變故。

烏玉花知道幪面人功力，實不在她之下，憑她輕功和熟悉地形，也無法阻攔住他，若來幫手，苗嶺重地惡槐林，勢非被搗破不可，雖則苗嶺地勢遼闊，但惡槐林附近水流充沛，野生果實和飛禽走獸十分繁殖，糧食不必擔心，加上有不少洞窟，俱天然形成，若再加上一些人工佈置，是一個理想的居所，比虎族要地白雲谷好得多了，一旦被毀或落入外人手中，那實在可惜。

因此，烏玉花親自在惡槐林中附近巡視，派出的苗女，在各處要道上駐守，得到了消息，說是大理國彌勒龍家，已派人東下，過了永寧州正向苗嶺這邊而來。

大理國彌勒龍家，武功卓絕，是大理國有名武林世家，有次大郡主烏金花在普安境內，曾與龍家門下三個子弟相遇，用上苗族瘴母丸毒倒三人，擄入苗嶺之內，配於苗女，招贅爲婿。

從此就積禍患，彌勒龍家不斷有人前來苗族探查，接連三四年，去年還有二人失陷被擒，爲苗族留下，因此日常均在預防有人再來探



劉禹與烏玉花齊觀賞苗女載歌載舞……

查，這一次幪面人闖入重地，料是與龍家有關。

同時苗女描述來人形貌，烏玉花一聽，心中又驚又喜，因爲來人不是龍家的門下子弟，而是龍家本門三公子「玉笛浪子」龍申了。

這位「玉笛浪子」龍申，在西南一帶，是出了名小輩的中高手，且是個文武雙全的人物，烏玉花驚的是自己難以應敵，喜的是物色多年來的如意郎君，以此人最爲理想，便不斷命人探聽龍申的行踪。

這一日苗女來告，龍申已到了苗嶺山麓下，正沿苗嶺西行，烏玉花便循地形佈置，想擒這個高手，到了惡槐林，果然用上無聲弩暗算而擒拿到手，不料此人一直堅稱不是彌勒龍家之人。

烏玉花初時不信，但昨日午間，據苗女來告，又有一個龍申模樣的人由嶺下經過，於是便率苗女攔截，這人相貌和打扮，和擄掠來之人相似，不過年已三十以外，不及擄掠的這人青年英俊，再一推算龍申成名至今，的確有三十以上的年紀，才知道這個才眞是龍申，擄掠入嶺的那人，確不是龍家的人。

但對龍申，烏玉花是念念不忘，爲考驗對方功力，露面攔截，二人交手，誰也勝不了誰，功力半斤八兩，烏玉花見識過龍家武功，去年二人前來探山，失陷在苗嶺的，劍法也極高强，所使「龍家的追風劍法」，極爲輕靈快捷，在這龍申手中長劍，威力要大得多了。

事後有一老者趕到，上前出手，手中一支短拐，招式和幪面人孫臏拐無異，知這幪面人是老者所扮，這老者曾見過面，乃是白石岩隱居的老俠皇甫春，苗嶺素來與他無甚瓜葛，不知爲何屢來探索苗嶺？久戰下去，必不能封擋二人，便悄然退入林中，這二人也知林中有不少苗女埋伏，所用弩箭，俱都淬毒，不敢輕進。

烏玉花在這一場中，看出這龍申比起擄掠回來的那個青年差得甚遠，就不知這青年武功如何，雖則在惡槐林前暗算他時，由他雙袖之上看出其內功頗有根基，在他所中毒美人蕉汁藥性消退，也比想像中爲快，是則內功深厚又可證明。

當晚上款待那青年時，特意試了他的手法，感到他出手不但快捷，且有名滿天下一品門的一陽指法，過後雖把他囚禁，但在心上早已決定，在二人中，她寧願先招贅這少年爲婿。

但在言談中，這青年明知她「苗嶺三花」的名銜，以她大姐、二姐的往事，也當她是和二個姊姊一樣敗品之人，看來輕易不會答應婚事，正感到煩惱，如何證明自己雖屬三花之一，却還是玉潔冰清之

身，正當此時又聽外面傳來示警之聲，且還十分緊急。

於是乃放下心事，率領苗女出巡，且按緊急報警佈置人手，她一出嶺進入十八彎，駐守內中的苗女，俱爲來人以獨門手法點住，憑她所知解穴手法，無法解救，祇得命身邊苗女，背負被點穴道苗女進山洞中再說。

折騰了半夜，駐守內洞苗女來報告，那青年已推開攔洞鐵條，無法入內，烏金花趕去，把攔洞鐵條推出，進入內一看，青年早已踪跡杳然，仔細一查，知是在通風山隙縫中揉升出去。該處出口一帶，極爲難行，不是停留在削壁口難以下來，便是早已逃之夭夭。

她心中正可惜被他逃脫，忽然若有所失，嘆惜不已。就在探視受點穴苗女時，却見紅兒鬼鬼祟祟，脅下挾了劍和刀，背負包袱向山峯削壁口而走，始知這青年也有內應，乃和隨身四個苗女一招呼，疾隨紅兒之後趕上山峯。

果見青年和紅兒之父曹天麟在一起，她和這青年過手時，這青年提到左鋒劍之名時，她也暗暗吃驚，這是天下最霸道的刀劍，左鋒劍雖則名劍，實是一柄奇形刀，如劍般只有左鋒，和她的苗刀相差不遠，不過是直形，並不微彎，此劍不出鞘則已，一出鞘非見血不可。

直到青年借曹天麟苗刀應戰，言語中，十分藐視烏玉花，她心中雖是憤怒，也出全力應戰，卻無法能稍佔對方便宜，手中苗刀祇是守勢中佔一點上風，至此始知青年的功力，實在高出她多多，想招呼身畔苗女，以苗嶺五行陣困他，又爲他喝破，用言威脅，她眞怕他以左鋒劍應敵，開了殺戒後確有死傷，乃知難而退，心中決定這青年不論走到何處，立即跟隨，必要時再用暗器暗算，不擇手段擒他回山。

她撤走之後，就暗中窺視，不道這時接到苗女報告，大郡主烏金花已率領白雲谷中幾個好手趕來惡槐林，却爲幾個强敵在山麓中攔住，正在惡戰，看來難以脫身，對方尚有三人，在旁觀戰，大郡主手下，却全部已受傷了。

這叫烏玉花大驚，不得不放棄窺伺，趕下山去，一到便見大郡主和皇甫春在惡戰，知姊姊武功不及自己，決非皇甫春對手，對方尚有三人在旁觀戰，是二個老者和龍申，她知道糟了，今日苗嶺是慘敗了，還是先助姊姊脫困，退入林中再說。

她一揮手，就命四個隨身苗女，以五行陣勢圍向三人，並警告姊姊退走，不道這五行陣，在這兩個老者揮手之間，四個苗女，立即震退，龍申却拔劍和她應戰，四個苗女在二老者身形閃動下，又全數爲二老點倒，拉起和其他被點倒苗女丟在一起，這使她又驚又怒。

龍申武功，和她相伯仲，她咬牙應戰，也無法佔到上風，祇是戰個平手，她心中着急，確無法形容，直至青年現身和二老接上了，聽他語氣，似有替苗嶺解圍之意，芳心暗喜。

老頭現身，趕走强敵和青年對掌，用點穴手法制服青年，又聽他說話的語氣，猛然醒覺，這矮老頭兒莫非是上二代中的一位不知所踪的烏黑虎老祖宗，便偷偷對烏金花說了。

現在聽青年斥她爲聲名狼藉的淫婦，氣急之餘，忙向矮老頭兒面前跪倒，雙掌伏地道：「老祖宗，娃娃爲人，諒必老祖宗該知道的，我不是一個淫婦！」

「這個我老祖宗知道，我怎會要一個聲名狼藉的女娃娃，去配上一個少年英雄。」老頭兒說完，笑對劉禹道：「老祖宗是著名狡猾之徒，也是道上出名的不知甚麼爲俠義的人，你中了老祖宗的詭計，不足爲奇，苗嶺招贅你爲嬌婿，那是招贅定了，你要找雲海老道，你招贅後，老祖宗一定帶你去，上一個月，老祖宗還和這個老道士在一起痛飲。」

劉禹冷笑道：「你既不知甚麼叫做信義，誰會聽你所說，要我入贅，哼，哼！」

矮老頭兒却哈哈笑道：「你不必冷哼，老祖宗有方法教你招贅，百煉鋼老祖宗也有辦法教它變成繞指柔，回到山中再說吧！」

說完走了過去，輕輕把劉禹一提，就提上了馬背上和紅兒並騎了。

矮老頭兒對烏玉花看了一眼道：「妳要女婿，還不把馬拉上山去？」

烏玉花面露笑容，由地上一縱而起，一手拉着馬嚼環，就往林中走去。矮老頭兒也笑嘻嘻隨在其後面。一衆苗女，扶了受飛花針所傷的苗女，簇擁着烏玉花而去。

迷魂大法　促成婚事

一到洞中，烏金花肅請矮老頭兒上座，那是正中首一個座位，這是苗族宗主的座位，烏金花是大郡主，便領了這苗嶺虎族一族的宗主，現在請矮老頭兒上座，那是全苗族宗主之位，實不尋常。

矮老頭兒朗聲笑道：「娃娃已知老祖宗的身份了。」

烏金花點點頭道：「娃娃十幾歲時，見過老祖宗的本來面目，老祖宗雖改了裝，娃娃還是認得出來。」

矮老頭兒笑笑，也不客氣，在宗主位上一坐，把虎族宗主位一指，對劉禹道：「你是未來嬌客，坐吧！」

於是乎把劉禹拉到位上，然後一聲長嘯，他原來壓扁了前突後駝的身形，突然隨嘯聲暴長了起來，漸長漸高，原來拖在脚背的長袍，這時已縮到了膝上，變成了長不長，短不短的短袍，他身形足足高出近三尺左右，五尺不到的身材，這時變成了七尺有餘的魁梧身材。

這一聲長嘯，矮老頭兒既變長，聲音也由瘖啞變成了響亮，他用手在臉上一抹，隨手剝下了面具，露出了本來眞面目。

劉禹一看，是個臉色紅潤，白眉白鬚的老者，頭上已禿，兩道白眉斜斜豎起，一對怪眼斜睨着他大聲笑道：「老祖宗就是老祖宗。」說完坐了下來。

烏金花一看到老者的眞面目，向一衆苗女高聲說了一句話，苗女一聽，全都伏在地上，老者喝聲「大家起來。」

然後對劉禹道：「老祖宗我乃是苗嶺虎族上二代的宗主烏黑虎，當年也曾縱橫武林，三十年前，自在無量山中得遇三合老尼，印證武功，輸了一招之後，賭氣在十年之內必勝老尼一招，才出這無量山，可是十年之約期滿，和老尼再戰，仍輸一招，如此因循了三十年，最近一次始勝了三合老尼一招方始回來。

「老祖宗在這三十年中苦練，武功雖說不能冠絕天下，但和我老祖宗能交手的，祇剩下有限幾人。

「風傳一品門雲海老道爲當今武林盟主，特去較量，却是不打不相識，這老道掌上不是老祖宗對手，老祖宗兵刃上封不住他，算是半斤八兩，結果彼此結交。

「我老祖宗以苗嶺駐顏法和老道交換了這份縮骨身法，改變了容貌在江湖走動，近來知我苗嶺自我老祖宗失踪之後，橫遭摧殘，老祖宗子孫，時爲人所欺凌，第三個孫女娃娃爲人和品性，玉花娃娃一直潔身自愛，招贅你沒有甚麼不配處。

「苗嶺虎族有了你這一個嬌婿，才能重整雄風，至於雲海老道，曾和老祖宗在閒談時論起十年前他已收山，不再收徒，你此去即使找到他，也無法在老道身上得到甚麼好處。你武功師承，老祖宗雖未看出個頭緒，但知你也必脫不出七指翁這老怪一系，目前懂得一陽指法的，捨一品門雲海老道和他師弟外，祇有七指翁這老怪了。何况他甚麼武功都想涉獵，就是博而不精。

「你娶玉花娃娃爲妻，老祖宗爲振興苗嶺雄風，除把本身絕學傳授給你外，定在雲海老道身上，替你弄到這份一品劍法如何？」

這位苗嶺虎族老宗主烏黑虎所說的，完全猜中了劉禹武功的來歷，他雖未師承七指翁，但却已與之結成了忘年之交，指點他去洱海找一品門的雲海上人習練一品劍法的也是他。

劉禹家學淵源，左鋒劍雖則霸道，可是實非上乘劍法，再說左鋒劍是奇門兵刃之一，似刀似劍，當年使用這左鋒劍的原主，本輔助戈法而創，並未有正宗的劍法，後人在這左鋒劍上加入了不少刀招，因此招式特異，變成奇門霸道兵刃之一。

眞要遇到了絕頂高手，這左鋒劍的刀和劍混合招式，就無法發揮威力，因此劉禹到處在尋覓上乘劍法和刀招。

他聽了老宗主烏黑虎所說，雖則心動，但是否眞的，還未可知，因此道：「在下對一個不知信義是甚麼的人，怎可以信賴他所說？」

老宗主烏黑虎笑道：「江湖詭詐，對外人是可以不守信義，但你是我苗嶺未來嬌婿，我老祖宗怎可以說了不算？」

劉禹想了一想，仍然有點不信賴似的搖了搖頭，老祖宗烏黑虎却微笑道：「老祖宗想到的便要做，你落在老祖宗手上，由不得你作主，你說玉花這個娃娃不貞，當你和玉花成親之後，便會知道她是不是敗品失貞之人。」

這個老祖宗十分剛愎自用粗獷，說完拍拍掌，便一疊聲催促一衆苗女，快籌備婚禮，然後對劉禹咧嘴而笑，劉禹因眞氣被隔斷無法施爲，祇是冷笑。

在冷笑中，劉禹和烏黑虎雙目交接，突覺烏黑虎雙目之中，熖熖有光的注視他，眼光之中，似有無比的威嚴，使人有點震懾，他想把目光移開，可是有一股威脅懾住他，使他不敢移開。

劉禹覺得烏黑虎目光之中，又有一種力量，使人相信他所說的是眞的，決不是在欺騙他，心中立即昇起了一股念頭，感到對方以如花似玉般的孫女兒下嫁給他，至少不懷惡意，對方祇是要重振苗嶺雄風而招贅他做未來的宗主，那末怎會不把所有絕藝傳授？當然也會使他學那上乘一品劍法了。

他又想到，自己仍未娶妻，對方說孫女兒不是敗品失貞之人，成親之後，便可知道，那末不妨試試，這烏玉花眞是潔身自愛，娶這樣一個色藝雙全的妻子也不錯，否則，憑自己功候，有老祖宗在，可能離不開苗嶺。

他對烏玉花看看，見她也在偷

窺自己，粉頰生春，看來是十分嬌媚，一時之間，心頭不知有多少念頭在翻滾，不知如何是好。

劉禹根本不知烏黑虎，正以邪道之中「迷魂大法」在催迷他本性，這種「迷魂大法」，內功深厚的人，一被催迷之後，便會立起反應，自然運功抵抗，可是現在劉禹教烏黑虎點住了經外奇穴，把眞氣所隔，眞氣不能貫通，內力也無法運轉，當然是不能運功抵抗。

烏黑虎這時柔聲道：「聽老祖宗的話，娶玉花爲妻，接掌苗嶺虎族宗主之位。」

劉禹笑了一笑，點了點頭，烏黑虎又道：「那麼今晚就成親洞房，在你陰陽交配之後，老祖宗就傳你不世奇功。」

劉禹又點頭，烏黑虎又大聲笑，劉禹似有點迷迷糊糊，呆坐在那裏，看着苗女們在大忙着。

剎那間，這個大洞正中，堆滿了香花，四週也羅列了不少吃食，一衆苗女，又唱又跳的十分熱鬧。

烏玉花和劉禹並坐一起，不斷以吃食送到他手中，劉禹吃到口中，覺得十分精美，最後烏玉花以一砵白色湯汁送到他面前，他感到一股香味，直達鼻管，端起一喝，又十分香甜。

這時的劉禹，感到身邊的烏玉花極爲溫柔可愛，便對她道：「我忘不了妳暗算我一箭之仇。」

烏玉花笑道：「你想報復是不是？你成爲了苗嶺虎族宗主之後，你想怎樣便可以怎樣。」

「我首先要好好的教訓妳一頓！」劉禹對她注視着，雖然這樣說，可是眼光之中，却是十分溫柔。

一陣絲竹之聲敲了起來，緊疏密稀的響了一陣，節奏殊爲動聽，不少苗女嬉笑了起來，圍着花堆跳舞。

劉禹自覺有點恍恍惚惚，耳中聽到十分悅耳，眼中看到的極爲紊亂，他似見到不少苗女，有一部份身畔還有男的，這是他一直沒有見過的，大都不是苗人裝束，他們都睜大眼睛對他看着，有的目光還透出羡慕之色。

烏玉花却不斷以食物餵他，沒有一樣不可口，使他注意的，是那老祖宗烏黑虎的笑聲，聽來洪亮，他每笑一次，總引起劉禹的注意，對他的注視，他雙目中一種令人寒慄的光芒，使劉禹不敢和他接近。

這樣進食不久，劉禹自覺丹田之內，有一股熱流升了起來，這股熱流，暖洋洋的十分舒暢，轉眼佈滿全身，有點燥熱，他眼中看來的烏玉花，更爲嬌媚，他此時心中想的，已是不想她走開，希望她偎依自己身上。

這股熱流，似在體內膨脹，有一種說不出的意念，在心中昇起，這是劉禹自覺從來沒有經過的現象，漸漸有點使他坐立不安，祇想接近烏玉花，烏玉花對他的一顰一笑，在劉禹眼中看來，就像春花初綻的美，實在迷人。

他猛然靈台之間清醒了一下，發現這是慾火，一種慾火在內焚，這現象以前曾經有過，那是在運功靜修之時，眞氣引動了眞火，險些因此走火入魔，他急忙廢除雜念，才把這種現象尅制下來。

現在不是在運功修練，怎麼會有這樣現象，這究竟是幻象還是眞實？心中猜疑之間，突聽一聲叱喝，他回頭一看，一對極有威力的目光，又在對他注視，他略一震懾，一絲靈明的神智，頓時又陷入恍恍惚惚之中。

他見烏玉花就在身邊，一手摟了她過來，她的腰肢柔軟無比，他摸摸她裸露光滑的肩頭，又是滑不留手，心中已怦怦的跳個不休。

正在這時，一衆苗女，嘻嘻哈哈的把他和烏玉花擁着推拉着。他祇注視烏玉花的笑容，別的甚麼都不顧，他爲一衆苗女，推到一個小山洞，洞內鋪滿了獸皮，一支白蠟燭，發出柔和的光芒。

一下子笑聲停止，劉禹回頭一看，所有的苗女，走得一個都不剩，祇有烏玉花一個人，正對着他在媚笑，他道：「怎麼祇剩下你我兩個？」

烏玉花笑道：「按照苗族禮節，我們已是夫婦了，剛才就是苗族的婚禮。」

「啊！我們已是夫婦了？」劉禹對她注視道：「我想不出爲甚麼我會娶妳爲妻。」

烏玉花仍是在媚笑，走到他身邊偎依着道：「我仍是玉潔冰清的女娃娃，不是你想像中的『苗嶺三花』都是淫婦，所以你要娶我。」說完玉手在他面頰上撫摸個不休。

劉禹在她玉掌之中，似覺有一股異香不斷衝到鼻中，嗅嗅中人欲醉，心旌也不禁搖蕩了起來，他體內本有一股膨脹之感，這時又加速翻滾起來似的。

他看看烏玉花，眼前似有一層霧，更美更嬌艷，這時無法教他尅制住心頭一股慾火，他緊摟了烏玉花，手從她的裸露右肩下伸了進去。

束緊在烏玉花腰間的腰帶，突然鬆脫了，她虎紋上衣，也由左肩滑了下來。

劉禹從來沒有和少女接觸過，當他見到了烏玉花脫落了虎紋上衣，那種奇景從未得見過，他粗魯的把她擁到了懷中。

他有一種狂熱的念頭，他想到

了他們既然是夫婦了，應該行那「周公之禮」，他別的甚麼都不想，週圍一切也很模糊，祇知自己體內一股氣在膨脹了，使他無法控制，像火一般的熱，他懷中的烏玉花，一會兒咬牙，一會兒又婉轉嬌啼。

他感到自己如一隻餓虎，正在撲噬那一頭小羔羊，一頭雪白的小羔羊，同時也感到自身在騰雲駕霧，入了虛無飄渺之境似的。

在迷茫之中，他感到體內欲脹裂開來的一股氣勢，像有了一個出口舒洩出去，很快的，四肢百體感到了一陣涼快，這又是他從來未有過的經歷。

當劉禹神智漸漸的清醒的時候，他感到自己伏在一具柔軟溫馨的肉體上，他睜開眼一看，心中一陣大跳。

原來面對的，正是烏玉花的粉臉，這時她緊閉雙目，眉尖緊鎖，眼角之中尚有未流落的珠淚。

他心中道了一聲：「啊呀！」才記了起來，他是已和她成親，娶了她爲妻，但他想不出怎樣會答應娶她的？

劉禹慌忙起來，烏玉花含羞似的蜷縮身體，遺落在獸皮上的，是殷紅點點，劉禹至此，才知道她眞是一個潔身自愛的女娃娃，不管她的年齡已是不輕，但外形看來，祇不過是十八九歲的少女。

劉禹本來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那有不懂夫婦之道之理，不管自己怎樣會和烏玉花成親，但眼前情勢，已是生米煮成飯，木已成舟，自己既壞了烏玉花貞操，不認她爲妻也辦不到。

他坐到那堆獸皮上，平靜的問烏玉花道：「我們已是夫婦了？」

烏玉花對他看看，用手背抹去了眼角的淚水，沒有出聲，祇是點點頭，樣子有點可憐，劉禹知道她初經人道，自己在迷糊中一定不懂溫柔摧殘了她。

他本是一個愛惡由心的性格，眼前景象使他由憐生愛。

他坐近了一點，俯下頭悄聲笑道：「既是夫婦，我是會負起丈夫的責任。」

烏玉花至此才展開笑容道：「從今以後，你是苗嶺虎族的宗主了，老祖宗說過，你我一成親，大郡主的宗主身份，就由你來代替，因爲大郡主還沒有一個正式的丈夫，你說要好好的教訓我一頓，不知要怎樣教訓？我一直在擔心，現在淚也急出來了。」

「我是恨妳暗算我一箭。」劉禹笑道：「現在既成夫婦，當不計較，你告訴我，我怎會聽老祖宗所說的，肯和妳成親呢？」

烏玉花紅起了臉道：「老祖宗用上了邪道的『迷魂大法』，使你迷亂了心神，同時又飲了我苗嶺的『七情媚紅露』，那是一種極烈性的媚藥，這種手段雖欠光明，但老祖宗實在不想放棄你這樣好的資質人才，苗嶺虎族多年來無法招贅到像你這樣一位人才，我也因爲你口口聲聲罵我淫婦而有氣，不和你做成夫婦，你永不會相信，我和二位姊姊是不一樣的人。」

劉禹聽了，笑笑道：「我也有點奇怪，妳脾氣好似極爲剛烈，怎會聽老祖宗所說，百般的遷就，原來妳是和我在鬥氣。」

烏玉花媚笑了一下道：「我脾氣剛烈，但在丈夫面前不敢，何況你又是宗主，虎族中任何人不敢違反你的主意。」

劉禹就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烏玉花現在爽直溫柔，是使他滿意的。他躺到獸皮上，摟住她說笑，現在的他是在清醒的情形下，憐香惜玉的和烏玉花同諧魚水之歡。

第二天中午，這一對新婚夫婦才起身，出洞一問起，一早老祖宗已督率了不少苗女，在十八彎設各種陷阱和暗器了，祇留下一條錯縱複雜的道路可通行，那是老祖宗用各種步法配合，才能避過觸動所設機關的，在向一衆苗女解說清楚後，以按設計去佈置。

十八彎中道路，看來平坦，不過曲折一點而已，經過老祖宗設計之後，看來仍如平常一樣，但如不按照老祖宗所創設的步法而走，任何人畜，不是爲暗器所傷，就是跌入陷阱被擒，這十八彎，每一彎有一種步法，有的沿邊而走，有的必須縱躍起六七尺，以蛙跳方式而走，有的則走之字形，每一彎都設有埋伏，加上守衞苗女，絕難有人闖得進來。

除這十八彎以外，惡槐林另有一處可以通到嶺上，那是必須有絕頂輕功才可上，由另一山嶺，越過幾度峭立的山壁，始能翻上嶺來，有一處離地三十多丈，無處攀揉，除非用壁虎游牆功，倘中途換氣，不能緊附石壁，一不小心，非跌個粉身碎骨不可。

一連四天，老祖宗才佈置好十八彎機關埋伏，也教熟了苗女走秘道的各種步法，才回到內洞，在這四天之內，劉禹和烏玉花已相處得非常恩愛。

對於男女之愛，劉禹從未嘗試過，苗女的熱情和天眞，不似漢族女子那樣諸多守禮，劉禹爲人，落拓不羈，正合心意，這幾天他們除歡娛之外，烏玉花就傳他玄陰功中入門秘法，那是一種「偷天換日」功夫，這「偷天換日」大法，得自一邪派，乃是一種採補之術。

玄陰功爲一門至陰至柔的功

夫，最初入門還沒甚麼，一到上乘境界，非要陰陽交滙，才能達到化境，發揮出無比的威力。

男女雙方，都需要元陽和元陰，除了採補之外，別無他法，採補方面，一般邪道，都因本身功力有限，不能運氣，便滲入了淫邪之法的採補，乃是雙方用掌力吸補，雙掌相交，以內力在掌心吐納。

邪道中多淫魔，往往用另一種採補，女的去勾引男子，男的去姦淫婦女，爲正派所不爲，苗嶺武功，是兼正邪兩派之長，看情形而定，用掌吸補，實較另一種方式爲安全，另一種淫魔方式，一個不巧，往往會失去了元陰和元陽。

劉禹所練的「一陽指」，爲一陽功中的絕藝之一，所練一陽功屬陽剛之氣，一發難收，倘有陰柔之氣揉和，則收發自如，動念之間，立生威力，任何原理，陽則易折，陰則不濟，能陰陽交泰，在修爲上便是水火相濟，能產生無窮威力。

老祖宗烏黑虎積七八十年修爲，早已參透其中奧妙，苗嶺以玄陰功爲基礎，獨缺陽剛一種功夫，他一發現劉禹武功，早打定主意要招贅他爲婿，然後才有機會，以陰陽融合，練這上乘功夫。

事先他早已和烏玉花說了，傳授她「偸天換日」大法，以掌力吸補之法，命她傳授劉禹，雙方互相增進陰陽之氣，所以二人一有時間，相對趺坐，雙掌相抵運起功來。

劉禹眞氣調純，清神定志，雙掌甫一和烏玉花一相抵，但覺她掌心中有一股吸力，向他掌心緊吸，初還不覺得怎麼樣，突然間這股吸力，似欲把他整個人拉過去似的，劉禹本能地一鎭定，才穩住未被吸拉過去。

烏玉花掌心吸力越吸越强，劉禹感到丹田中湧起了一股熱流往上竄，若是自己沒受老祖宗點穴，阻斷眞氣，就可以制止這熱流上昇，心頭不會有這樣煩躁。

他正在這樣想時，突然雙臂一震，這一股熱流，全由掌上爲烏玉花强勁力吸了過去，他起初感到有嘔心似的暈眩，漸漸混身乏力，可是正當人要萎頓下去之時，烏玉花掌心吸力盡去，反之有一股冰冷的氣流，由掌心輸入，一進入體內，便覺舒適無比，精神爲之一振，這樣爲烏玉花吸輸了兩三回，人有點迷糊，便在不知不覺間睡了過去。

一連三天，烏玉花總是陪在他身邊，一會兒運功，一會兒就恩愛燕好，劉禹別的都不想，祇是想烏玉花不要離開他身邊。

第四天老祖宗烏黑虎和他們見面了。

烏玉花用苗語向老祖宗稟告了一切，烏黑虎聽了洪聲大笑，他揮手命烏玉花退出洞去，然後對劉禹身上一陣拍打，把隔斷眞氣的經外奇穴，全數拍開，笑對劉禹道：「你照往常運功練習，老祖宗把這『偸天換日』大法的吸力，慢慢傳授給你。」

劉禹一運氣，眞氣已能逐步提聚，慢慢在體內運行，將五行眞氣引動，漸漸引入丹田，再由丹田之內昇起，運行七十二大穴，已暢通無阻，不過有一異象，當初眞氣運行，十二分霸道，流行甚快，現時却能控制緩慢漸進。

當眞氣運行漸趨快速，納入丹田之後，靈台驟然澄明，往事也湧現起來，一想到老祖宗烏黑虎目光接觸時之神態，丹田內眞氣，躍躍欲自動湧起，突覺背後一隻冰冷大手貼住，强把那股欲湧起來的眞氣制住。

劉禹耳畔響起了老祖宗烏黑虎低沉的聲音，他道：「你眞氣已恢復，穴道已解，不過老祖宗對你施行的『迷魂大法』，還有一種潛在的意識，在迷亂本性，這時你湧現出迷亂本性的經過，對你有害的，你若衝動，雜念未除，眞氣會走岔道而入魔的。

「老祖宗現在助你一臂之力，制止你眞氣波動，現在你元陽已失部分，和玉花成爲夫婦，已得了她的元陰，你們二人勤加修練，你現時雖則感到功力有點耗損，不過很快便能恢復，你陽剛之氣得和純陰之氣融洽，必有不同成就，日後練功，就會體驗得出，妙用無窮。

「你和玉花有三日修練，陰陽自然交融之後，功力便增加一倍，到時你的成就，小輩中無人能及，老祖宗在此留下三個月，不許外人前來騷擾，到時再去找雲海老道，替你求這天下無敵劍法，老祖宗對你所說的，決不失信。

「在這三個月中，玉花由老祖宗傳授她的『迷魂大法』，乃能控制你，三個月之後，你將成爲苗嶺虎族正式宗主，老祖宗就不必爲苗嶺操心，一切由你來承擔，關於老祖宗畢生的功夫，玉花也會傳授給你，她雖比你先通曉其中玄奧，但各人修爲不同，威力也自然有異。

「當年老祖宗爲苗嶺招贅，成爲虎族快婿，生下子孫，改姓爲烏，今後由你接宗，可改姓爲劉，對這種改姓的事，苗人是毫無異議的。」

劉禹一邊在聽，一邊腦際已湧現這四日來的情形，最後祇見烏玉花倩影在眼前晃動，那是四日來烏玉花和他相對時的這種種印象，他在恍惚中睜開眼睛來，老祖宗已走，祇見烏玉花與他面對面地而坐，臉上呈現微笑，使他驚奇的，烏玉花出落得比未婚前更艷麗，面

目如畫，一對烏黑眼珠中，似有無限深情，祇聽到她問道：「老祖宗說的你都聽到了？」

劉禹點點頭，烏玉花又道：「老祖宗教我把苗嶺玄陰功中掌、刀、杖之絕技傳授予你，你仔細聽我所說的口訣與奧秘，倘你祇是純陽功候，是無法習練這種至陰至柔的武功，但現在就不同了。」

烏玉花於是白天把玄陰功中絕藝逐式傳授，晚來就和他修這「偸天換日」大法，爲了避免凶險起見，雙方怕再失洩去元陰和元陽，一直以掌相抵交融。

一晃眼快三個月，這一日，劉禹爲試自己功力，在和烏玉花以掌相抵時，催動內力，用掌勁吸她純陰之氣，初時烏玉花還和他嬉戲，以內力和他相拚，不料劉禹的功力，實已高出她許多了，這一催動內力，烏玉花漸感抵抗不住，笑容收斂，咬牙强忍。

劉禹則展露笑容，漸感掌中一股陰涼之氣，不斷源源吸入，他面對烏玉花而視，發現她眼光突然變色，從明亮逐漸變成暗淡，最後雙眼一翻白，身子一晃，似要傾倒下去。

劉禹爲之吃了一驚，慌忙扶持，可是烏玉花却臉如白紙，雙目緊閉，劉禹才始驚覺，這一催動內力，却把她眞氣也吸盡，忙打開她衣衫，以掌抵住她後背，輸氣相救。

好一會兒，烏玉花臉色才漸漸由白變紅，眼皮跳動，劉禹再一運勁，烏玉花始長噓了一口氣，等待劉禹放手，她才對劉禹看了一眼道：「你幾乎要了我的命，你知道這『偸天換日』大法中的『千呼萬吸法門』是如何厲害？現在你體內已集中天下最霸道二種功候，一陽功和玄陰眞氣，陰陽交融，內力生生不息，能生能放，你練成的吸法門，對放和人比拚內力，一接上手，催動內力，就吸取對方眞氣，助長自己功力。剛才你不是見機得快，即忙替我輸氣，時間一久，我心脈停頓，便無法施救了。前幾日練功，我感到你的內力不是這麼强烈的，怎麼這二三日之間，變成這等剛强？」

劉禹笑道：「我一直跟隨妳修練，妳用上多少勁，我就跟妳用上多少內勁，沒有使出全力，今天我想試試本身功力，才全力施爲，既然這『千呼萬吸法門』，後果如此嚴重，爲甚麼妳事先不說清楚？」

「這是老祖宗的心意。」烏玉花道：「這種吸尅別人的功力武功，本是邪道之中增强功力的秘訣，邪道武功往往不擇手段，傷害對方，來彌補自己修爲不足，他不知你本性如何，因此不敢告訴你。

「不敢告訴你的原因有二，一是怕你爲人正氣，不屑習那邪魔外道的武功，二是怕你愛惡無常，一有這種功候，碰到惡意湧起時，會仗以爲惡，要我仔細觀察你的爲人，再詳細告訴你。

「我想隔一時期，等你有點成就後，再告訴你，却沒想到你已有這等成就，你吸門已修練成功，再練呼門，這是較爲艱難的，到練成時，你和人動上了手，不論內力如何運用，都具威力，用口吐噴，以掌劈發，有無堅不摧之力，和玄門中的先天罡氣，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這呼門非這短時期所能練成的。」

劉禹聽了，把她擁在懷中笑道：「我自己也不知練成這等地步，幸虧對妳關心，功力還在其次，我見妳萎頓，忙替妳輸氣，否則失了一位嬌妻，將是我終身遺恨了。」

烏玉花斜着眼，對他注視，嬌笑道：「現在說得這樣恩愛了，當初爲甚麼不要娶我，視我爲淫婦？」

劉禹把她摟緊親了一親道：「這是我聽江湖傳說，妳苗嶺三花的聲名，實在不堪，在我漢族來說，永不會與這等淫婦女子婚娶的，妳能潔身自愛，我以前沒想到。」

這烏玉花雖不和二個姊姊同流合汚，但對二個姊姊行事，却看得多了，何況苗女天生媚骨，對男女界限，並不分得如何嚴明，不少夫婦往往居住一個洞中，夫婦恩愛時，從不理別人在旁，自小就懂得極多。

因此，烏玉花在媚功上，大有心得，才使劉禹對之迷戀，加上烏黑虎又傳了烏玉花這迷魂大法，祇要對視一催動功力，劉禹就會陷入恍惚之境，而催人按她心意行事。

普天下武林之中，小一輩能練成一陽功，少之又少，以劉禹成就若落在邪魔外道之手中，懂這「偸天換日」的採補大法的女人，必乘機採補他的元陽，棄之不顧。

烏玉花却不同，她眼見二個姊姊招贅過不少丈夫，都日久離心，大姊更因爲縱慾過度而失去了元陰，二姊目前却和一個邪魔外道中人匿居，這邪魔外道中人强敵到處在尋覓他的行踪，致連二姊也不敢露面，隱居在白雲谷中。

她能匹配劉禹這樣一位年輕英俊、功力又高的丈夫，早心滿意足了，但一直擔心劉禹娶她，並不出於本心，而爲老祖宗烏黑虎迷魂大法所促成，今日聽他說出這種關心恩愛之言，心中自然暗喜，她聽到劉禹說完，便大大獻媚博丈夫憐愛了。

劉禹和烏玉花在惡槐林中勤修功候，暫且按下不提。

且說崆峒雙劍「黑煞」江玄、「紅煞」商赤，爲這功力奇高的矮老頭兒喝退之後，轉身就走，二人都彆了一肚子氣，幾乎有二十年左右，他們沒有碰過一個眞有功力的對手，任何强敵，在他們雙劍聯手之下，十招八招就打發開去，今日却連遇兩個勁敵。

這兩個勁敵之中，以雙煞作戰經驗來看，二人武功路子，完全不同。矮老頭兒不但相貌醜怪，所使武功，異乎尋常，商赤護眞氣，苦練三十年才練成，一運氣，別說是刀劍拳掌，連百毒都不侵，這矮老頭兒一揮手之間，便戳破了他的眞氣又賞了他一巴掌，實在使他想不出這矮老頭兒用甚麼手法？

江玄心中另有想法，他一邊急走，一邊在想着那一招，這矮老頭兒明是一掌向劍鋒砍下，怎麼左手籐條，已先點到了劍身。這輕輕一點，爲何有這樣大的內力傳了過來？幾乎震得他長劍脫手，同時，心弦爲之震駭，這矮老頭兒內力，已練到收發自如之程度了。

有這等高强功力的前輩，怎麼從未見過他這副狀貌的？以他輩份目前在武林中，也可以說是老一輩中的前輩人物了，這矮老頭兒語氣之中，似與老父有過交情，和師門有份友誼，這矮老頭兒究竟是誰呢？

二人脚程快速，轉眼已到了三索橋畔，這是盤江最狹處，接連有三道鐵索橋連接對岸，當地附近有不少村寮，以備行人歇脚，往來行人，大都在此處北上或東去，極少南下經過苗嶺惡槐林的。

他們就在過橋不遠一家茶店的露天座頭上歇脚，二人苦思不出這「龍吟虎嘯風雲起」的含義，祇有向師門去請教了。

二人坐定，不約而同的討論另一青年的功候，商赤道：「這青年人使劍的一份威勢，都從未得見，從形勢看來他一劍出手，似極爲霸道，除迅速後退之外，直到現在，還想不出用那一招擋他這一劍！」

江玄道：「這小子的步法，也異乎尋常，每跨一步，便搶佔上風，且步步都是搶攻之勢，這步法在當年五台清涼寺，曾見過五台派空慧方丈施展過，是佛門的『七寶蓮步』，當年，師叔玄冥子不能佔勝算，便是被這步法玄妙而迷惑了，不少劍招，都因爲對方搶佔上風而施展不出。」

商赤搖頭道：「這是佛門不傳之秘，這青年小子又不是佛門弟子，『七寶蓮步』所配是佛門『左密刀』法，這人卻使劍，可惜未曾問出他姓名。」

江玄道：「他一掌阻住皇甫春和那淫婦烏金花，俱屬陽剛之掌力，以他年紀，有如此純厚掌力，也是難得，我們久處東北和中原，目中無人，沒想到在西南，接連碰到二個老幼高手，眞出於意外。」

二人剛正談論，還未喝上一杯茶，皇甫春和那龍申已聯袂趕到，皇甫春苦笑道：「眼見可攔下這二個淫婦，沒想到百忙中會有這一老一少來礙事，至教二位受這醜老頭的氣，使老朽過意不去。」

商赤道：「老哥不來邀約我兄弟，原本也要來這苗嶺走上一趟的，這烏金花幾次在我手中漏網，崆峒門下小輩，有好幾個爲這淫婦所辱，另有二個在外積功的小輩，失踪多時，我兄弟猜想，可能是爲這淫婦擄入了苗嶺也說不定。」

江玄接口道：「昨晚遍搜這惡槐林各處，沒見有甚麼男子，俱是苗女，能攔下這二個淫婦，本可以逼問出她們招贅漢人進嶺的有多少？要她們俱都放了出來，爲活命交換條件，目前要重行設法了，這夥苗女，不少已爲老夫獨門點穴手法，用鎖骨法所制，非一個月後不會自解，可能這兩淫婦看不過苗女受制時痛苦，會前來要求解救也說不定。」

「但願這二個淫婦能識得大體。」皇甫春答道：「老朽和苗嶺各族，多年來相處得極好。這次受友之托，實不得已，才入嶺探索，也想探出一點頭緒，二位適到來，老朽不得不邀請相助。」

商赤呷了一口茶道：「老哥隱居白石岩已多年，對江湖事早已不聞不問，等閒不管別人事，這次怎會受友人之托而管起閑事來，日前匆匆未曾詳談，不知這次拜托你之人，有何來歷，以老哥身份，普通人無這份交情來煩擾你？」

皇甫春略一沉思道：「本來老朽是想守這人秘密的，但二位出手相助，總不致於連目的也不相告吧？那是今春老朽去湖南沂陽，喝一位老兄弟的八十壽酒，在席上遇到了武當掌門人申瑞老哥，叙舊之下，談起他門下一個弟子曹天麟九年前去滇闕，至今踪跡未明。

「申老哥知老朽在西南一帶，較爲熟悉，就拜托老朽有空時代爲查訪，因曹天麟巴東老家，尚有老母在堂，嬌妻也是新婚不久，在這九年之中，二次有人送去銀兩安家，第二次有一紙便條書：『兒平安請勿懸念』寥寥七字，是則必在人世無疑。

「老朽受托，深思之下，這曹天麟除失陷在苗嶺之內，別無他處，倘在別處，九年之內，決不會有這等心腸，連高堂老母也不去省視，除非爲苗嶺所困，因此老朽就動了入苗嶺一探之心意。

「其次，龍老弟一家和苗嶺似有世仇，近年來老龍不管世事，門下子弟有好幾個也陷入苗嶺，托老朽在方便中幫忙查探，爲了二位老友之托，老朽不管閑事，也辦不到。

「三入苗嶺，才摸清十八彎道這條盤道，老朽不想打草驚蛇，所以一點沒有驚動駐守的苗女，第四次才深入內洞，但爲『飛燕』烏玉花發現行踪，交手一下，這丫頭功力不弱，尤以輕身功夫爲甚，老朽地形不熟就退了下來，第五次上嶺，總算在各處查勘一下，所居除苗女外，未見一個男子，不知是否別有居處？看苗嶺這情形，也無怪她們要在外擄掠男子回去招贅了。」

坐在一旁的龍申接口道：「家父當年也曾和虎族上代談過，我彌勒龍家人丁昌盛，可以娶他虎族苗女爲妻，祇要她們出嫁前來，但虎族規例，男子必須招贅入嶺，決不外嫁，才沒有談成，却因此反因談判不成招怨，二十年來，兩家視同世仇。

「我龍家已告誡門下子弟，不許接近苗嶺，若有事外出，也須繞道而行，最近之事，却是烏金花出外攔擄而去，家父知苗嶺方面擄掠去之男子，從不加害，不過强迫招贅成親而已，倘不依從，苗嶺自有各種藥物，迷亂本性，故得設法營救以外，倒不慮門下有傷命之憂。」

江玄問道：「如此說來，凡入苗嶺男子，永無外出之望，終老在苗嶺了？」

龍申道：「這也不盡然，偶爾也有人溜逃出來，那是他們家有嬌妻和兒女之輩，心掛念家中，至於少壯尚未娶妻的，可能不想外逃，龍家有二人乘隙逃出，述及苗嶺中情形，凡是苗女個個健美熱情，嶺內又物豐無缺，所居洞窟，也十分通爽，往往一個男子，同時擁有三四個苗女，起居都有苗女服侍，待如上賓，內裡地形遼闊，常在山林中居住，無一定居處，不過在這惡槐林居住之時爲多，因爲當地水源充足，食物豐富，這二個人不是掛念家中尚有妻兒，眞不想逃出，寧願過這無憂無慮的生活。」

「如此說來，苗嶺不如想象中的邪惡了。」商赤沉思道：「老夫當初還以爲被擄去男子，是供苗女淫樂的。」

皇甫春搖搖頭道：「以老朽看來，苗嶺虎族之中，實在男丁式微，有不得已的苦衷，才擄掠男子去招贅，壞就壞在這三花身上，她們在各處走動時，行爲不檢，不知內情的，以爲苗女都是這等淫賤行爲的。」

「既然如此，老夫就等苗嶺有人來求懇，替她們去解穴了。」江玄道：「皇甫老哥所要查探的那個曹天麟，若是自願回去，就當作解穴交換條件，否則，祇找烏金花晦氣，老夫兄弟，想起崆峒門下弟子爲這烏金花所辱之恨，是必要出這口怨氣的。」

商赤却搖頭道：「爲兄業已出口，烏金花這次能在我兄弟手中脫逃，永不再找她晦氣，算她命大，碰到這一老一少出頭作梗，我兄弟倆怎能說了話不算數？」

各人正感沒話可說之間，猛見一人沿江邊小道疾奔而來，脚程頗快，手中一柄苗刀，隱在肘下，看他不斷往後回望，似防有人追踪。

這人一到村口，忽見村口露天茶座有四人對他注視，不禁一怔，立把脚步停了下來，神情有點進退兩難。

皇甫春對當地較爲熟悉，見這人不似附近漢人，就站了起來，對他打量了一眼，問道：「朋友來路可是苗嶺禁地？怎生得過？」

這人稍一遲疑，微一欠身道：「在下失陷在苗嶺多年，今日苗嶺似有强敵侵襲，在下乘混亂之間才能脫困，老丈貴姓大名？」

皇甫春道：「老夫皇甫春，居住這附近白石岩，朋友你貴姓大名？」

「原來是家師好友皇甫伯伯，」這人屈膝行了大禮道：「小侄乃是武當門下巴東曹天麟。」

皇甫春笑了起來，叫他免禮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老朽正受令師之托，來苗嶺探視你是否失陷在內，還邀了幾位好友相助，不想你已脫困。」

皇甫春就替他引見了「崆峒雙劍」，曹天麟因聽皇甫春口稱好友，便對二人執禮謙恭，以晚輩之禮拜見，這使「崆峒雙劍」對他另眼相看，待等和龍申相見之後，曹天麟才落座，向衆人一拱手道：「小侄逃避過十八彎，匿在林中，見伯伯和大郡主烏金花交手，與我同行還有一位劉兄，出面來救小女之際，小侄發現苗嶺上有不少苗女趕了下來，深恐她們發現了，祇好留字給劉兄，先行避開，約定在中途相見，不知伯伯和三位前輩却已先到了此地。」

江玄問道：「那佩劍少年是你的同伴？」

曹天麟道：「是初交，三天前爲三郡主烏玉花擄掠回來，小輩在他包袱旁邊發現長劍，乃是川中劍門的劉家的左鋒劍，便留了意，小侄被困苗嶺快九年，無時不在設法逃出這苗嶺，回巴東省視老母親。

「這姓劉的朋友，先中上了苗嶺特產的美人蕉汁痲醉毒藥，醒來時又飲了三郡主的蠱毒，看來非被

留下不可，小輩在苗嶺中被招贅，第一二年生下一男一女，男的極受重視，已送去白雲谷虎族重地撫養，女的一直隨在身邊，至今七歲，小輩長日無聊，便從小敎她武功。

「小女兒叫紅兒，聰明異常，一點即透，尤以輕身功夫，得苗嶺母系遺傳，小小年紀，縱高二三丈一點即起，小輩留意，凡苗嶺各種配製毒藥的解藥，俱命紅兒偸竊到，以備不時之需。

「日前這姓劉的朋友中了痲醉藥後醒來，三郡主騙他飲下她的蠱毒，準備招贅他，小輩聽說他的武功極高，又有劉家的左鋒劍，他之被擄，又是中了三郡主的暗算，故想設法援救他，一同逃出苗嶺，小輩不能逃走苗嶺之原因，乃是腿筋已爲三郡主點穴錯開了。

「小輩命紅兒由山縫中進入囚禁劉朋友的石洞，送去蠱毒和美人蕉汁解藥，當晚劉姓朋友隨紅兒以縮骨法一起逃了出來，他不但武功高强，且懂各種解穴手法，立爲小輩解了穴，拍正了錯開腿筋。

「本擬乘黑下嶺，一是小輩一時行動不便，二是他定要和三郡主在武功上一較高下，要明目張膽的下嶺，否則說是威名受損，小輩因爲穴道被封了多年，需要運氣自療，以便跋涉長途，就留着不走。

「當晚聽到苗嶺各處告警，像是有人入嶺探索，天明後，紅兒在偸竊行李時，爲三郡主發現踪跡，追踪前來，雙方面對，在對答中，才知道這位劉朋友，單名一個『禹』字，自稱『雙面秀士』……」

曹天麟說到這裡，商赤和江玄同時都哦了一聲。

曹天麟繼續道：「三郡主烏玉花，一直錯認他就是彌勒龍兒弟，到這時才始知悉是誤會了。

「他恨三郡主暗算他這一箭，二人就以武功較高下了，他以小輩手中用的苗刀應戰，說左鋒劍一出鞘，不見血向不回鞘，免得他大開殺戒，所以便以苗刀應戰了。

「苗嶺三花中，以三郡主烏玉花武功最高，她使出苗嶺獨門玄陰刀法，却爲劉禹左手中的苗刀，一招二式輕易地化解了開去，他刀式並不如何起眼，但任憑三郡主如何快及和下煞手，都無法佔得一點上風，三郡主自知功力不及他，知難而退，他也向三郡主點穿，祇用上絕傳已久的崑崙十二散手刀中二式守勢，還未以攻勢回攻呢。」接着他又把劉禹如何因找馬在苗洞中解救被點穴鎖骨的苗女，如何出十八彎的情形說了出來。

商赤點頭微笑道：「這年輕小伙子，倒眞身懷絕技，名不虛傳，老夫兄弟心中打的一個結，有好幾年了，現在才開始解開。」

皇甫春道：「二位也聽到過『雙面秀士』之名？」

商赤點頭道：「近十年以來，出了一名年輕小輩，聽說是單人獨騎，手中一柄左鋒劍，十分霸道，不管水陸兩路，開山立寨任何人物，他都要去招惹，武功毫不起眼，可是無人能勝得了他，不少開山已久的成名人物，在他手下從未有十招以上的對手。

「看來他的武功不是毫不起眼，而是高不可測，由於他去招惹的，並沒有任何藉口，祇隨他的喜怒而起，甚至連隱居已久的江湖人物，他也會前去 挑戰。

「十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喪在他那柄左鋒劍之下，江湖上因他是喜怒無常，愛惡由心，又善惡不分，因此送他一個『雙面秀士』的外號，因他外形猶如一個不第秀才。

「無人知悉他師門來歷，武功博雜非凡，不少都是失傳已久的上乘武功，又好似不對，於是他的行踪，便爲人們注意，有一次，他把一個退隱多年的『七星劍』呂無艮找了出來，不但把這個老奸巨滑的傢伙一劍送命，還把他全家屠殺殆盡，鷄犬不留，引起江湖震動，加上呂無艮這傢伙又是僞善之人，在江湖上不但交情廣，門下子弟也散處各地，一聽老傢伙全家被誅，立即騷動。

「由此『雙面秀士』所到之處，都有呂無艮門下故舊在追踪，震懾於他的武功高强，一時不敢下手而已，一日，追踪的發現了他的秘密。

「有次，他突然和一枯瘦老人同行，這老人貌相古怪，臉上神情冷峻無比，追踪『雙面秀士』的有老一輩人物，在一間酒家中無意之間，見到這老人的右手，大拇指之旁，又有二節小指橫出，方始驚覺，立即不敢再追踪。

「原來，他發現這枯瘦老人，正是當今之世，邪魔外道中第一高手『七指翁』翁仲。這『雙面秀士』的武功來龍去脈，已略知道一點，但這『七指翁』平生是不收徒的，他的武功，乃採摘各派之長，滙合應用，博雜而不純，收徒之後，傳甚麼本門武功呢？當年翁仲爲爭名，曾和正宗各派糾纏過一陣，除了有限幾位掌門人能接得了他武功外，門下子弟，均不是他的對手。

「他各派都去拜訪，一邊是騷擾，一邊是乘機偸學各派絕技，這樣足足有十年之久，後來各派不勝其煩，準備聯合聯手對付他，讓他吃點苦頭，譬如以內力來和他相鬥，準備兩敗俱傷，讓他耗盡眞氣爲止，再要修習復元，非三五年不可也。

「總算有人知道他的心意，他目的是爭名，於是正宗各派，便奉承他爲外道第一高手，才算停止騷擾。其實，以他的成就外道之中，的確絕少有人可與之比擬。

「『七指翁』翁仲爲人孤僻，一生之中，沒有一個知交，任何極有涵養之人，也難和他相處，相交不久，都會遠而避之，他之行徑，實怪僻無比，這年輕小伙子看來定是一個怪僻之人，才能和他相交，結成了忘年之交，決非是他門下，可以斷定。

「自這年輕小伙子和『七指翁』同行之後，呂無艮的一輩故交舊友，門下子弟，才死了這條心不再跟踪他，若惹出了這『七指翁』老怪物來，痲煩更大，這怪物的功力和脾氣，已出了名的，一惹上非趕盡殺絕不可。

「以後這『雙面秀士』，又誅戮了幾個隱居中的江湖人物，有一個與我崆峒門下有舊，於是有人來挑撥老夫兄弟去會會他，當時老夫以爲種種傳說所引起而已，對這『雙面秀士』頗有與之較量之意，還是家師聞訊阻止，說他是與老怪物一道之人，少去招惹，同時，並說出被誅戮的一些人物隱秘。老夫兄弟聽了，才知道這『雙面秀士』所爲，沒有一件不是大快人心之舉，因爲被誅戮的這幾個人物，沒有一個過去不是惡跡昭彰，理該受誅的。

「老夫兄弟想不到今次會在苗嶺之際遇到他，適才正在奇怪，他非佛門子弟，竟會『七寶蓮步』的步法，諒是他和『七指翁』結交，在這老怪身上，學到了不少各派中絕藝，否則也不知我崆峒的神門鎖骨法了。」

皇甫春聽了，感嘆一聲道：「呂無艮當年也和老朽論交，那是在他退隱之後，他對老朽說過有創『七星門』之意，但因過去作惡太多，因怕樹大招風，會引來强敵，他希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善終其身已夠了，因此打消了創派的念頭，想不到還是不得善終，還連累全家滿門遭殃，因果循環，誠不欺人。這『雙面秀士』正如傳說中這等功力，倒眞是武林後輩中一個難得奇才，但不知道他這次西來有何目的，難道也是要來引起一場血腥屠殺？」

曹天麟忙道：「小侄看這位劉朋友爲人，不似是邪惡之輩，他自說善惡不分，看來還是恩怨分明，從他爲苗女解穴這一點看來，他是感小侄和紅兒贈藥之德，才出手爲之解救的，小侄與之相約在中途相候，不久就可以趕到。」

皇甫春道：「這矮老頭兒不知是誰，老朽雖不能說識盡天下英雄，可是老一輩成名人物，老朽倒都是見過幾面，就想不起，這矮老頭兒是何來歷？」

「也許這年輕小伙子趕到，可以探問一點出來。」商赤接口道：「聽矮老頭兒語氣，像是老一輩中著名人物，與家師是相識的。」

他們又閒談了足足一個時辰，却仍未見這「雙面秀士」趕來，這時天已晌午，皇甫春便命茶館中夥伴，弄了一些麵食來果腹，一直坐談到未末，知道「雙面秀士」不可能由此道而來，也許爲那矮老頭兒迫得走別路了。

在附近小村中，皇甫春早在過往的客寓中留了房，招待曹天麟回去，龍申由曹天麟口中，聽到了他龍家子弟在苗嶺中並未受到虐待，也消了敵意。

「崆峒雙劍」因商赤已說過這次再在他們兄弟手中漏網，永不再找烏金花晦氣，又得知苗嶺擄掠漢人，乃有不得已之苦衷，也不想和苗嶺爲難，何況相邀他們兄弟的皇甫春，他受人所托探聽的曹天麟，本人也已脫困，目的已達，就向皇甫春告辭了，急欲回師門去問這句「龍吟虎嘯風雲起」的這個矮老頭兒是誰而走了。

曹天麟也想即刻動身趕回武當，向師門述說經過，再去省視母親和妻子，可是他想到了與劉禹有約，暫時不走，留在附近等候。

接掌宗主　重振雄風

龍申本欲去中原，不必忙在一時，願等待曹天麟同行，路上有一個伴，也留在附近的村裏再說。

第二天曹天麟又等了一天，他走遍附近一帶山道，均不見劉禹踪跡。

第三天一早，便和皇甫春說了，要去惡槐林附近山麓下一探，祇要能找到一個苗女，就能問出詳情。

曹天麟對十八彎內情形熟悉，故繞道而走，剛進入林中，一條人影由側面竄出，攔阻退路，一見之下，使曹天麟發怔，不是別人正是紅兒之母，烏山紅。

烏山紅冷冷道：「九年來我有甚麼地方待你不好？你屢次要走，這次你竟想連女兒也要帶走了。」

曹天麟無話可說，身形疾退，他深知若爲烏山紅所糾纏下，再來幾個苗女，就無法脫身了。他知道烏山紅功力，雖不是他對手，但差不多，一時之間難分勝負，烏山紅輕身功夫是比他還好，祇有一邊走，一邊把她引開此地再說。

他一退出山林，烏山紅縱身而起，橫刀攔阻，曹天麟虛晃一刀，烏山紅一側，他便疾竄出去，一連幾個起落，離林已遠，曹天麟才站

停身道：「山紅，妳聽我說，我不是斷了九年恩情，我此次回去省親，過一段時期，必會設法再來見妳，雖不進苗嶺，難道妳不能在外相見？」

烏山紅對他注視了一陣道：「你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會再來？何況你家中早知你失踪，九年之長，已不會牽掛於你，你倒存心拋下此地一對兒女？」

「這是不得已之事。」曹天麟道：「漢、苗種族不同，我是漢人，生子生女，都是我曹家的骨肉，但妳我之子女，都是跟了宗主之姓，此點妳不如漢族看得如此愼重，我決不會忘了妳我恩情的，我去省親高堂，多則三年，少則一年，必會前來苗嶺附近，着人通知妳見面如何？」

「我不放你走。」烏山紅搖搖頭道：「一來是限於族例，何况三郡主已招贅，大郡主已去宗主之位，由上代老祖宗作主，改烏爲劉，由三郡主之夫爲宗主，我聽紅兒說，這位宗主是你的朋友，二來是你一走之後，不但虎族不少秘密盡洩，也不知你是否眞有心會回來，與其將來後悔，倒不如我現在硬着心腸擒你回去，我知你轉回來原因，乃是準備帶紅兒同行之故，現在紅兒在嶺中，我料定你必來探望紅兒，所以這兩天來我一直在山麓下巡視。」

曹天麟對問道：「妳說我姓劉的朋友已爲三郡主招贅作了宗主？他一度爲三郡主擄入嶺內，不願招贅，才千方百計想脫身，怎麼竟會在恢復功力之後再答應招贅？」

山紅道：「那是老祖宗點了他的穴道，再用迷魂大法迷亂其本性而成親的，老祖宗準備傳他奇功，爲我苗嶺重振昔日之雄風了。」

「老祖宗是誰？」曹天麟皺一皺眉道：「是那日現身的矮胖老頭兒？」

「是的。」山紅道：「上二代失踪後的老祖宗烏黑虎回來了，現時我虎族正在喜氣洋洋，你也回去吧！」

曹天麟聽了，知劉禹又失陷在苗嶺之中，心想憑一人之力，絕難救他脫險，還是和皇甫春伯伯商量後再說吧！心意一定，就往林一邊一看，道：「似有人發現！」山紅一回頭，他身形疾縱出去，拔腿就走。

山紅怒叱一聲，縱身追來，苗嶺輕功快捷俐落，七八個起落，山紅已攔在他面前。

曹天麟祇得揮刀硬闖，不過山紅十分認眞，玄陰刀法施展出來，刀刀想把曹天麟砍翻，曹天麟功候，原比山紅略高，可是自腿節被錯開之後，已有五六年沒有練功，生疏之外，內力也完全未恢復，加上山紅近年功力精進，因此曹天麟反有相形見絀之勢。

逼不得已，曹天麟祇得以苗刀當劍使，應用上武當本門劍法，才能支持一時，二人就在山麓中惡鬥起來。

山紅身上已帶有獨門飛花針和苗嶺其他淬毒暗器，可是二人本是夫妻，她本意是想把他攔下，因此沒下殺手，故變成纏戰，足足打了半個時辰，二人俱有點氣喘，不過紅兒由遠處林中，已見二人在惡戰，一邊飛身縱躍而來，一邊已哇哇大叫，二人都疼愛這女兒，一聽女兒叫喊聲，俱都疾縱開來，但山紅搶佔了曹天麟出路。

紅兒縱到，抱住了母親山紅，用苗語說個不休，曹天麟聽得懂苗語，他聽紅兒說，是老祖宗已把嶺內所有伯伯叔叔的穴道解了，虎族已取消規例，不再祇進不出，可以回去，以後可以隨便出入，不過走的人，都要服了蠱毒，三年之內前來解救，將來也可帶了所娶妻子回去云云。

紅兒說完，山紅對曹天麟道：「老祖宗既定這等規例，你何不一同和我上嶺，面見老祖宗要求回去？」

曹天麟搖搖頭道：「山紅，妳和我九年恩情，我不會忘懷，大丈夫言出如山，當年我說過有機會時，我必逃出苗嶺，今已脫困，如何會再上嶺？但我既說再來望妳，不出三年，即使斧劍加身，我也會來探望妳，何况紅兒是我的骨肉，我也不會相棄。

「現在，三郡主之夫劉禹，已與我論交，他爲苗嶺宗主，到時我以朋友友誼前來拜訪，既出入不禁，妳我仍能相會，我此次前來，一是想見妳和紅兒，二是探望劉兄，原來和他相約途中見面，現時知道他已被招贅爲宗主，我也放心了，見到時請向他多致意。

「曾與大郡主交惡的『崆峒雙劍』業已知悉苗嶺擄漢人的苦衷，他們上代和老祖宗相識，因此不再與苗嶺爲難，現已離去，那位皇甫伯伯，深受家師所託，入嶺前來查探我的行踪，我已脫困，當不再前來騷擾，也望一併代爲轉告便是。」

山紅聽他語氣已決，眼含淚花道：「你既然這樣說，論情衡理，我也無法阻你，你長劍和應用東西，尚在山中，叫紅兒去取吧。」

曹天麟深恐有甚麼變化，忙道：「不必忙在一時，我尚有幾天停留，劉兄既爲宗主，又知老祖宗眞是苗嶺虎族上二代的宗主，我也應稟告皇甫伯伯知，這樣吧，明日午前，就在此相見便了。」

山紅叮囑明天一定要來，曹天麟點頭，匆匆而走，山紅眼着他背影，不勝惆悵，紅兒笑道：「爹爹一定會來的，姆姆放心好了。」

曹天麟趕回小村，便將山紅所說，一一的稟告伯伯皇甫春聽，皇甫春一聽這老祖宗稱爲烏黑虎，心中一笑道：「當年『龍吟虎嘯風雲起』中的虎嘯烏黑虎，退隱三十年，重又出世了？看來武林之中，又有風波了，當年之秘……老朽……」皇甫春似有難言之隱，中途停歇了一下，苦笑道：「這是一宗隱秘，老朽不知說得說不得，要容老朽考慮了。」

曹天麟和龍申，知道武林之中，不少事還是不知爲妙，知道了往往一時衝口而出，小則惹來麻煩，大則有殺身之禍，因此沒有追問下去。

第二天曹天麟再欲去苗嶺山麓和山紅母女道別，取回寶劍和一切應用物品，皇甫春和龍申一樣心意，深恐有變，就邀請龍申爲伴，倘萬一有甚麼變故，也可以有個援手。

二人才趕到山麓下，已傳來兵刄相撞之聲，十分繁密，似有人在惡鬥，於是加緊了脚步，越過一道小山坡，離林不遠處，一個黑塔似的大漢，手中一對流星錘飛舞，正把山紅逼得連連後退。紅兒則手執小弓，隨母後退，扯滿了戒備。

這黑漢手中流星錘，頗有功力，揮洒自如，左右錘同時揮到，山紅手中之刀，擋抵右錘，不得不後退避，這左錘相距六七尺在步步進逼。

曹天麟遠遠看見地下，正丢棄了自己長劍和包裹，身形疾縱過去，手一抄，便把長劍抄在手中。

就在這一刹那間，噹一聲，曹天麟循聲回頭一看，祇見山紅手中一柄苗刀，已爲黑漢流星錘磕飛，一震之下，把山紅震得往後退，紅兒一聲嬌叱，手中弓絃一放，不倚不偏正向這黑漢射去，又快又準，黑漢若不雙脚一釘，身形往後一倒，用鐵橋板功候仰避，必被射中咽喉無疑。

黑漢祇把身形一窒，伸指一彈，把射來的小箭彈歪，可是却道：「娃娃好箭法！」話剛說完，紅兒接連又是二箭射出，一射咽喉，一射小腹，射過二箭，紅兒身形縱前，已攔在山紅之前，引弓作勢待發。

正在這時，二條人影，分左右而到，攔在黑漢身前，正是龍申和曹天麟，龍申手持劍柄，曹天麟已長劍出鞘，這黑漢反應極快，一見人影晃動，便急退一步，手一抖，左手流星錘已出招，直攻曹天麟持劍腕脈。

曹天麟知道這一錘是虛招，抖手發招，用上的是柔勁，身形一旋，一翻身，也健腕一振，跟隨一欺身步，劍尖已震出三步劍花罩向黑漢胸腹，黑漢右手掌，原本想斜揮而去，憑錘頭迴旋之力，以一招「玉帶圍腰」，想纏住曹天麟腰胸，一見對方出手快捷，又欺身而進，便打消了主意，疾往後退。

曹天麟毫不放鬆，手中一招「順水推舟」，隨身形疾進，橫推而出，所用招式，全貼身而攻，他知道對方流星錘如拳大，內力必定深厚，否則就不能一抖手之閃，用柔勁抛起了錘頭。

其次，流星錘屬於軟索一類兵刄，十分難鬥，一被洒開身形，對方一揮舞，一錘護身，一錘近攻遠點，休想近得他身，如適才山紅一樣，相距六七尺，祇有捱打份兒。

對付這種兵刄，唯一辦法，便是搶佔先機，不給對方洒開身形，與之貼身而戰。

曹天麟雖則功候略感生疏，可是臨敵經驗極足，所以欺身進步，用如形附影身法而攻。

黑漢見對方出招使用上貼身戰法，知是遇上了勁敵，一塌身斜閃之間，雙錘一收，鐵索收到了二尺左右，把流星錘變作一對銅錘應用，隨手一錘，向劍上碰去。

曹天麟改推爲抹，一招「推窗見月」，接着一虛晃，又欺身一招「弱柳迎風」劍鋒搖晃不定。

黑漢祇得舞雙錘護身，且舞且退，二人搭上手，便惡鬥了起來，曹天麟知道對方錘上內力雄厚，長劍「磕上」必定吃大虧，避重就輕，一直和對方遊鬥。

黑漢把流星錘改作雙錘使用，原來是權宜之計，想擺脫曹天麟貼身攻勢，流星錘一出手便能發揮威力。

可是曹天麟初時劍勢還不如何凌厲，越戰却越純熟，劍上威力漸增，不用散招，以整套劍法連綿而攻，這黑漢有相形見絀之勢，突然間，黑漢哦了聲道：「武當『乾坤劍法』，朋友是甚麼人？」邊說邊退，雙錘一陣緊揮又道：「朋友停手一談如何？」

曹天麟虛晃一招，身形退了二三尺，收劍道：「朋友，莫非是六盤門下？」

黑漢一聽見曹天麟道出他的師門來歷，便道：「不錯，俺是六盤門下，山東沂水雙斧莊魯二斧，朋友是武當門下那一位？」

「原來是雙斧莊『日月雙錘』魯兒。」曹天麟倒持長劍，拱手道：「在下乃巴東曹天麟，聽聞魯兄大名，雙斧莊弟兄二位，義名四播，令兄可曾前來？」

魯二斧一拱手道：「俺大哥和

俺一樣，奔走天涯，找尋淫賊白中玉，俺大哥走東北，俺走西南。風聞人言淫賊匿跡在苗嶺內，是以俺前來探索，見這苗女，想詢問幾句，言語不通，和俺動上了手，不料和曹兄相遇，當年傳說曹兄失了踪，原來遠來西南？」

這魯二斧生性率直，一見面就把心中事說了出來，曹天麟瞭解他心胸，忙道：「在下一度曾失陷在這苗嶺之中，現已脫困，正擬回到武當山去拜謁師門，適才和魯兄動手的苗女，正是在下苗族中的妻女，因此在危急之中，出手相援。」

魯二斧一聽，忙轉對山紅拱拱手道：「如此倒是俺得罪了！」

至此，曹天麟才和龍申引見了，六盤派的軟索功夫天下聞名，為正宗大派中之一派，和武當極有淵源，曹天麟知魯二斧心急，便道：「白中玉現為苗嶺二郡主烏銀花招贅為婿，是居住在苗嶺，在下也聞說，這白中玉强敵環視，在各處無法立足，才隨二郡主烏銀花匿居苗嶺，目前除大郡主烏金花外，無一人知他二人匿居苗嶺何處，魯兄稱他為淫賊，不知有何過節？」

「說來使人蒙羞。」魯二斧頓足道：「這淫賊不論匿居苗嶺何處，俺魯二斧一定要把他找了出來，為俺堂妹報仇！」

曹天麟一怔，略一沉思，點頭道：「魯兄，現在白中玉既有了下落，也不必忙在一時，你孤身一人，苗嶺步步設伏，非一時便能替令堂妹報仇，還需從長計議。」

接着便把苗嶺目前形勢，略略說了一遍。

魯二斧聽了，低頭想了一想，道：「俺在三湘，倒有不少關東好友，邀請前來助陣，不怕這淫賊飛上天去。」

「在下和龍兄，也須東去。」曹天麟道：「倒可和魯兄同道，且待在下和妻女交代幾句再走。」

曹天麟和山紅道別，叮囑她好好教導紅兒練功，又抱起紅兒親了一下，接過紅兒在手上的包裹，不管山紅和紅兒淚承於睫，對魯二斧和龍申道聲：「請！」就大踏步而去。

三人回到小村向皇甫春告別，皇甫春和魯二斧師門六盤派掌門人朱宗雲乃知交，他囑咐曹天麟和魯二斧，去師門時，順帶稟告一聲，當年鼎足而立的三大奇人中的『虎嘯』烏黑虎重行出世了。

這三位糾纏不清的前輩奇人，有一個出現眼前，另二個必定隨之而出，武林之中，勢又必然興風作浪，往往因他們三人的恩怨，引起一場兇殺，五十年來有二次例子，這是第三次了。

皇甫春要二人轉告師門，注意目前武林中動靜，遲早總會有一股暗潮洶湧，及早勒令門下，別去牽涉這種無謂糾紛。

他又說這三個奇人，都已近百之年，却還念念不忘一段恩怨，過去了六七十年的往事，三個奇人之中，一個心胸殘酷，一個怪僻異常，另一個自私剛愎，各有各的脾性，關於他們當年恩怨，他也祇是聽到片面消息，也許是一面之詞，他不想找麻煩，還是不要斷章取義的說的好。

最後皇甫春說出白石岩已不是他的隱身之地了，送他們一程之後，就回去收拾東西，另覓居處，好在他是孤身一人，可以到處為家，武林如有浩劫，他決不獨善其身，必會再出，為盡一點力而奔走。

出了這小村，三人議論各自的行程：曹天麟決定先向東行，至貴陽再北上，過銅梓到村邊，再東行至黔江、入鄂到巴東省視老母親，然後去武當拜謁師門。

魯二斧則準備在黔江縣和曹天麟分手，東下至湘邊找好友。

龍申沒有甚麼要事，到時再看，隨便到何處都可以與二人分手，到時再約晤相會之處未遲。

皇甫春送三人到永寧附近，才囑咐一番，拱手而別。

三人之中，以曹天麟歸心如箭，偏生魯二斧和龍申二人却十分悠閒。

魯二斧的山東沂水雙斧莊天下聞名，一斧二斧兄弟倆，義薄雲天，不論武林和江湖道中人，若在北方一帶遇到困難，缺少盤川或是疑難之事，祇要具備一個拜帖，道出履歷或是師門淵源，命人送去雙斧莊有關之各聯絡處，立即有人前來管吃管住，代為解決疑難之事，如到莊去拜訪，當然歡迎，不到莊而有事上告，也會送上盤川，因此雙斧又有人稱為「雙義莊」。

這兩兄弟雖然是粗人，可是交情極廣，西南一帶，也有不少好友，此次魯二斧既有邀人助拳之意，每到之地，想起有故交摯友，便往拜訪。

龍申去中原，原來是遊覽風光，因此也隨魯二斧東奔西跑，却教曹天麟一人着急。

由貴陽至銅梓，本祇半月路程，可是魯二斧沿途要到修文，再到開陽，行至遵義，却又去仁懷，中間七岔八彎，待來至川境，足有二個月，每到一地，這夥人一見魯二斧都竭誠招待，盤桓二天不足為奇。

曹天麟想急於先走，却又為魯二斧挽留同行，十分熱情的挽留作伴，便無法脫身。

這一日過了彭水縣，來到了近川鄂邊境的郁山縣，再走五十里，就到黔江縣，是他們分手之處。

曹天麟要北上，魯二爺要東去，分手在即。適巧當地有魯二斧師門一個小輩，居住在郁江邊，便前去探望。

魯二斧探望這小輩，是有他的作用的，那是想教他動身上東北，找尋大哥，告訴大斧已探聽到淫賊白中玉的下落，不必再在東北瞎闖，要大斧邀集一些人手西來，準備入苗嶺去找尋這個淫賊。

這個小輩名叫李超，一見本門師叔來到，立在郁江一家酒家中宴客，當地是一個鎮，一切都是簡陋的，這一家酒樓算是最好的，但也和普通小酒店一樣沒有二樓。

魯二斧便將要吩咐的事相告，李超當即一口應允，準備吃好酒飯回去料理一下家務，第二天一早便動身去東北。

因為他和曹天麟分手在即，魯二斧又重友情，心又爽朗，就痛飲起來，他們由午後喝起，直至申初才吃好，這一頓飯足足吃了一個半時辰。

步出酒家，魯二斧已有八分酒意，李超要先行告別回家安頓，魯二斧還有話說，便請曹天麟和龍申慢行一步，他則和李超走在前頭，沿路商談。

那是魯二斧臨時想到的，他要李超沿路通知幾個友好，要他們前來修文助拳，準備等待大斧一到後，會合一起上苗嶺去。

他們邊走邊說，那是二斧告訴李超，甚麼地方有那幾個朋友，正在說到一半之時，魯二斧發現身後好似有人跟踪，初以為是曹天麟和龍申，待回頭一看，不禁一怔，走在身後的，是一個矮胖老頭兒，一頭花白頭髮，神情老態龍鍾，手持一根細長竹桿，當作杖用，在慢步而來，半閉着雙目。

魯二斧深恐所說為這老頭兒所聽聞，與李超急行一段路再談，耳中却在靜聆，這矮胖老頭兒是否跟在後面，始再談下去。

魯二斧所要邀的人都囑咐了李超，李超向他告別後而去，魯二斧準備等曹天麟和龍申來到，才一轉身，猛然吃了一驚，這個矮胖老頭兒原來是悄沒聲息的跟在後面，離他身後不過一丈左右，他正想喝問，為甚麼鬼鬼祟祟的跟在身後，這矮胖老頭兒笑道：「你這廝敢情是灌飽了黃湯，在胡說八道，憑你這樣的混小子，也想邀集人手去苗嶺鬧事，去多少保你有去沒有回。」

魯二斧聽了，對這矮老頭兒發怔，矮老頭兒却又笑道：「老祖宗由苗嶺下來，知道苗嶺的厲害，憑你這樣一個渾小子，邀來的不見得有甚麼了不起的人物，還是少打主意為妙。」

魯二斧對他打量了一下，笑道：「人不可貌相，你這位老爹，怎知俺是個渾小子呢？」

「渾小子不信是嗎？」矮胖老頭兒指指他腰際道：「你這渾小子用甚麼兵刃來和老祖宗玩上兩下，別的不說，你這渾小子出手，能使老祖宗躲閃你兵刃，你這渾小子就有資格上苗嶺去。」這矮胖老頭兒左一聲渾小子，右一聲渾小子，實在叫得魯二斧火起，他既有八分酒意，立即撤下腰際纏着的流星錘道：「那麼俺就試試。」

「你這渾小子倒也爽快。」矮胖老頭兒剛正說完，魯二斧手一抖，呼一聲，右手錘索已飛到，不過矮胖老頭兒輕輕一伸手，就抓住了錘頭，呵呵的笑了起來。

這眞使魯二斧大吃一驚，他這一錘的飛出，雖說是虛招，但一伸縮之間，是極快速的，怎的這矮胖老頭兒手法如此快捷，已伸手便抓住錘頭？

矮胖老頭兒笑聲一歇，把手一放道：「老祖宗說不躲閃，却沒說過不奪下你的兵刃，這次聲明了，你再出手吧！」

魯二斧已知眼前這個矮老頭兒不是好相與，抖擻精神，流星錘再猛然飛出，這次他留了神，這一招是用上六盤派飛爪軟索的軟硬勁，索端流星錘遊移不定，在左右搖晃。

這流星錘不直招而出，中間軟索能拱起如弓一般，顯見是用上內勁控制，祇要對方一有隙可乘，內力一催，弓起幾尺的軟索，立即挺進，一錘便攻出去。

「渾小子倒有點小門道。」矮胖老頭兒眼看錘頭在跟前遊移，咧開嘴這樣說笑。

魯二斧一口內勁忍不住，錘頭一個搖晃，直向矮胖老頭兒左右肩攻到，矮胖老頭兒又呵呵一笑，隨手向胸前一拂，魯二斧的流星錘，在一個搖晃之後，忽然居中攻去，落在這矮胖老頭兒預算之中，返手一拂，剛拂在錘上，向橫激射出去。

魯二斧一聲大喝，流星錘再度出手，這次他用上强攻手法，日月雙錘接連的攻出，矮胖老頭兒眼也不看一看，祇是拂手揮彈，他手起落之間，總恰到好處，把魯二斧急攻過來的流星錘拂彈開去。

這使魯二斧攻得性起，他每一錘攻出，全未蓄勁，但這錘攻到身上，也可使人皮綻骨折，而在這矮胖老頭兒拂彈之下，似毫無勁力，終於魯二斧又大喝一聲，流星錘蓄上勁，一招「黑虎偷心」直搗過去，

帶起勁風猛嘯，勁力如山。

矮胖老頭兒一圈手，不知用甚麼手法，却已把錘索抓住，笑道：「你這渾小子，想要老祖宗的命不成？老祖宗收下你這條小蛇兒，上六盤去找郝老頭去，哦，事隔多年，想是已由朱小子來當掌門了，放你這渾小子在外亂闖，實在不行。」

魯二斧一見錘頭軟索爲這矮胖老頭兒抓住，用上內勁，往回一拉，可是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心中已在吃驚，再一聽他提起甚麼六盤郝老頭、朱小子，那不是師門師祖和師父的姓氏麼？忙喝道：「喂，這位老爹，你是甚麼人？」

「是你家老祖宗。」矮胖老頭兒笑道：「你是六盤門下，你家的老祖宗老郝，見了我這老祖宗不敢哼一聲，你這渾小子倒來向我老祖宗喝問！」

魯二斧掙不脫對方手抓的錘索，也對這矮胖老頭兒說話太過嚕嗦和難聽而火起，便身形向前滑出幾步，右手强抓住軟索中心，呼一聲，日錘飛出，繞向矮老頭兒身後，倒飛回來，攻向他的背心。

「砰！」的一聲，這一錘擊中了他背心，矮胖老頭兒哇的一聲高叫起來，叫後呵呵笑道：「你眞要老祖宗的命啊，你這渾小子存心下毒手？」他手持着日錘後退。

魯二斧拚命拉住軟索，二人便變成了僵持之局面。

魯二斧的心中，正是又急又驚，他這一錘是蓄上勁的，即使擊在山石上，也會打崩一角，這矮胖老頭兒不但未受一點損傷，反倒呵呵笑說，如何會不驚？

二人正在僵持不下，遠處二人飛馳而來。那是龍申和曹天麟，聞到魯二斧的叱喝聲趕了來。

二人趕到近前，一看魯二斧的對手是這矮胖老頭兒，都不禁一怔，這不正是在苗嶺惡槐林前現身的那個自稱爲老祖宗的怪老頭？

曹天麟雖聽山紅說起，苗嶺虎族上二代的老祖宗已經重現出世了，難道前輩中的奇人烏黑虎，就是這矮胖的老頭兒？深悔自己一時疏忽，沒有問清山紅這個烏黑虎的容貌。

矮胖老頭兒本看着魯二斧用上了內勁，想把流星錘射過來，運氣已把臉色運到呈紫色，看了有趣，正哈哈而笑，一見二人趕到，笑容即收斂，對二人怒視，尤以龍申，他沉下臉色道：「原來是你這小子擠在裡面，怪不得這渾小子要上苗嶺去鬧事。」

龍申本想辯白，這次上苗嶺與他無關，但他一想起這老頭兒蠻橫，說了出來，也不會相信，祇是凝視不開口。

矮胖老頭兒見二人不開口，三角眼一睜，手一挫頓，魯二斧把握不住，一條流星錘已爲矮胖老頭兒拿到手中，龍、曹二人一驚，各按劍柄戒備，矮胖老頭兒冷哼一聲，持細長竹杖的左手一放，一揮袖道：「你們這兩個膿包，不值老祖宗動手。」一揮之後，立又把細竹杖抓住。

就在一拂袖之間，龍申和曹天麟已感到一股十分强勁潛力襲了過來，想以千斤墜身法釘住身形，這一反抗，這股潛力似更强，吃不住，雙雙隨這潛力蹬蹬蹬的倒退出去，連衝出六七步才止住身形。

龍申在惡槐林中，爲這老頭兒喝退，因爲皇甫春招呼他同退，不得不忍氣退下，現在又是遭到這矮胖老頭兒叱喝，且還譏他爲膿包，那裡還能再忍耐得住，明知對方武功高强，但也要拚鬥一下。

大理彌勒龍家，上代英名遠播，小輩之中，雖不及上代功候，但也不想龍家丟臉，士可殺不可辱，他不顧一切，刷的一聲長劍出鞘，身形一旋，足一點一招「毒蛇出洞」，身隨劍走，直向矮老頭兒攻去。

這一邊魯二斧流星錘被奪，又羞又愧又怒，一口氣緩了過來，也大喝一聲，揮動雙拳，猛衝上一步，對準矮胖老頭兒一招「開山裂碑」，呼的就是一拳，勁力十足。

矮胖老頭兒原以爲一個兵刃被奪，一個被袖風拂退，定必知難而退，準備喝問他們，爲何要上苗嶺去鬧事，還在搬請人手？

沒想到這二個都有血性，居然不知厲害，上前動手，而且來勢倒也猛惡，左拳右劍，夾攻而上。

他這時已看出二人的功力，頗有根基，一個劍法上似有點成就，一個內力極强，在他眼中一看，就知有多少成就，他一聲朗笑，身形往後退了一步，不理龍申長劍，祇是揮手擋住了魯二斧的拳風。

龍申長劍出手，身隨劍走，乃是馭氣平竄，因得上乘劍法，尺寸掌握得極準，他這一劍，堪堪能攻到矮老頭兒身上，雖有後勁，不敢放盡，萬一劍招一老，對方一出手還招，便不及封擋。

矮胖老頭兒從他的出招上已看出他造詣，這後退一大步，適脫出龍申劍勢之外，一揮手以內力來抵消魯二斧拳風，魯二斧祇覺一股大力反撞而來，搗出一拳，已受阻礙。

龍申一劍刺出，見矮胖老頭兒猛退一步，恰在劍勢以外，這一着是他意料之中，他早想到以對方之武功決不可能一劍落敗的。

因此乘招勢未盡，身形一移，長劍一震，立即改爲「滿天星斗」劍

尖震出點點寒星，罩向這個矮胖的老頭兒。

魯二斧一拳受阻，左手拳在一蹲身之間，使出一招「偸樑換柱」，由下向上攻了出去。

另一方面，曹天麟也因二人和矮老頭兒動上手，總不至於立在一旁觀看，他知道矮胖老頭兒的功力高强，對招必爲他內力震開，因此長劍一出鞘，立用武當本門劍法快攻。

這三人功力，在武林中雖不能說是第一流高手，但在後輩之中，也是佼佼者，這二柄長劍和一對鐵拳聯合圍攻，確具威力。

矮胖老頭兒左手細竹一晃，便震起一片竹影，竟先化解了龍申的劍花，然後身形一滑，閃避魯二斧的拳勢，左手把奪來的流星錘甩起，對準曹天麟胸口攻出，使他無法近身。

可見這三人變招之快，身形一移，便把矮胖老頭兒困在中間，二柄長劍都發揮威力，龍申也改爲快攻，劍光霍霍，但還是以魯二斧的拳風聲勢最爲猛烈，每一拳都帶起拳風嘯聲，可是不敢逼近，祇是隔空發拳而擊。

矮胖老頭兒祇是用細竹竿挑打爲主，有時夾雜流星錘，這竿又細又長的竹竿，晃蕩不定，每一竿出，總是恰到好處，阻擋了兩柄長劍，他身法也閃得極爲玄妙，身形一動，已比二人劍招快了一步，二人出劍，好像故意湊了上去。

這樣七八招過去，三人聯攻順手，此起彼落，圍攻得越急，矮老頭兒笑笑道：「三個小子聯手，還有一點小門道，看在你三個小子尊長面上，老祖宗祇是和你們玩耍玩耍，老祖宗要是下毒手，你們一個也休想逃命。」

「你囉嗦甚麼，俺魯二斧活着祇一條命，你儘管下毒手，俺魯二斧決不逃命，學藝不精，就祇有賠命。」魯二斧又呼呼攻出二拳道：「你再囉嗦，莫怪俺嘴上不乾淨，開口罵你了。」

「呵呵！」矮胖老頭兒笑道：「二個好像啞巴，加上你個渾小子，實在有趣，你沒使出看家本領，有點不服嗎？老祖宗把這小錘還給你，讓你施展用。」

左手一揚，流星錘迎面向魯二斧飛去。

魯二斧隨手一接，不道飛來錘索，帶有內勁，雖是接到了，却爲內勁衝出了六七步，矮胖老頭兒又是兩聲的呵呵大笑。

這使魯二斧暴跳如雷，一站穩身，手中流星錘立即施展出來，他吃過矮胖老頭兒的手法啞虧，這次施展是雙錘同時出手，攻出時一前一後，相隔三尺。

矮胖老頭兒若是再抓奪，後錘便隨之攻到。一灑開而攻，魯二斧這時流星錘又蓄了勁，威力比龍申和曹天麟的雙劍有威脅些，他又能前後直攻繞打。

矮胖老頭兒這時雙手持那竹竿，挑打封點，比單用左手要靈活得多，三人這樣配合快攻快打，仍然奈何不了這個矮胖老頭兒手中那枝細長的竹竿。

這樣纏戰了半炷香時間，矮胖老頭兒又笑道：「你們三個小子，是吃飽了，你老祖宗趕遲一步，還未用飯，沒工夫與你們虛耗，不翻你們幾個大觔斗，還以爲你們手下了得，咄……他咄一聲的叫出，細竹竿上震出一片竿影，快速無比，每人眼見有三道竿影攻了過來。

魯二斧相隔較遠，還不爲這竿影所惑。

龍申和曹天麟舉劍封擋，可是却封了個空，二人肩頭上都吃了一竿，這一竿力道似不大，祇是輕碰一記，但二人都覺得有一股大力向後拉扯，身不由自主，隨着這股大力，拉扯出去，並且立腳不穩，似欲扯脫，兩人如出一轍不約而同隨勢一翻，身形方穩定。

他們身形剛翻起，腰間又吃竹竿挑中，二人隨這股力道，立正身形仍是站不穩，又欲衝跌，於是不得不隨勢而翻。

這樣一連翻了五六個觔斗，衝勁漸減，他們正用上內勁想制止這股衝勁，才用上內勁，不料這股勁力全數洩去，本身用上的內勁，反把身形摔了出去，砰砰砰聲，却是結結實實地摔了一跤，二人一跌而起，却已看到魯二斧的身形，隨着矮老頭兒竹竿虛挑而身形亂翻。

二人突然想起，這是酉陽韋家門的上乘杖法，四兩撥千斤的十八跌中的翻字訣。

矮胖老頭兒手中虛挑竹竿一停，魯二斧也摔了一跤方躍起，矮胖老頭兒却哈哈大笑道：「怎麼？都摔成了一個大烏龜，四腳朝天？」

魯二斧一躍起身，手中流星錘呼一聲，又飛出而攻，矮胖老頭兒一蹲身，就以小指般的竹竿尖，對準流星錘一點，這流星錘反震了回去，幾乎這一反震之力，又把魯二斧拉扯倒。

「站住，聽老祖宗問話，別惹老祖宗眞的火起！」矮胖老頭兒指住魯二斧叱喝。

龍申、曹天麟二人，眞還不敢上前動手，剛才二人把壓箱底的劍法都施展出來，矮胖老頭兒應付裕如，還能用竿尖去撥跌他們，再打也是白費心機。

魯二斧這時也震懾在這怪老頭的絕頂內功了，聽他叱喝，也沒好

聲好氣的問道：「要問甚麼就問……」

「你這渾小子，想要上苗嶺鬧事，爲甚麼？」矮胖老頭兒臉色沉了下來的問道。

「找那淫賊白中玉，是俺魯二斧的事，與這二位無關。」他一邊答一邊對龍申、曹天麟二人看了一眼。

「白中玉？」矮胖老頭兒想了一想，搖頭道：「苗嶺中沒有這個姓白的……」

曹天麟接口道：「老前輩，二郡主烏銀花招贅的便是白中玉。」

「這小子便是白中玉？他說是姓石的。」矮老頭兒有點恍然道：「怪不得老祖宗也看不上眼，油頭粉臉的，你這小子怎知道苗嶺的事？又怎知道這小子是白中玉？」

曹天麟躬身道：「小輩和新交劉禹一起下山，乘老祖宗和劉禹聯手對付崆峒雙劍二位時溜走。小輩被困在苗嶺九年，當知內中詳情，當年小輩也拜見過二郡主招贅的夫婿，因此知道。」

矮胖老頭兒對曹天麟盯視了一眼，道：「你就是那小女娃娃的父親？老祖宗已聽山紅稟告過。你和劉禹論交，他現在已招贅了爲三郡主夫婿，更成爲苗嶺虎族的宗主，苗嶺也改了規矩，你不溜，也可以出嶺。」

曹天麟道：「小輩和山紅見面時已得知此事，因此和山紅相約，探親後三年之內，將再在苗嶺和她相見……」

「既然知道是你新交劉禹做了宗主，」老頭兒怪眼一翻，道：「你還要和渾小子一起上苗嶺去胡鬧？」

曹天麟忙躬道：「魯兄和白中玉有血仇。他邀集人手，並不是與苗嶺爲難去鬧事，而是想查探白中玉踪跡，小輩願爲魯兄助拳，到時也會先去到拜訪劉禹宗主，聽他意見，如何再說。」

「你和這渾小子有甚麼交誼？」矮胖老頭兒逼緊的問道。

「小輩雖是與魯兄初交，」曹天麟道：「但幾年前已聽到山東雙斧莊魯家兄弟的義名，武林和江湖道中，若有甚麼困難，他兄弟必設法爲人解救急難，不致因江湖中人，窮途落泊，鋌而走險，因此魯家兄弟的義名，震動大江南北，小輩當然要結交這等有血性義氣的朋友。」

「哦！」矮胖老頭兒對魯二斧看看道：「這渾小子居然還擁有這等的義名？」

魯二斧見矮胖老頭兒對他注視，心中仍是不服氣，見這老頭兒看他，也向他怒視瞪了一眼，矮胖老頭兒笑道：「這渾小子倒眞有血性，你雙斧莊在山東甚麼地方？」

魯二斧沒好聲氣道：「在山東沂水縣，你問來幹嗎？準備找上門來？」

矮胖老頭兒想了一想，再對魯二斧打量了一眼，不禁哈哈的笑了起來，道：「你老子莫非是當年盤踞在沂水縣附近，摩天嶺『雙斧』魯大魁，他生下兒子叫大斧、二斧，是他手中使用的兵刃。這倒好了，老子打家劫舍，攔路搶錢積下來的賊贓，做兒子的替他散財，看來你兩個是敗家子了。」

「也好，你替老子行善，免得老祖宗再去找他，算他改過自新算了，當年老祖宗去登州訪友，經過摩天嶺，見魯大魁攔劫一夥客商，見他祇是擇肥而噬，放過了貧苦的，想想有此一夥人，盤踞在摩天嶺上，總是禍胎，便有翦除之意。

「正想出手之際，適有另一夥逃荒難民經過，魯大魁竄了出來，教他們排列，連老祖宗也不明白他弄的甚麼把戲，難道要收買人命？

「不料他點好排列好的人數，却命手下狗腿子，逐一分派一袋米糧、二兩紋銀，還有一大塊不知甚麼吃食，把剛才劫下來的，差不多分派完了。

「這一夥難民，當然是千恩萬謝，他却哈哈大笑道：『俺老子也是取自別人的，謝甚麼？快走吧，目今土豪和劣紳勾結官府，魚肉百姓，有膽的，跟老子來落草劫富濟貧。』我老祖宗聽了，倒眞認爲痛快，原來他不是强盜，而是一個俠盜，但這樣打劫，總不是正路，就和他見面，勸他歸隱，他不聽老祖宗勸告，老祖宗就給他一點厲害看看，他爲老祖宗奪下手中雙斧，方始心服，發誓不再做這種攔劫生涯。

「老祖宗去登州三個月回來，雖然在摩天嶺內不見了這夥人，祇有鄉人在墾土耕種了，一問，才知道魯大魁離開此地去縣城了。

「老祖宗也回到縣城去看看，發現了三三兩兩形跡可疑的人，在老祖宗眼中，這夥是甚麼人，怎逃得過老祖宗眼底，便用江湖方法一問，才知這夥也是狗强盜，他們在西郊，聽說最近來有一個富戶，在那邊建築莊園，有人見到一大車金銀。

「老祖宗也想來劫富濟貧，去順手做上一單，不過用不到老祖宗親自動手，等這夥狗强盜搶了來，老祖宗湊一個現成的。攔下來就是了，所以亦步亦隨的跟了下去。

「但一到了這個莊院，原來甚麼都沒有，莊還未起，祇有幾間瓦房，這夥狗腿子把瓦房包圍了，一聲吶喊，便想衝進去，可是瓦房也有不少好手衝了出來，雙方便一言

不發的斷殺了起來。正在殺得難分難解之間，瓦房內又有一人衝了出來，手執一雙短斧，大喝道：「俺摩天嶺魯大魁在此，誰敢動手再鬧下去，莫怪俺老子斧下不留情。」

「不料橫裡有人竄了出來，陰惻惻的笑道：『是你大爺請江湖朋友來搶你的金銀的，你的狐羣狗黨分散了，你大爺便有機會來砍你脖子上的人頭。魯大魁，你想在這兒起莊享下半世清福，想得太週到了，你大爺請你到酆都城去享這個福了。』接着又有一個人，竄了出來，即向魯大魁撲去。

「這二人的身法，教老祖宗就替魯大魁擔心，這二個人，一個看來是賊首，一搭上手，就惡戰起來。魯大魁在起初五十招，還虎虎有生氣，五十招過後，雙斧便施展不出招數來，祇有捱打强擋的份兒，他手下也爲人攔住，沒一個人能抽出身來助他一臂之力，老祖宗我眼看魯大魁就將在十招八招之間，必折在這二人手中了。」

大家都聽得爲魯大魁擔了一份心，尤以魯二斧憂形於色，矮胖老頭兒說到這裡坐了下來。

大家不期而然的跟他坐了下來，矮胖老頭兒見魯二斧這份神情，不禁笑了出來道：「你急甚麼？眞是渾小子，在旁觀看的還有我這個老祖宗呢！當時老祖宗心中在想，這定是魯大魁聽了老祖宗的勸告，才洗手退隱，以前結下的强敵探知消息，伺機前來尋仇了。

「江湖上，一個開山立寨的主兒，在山上時有如一頭猛虎，一解散手下退隱，就猶如虎落平陽，被這兩個狗雜種來欺侮了，老祖宗豈肯讓聽自己勸導改善的人，被這種狗咬上一口，因此走上前去，對付那個賊禿了。

「於是我老祖宗上去一手奪住了賊禿的禪杖，一邊對魯大魁道：『這個狗雜種想來咬你，你給他吃一板斧，這個賊禿六根未淨，老祖宗索性與他再玩一玩。』

「這時，魯大魁一見我老祖宗現身，立即精神百倍，一雙板斧施展得如潑風一般，那個使判官筆的狗雜種本來不是他對手，他功力比魯大魁强，也用不到邀集人手，在他退隱後來尋仇，早可以搗毀摩天嶺了。

「這賊禿被我老祖宗奪住禪杖，還想喝問我老祖宗來歷，老祖宗那會理會這賊禿，一用上柔勁，這賊禿要放棄禪杖也不行了，被我老祖宗牽着走。我有意開他玩笑，用迷魂大法把他催動，教他飛起禪杖，向邀請來的這夥人手，一陣揮打，祇打得那夥狗强盜臂折骨斷，叫苦連天，我老祖宗跟在他後面看他們自相殘殺，直打哈哈。

「另一面魯大魁，雙斧也把那個使判官筆的人雙臂用斧背打折，老祖宗大爲奇怪，他怎不把那狗雜種的狗頭砍了下來，一問，才知道這個狗雜種正是他的大舅子。

「把一羣狗腿子驅散後，老祖宗却教這迷了魂的賊禿看住這狗雜種，進那間瓦屋，一屋子的娘兒們，魯大魁說是他手下的家室，其中一個身邊還有兩個娃娃，一個四歲，一個兩歲都爬在地下叩頭，魯大魁說這是他的妻室，以前他是這沂水縣西郊的美人兒。

「那是有一年，魯大魁聽說沂水縣西部出了一個美人兒，夤夜前去探窺，他在屋簷下金鈎倒掛，看到房內一個少女娃在燭光下綉花，果然美貌，心中大喜，第二天就命手下納聘，要娶作押寨夫人，這家人不答應，說是早有了夫家。

「魯大魁不管答應不答應，祇要還未過門，搶了就走，以後就和這個女娃的男家和大舅子打了幾次，因爲女娃子是他哥哥許給人家的。

「因爲這個狗雜種是魯大魁的大舅子，把他放了，那個娘兒根本不知道外面來的是他哥哥，當作別的强仇，便與兩個娃娃頭不住往地上叩，來謝老祖宗我。

「老祖宗自那次之後，便來西南，一直沒聽過魯大魁的消息，現在聽渾小子說起是沂水雙斧莊，看樣兒又有點和魯大魁神似，看來是當年老祖宗見到的那個兩歲小子，在地上亂爬的，敢情是這個渾小子了。」

魯二斧直聽得目定口呆，對這個矮胖老頭兒凝視，不知說些甚麼好，矮胖老頭兒却對魯二斧看着怪笑，魯二斧側頭想了一想，搖頭道：「絕不是你，俺家的大恩人，俺聽家母說過，是位身材偉岸，高出家父半個頭的老爺爺，怎像你這個醜八怪，你……」他一邊說，一邊身形縱起，指着矮胖老頭兒又道：「你不知從那裡聽來的，却想來騙俺老……」

「魯兄住口！」魯二斧這個小子還未罵出口，已爲曹天麟叫住道：「前輩不是身歷其境，怎麼會知道這麼詳細，也許這三十年來老前輩變了形也說不定。」

「你這小子說得有點門路。」矮胖老頭兒笑道：「老祖宗豈是要冒別人的恩惠？在老祖宗手中，不知有多少人不聽老祖宗所勸而陽奉陰違，喪在老祖宗手下，祇有魯大魁是眞正第一個聽老夫所勸的，才使老祖宗對他另眼相看，並不是有甚麼偏愛他，你老祖宗高興的，居然是有人肯接受老祖宗所勸，這渾小子不信是老祖宗本人，老祖宗近年早已不將本來面目示人，但爲了你

這渾小子的膽大和有血性，老祖宗再破例一次罷了。」

矮胖老頭兒雙臂一伸出，雙眼一睜，身形一搖，微聽一陣骨格輕響聲中，身形漸漸立了起來，這一站直，較原本高出三尺左右，他隨手在臉上一抹，剝下緊貼的人皮面具，顯出本來面目，花白鬍眉，紅潤面色，就是一對眼生成三角，否則年輕時，一定是個美男子，他向三個人一顧盼，使三人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眼中神光四射，神威無比，使人一望，自然會敬畏，魯二斧慌忙跪下叩頭道：「老祖宗正是家母所說的大恩人老爺爺，渾小子不知，望老祖宗恕罪。」

矮胖老頭兒本是苗族老祖宗烏黑虎的化身，這時笑道：「老祖宗不饒恕你，你這渾小子有幾多條命，也早為老祖宗我買了。」

曹天麟也以大禮拜見道：「小輩聽皇甫春伯伯說起，老祖宗莫非是當年虎族黑虎老宗主？」

烏黑虎一聽，對曹天麟道：「這個老小子，還說些甚麼沒有？」

曹天麟道：「皇甫伯伯祇提起老祖宗是前輩中異人，別的沒有說甚麼了。」

「這老小子要是多說多道，是自活得不耐煩了。」烏黑虎道：「他有甚麼洩露，你們也不提起為妙，否則便送掉老小子這條命。」他說時目光移到了龍申身上。

龍申懾於他的威勢，勉强叩見，道了聲：「龍申叩見烏老前輩！」

「我老祖宗生受了。」烏黑虎命三人免禮之後，想了一想，對二斧道：「你這渾小子，不必再上苗嶺去鬧事，去也討不了好，三丫頭的宗主劉禹，本身功力高强，老一輩怕也不是他對手，何況老祖宗的一身功夫，都已授給他，你們逞强前去必討不到好處。

「如白中玉這種小子，苗嶺容他不得，老祖宗將替二丫頭另覓夫婿，把這小子趕出苗嶺，由你這渾小子去復仇便是。

「此次苗嶺將重振雄風，老祖宗也有未了的心願，重行出世，可能有一段險惡風雲湧起，你們年輕人，交友謹慎一點，免得一個不小心，因助拳而賠上了命，此次是老祖宗和你們開開玩笑，勸你們的良言，老祖宗倒有點肚餓了。」

「俺渾小子陪老祖宗去喝一頓好酒。」魯二斧笑着把流星錘纏上腰間，又替老祖宗拿了那根細竹竿。

夕陽影裡，一老三少，邁步向來路走去，走到江邊酒店去買醉了。

（全文完）

金菩薩

湖海俠艷傳奇故事／沈一雁・文 可飛・圖

雌雄大盜 互鬥心機

九朝都會是洛陽，這話一些也不誇口。

且看，城廓七十里，南陽白闕口，北倚邙山麓，將伊、洛、瀍、澗四水圍繞於城中，端的是中原第一大城。

三月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

這天是薄暮時分，打從宣陽門駛進來二輛大車，前面一輛是單轡兒篷車，車簾撩起，可以看見車廂內坐一個年約四十許的錦袍漢子，不時地東張西望，似在找尋招商客店。跟在後面的那輛大車是雙轡的，拉車的是兩匹通體雪白的健馬，車把式也是個俊秀健壯的小伙子，雖然車簾低垂，然而從車廂兩側的紗簾中看進去，卻隱約可見車廂內有兩三個穿紅着綠的麗人。

一進宣陽門，一邊就是衣冠里，一邊是凌陰里，店鋪林立，櫛比鱗次，俱是些「聞香下馬，知味停車」的酒樓飯店、招商客棧，外管事站在門邊，吆吆喝喝地招呼過往旅行者打尖投店，好不熱鬧。

這兩輛大車一入城後，車把式立刻放鬆了韁轡，任由那馬兒踏着碎步，車輪緩緩滾動。偏偏大車後面跟了一個急性的漢子。

那漢子約莫二十靠邊，一身勁服疾裝，胯下一匹黑白相間的梅花駒，雙腿一夾，揚聲喝道：「好狗不擋道。」

喝聲剛起，他那馬兒突然往街邊一斜，擠着那兩輛大車，猛往前衝，勁風過處，使得頭一輛大車的棗色馬受驚，前蹄豎起，長嘶不已。

車把式是個虬髯漢子，雙手死命般勒住韁繩，才算將受驚的馬兒控制住了。

「這小子找死！」虬髯漢子無名火起三千丈，沉叱一聲，同時探手入懷。

車廂內端坐的錦袍漢子，連忙喝阻道：「牛標！」

虬髯漢子探手懷中的那隻手，緩緩地抽了出來，回身望了一眼，氣呼呼的道：「蔡爺，你看那小子有多狂，不教訓教訓他……」

錦袍大漢截口道：「這是甚麼地方？由得你胡來，停車！」

虬髯漢子似乎還有些氣不消，但他再也不敢出聲，韁轡斜斜一帶，將大車靠着街邊停下，後面那輛車也跟着停了下來。

站在門口的外管事，哈着腰，擺着手道：「爺們幾位，『如歸堂』敢誇口是洛陽頭一家，上房潔淨，

飲食講究，包管作到賓至如歸。請，請！」

錦袍漢子緩緩下了車，走到那外管事的面前，語氣不徐不疾地道：「店家，咱們要一邊的四間聯號上房，可有了嗎？」

「咱們院大宅深，西廂一十六間，東廂二十二間，總共三十八間房，大爺要西廂還是東廂？」

「靜點的。」

「西廂挺靜……」

錦袍漢子截口道：「可有婆子小婢侍候？」

那個外管事忽的楞了一楞，這才發覺車簾低垂的大車，一直還沒有人走下，向前跨了一步，低聲道：「大爺帶了寶眷？」

錦袍漢子低叱道：「胡說，都是咱們大人的家眷，三江鎮守使吳揚吳大人的夫人，快些帶路，夫人要到內院下車。」

外管事的臉色嚇得發了白，連連點頭道：「小人不知，小人不知！」

說罷連忙敞開邊門，引導兩輛大車從房院進入了內院。

待車停下，錦袍漢子連忙走過去撩起那輛雙轡大車的車簾，恭敬的道：「請夫人下車。」

一陣環珮叮噹，先下來了二個身穿綠衣約莫十八九歲青鬟使女，在她倆高舉粉臂的攙扶下，才又下來一個紅衣麗人。

祇見她頭插嵌珠鑲玉金步搖，腰繫八寶雙條絲絡套，足穿描花繡金鳳頭鞋，雍容華貴，艷光照人。

管事的那敢正視，趕緊低下頭去，眼觀鞋尖。

那邊早來了一大羣婆子小婢，前呼後擁地將這位朱門貴婦領進了西廂。

天慢慢地盡黑，燈一盞盞地點亮。時光已然到酉正，那錦袍漢子從西廂頭一間上房出來，走到第三間上房門口，輕輕地在門上敲了三下。

「進來！」聲音有如黃鶯出谷似的清脆動人。

錦袍漢子推門走了進去。

那位夫人已經摘下了頭上的金步搖，解下了腰間的絲絡套，那件桃紅色的羅衫也卸下了，此刻祇穿了一套葱綠色的小襖褲，袖管捲向到肘彎處，露出一大截雪白的手臂。正由那兩個使女在為她梳頭，這位夫人眞開通，下人來見她也不避些嫌疑。

她目光斜視着銅鏡，冷冷地說道：「蔡一飛，那穿黑衣服，騎梅花駒的小伙子，好像是打從過了洛河橋，就跟在咱們的車後邊了。」

「跟在咱們車後邊的車馬，可多着哩，夫人以爲那小子……」

「我在問你，別反過來問我！」

她溫和的目光使人如沐春風，冷冷的話聲却使人似立浸寒水中。「我冷露紅識不得人，却識得馬，像那種梅花駒天下祇怕少有，你會不知道馬上小子的來歷？」

蔡一飛緩緩道：「夫人，那小子的來歷我倒是知道，人已過去了，又沒跟咱們在『如歸堂』落店，又何必理他？」

「這是甚麼話？」冷露紅已無心對鏡理粧，偏過頭來，虎視眈眈地望着蔡一飛，現在，她的目光再也不是使人如沐春風了。

蔡一飛似是對這種冷酷的目光早已司空見慣，並未顯出畏懼之色，仍是語氣平靜地說道：「提起那小子，祇怕夫人會分心。」

「哦？」冷露紅猛地一甩頭，站了起來，嚇得那二名使女退後了好幾步。「難道我還會怕他？你姓蔡的拿我銀子吃我的飯也有四、五年了，你見我怕過誰來？」

「不是怕，是……」

「快說，那小子是誰？」

蔡一飛向前跨了兩步，壓低了嗓門道：「是要財要命的『小閻羅』卓龍將。」

「是他？」冷露紅楞了一下，隨即發出了一聲冷笑：「嘿嘿，小傢伙是個人物，居然敢勁裝疾服，快馬過市，毫不掩藏行踪，不像我硬要夾緊兩腿充閨女。」

看她方才下車時的端莊擧止，和此刻說話的下流粗俗，判若兩人。

她簡直不像是個朱門貴婦，出身娼家的可能還比她文雅些。

這番話聽在蔡一飛的耳中，也使他微微皺眉頭，緩緩說道：「夫人，那小子很魯莽，不過手底下的功夫不弱，儘管他在江南積案如山，六扇門中的公人都拿他沒有法子……」

冷露紅截口道：「蔡一飛，別直爲他吹噓，我問你，卓龍將到洛陽來是幹甚麼的？」

蔡一飛搖搖頭，道：「這可不知道，也許祇是打這兒路過。」

冷露紅沉叱道：「廢話，快去查，看看那小子有沒有在洛陽落店，我等你回來一起用飯。」

「是，夫人！」蔡一飛轉身快步的走了出去。

冷露紅向二個使女揮揮手，道：「去吩咐店家備酒備菜……再叫高玉樓到我房裏來。」

她倆應聲退出，不一會兒，爲她趕車的那個英俊健壯的小伙子走了進來，未敲門，也未向冷露紅打招呼。

一進門就關上了門閂，自顧自出摸一把鋒利的匕首，對着銅鏡修飾一下頷下的鬍髭。

冷露紅將枕頭豎起，半靠在床

榻上，輕叱道：「高玉樓，我要你來可不是要看你修臉剃鬍子。」

那小伙子沒有說話，收起了小匕首，來到了床邊坐下侍候，將冷露紅的兩隻脚抬起來擱在膝上，爲她脫去鞋子，爲她輕柔的揉着脚趾，看他的動作非常之熟練，似乎是他每天必作的事兒。

冷露紅微微皺眉，道：「太重了，你莫非存心捏斷我的脚指頭？」

高玉樓沒有出聲，兩隻手的動作輕緩了一些。

「怎麼了？」冷露紅仍是不滿意。「是不是沒吃飯沒氣力？」

高玉樓仍是沒有說話，却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冷露紅却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氣呼呼地道：「你甚麼時候變成了啞巴了？」

高玉樓這才抬起頭來，緩緩道：「夫人，我看妳今天有些不對勁，爲了少討駡，我還是不說話爲妙。」

「出門看天色，入門看臉色，你既然看出我今天有些不對勁，你兢兢的侍候我。」她身往下一滑，一雙腿也擱在高玉樓的腿上：「別老是揉搓脚丫子，給我捏捏腿。」

這是一份香艷的差使，但是高玉樓就像兩手在揉一段木頭般的冷靜，語氣也是冷冷地道：「夫人，妳可知道，我今天也同樣有些不對勁。」

「哦，爲甚麼？」

「我在想，卓龍將到洛陽來，要幹甚麼？」

「倒看不出你這小子眼睛挺尖的。」

「我認識那匹梅花馬。」這時高玉樓才露出了一絲的得意笑容：「夫人，可知道那匹寶馬是哪兒來的？」

冷露紅瞇着眼反問道：「你知道？」

高玉樓唔了一聲，點點頭道：「那匹馬本來是金陵九門提督府大人的，小閻羅在金陵作案，蔣大人立誓要捉拿他歸案，除了金陵捕快傾巢而出之外，還到杭州借調好幾名捕快，還是對他無可奈何。」

「後來呢？」

「後來那小子竟寫了一封信給蔣大人。」

「信上寫的是甚麼？」

「他要和蔣大人打個賭。」

「打甚麼賭？」

「他說，他要在三天之後潛進提督衙門盜走蔣大人的官印。若是得手，蔣大人就得將那匹梅花駒送他，他爲了酬謝蔣大人贈馬之情，從此，足跡不進石頭城，若是盜不着官印，他就自動投案，聽候發落。」

冷露紅聽得入了神，不自覺地將腿收回，盤膝坐了起來，問道：「蔣大人可曾與他打賭？」

高玉樓點點頭道：「蔣大人當然樂意打這個賭，官印就放在公堂之上，四週圍砌上磚，上面還壓了一個八百多斤重的石鎖，周圍有好幾十隻眼睛盯着，屋外埋伏了一百名弓箭手，房頂上有好幾十個手拿鍊子的捕快，整個提督的衙門怕不有上千的人在不停地巡邏，按理說，一隻蚊子也飛不進去。」

「結果呢？」

「三天過後，搬起石鎖，撬開磚頭，官印不見了，後來在馬房的草料堆上找到，不過那匹梅花駒却不在了。」

「這小子莫非有魔法？」

高玉樓搖了搖頭，說道：「不是魔法，是來無影，去無踪的上乘輕功。夫人，他的師父是綠林道上有名的『無影羅漢』啊！」

冷露紅楞了一楞，道：「狂師必有狂徒，難怪這小子出道才兩年，就已鬧翻了半邊天，再過一段日子，他不騎到我脖子上撒尿才怪。」

高玉樓冷笑了一聲，道：「祇怕眼前他就要騎到夫人脖子上撒尿啦！」

冷露紅沉聲道：「他敢！」

「小閻羅作事沒有甚麼敢不敢，但看他有心沒有心。」

「我已經教蔡一飛查了，看他有沒有在洛陽落店，他過去橫行霸道，祇因爲沒有遇上狠的，若是這番和我對上了，就請他喝喝『辣手夫人』洗脚水。」

「好啦！」高玉樓站了起來，吁了口氣道：「夫人，咱們該用飯了吧。」

「等蔡一飛回來。」

「他若是一夜不回，我們難道就餓一夜了？」

冷露紅冷笑道：「你以爲我眞等他回來一起用飯，這是教他快去快回，若是咱們的酒菜上了桌，他還沒有打探到消息，有他瞧的。」

高玉樓祇得聳了聳肩，壓低了聲音道：「夫人，今晚要不要我到妳房來侍候？」

冷露紅媚笑道：「忍着點，這是洛陽，我是夫人，裝就要裝像些。」

高玉樓嘿嘿笑道：「夫人，倘若三江鎮守使吳大人娶了妳，他連鎮守使也不必作了，夫人一出手，比他一輩子俸祿還要多哩！」

冷露紅一隻手臂環抱了他的腰，張嘴在他身上輕輕咬了一下，嬌笑道：「小子，有了你，我還願意嫁他麼？」

來而不往非禮也，高玉樓也在她面頰上擰了一下。

* * *

「辣手夫人」冷露紅和高玉樓所談的「小閻羅」卓龍將正在永樂里一戶娼家之中飲酒作樂，不過，陪着他的並不是粉紅黛綠的佳人，而是一個頭頂光禿禿，頷下却又生了滿堆雜亂鬍髭的中年漢子。

這中年漢子的容貌實在令人難以恭維，稀眉、小眼、酒糟鼻、暴牙、突唇，好像造物者存心和他過不去，將所有的醜陋都加在他一個人身上了。

「丑九！」卓龍將砰地一聲將酒盞放了下來，粗聲粗氣的道：「你他娘教我兩天兩夜馬不停蹄的從徐州趕到這兒來，怎地光喝酒不說話？」

這中年漢子不但人生得醜，姓也姓「丑」，雖是同音不同字，却也巧得很，他將卓龍將面前的酒盞滿斟上，嘿嘿笑道：「你老弟樣樣都行，就是性子太急、太暴，一見你來到，我的心眼兒就踏實了。先別忙，等咱們喝夠了，再慢慢的聊。」

「不行！」卓龍將隨手一拂，面前的酒盞立即拂下了地：「你他娘的要是再打悶鼓，我就剖開你的肚子，看看裡面藏了些甚麼花樣。」

「嘿嘿，你老弟性子越來越急越暴了。」丑九說着一個回身，向屋外揚聲道：「姑娘們，吹打起來，越熱鬧越好。」

屋外立時响起絲竹管絃之聲。

卓龍將大吼叫道：「咱們要說話，快教她們停下了。」

丑九移動座椅，來到他身邊，道：「那些娘們吹吹打打的，咱們講的話不怕被人偷聽了去。老弟，這可是比天還要大的一宗買賣。」

卓龍將白了他一眼，道：「丑九，你又來了，去年九月你帶我去長安，也說是宗大買賣，比天還大，結果呢？落手不過是萬把兩銀子，不夠我塡塡牙縫。」

「這回可是眞的。」

「快說吧，別磨牙！」

丑九倒是沒有磨牙，不過他却喝了口酒潤潤嗓子，然後才壓低嗓門道：「濟州有個姓孟的大財主，據說這是當年『門下食客三千』的孟嘗君的後代，這位大財主的田地多得嚇死人，如果將他的收成壓在穀倉裡不賣出來，全國就要大鬧飢荒。」

卓龍將不耐煩的插口道：「田地搬不動，莫非你教我帶着車隊去偷稻穀？」

丑九眨眨眼皮道：「你老弟聽我說呀，這姓孟的莊大院子大，田地多，妻妾成羣，可以說是樣樣齊全，却偏偏膝下無兒，祇生了一個嬌滴滴的姑娘，這丫頭片子一出娘胎就鬧病了，整整鬧了十七年，也不知耗費了這位財主多少銀子，可就是醫不好。

「後來聽人說，洛陽白馬寺的菩薩挺靈驗，孟財主懷着試一試的心情，親自帶着女兒，去年八月來了一趟。老弟，你可知道那一回孟家擺出了多大的排場？套車一百輛，莊丁五百個，走在路上足足要拖幾里路那麼長。」

卓龍將暴叱道：「丑九你能不能少說廢話！」

「嘿嘿！」丑九乾笑了一聲，接着道：「你老弟性子眞急，樹從根起，話從頭說。」

「快說，快說！」

「那孟財主跪在神前許願，若是他女兒病好了，他就打造一座金菩薩供奉在白馬寺裡。」

「金菩薩？那要多少黃金？」

「五百二十斤。」

「丑九，你怎麼那樣清楚？」

「嘿嘿，我丑九整天喝酒，可是酒醉心明白，甚麼事都休想瞞過我。這話還得從頭說起，咳……咳……」他又清了清嗓門。

「白馬寺的菩薩大概也動了貪念，孟財主女兒的病果然不藥而癒，於是他立即召集濟州最有名的金匠，費時三月，打造了一座五百二十八斤重的金菩薩，要來洛陽還願。」

卓龍將皺了一皺眉頭，道：「丑九，你算一算，五百二十八斤黃金，合多少兩。」

「嘿嘿，我早就算過了，一斤十六兩，共計八千四百四十八兩。」

卓龍將道：「黃金跟白銀是一兌十，那就是……」

「八萬四千四百八十兩紋銀。」

「哼！」卓龍將臉上浮現了笑意：「這筆買賣是比去年在長安作的那筆買賣大得多了。」

「嘿嘿，還不止這些哩！」

卓龍將一雙眼睛又瞪了起來，沉聲道：「丑九，你又犯了說話留半截的老毛病啦！」

丑九連聲陪笑道：「別忙，別忙，你老弟見過的珠寶不少，可知道玉石之中，那一種玉最值錢？」

「紅玉。」

「錯了，最值錢的是黑玉。」

「那祇是聽人說，誰也沒有見過。」

丑九嘿嘿笑道：「這回可要讓你來見識見識，那尊金菩薩的眼珠子當中的瞳仁就是用黑玉鑲嵌的，一顆要值紋銀十萬兩，這又加上二十萬兩銀子。」

「你他娘的別信口開河。」

「千眞萬確，我丑九願賭腦袋。」

「好，這宗買賣我幹了。」

丑九突地笑臉一收，冷冷的道

：「老弟！你以爲二、三十萬兩銀子就算是比天還大的賣買麼？」

卓龍將楞了一楞低聲叱道：「丑九，你的話到底還留了多少？」

「多着哩！」

「那，就快說呀！」

「我是在說啊，金菩薩滿嘴三十二粒牙齒全是白玉，一粒也值五千兩銀子，這又加上十六萬兩銀子，項上掛着一串佛珠，都是桂圓大小的珍珠，共計一百〇八粒，每粒值二千兩紋銀。算算看，這筆買賣已超過了六十萬大關了？」

卓龍將伸了伸舌頭，道：「這姓孟的老甲魚出手可眞大方！」

「他是怕菩薩發脾氣，寶貝女兒又得鬧病。」

「丑九，他們何時到？」

「他們預訂三月初九進白馬寺安神上座，大概初七就會到。聽說凌陰里一間名叫『連陞店』的棧房，已經給他們包下了。」

卓龍將點了點頭，說道：「好，只要你提供的綫索正確，那金菩薩我就可以穩穩到手，咱們先說好，事後如何『分賬』？」

「我要下半截，你要上半截？」

「甚麼上半截，下半截？」

「聽我說呀，爲了搬運方便，那尊金菩薩分成兩截，配好榫頭，兩截各重二百六十四斤。」

「你要下半截？」

「嘿嘿，不錯。」

「眼珠子在上半截，牙齒在上半截，佛珠也在上半截，你豈不是太吃虧？」

丑九笑道：「古語說得好，吃虧就是佔便宜，若不是你老弟出馬，我丑九想得到一點金砂怕也辦不到了。」

「哈，你倒知足。」卓龍將揚掌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事情就這樣的說定了，今兒初五，這兩天咱們好生的喝二杯。」

丑九突然神色凝重地道：「老弟，話還沒說完，還有下文。」

「哦？」

「你老弟的豪語實在令人心安，不過事情怕沒有那樣簡單。」

卓龍將瞪起眼珠，顯然又想罵人，不過這次他却忍住了，低聲道：「你倒說說看！」

丑九吁了一口氣，道：「這件事鬧得風風雨雨，難保不引起江湖道上的朋友眼紅，那姓孟的財主爲了中途平安，請了『長京』、『百勝』兩家鏢局三十多個名鏢師護衛上道，「北京、東京二地的提督衙門也派出了不少捕快在暗中保護，一旦抵達洛陽後，這兒的捕快也必定是傾巢而出，算算看，保護這尊金菩薩的怕不有百十來個好手，這不是好對付的。」

卓龍將冷笑道：「我小閻羅有那一回失過手，金陵提督衙門盜得了官印……」

丑九截然道：「就算老弟能將這些好手對付過去，還有一個最厲害的對頭。」

「誰？」

「『辣手夫人』冷露紅。」

「哼！」卓龍將打從鼻孔噴出一股冷氣，背脊往椅背上一靠，滿臉不屑的神色：「就是那個臭娘們，也跟我小閻羅作對？」

丑九神色凝重的道：「老弟，別小看她，那娘們打從十七歲出道，整整十年，積案如山，可就從來沒有栽過觔斗。」

「就算她厲害，但她爲甚麼要和我作對？」

「並非她存心要和你作對，而是她也對這尊金菩薩動了心，你縱有千方百計，她在暗中一攪和，局面可就混亂啦！」

卓龍將沉吟了一陣道：「丑九，你怎麼知道她也在打主意？」

丑九嘿嘿笑道：「我的外號叫『耳報神』，甚麼事也瞞不過我。」

「她到了洛陽？」

「還沒有消息。」

「還有兩天的時間，咱們先找她的踪跡，除掉她以消心頭之患。」

丑九搖搖頭，忙道：「只怕沒這麼容易！」

卓龍將颷地一聲將腰間短劍拔了出來，放在桌上，冷冷的道：「丑九，你以爲我這柄精鋼短劍是裝飾？」

丑九連忙陪笑道：「老弟，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只怕找不到她的行踪。」

「難道她會入地上天？」

「老弟有所不知，這娘們精易容善喬裝，眞個是千變萬化，花樣百出，一會兒是朱門貴婦，一會兒又是青樓艷妓，說不定她還會變成個剛死了丈夫的小寡婦，你想想看，洛陽城裡二十七八的婦道人家有多少，你知道誰是『辣手夫人』冷露紅？」

卓龍將沉吟了一陣，道：「管她娘的，那時候隨機應變就是。」

「甚麼都不怕，只怕她在下手前先算計於你！」

卓龍將兩道濃眉一挑，道：「她怎知道我來洛陽，又怎知道，我對那尊金菩薩起心？」

丑九道：「只因爲你老弟這兩年來在江湖道上的名氣太大，金陵提督衙門又鬧翻了半邊天，她自然會留意你，再說，你這回來洛陽又騎着那匹梅花駒，絲毫不裝扮藏行踪。」

卓龍將沉聲截口道：「丑九，吩咐人去將那匹馬兒殺掉算了。」

丑九搖搖頭道：「噯，殺掉了

太可惜，不瞞你說，我已教人去將馬毛染黑，變成了一匹黑馬，就不會惹人起眼啦！」

「眞他娘的有一套。」卓龍將用力在對方肩頭上拍了一掌。

大概這一掌太重了，使丑九皺了一皺眉頭，勉强笑道：「天大的事，咱們明天再說，今夜先樂上一樂，這個勾欄院我已經包下了，吃飽喝足之後，先由你選，剩下的歸我。」

「丑九，你還不知我的脾氣？」

丑九摸摸頭皮，說道：「我可記不起啦！」

「在作案之前不近女色。」

「眞是好漢一條。」丑九揚臂也想在對方肩頭上拍一掌表示贊成，唯恐對方重重回敬一記，連忙又將手臂收了回來。

* * *

酒菜擺滿了一桌，冷露紅、高玉樓、朱標及那兩名使女都已坐好，剛要舉筷，適巧蔡一飛滿頭大汗地推門而進。

冷露紅看了他一眼，道：「回來得還不算太晚。」

「夫人！」蔡一飛在她身旁的空位子坐下，氣喘吁吁的道：「那小子將我整慘了，洛陽城內二百一十七家棧房他不住，却偏偏住進了永樂里的『玉蘭院』。」

冷露紅喃喃道：「玉蘭院？」

高玉樓道：「那是一家勾欄。」

「哼，你倒是挺內行的，想必你去過。」冷露紅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又轉頭向蔡一飛問道：「他一個人？」

「兩個。」

「還有誰？」

「還有『耳報神』丑九，他早兩天就到了洛陽。」

冷露紅冷笑道：「難怪那醜八怪這兩年挺闊氣，原來是給姓卓的小子當眼綫！」

蔡一飛吁了一口氣，忙道：「幸虧那小子的坐騎惹人起疑，不然還眞不容易找到他。」

冷露紅冷哼了一聲，「那你就不用回來了。」

高玉樓道：「這小子既然和『耳報神』在一起，就是爲了那尊金菩薩而來。」

冷露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低叱道：「在座的人就你一個人聰明，我一再交代，不准提起這件事，你怎麼又犯了？」

高玉樓連忙必恭必敬地道：「下次不敢了。」

他明明和冷露紅有一腿，却一點也不敢托大放肆，可見這位「辣手夫人」眞是有些辣手。

冷露紅又向蔡一飛問道：「那『玉蘭院』大麼？」

蔡一飛道：「不小，約有十來個粉頭。」

冷露紅道：「好，待會兒你帶高玉樓到勾欄院去打聽打聽。」

蔡一飛連連搖頭，說道：「不行！」

冷露紅截口道：「爲甚麼不行？那醜八怪又不認識你們兩人？」

蔡一飛道：「早兩天前，那醜八怪就將『玉蘭院』包下了，任何客人也休想進去。」

高玉樓道：「這樣吧，等夜深了，我潛進去探一探動靜。」

冷露紅又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只怕你是要去探探那些粉頭的褲腰帶。吃飯，吃飯，然後各自上床睡覺，今晚誰也不許走出客棧一步。」

牛標埋怨道：「都是蔡爺你攔着，不然方才在大街上給他一飛葉子，也就沒有這些痲煩了。」

蔡一飛道：「你要是當時甩出一飛葉子，痲煩可就更大了，你的飛刀也能夠要了那小子的命，那他還稱甚麼『小閻羅』？」

牛標和高玉樓二人同病相憐，只顧低頭往口裡扒飯，再也不敢多口。

冷露紅似是心頭極爲煩躁，吃了幾口飯，又停了下來，道：「蔡一飛，你說我萬一和姓卓的小子對上了，誰佔上風？」

蔡一飛頗爲圓滑地道：「誰佔上風是另一回事，在這個骨節眼上，咱們絕不能有對頭，不然準定壞事。」

冷露紅點點頭，道：「你這話說得有理，本來咱們可以閃過這小子，不和他正面接觸，問題是他有個『耳報神』，那醜八怪對我的脾氣知道得很清楚，他一定算到我會到洛陽。咱們即使不嫌姓卓的小子碍事，那小子却要嫌我碍手碍脚。」

蔡一飛迎合道：「夫人說的是。」

冷露紅冷笑一聲，道：「所以咱們還是要先下手爲强，我有法子制服他，不然，我的封號從今後就要改爲『軟手夫人』了。」

蔡一飛似乎已猜到她將以甚麼法子去制服卓龍將，不過他不敢說，說出來準定會挨一頓臭駡。

卓龍將喝了不少酒，但他並沒有醉。

他行動稍嫌魯莽，說話也是粗俗已極，但到了骨節眼上，他的心眼兒很細。

此刻，那又醜又老的丑九已然擁着粉頭到另一間屋子去尋好夢，而他却直挺挺地躺在繡榻上深思，他先拋開可能遭遇的勁敵——「辣手夫人」冷露紅，看看有甚麼高明的法兒將那尊價值連城的金菩薩巧妙的弄到手。

想着，想着，房門忽然地輕輕推開，進來了一個艷光四射的紅粉佳人。

卓龍將坐了起來，低聲問道：「妳來幹甚麼？」

那粉頭羞答答地道：「我前來侍候公子。」

卓龍將揮了手道：「我早就吩咐過了，妳怎麼又來打攪我？」

那粉頭嬌聲道：「莫非公子嫌我生得醜嗎？」

對方如此一說，卓龍將不免認眞的將她打量了一眼，柳眉櫻唇，體態豐盈，若不是爲了那尊金菩薩，他說甚麼也不會放過這妞兒。

因此，他搖搖頭道：「妳雖長得很漂亮，但今晚我有心事，過幾天我會找妳來侍候的。」

「那我明天就要挨鴇母的毒打了。」

「爲甚麼？」

「鴇母會說我不討公子歡心。」

「我會對她說。」

那粉頭蛾眉緊皺，搖了搖頭，說道：「那是沒用的，常言道：英雄難過美人關，一定是我不善承歡，所以，公子才會見色不動。」

卓龍將雖然是殺人如麻，毫無惻隱之心，但對姑娘們他的性子却好得很，皺了皺眉，道：「那妳說該怎樣辦呢？」

粉頭微笑道：「讓我侍候公子。」

說着已然解開腰間的羅帶，緩緩向榻旁行來。

這一笑，使卓龍將怦然心動，不過，他却把持得住，連連搖手，道：「慢來，慢來！祇因爲我過幾天要到寺廟去燒香敬神，所以近不得女色。」

她眸子一轉，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那……我就在你的房裏坐一宿吧！」

「坐一宿？豈不凍壞了身子？」

「那又怎麼辦呢？」

「這樣吧，妳到榻上來和衣躺着，記住，可別逗我，我可不是金剛鐵羅漢，妳一逗我，我可能就會把持不住了。」

「多謝公子，我絕不敢逗你，就這麼和衣躺着，若不蓋被，一樣會着涼，我去燒盆火來。」說罷，也不待卓龍將應許與否，她就走了出去。

不多一會，果然帶着兩個小婢，抬了一盆熊熊的火進來。

待兩個小婢去後，她小心翼翼的將門閂上，才到臥榻上躺下，似乎唯恐沾污了卓龍將的身子，距離遠遠的，軀體祇稍沾床邊。

卓龍將也不去理會她，而向床裏想他的心事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卓龍將覺得身子在冒汗，他正想轉過身子將炭火弄小一點，突然發覺後腦玉枕穴上，被一根尖細的東西抵上了。

他的左手本來一直握着枕下的短劍，但他一絲也不能動彈，他雖然魯莽，却不笨，因爲他知道，即使是一根小針，也能要他的命。

他極爲平靜的道：「妳怎麼又逗我？」

那粉頭吃吃的嬌笑道：「你知道是甚麼嗎？」

「大概是一支繡花針！」

「不，是我頭上的金簪！」

「是不是要插在我的髮上作表記？」

「你眞想得好，祇怕要插上你的後腦上呢。」

「妳眞會逗人！明天告訴鴇母，要她狠狠的打妳。」

「你可能見不到那玉蘭院的鴇母了。」

「別嚇唬我好不好？我膽子很小哩。」

「卓公子，知道我是誰嗎？」

卓龍將已經有了九分底，裝佯說道：「方才忘記妳的花名了。」

「我的名字非但不花，而且還教人聽了發寒，我是『辣手夫人』冷露紅。」

「嘿嘿！看妳年紀輕輕，竟然已經作了夫人，眞是好福氣。」

「別祇顧油腔滑調，該想想你的生死存亡，醜八怪不會沒告訴你。」

「那個醜八怪？」

「丑九。」

「那老小子眞是沒安好心，他祇告訴我，玉蘭院裏有十來個嬌滴的大美人，却沒有告訴我，這兒還有一個母夜叉。」

冷露紅手上的金簪又壓緊了一下，沉聲道：「這簪上淬有劇毒，你此刻身上發汗，毛孔張開，毒性已逐漸侵進去了，說老實話，你或許有救。」

卓龍將心頭委實有些發寒，但他的神情仍是十分鎮靜，平靜地問道：「妳要我說甚麼？」

「爲甚麼來洛陽？」

「方才已告訴妳，我要到廟裏燒香敬神拜菩薩。」

「是不是敬那尊金菩薩？」

「金菩薩？別見鬼啦，菩薩還不都是泥塑木雕的，祇不過外表刷上一層金粉罷了。」

冷露紅冷笑道：「人道『小閻羅』卓龍將如何了得，却想不到被一根小小的金簪就制住了，你不覺得如此死法對你有些委屈？」

「我倒想問問，若是我方才要妳寬衣解帶，上床侍候，我會怎麼死法？」

「另一種死法。」

卓龍將嬉皮笑臉道：「我倒想嚐嚐另一種死法的滋味，拿開簪

子，我們從頭來過。」

冷露紅突然笑道：「想不到你這個小子死到臨頭還如此嬉笑自若，我倒眞有些捨不得殺你了。」

「可是留我一條命，要我侍候妳這位夫人？」

「別貧嘴，不然你就要死。」

「妳絕對不會殺我。」

「爲甚麼？」

「因爲我死了之後，妳就別想拿到那尊金菩薩了。」

冷露紅冷哼了一聲：「哼！『辣手夫人』從來沒有失過手！」

「在一個時辰之前我也說過這種大話，但是此刻我却栽了，人生際遇可難料得很。」

「你倒說說看，我一個人怎麼弄不到那尊金菩薩？」

「因爲妳不了解，那尊金菩薩裏面的機關。」

冷露紅愕了一愕，道：「我可以問丑九，不怕他不說。」

「祇怕妳在這兩三天之內找不到他。」

冷露紅道：「哼，我眨眼之間就找到了他。」

「別想得太如意，他在一個時辰之前已經離開了洛陽了。」

「橫財來到，他會離開？」

「我這個人最講信用，他知道得手後，少不了他的一份，何必待在洛陽，惹人注目！」

冷露紅沉吟了一陣，道：「看來方才我沒有殺你，倒是作對了，這筆橫財大過了天，咱們合夥如何？」

卓龍將慨然應道：「行，不過請先挪開那根簪子。」

「你方才說，你這人最講信用。」

「不錯。」

「那麼說過的話就不能反悔。」

「當然。」

冷露紅沉聲道：「狠話也嚇不倒你，我祇是向你打個招呼，『辣手夫人』一向獨來獨往，沒有跟誰合過夥，這回是看得起你，若不識抬擧，休想我拿出解藥來爲你解毒。」

她手上的金簪剛一收回，卓龍將倏地轉身，短劍抵住她的咽喉，動作之快，大大出了冷露紅的意料之外。

她心頭驚，臉上平靜，冷冷道：「你也不敢殺我。」

卓龍將冷笑道：「那倒不一定。」

「我死了就沒有人爲你解毒。」

「妳現在不拿出解藥來，我就要妳的命。」

冷露紅突然嬌笑道：「小子，你上當啦，快些移開妳的短劍，那根玉簪根本就沒有淬過毒。」

卓龍將沉聲道：「別以爲我『小閻羅』沒見過世面聽人說，妳身上有三種東西最毒，頭上的簪子，臉上的笑，還有……」

「還有甚麼？」

「妳自己清楚。」

「我給了你解藥之後，是否就要殺死我？」

「我不是那種人。」

「聽人說，小閻羅雖然殺人如麻，却很講信用，我今天不妨拿我的性命賭一賭，腰中有一個白色的瓷瓶子，傾一粒藥丸吞下去，就沒事了。」

卓大將在她的腰間摸出了瓷瓶，倒出一粒藥丸吞了下去又將瓷瓶放回去，但他手上那柄短劍依然抵在她的咽喉上。

冷露紅心頭也不免緊張，皺了皺眉道：「你不守信？」

卓龍將沉聲道：「請妳脫衣裳。」

冷露紅嬌笑道：「原來妳想看看我那第三件有毒的法寶，脫衣服也得移開你的劍呀，這麼躺着如何脫法？」

「將羅衫敞開就行了。」

「原來你想羞辱我。」

「沒有那個意思，這是勾欄，妳既然甘心情願地上了勾欄院的床，就得聽花錢的大爺擺佈。」

「好，我認栽了。」其實冷露紅却另有想法，憑她那副羊脂白玉般的胴體，不教卓龍將失魂落魄才怪。

因此，她毫不羞怯地解開羅衫，去掉羅帶，不待卓龍將進一步吩咐，她就把粉紅色的胸兜，和葱綠下衣都脫了下來。

當她凹凸分明，曲線玲瓏的胴體呈現在卓龍將的眼中時，委實使他食指大動，不過他心頭也同時暗生警惕，躺在面前這個女人並不是玉蘭院的粉頭，而是一個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辣手夫人」。

卓龍將克制了心頭的慾念，先用脚把冷露紅的胸兜踢得老遠，然後一手抓住羅衫領猛地一抽，人也跟着躍下床去。

冷露紅立刻變得身無寸縷，連忙拿過棉被蓋上軀體，疾聲道：「你這是幹甚麼？」

小閻羅搬一張椅子在床前坐下，冷笑道：「我很想跟妳聊聊，又怕妳沒有興緻，所以祇得來上了這一招，我敢打賭，妳絕不敢光着身子走出去。」

冷露紅眞是氣惱萬分，她倒不是因爲着了對方的道兒而氣惱，惱的是她那一身細皮白肉，惹火胴體竟然在這個莽小子面前起不了作用。

她略作盤算，終於決定忍氣在心，含笑道：「你這個小沒良心的……」

卓龍將截口道：「別叫得那麼肉麻，現在我問一句，妳答一句，若是不能令我滿意，我就掀開妳身上的棉被，叫隔壁的丑九來看剝皮白羊，那老小子若是見到妳光脫脫的身子，怕要淌口水哩！」

「甚麼，丑九還在？」

「當然還在，用他的地方多着啦！」

冷露紅吁了一口氣，道：「好，輸了要服，栽了要認，你問吧！」

「妳帶來了多少人？」

「車把式、使女、跟班，連我一共六人。」

「管用的幾個？」

「就我一個。」

「住在那家客棧？」

「宣陽門衣冠里的『如歸堂』。」

「妳聽着，剛才我既然答應跟妳合夥，我就絕不後悔，不過，我要妳幹甚麼，妳就要幹甚麼，分給妳多少，妳就多少。」

「若是我不答應呢？」

「祇有一條路，光着身子下床來跟我比個高下，誰勝誰就是頭兒，敗了的作夥計，聽吩咐。」

「你明明知道我沒法子光着身子跟你過招。」

「那妳就乖乖地答應。」

冷露紅嬌笑道：「你這個小沒良心的，方才我若不是一時心軟，你這個假閻羅祇怕已見了眞閻羅，上床來跟我溫存溫存，你教我幹甚麼都行，若是硬逼我，休想。」

卓龍將冷笑道：「少來這一套，早就聞名妳殺人於床笫之間的本事，比妳頭上的金簪還要歹毒。」

「你壯得像頭虎，我捨得殺你麼？」冷露紅邊說邊掀起了被子，浪笑道：「來嘛，女人一倒進你的懷裡，就得處處的聽你的。」

卓龍將似乎不願見她的那種的醜態，情不自禁地轉過身去。

他剛一轉身，冷露紅也無聲無息地到他身後，祇見她右脚一踢，卓龍將手中的短劍立刻脫手而飛，同時左掌掄起如刀，砍向他的後頭。

卓龍將沒有料到冷露紅會光着身子下床和他動手，由於她身無寸縷，在飛躍前撲時，又無衣衫飄飛之聲，因此一時失了防範，頓處下風。

但他也不是軟脚蟹，雖然失劍，却還有一雙肉掌，當即身形電旋，左掌上格，右掌平推而出，向冷露紅砍了過去。

殊不料他砍過去的方向，正巧向着冷露紅胸前的那飽滿的胸膛，心頭不禁稍感猶豫，掌勢也隨之一緩。

他有顧忌，冷露紅却沒有顧忌，就在這剎那間，一掌已劈到卓龍將的脅下。

卓龍將脚下跟蹌，登登登一連退了三步。

原先那股畏羞之態，都是冷露紅裝出來的，此刻她大模大樣的站在那兒，雙手叉腰，傲然道：「小子，這是你自己定下的規矩，勝者爲頭兒，敗者爲夥計，現在沒有話說了吧？」

卓龍將拾起短劍，回入劍鞘中，冷冷的道：「沒有話說，請穿上衣服吧！」

冷露紅道：「那麼我教你幹甚麼就幹甚麼，可對？」

「不錯。」

「那麼，現在你陪我上床。」

卓龍將目眶中在冒火，但他沒有發作，祇是揮掌，打熄了几上的燈。

黑暗中傳來冷露紅的笑聲，她在下手弄那尊金菩薩之前，先弄到了一尊肉菩薩，一尊歡喜菩薩。

* * *

天色將明。

丑九還在擁美高臥，卓龍將却跑來驚醒了他的好夢。

丑九披衣下榻，睡眼惺忪，呵欠連連地道：「老弟，莫非有甚麼急事？」

卓龍將有些垂頭喪氣地道：「昨夜『辣手夫人』上了我的床。」

「甚麼？」丑九那雙睜不開的睡眼突然瞪得像是鵝蛋大。

「你是耳聾了麼？」

「她上了你的床？那麼，你不是又換了一匹人頭馬？」

「別說笑了。」卓龍將低叱了一聲：「一上手，是她先制住我，後來我制住了她，到最後我們打了賭，她却佔了上風。」

「老弟，你在說些甚麼？」

「金菩薩的事，她要和我打賭，我是夥計，她是頭兒，明白了麼？」

「那我豈不是成了小夥計？」

「所以，我來跟你商量。」

「她人呢？」

「還在睡，折騰了她一整夜，不到晌午她起不來了。」

丑九嘆了一聲，道：「唉，有甚麼好商量的，你老弟說話一向算數，既有賭約在先，就是殺了你的頭，你也不會反悔的。」

「賭約是這麼說的，她教我幹甚麼就幹甚麼，得手後她分我多少就多少，可是……」卓龍將頓了一頓，又接道：「咱們並沒有說明白，她到了手的東西我不能奪回來呀！」

「你以爲『辣手夫人』是三脚貓，老弟，錯啦，你想叫她把到手的橫財再吐出來，那是作夢。」

卓龍將沉叱一聲，道：「我不

信這個邪。」

丑九沉吟了一陣，道：「她沒有告訴你，她帶來了多少人？」

「連她一共六個。」

「住在那裡？」

「衣冠里的『如歸堂』。」

「她這回又是冒充朝中那一位大人的家眷？」

卓龍將冷笑道：「說來好笑，她竟然冒充三江鎮守使吳揚的夫人。」

丑九那雙小眼睛的溜溜一轉，低聲道：「有了，我先問你，你們打賭，扯上我沒有？」

「沒有。」

「那就好辦了，我認識洛陽提督衙門的師爺，送封銀子，就是說有人冒三江吳鎮守使的夫人，打算來洛陽招搖撞騙，嘿嘿，不就夠『辣手夫人』吃不了兜着走啦！」

卓龍將皺了皺眉頭道：「如此好像是不妥吧！」

「有何不妥？」

「這他娘的是小人幹的事。」

丑九嘿嘿地連聲乾笑道：「我丑九也不硬充甚麼正人君子，本來就是一個小人嘛。」

卓龍將一口回絕，道：「不行，事情一鬧開，冷露紅不會想不到是誰洩的底，她會放過我們嗎？」

「你老弟怕她？」

「不是怕她，只是在這骨節眼上，絕不能有對頭。」

「那麼，咱們就不要作得太絕。」

「你說說看。」

丑九壓低了聲音道：「我這就去辦事，你則回房看住她，別讓她走，待一會兒等衙門捕快們將她手底下幾個人逮走了，讓她落了單，嘿嘿，那時她人單勢弱，不怕還不聽老弟的。」

卓龍將沉吟了一陣，說道：「衙門捕快不一定就能夠逮住她那幾個手下，冷露紅絕不會帶幾個草包飯桶，到到洛陽來丟人現眼。」

「就算逮不着，他們也得跑呀，洛陽城裏立不了足，對那賊婆娘又有何用？」

「丑九，這是你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不關我的事！」

「當然是不關你的事。」

「好，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別問我，免得將來冷露紅日後說我背信且暗中算計她。」

「老弟，這件事絕不扯上你就是。倘若日後那賊婆娘聽到風聲，找我算賬，你却不能袖手旁觀。」

「放心，我還要在江湖上闖蕩幾年，缺不了你。」

「老弟，就這麼說定啦！」

卓龍將扭頭走了出去，躡手躡足回房，見冷露紅還在酣睡，這才放下了心，爲了不使她醒來生疑，他又卸下外衣，鑽進了被窩。

轉眼天已大亮，門上突然響起了彈指之聲。

卓龍將低聲喝問道：「誰？」

門外一個丫環的聲音道：「請姑娘淨身！」

卓龍將剛想回掉，冷露紅已翻身而起，悄聲道：「這是玉蘭院規矩，侍候客官的姑娘一大早就要淨身，別說外行話。」

「妳不怕她們認出妳來？」

「放心，昨夜就掉了包，那位姑娘還住在『如歸堂』哩！」

「難道妳倆的長相一模一樣嗎？」

「混小子，你沒有聽說過我精通易容術麼？」冷露紅說到這裏，揚聲向屋外問道：「甚麼時候啦？」

「辰初了。」

「香湯預備好了麼？」

「備好了。」

「進來侍候。」她推卓龍將，示意他去開門。

打開房門，進來兩個十六、七歲的丫環，手中拿着一幅紗巾，披在冷露紅赤裸的身上，簇擁着她走向隔壁的浴間。

卓龍將看看她的羅彩、小衣、胸兜等還擱在床頭几上，是以全不在意，他深信冷露紅披着一幅紗巾絕不可能走出這家玉蘭院。

這時，冷露紅正在舒舒服服坐在浴盆中，一個丫環在爲她擦背，另一個丫環用小盆舀着溫水往她身上淋。

在「嘩啦嘩啦」的水聲中，冷露紅輕聲問道：「春蘭，事情怎麼樣了？」

爲她舀水淋身的那個丫環低聲答道：「一切都按照夫人的指示，咱們五個人一大早就離開了『如歸堂』，說是要趕去長安。」

冷露紅道：「嗯，他們都安頓好了？」

「蔡爺喬扮一個江湖相士、牛標則扮成賣草藥、高玉樓扮成金陵提督衙門的捕快，專程來爲蔣大人來找那匹梅花駒的。」

冷露紅得意地笑道：「嗯，不錯，妳倆從現在起，在我身邊服侍，對了，原來那兩個丫頭，怎麼處置好？」

「交給高玉樓。」

冷露紅沉聲截口道：「誰教妳們交了給他？」

春蘭呶着嘴道：「是高玉樓要奴婢交給他發落，奴婢因要匆忙趕回來，只得交給了他。」

冷露紅沉聲道：「這小子，竟然想一箭雙鵰，這回事完了，看我不收拾他才怪。」

站在他身後的那個丫環見主人

在吃飛醋，覺得好笑，不禁面對她的春蘭作一個鬼臉。

春蘭想笑也不敢笑，那種神情比哭還要難看。

冷露紅生了一陣悶氣，又問道：「大車哩！」

春蘭道：「交給等在城外的二楞子和鐵牛了，他們會在預定的地方等候咱們。」

冷露紅道：「春蘭、秋菊，千萬別在人面前叫我夫人，我在這裏的花名是『香君』。妳們如是叫漏了，當心我剝妳們的皮。」二婢同聲應是。

過了一陣，春蘭又問道：「夫人，難道小閻羅還不知道妳是誰麼？」

冷露紅道：「他知道我是誰倒不要緊，若知道妳們是我的人，事情豈不洩了底？」

春蘭道：「敢情夫人已經和小閻羅好上了麼？」

冷露紅輕叱道：「死丫頭片子說話愈來愈放肆了！」

春蘭笑嘻嘻道：「看夫人神采飛揚，想必是小閻羅侍候的功力要比高玉樓在行許多了。」

冷露紅回身叱道：「秋菊，給我打嘴巴！」

秋菊揚掌便打，灑了春蘭一臉水，二婢看得出冷露紅不是眞的生氣，竟然嬉鬧了起來。

這笑聲聽在卓龍將的耳中，使他連連的皺眉。

突然，他發覺有個腦袋在門縫裏張望了一下，他連忙低聲喝問道：「是誰？」

門縫裏露出半張粉臉，向他招了招手。

卓龍將披衣下榻，走過去道：「甚麼事情？」

「丑爺請公子過去一趟！」

「好，我就來。」卓龍將貼着板壁聽聽浴室的水聲，知道冷露紅一時還沒洗好，這才開了門走了出去。

卓龍將來到了丑九的房中，只見對方神情焦急地在房內負手踱步，連忙道：「丑九，怎麼樣？」

丑九的眼睛、鼻子縮成一堆，唉聲嘆氣道：「老弟，大事不好了！」

「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

「冷露紅手下那五個人，天還沒有亮，就駕着那輛大車走了，說是要去長安，提督衙門派去圍捕的捕快撲了一個空。」

「要去長安？」

「這當然是撒謊，顯然已經化明爲暗了。」

「哦！」

「可見『辣手夫人』早有安排，咱們頭一回合就落了下風，老弟，你可得小心點！」

卓龍將喃喃道：「這娘們倒眞有兩套。」

「老弟，她在江湖混了十年，薑是老的辣啊！」

「薑是老的辣，葱是嫩的沖，我不含糊她。」

「快去吧！」丑九推了他一把。「等她洗好澡，探探她的口氣。」

卓龍將也再不說甚麼，扭頭便走。

回到房裏，發現冷露紅已經洗好了，舒舒泰泰地躺在被窩裏，見他進來，向他招招手，道：「要不要躺進來親一親？」

卓龍將搖搖頭，道：「不了，大白天，若是教丫環僕婦撞見了，像甚麼話呢？」

冷露紅笑道：「這裏是勾欄院，花錢的大爺到這裏來，就是要和姑娘在床上『溫』的呀！」

「別說笑了，妳不回客棧去了？」

「我回去幹甚麼？我現在是玉蘭院的香君姑娘。」

「就放妳幾個手下在客棧裏？」

「他們有他們的去處。」冷露紅突地神色一正：「你剛才是不是找丑九？」

「他還沒有起來。」

「暫時別將咱們合夥的事告訴他。」

「妳以爲他是瞎子，不認得妳？」

冷露紅冷笑道：「不是我誇海口，說大話，江湖上只怕誰也沒有見過我的眞面目，丑九等會見到的只是玉蘭院的香君姑娘。」

卓龍將楞了一楞，道：「如此說來，下次我見到妳時，我也認不出妳來了！」

「你認不得我，我却認得你。」

「我怎知道妳是眞的『辣手夫人』還是假的？」

「上床後你就知道眞假，是不是，你總該試得出來的。」

粗俗下流的話聽進卓龍將耳中，不禁使他皺了眉頭，連忙改變話題，道：「妳方才說，暫時不將咱們合夥的事告訴丑九，爲甚麼？」

「免得他心裏頭不安。」

「好吧，我不告訴他就是。」卓龍將在床邊坐了下來：「夫人，今兒初六，按計算，咱們要宰的肥羊明晚就會到洛陽，說說妳的主意吧！」

「你會聽？」

「妳是頭兒我是夥計，當然要聽。」

「從明天早上起，你就騎着你的梅花馬，到城外的白馬寺附近溜圈兒，午間不妨到寺裏進香，黃昏再回。」

「這是幹甚麼？」

「別問。」

「我知道，你是要我去吸引那些捕快的注意力，妳好找機會下手。」

冷露紅抬起一隻手來搭在他的肩頭上，媚笑道：「你眞聰明。」

卓龍將移開她的手，站了起來，冷冷的道：「夫人，這眞是好主意，只怕是妳有機會殺我而不殺我的眞正原因，可惜妳這好主意落了空。」

「怎麼？」冷露紅翻身坐了起來，原來她早已將衣服穿好了：「你不幹？」

「不是我不幹，而是幹不成。」

「這是甚麼話？」

「丑九昨夜已敎人將我的那匹梅花馬的馬毛全染黑了，現在是一匹通體烏亮的黑馬，不再惹人起眼啦！」

冷露紅雙眼圓睜，呼的一聲從榻上躍下了地上，氣勢洶洶地道：「那醜八怪在搞甚麼鬼？」

「他怕我騎着那匹馬太招搖。」

「快去告訴他，既然能將馬毛染黑，他就一定有辦法將染黑的馬毛褪色，限他明天天亮之前，將那匹梅花馬恢復原狀。」

「丑九如果辦不到呢？」

冷露紅沉聲道：「我要摘下他的腦袋當尿壺。」

卓龍將輕笑道：「可別嚇壞了他。」

「小閻羅，我說得出做得到，快去叫他想法子。」

「如果梅花馬的毛色還不了原，是不是影響妳的大計？」

「當然。」

卓龍將點點頭道：「好，他不想法子，我也得想法子，若是影響了妳的大計，咱們這一趟洛陽就算白白的跑了。」

冷露紅冷聲道：「你知道就好了。」

卓龍將也不再說甚麼掉頭就走了出去。

平日這間玉蘭院一到了上燈，那份熱鬧勁可眞夠瞧了，今晚上燈時，却顯得冷清清的，酒菜擺上了沒人動，只因爲花錢包下玉蘭院的丑大爺和他所邀請的客人卓公子到後花園去溜躂了。

後花園眞夠寬敞的，植樹蒔花也很具匠心，正逢春早，梅花還沒有謝，桃花又爭春，滿園一片芬芳，倒是個好去處。

只可惜丑九和卓龍將二人沒有那份心情去賞花，有不少鷄零狗碎的事夠他倆煩了。

二人來到了院牆角落裏，丑九壓低了聲音道：「老弟，雖然你每次作案之後，都分我幾文，但是銀子都不算白花啊！」

卓龍將皺了皺眉頭道：「這是甚麼話？」

「嘿嘿！」丑九先是乾笑了一聲，才說道：「憑良心話，這兩年，我丑九是闊氣了許多，但我却沒有拿着白花花的銀子去花天酒地，少說也有一半花在朋友們的身上，所以才有人替我丑九送消息。」

卓龍將心頭又是發急了，但他却耐着性子，道：「丑九，你樣樣都好，就是改不了說話繞大彎的老毛病。」

「這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弟聽我說……」丑九壓低聲音：「我方才出去溜躂了一陣，得來一件比天還大的消息。」

「哼！又是比天還大？」

「一些兒也不假。」

「你能不能說話爽快一點。」

「噓……」丑九以食指豎在嘴唇間提出警告：「老弟可別嚷嚷，聽我說，這回『辣手夫人』帶來的手下，其中有個名蔡一飛，一個叫牛標。」

「姓蔡的鬼心眼多，洛陽道上也有很多朋友，踩綫、佈樁，是他拿手的好戲，那個姓牛的是粗漢，雖能玩幾手飛葉子，却沒有甚麼的準頭，不過，此人天生兩膀千斤之力，大概是要去打那尊金菩薩的主意。」

「唔！怎麼樣？」

「他倆還在洛陽。」

「哦！在那兒？」

「蔡一飛化名張鐵口，變成了江湖相士，牛標則變成了賣大力丸的走方郎中，這會兒，已然在景樂寺前的廣場上露了臉啦！」

卓龍將沉聲道：「螃蟹斷了腿，再也不能橫行，待會兒我去幹掉那兩個小子！」

「幹是可以幹，却不能蠻幹。」

「甚麼叫做蠻幹？」

「景樂寺是洛陽有名的夜市，人山人海，萬頭攢動，你如在那兒公然殺人，那還像話？」

「你要我抽冷子暗中下手？」

丑九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卓龍將冷哼一聲，道：「我這一輩子，也沒有幹過這種事！」

「老弟，你現在年紀輕，血氣方剛，處處講究的是英雄氣概，自然不屑幹這種事，等到『江湖愈老，膽子愈小』的年月，你就會是這麼幹了，反正遲早要幹，何不趁早試試下手？」

「這……不像話……」

「兵不厭詐，昨晚冷露紅是怎麼勝了你的？蔡一飛和牛標只不過是兩個跳樑小丑，算不了甚麼人物，還配跟你面對面的過招？」

卓龍將猶豫了一陣道：「我下

不了手！」

丑九冷笑道：「下不了手，眞稀罕！去年在長安，爲了萬把兩銀子，你放倒了三個，如今是六十萬兩銀子出頭，你偏下不了手，唉……」

卓龍將氣呼呼地道：「丑九，你要弄明白，那是面對面，讓被殺者知道是死在誰的手中，這樣在九泉之下他們也好服氣。」

「老弟，這在你說來也許有不同，對那些被殺的人來說，還不都是一樣，反正都是一刀兩眼……」

卓龍將截口道：「好啦，別嚕嗦了，待會兒我會斟酌情況放倒他們，絕不鬧事就是。」

「老弟，還有一件事。」

「甚麼？」

「那匹梅花馬的毛色我倒是可以還原，但我却不願那樣做。」

「爲甚麼？」

「若是梅花馬還了原，你就得按照冷露紅的指示，整日騎馬到白馬寺附近去溜躂，百來個好手都盯在你身上，她在那兒輕易得手，一走了之，咱們上那兒去找她，娘兒們說話不算數，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事。」

卓龍將沉吟了一陣，道：「你說得有理，不過，冷露紅放過狠話，若是在明天天亮之前，你沒有將那匹馬復原，她就要砍下你的腦袋。」

丑九冷笑道：「她是太監抱女人——空擺架勢。」

「丑九，你以爲她在唬嚇你？」

「嚇唬倒未必，只是她未必敢在玉蘭院裏下手。」

「怎見得？」

「從今夜起，我身不離床，床上不離枕頭，她敢到我房裏來擰下我的腦袋麼？」

「丑九，你若是掉了吃飯傢伙，可別怪我。」

「絕不怪你。對了，還有一件事！」

「快說，天都盡黑了，咱們再不到屋裏去，她可要疑心了。」

丑九壓低了聲音，道：「這玉蘭院裏的香君姑娘我見過，『辣手夫人』扮得眞像，甚至連說話的聲音都一模一樣，我猜想，恐怕還有她的人混在這裏頭，你得小心一點，特別是香君那兩個貼身丫環，只怕她已經掉換了。」

「嗯，我會留意……」

說到這裏，園門口忽然有小婢叫道：「丑老爺、卓公子再不來用飯，酒菜都要涼了啦！」

丑九道：「老弟，咱們進屋去吧！」

＊　＊　＊

飯後，卓龍將和冷露紅回房，掩上門，他走到她面前，嘆了口氣道：「夫人，只怕丑九的腦袋這回保不住了。」

冷露紅雙眉一揚，冷冷道：「怎麼？可是那匹梅花馬還不了原？」

「沒法子。」

「我不信。」

「妳不信也得信，丑九跑了十幾家染房，都說沒法子，妳就是砍下他的腦袋，梅花馬還是烏光馬。」

冷露紅恨恨的道：「這個丑八怪，眞是累人不淺，暫且留着他的腦袋，咱們若是閃了手，再找他算賬！」

丑九料得不錯，她果然是太監抱女人——空擺架勢。

卓龍將沉默了一陣，道：「夫人，有沒有別的法子？」

「你可知道這回爲了保護金菩薩擺出了多大陣勢？」

「聽說有百來個高手。」

「那就對了，倘若不將這些高手引開一點，如何下手？」

「人多不一定管事，咱們硬上，也不怕他們。」

冷露紅冷笑道：「小閻羅，你這麼說，我就不佩服你了，洛陽官軍有多少？一旦有事，全體出動，擠也擠死你了。」

「在沒有遇上我之前，難道妳還沒有想出妙計？」

「若有妙計，我也不來找你合夥了。」

「妳這人說話倒挺老實，這樣吧！」卓龍將話題一轉：「我親自出去走一趟，問問染坊的老師父，也許還有法子將梅花馬的毛色還原。」

冷露紅微笑道：「快去吧！辦成了事，今晚我好生侍候你。」

卓龍將不禁有些噁心，但他沒有在臉上流露出來。

出了永樂里，穿過銅駝巷再繞過司徒府，就來到了景樂寺的廣場，只見燈明如晝，人潮湧擠，好不熱鬧。

卓龍將在人潮中擠了一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看相測字的，一看招牌，寫着「賽半仙」，走過去又看到了一幅「小靈仙」的招牌，接下去的是「劉鐵咀」、「黃大仙」，原來相士的地攤都是擺在一邊的。

他終於看到了「張鐵口」的杏黃旗布條兒。

攤子後面坐着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人，紫膛臉、八字鬚、盤膝端坐，正低頭看一本書，卓龍將走到他的攤子前面，他連頭都沒有抬起來。

只因爲他不去招呼過往行人，所以他的攤子前面也顯得非常冷清。

卓龍將暗自盤算，他能在一眨

眼之間將短劍從對方的後頸處插下，然後從容離去，但他却不願如此作。

終於，那相士抬起頭，在一剎那間，他的目光中掠過一絲覺察的驚色。

卓龍將的目光何等銳利，將一絲驚色也看得清清楚楚，爲此，他料定那江湖相士必是蔡一飛無疑。他決心不放過對方，却又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江湖相士微微一楞之後，立即改換了一副笑臉，殷勤地問道：「公子可是要看相麼？」

卓龍將突然福至心靈，想到了妙計，緩緩拔出短劍，蹲下身子，橫在對方的胸前，低聲道：「給我看看這把劍是凶是吉。」

「這……」

對方一語未落，卓龍將已疾聲截口道：「我是小閻羅……」

手中短劍往上猛的一帶，那相士的咽喉處立刻出現了一道血口，他的軀體還沒有倒下，卓龍將已經回劍入鞘閃身離去。

當他走遠約莫五十步之後，才聽得有人喊叫道：「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這個看相的被人殺了。」

卓龍將冷笑了一聲，喃喃道：「蔡一飛，我小閻羅可沒有抽冷子暗中下手啊！」

他慢慢轉，慢慢找，終於又被他找到了牛標了。

昨天策馬進宣陽門時，曾經從牛標的身邊擦過，所以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那絡腮鬍髭，那粗壯胳臂，寬胸脯，樣樣都留在卓龍將的腦海中。

那賣大力丸的確是牛標，他脫光了上身衣服，揚起了斗大的拳頭，在自己胸膛上打了一下，說一句：「客官有否去過通州的，就一定聽說過牛家老鋪，牛家老鋪的大力丸最有神效，吃一粒長力十斤，吃多幾粒可長百斤。看，這副石擔有多重？七百九十九斤，在俺手上就像燈蕊草，看！」

一聲吆喝，那副石擔已經上了他的肩膊上。

玩了一陣石擔，砰地一聲地摔下地上又道：「若是有人將這石擔拿得起，俺就送他白銀七百九十九斤半。」

累出一身汗，牛標取出毛巾擦拭，卓龍將已擠到了他的身後，嘴巴貼着他的耳邊，道：「老牛，我是小閻羅……」

話聲未落，右手短劍已經插進他的背心窩了。

牛標睜大兩眼，手臂在顫動，似乎想舉起來作最後一擊，但他無能爲力，因爲卓龍將刺得太準，也刺得太狠，正好一劍穿心。

卓龍將又拍拍他的肩頭，才拔劍，疾步離去。

週圍的觀衆還以爲他們是老朋友，直到牛標過了一陣向前仆倒，見到他背後那個血洞時，大家才尖聲叫了起來。

＊　＊　＊

勾欄院的規矩可多，姑娘們早起、晌午、臨睡時之前，都要淨身一次，謂之「三淨」，晚間這一次淨身的時間多半在戌正或更初，沒有準確的時刻，然而此刻不過是酉戌相交光景，那兩個丫環就跌跌撞撞地跑進了冷露紅的香閨。

冷露紅低叱道：「甚麼事這樣慌慌張張？」

「夫人，」春蘭搶着說道：「大事不好，方才高玉樓前來通風報訊，說是……」

她似乎一口氣接不過來，猛地將話頓住，秋菊連忙接口道：「說是蔡爺和牛標在景樂寺前雙雙被殺。」

冷露紅聞言跳了起來，神色大變，疾聲道：「會有這種事？」

春蘭道：「蔡爺被挑斷了喉管，牛標被一劍穿心，誰也沒有看見行兇之人。據高玉樓說，八成是小閻羅幹的好事。」

「是他？」冷露紅喃喃地道：「那個混小子怎會探得蔡一飛和牛標的底細？」

「說的是啊！」春蘭皺起了眉頭：「不過，高玉樓說得斬釘截鐵，他到近處看過兩人的傷痕。」

冷露紅沉吟了一陣，問道：「劍是從牛標前胸還是後背進入？」

春蘭道：「是往後背心窩進入。」

冷露紅搖搖頭，道：「那不會是小閻羅幹的事，那小子還不曾暗中下過手，高玉樓甚麼時候再來？」

秋菊道：「半個時辰之後，在後花園，夫人要不要去見他？」

冷露紅道：「不必，傳話給他，要他轉告城外二楞子和鐵牛格外小心，可能還有另一起人馬在搗咱們的鬼，教高玉樓今夜好生查訪，看看有沒有綠林道上的傢伙在洛陽城裏露面，明兒一大早，我要他的回話，要他不可誤事。」

二人應聲退下，不旋踵間，卓龍將推門而進。

「怎麼樣？找到了褪色的法子沒有？」冷露紅問得輕描淡寫，而她目光非常的銳利，她特別注意卓龍將那半截的淨袖子，依據常情，當卓龍將殺人之後拔出短劍時，一定會有血漬噴洒在他的袖管上。

她沒有絲毫發現，益發肯定殺死蔡一飛和牛標的是另有其人，但她却沒有想到卓龍將有一身絕佳的輕功，死者的血漬還沒有噴洒到他的身上，他的身體就已經遠去了。

卓龍將進來時，在甬道上就遇上了春蘭和秋菊，也曾發覺她倆臉上的慌張神色，此刻見到冷露紅那雙銳利的目光向他打量，猜想冷露紅已然知道了凶訊，心頭暗道：「好快的消息！」

他往椅子上一靠，嘆了口氣，道：「唉！一點法子都沒有，除非等上半年，那匹馬兒長新毛。」

冷露紅既然認爲暗中另有勁敵，那就非得緊緊拉攏卓龍將不可。於是在他身邊坐了下來，低聲道：「小閻羅，依你看，除了咱倆之外，是否還有別人在打那尊金菩薩的歪念頭？」

「想必不少。」

「至少有那麼一個人。」

「誰？」

「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誰？但是那人已經到了洛陽，而且已經動上了手。」

「哦！」卓龍將故作吃驚之狀。

冷露紅神色凝重地道：「我在洛陽城內埋下的兩根暗樁在半個時辰之前被不明不白的殺害了。」

「倒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小閻羅。」冷露紅的頭靠在小閻羅的肩上：「勁敵當前，咱們倆千萬不能互鬥心機，不然，那尊金菩薩可就要落到別人的手中去了。」

卓龍將笑道：「鬥心機我自認不是妳的對手，所以不鬥也罷。」

「你眞會捧我。」冷露紅突的神色一正：「老實說，我早就有了下手的妙計。」

「說出來聽聽。」

「咱們既然要齊心，自然不能對你有所隱瞞。」說到這裏，冷露紅壓低了聲音道：「孟家的一夥人準定明晚擦黑到，住在凌陰里的『連陞店』，我就預備在那家客棧裏下手。」

卓龍將搖搖頭，道：「不妙！不妙！我眞不知道這十年來妳在江湖怎會沒失過手，想想看。『長京』、『百勝』兩家鏢局的鏢師就有好幾十，再加上捕快，那家棧房早已圍得水洩不通，就算妳能變隻蚊子飛進去，也無法將那尊金菩薩扛了出來啊！」

冷露紅淡淡笑道：「小閻羅，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說說妳的妙計吧！」

「我早已就將孟家的小姐容貌、模樣打聽清楚了，憑我的身手踏進那家棧房該沒有問題，制服孟小姐也不成問題，憑我的易容妙術，搖身一變，扮成孟家小姐更不會有問題，是不是？」

卓龍將倒眞沒想到她會有這一着，心中暗暗嘆服。

冷露紅道：「這一路上，那尊金菩薩都是供在孟家小姐的房中，以便她朝夕參拜，我既然變成了孟家小姐，自然就可以摒棄了所有丫環侍女，那時，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誰也管不了我。」

「妳可知道那尊金菩薩有多少斤？」

「五百二十八斤。」

「妳扛得動？就算妳扛得動，也沒有法子離開那家客棧！」

冷露紅笑了笑道：「小閻羅，你眞是笨了。」

「我倒想要聽聽妳的聰明法子！」

「告訴你，我只要拿走了那串珍珠，撬下滿口的玉牙，挖出眼珠中間的兩顆黑玉，那尊金菩薩，我却懶得去扛，八千多兩的金子固然不是個小數目，和那些玉石珍珠一比，却又微不足道了。」

卓龍將吁了一口氣道：「原來妳是這個主意，既穩妥又高明，佩服，佩服，那麼妳派我一個甚麼差使？」

「我潛進去之後，決定在二更到三更這段時間中下手，若是到了三更，店內還沒有動靜，那就表示我已順利得手，你就在『連陞店』的前門亮相，吸引護衞等人注意。我好從後院開溜。」

「嗯，咱們在那裏碰頭？」

「城外，明晚我會詳細告訴你。」

「如何『轉把』？」

「珍珠一百〇八粒，青剛白玉三十二，黑玉兩顆，都是成雙，咱們一人一半，丑九應得的那一份由你出。」

「很公平，只是……」卓龍將臉上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對我有些不牢靠，萬一妳得手之後，脚底抹油——開溜，我上那兒去找妳？」

冷露紅板着臉道：「小閻羅，我方才將話說清楚了，若是咱們互鬥心機，這樁買賣就別想作成。」

卓龍將道：「如此說來，我是非要信任妳不可了？」

「當然，事實上若沒有我，你只能用這把短劍在金菩薩身上刮點金屑子……」

卓龍將截口道：「我短劍還可以撬下玉牙，挖起玉眼，並且還可以輕而易舉地拿走那串珍珠。」

冷露紅冷聲道：「你是個男人，無法扮成孟家小姐，因此沒有充足時間，讓你去挖呀、撬呀，說不定你想潛進客棧都成問題。」

「夫人！」卓龍將很溫順地笑道：「也就是這個緣故使我稍居下風，所以只得聽妳吩咐。一句話，我相信妳就是。」

冷露紅媚笑道：「你這個小沒良心的，我對別人從來沒有這樣好過。」

卓龍將站了起來，冷冷的道：「夫人，我還有個小小的要求！」

「別那麼一本正經的，說吧！」

「我在作案之前，一向不近女色，昨晚我是被迫訂了城下之盟，今晚務必讓我安心去睡一宿，不然明晚萬一要動手，我可能渾身沒勁。」

冷露紅咯咯嬌笑道：「原來你怕我損傷你的元氣，好，今晚放你一馬，等咱們這樁生意作成了之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才怪。」

說罷，一搖三擺地出房而去，臨走時還連連對卓龍將飛了好幾個媚眼。

卓龍將在屋裏悶了一陣，才來到了丑九的房中，見他一個人在喝酒，不禁問道：「怎麼沒有粉頭陪你？」

「淨身走了，是規矩。」

「姓蔡的和姓牛的都被我放了血。」

「幹得好。」

卓龍將壓低了聲音道：「冷露紅已經得了消息！」

「哦！她沒有疑心是你下的毒手？」

「沒有，她疑心暗中另有勁敵，所以連忙拉攏我，將她的妙計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甚麼妙計？」

卓龍將就將冷露紅所訂下的計策說了一遍。

丑九聽完之後，神色凝重的道：「老弟，幸虧你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不然，你就上了那個臭婆娘的大當了。」

卓龍將皺着眉頭道：「我也擔心她得手之後，來上一個金蟬脫殼，可是有甚麼法子防範她呢？所以只有姑且一試了。」

丑九語氣肯定道：「老弟，沒說的，那娘們一定在得手之後，就溜之大吉，絕不會等你分贓。」

「何以見得？」

「你也不想想看，『連陛店』，在圍得水洩不通的情況下，她能夠潛進去，怎麼溜不出來？她要你前面去誘敵，分明是一着緩兵之計。」

「緩兵之計？」

「一點也不錯，弄一件差事拖着你的脚，她才好脫身開溜。」

卓龍將喃喃道：「那麼我該怎麼樣的對付她？」

丑九揚掌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道：「老弟，如果冷露紅不和你合夥，這樁生意你就不作？」

「當然還是要幹。」

「這就對了。」丑九連誇帶讚地說道：「據我所知，你老弟的輕功，在江湖上恐怕還沒有別人比你强，冷露紅能夠進得去，這戒備森嚴的『連陛店』，難道你就進不去麼？」

「我自然進得去，只是我不能喬扮孟家小姐啊！」

「你並不需要扮孟家小姐，更不必你動手，冷露紅前脚進，你後脚進，暗中盯住她，當她要得手時，你就露臉，免得事後她說你一點事情也沒有作過。」

卓龍將雙掌猛地一擊，道：「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着棋呢？」

丑九笑道：「這就是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了。」

卓龍將道：「丑九，我發覺我愈來愈少不了你，但我也有些怕你。」

丑九楞了一楞，道：「你怕我甚麼？」

「若是你要出賣我，那麼，我防都防不了。」

「嘿嘿！」丑九乾咳道：「你老弟想到那兒去了？若是我出賣你，豈不是送走了一個財神？」

卓龍將拍拍他的肩頭，道：「丑九，那是一句笑話，別在意，往後我在江湖上混一天，就少不了你的吃喝享樂，你大可放心！」

丑九連連哈腰道：「多謝，多謝！我丑九活了一大把年紀，離入土已經不遠了，一副棺材本完全寄托在你老弟的頭上來啦！」

「沒說的，早些睡吧！」卓龍將揚揚手走了出去。

丑九楞了一陣，突然自斟自飲，連浮三大白，好像有甚麼喜事值得慶賀似的。

* * *

一大早，冷露紅就被春蘭叫醒了。她揉揉惺忪睡眼，問道：「有甚麼事？」

春蘭低聲道：「高玉樓回話來了。」

「他怎麼說？」

「他查了一夜，也沒有查出可疑的人，他仍是一口咬定，蔡爺和牛標是被小閻羅放倒的。」

「絕不是他。」

「我也這麼跟高玉樓說了，他要我轉告夫人，千萬別太信任姓卓的！」

冷露紅冷笑道：「我闖江湖闖了十年，這還用他來提醒？八成是在吃飛醋。」

「夫人，高玉樓還說……」

「別說了，我懶得聽他的閒話。」

「不是閒話，是要緊的事。」

「是要緊的事，還不快說？」

春蘭被吼得失魂落魄，結結巴巴地道：「高……高玉樓說，提督衙門的廄房裏有一匹梅花馬……但在這玉蘭院的馬房裏却沒有看見小閻羅騎來的梅花馬，他說，這內中只怕大有隱情。」

「哦？」冷露紅翻身坐起，「提督衙門的馬房裏，有一匹梅花馬？」

「高玉樓說，這梅花馬世上罕有，絕不可能是另外一匹，他猜想，可能小閻羅和衙門的捕快有聯絡。」

冷露紅一面披衣下床，一面冷笑道：「他眞是愈猜愈離了譜，所有衙門的捕快都想拿他領賞，他怎麼會自投羅網？」

她自然不會相信卓龍將和衙門捕快聯成一氣，他既不可能作捕快的鷹爪子，衙門捕快也不可能幫他作案。

不過，她却覺得這事大有蹊蹺，於是匆匆沐浴淨身之後，立刻來到馬房。

馬伕立刻迎了上來笑道：「香君姑娘，香噴噴的繡樓妳不住，上這臭哄哄的地方來幹甚麼？」

冷露紅道：「我來看看馬。」

「可是來看這匹梅花馬，唉……」馬伕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眞可惜，前天夜裏教那位丑大爺將毛色全染黑了，變成了一匹黑馬。」

「你看見他染的嗎？」

「沒……沒有，是昨天一大早．丑大爺來告訴我的，我原先還以爲遭馬賊偷了哩！」

「是那一匹？」

「馬伕指着一匹通體烏亮的黑馬，道：「呶，就是那一匹？」用顏料染黑的馬毛，和天生自然的黑毛總有些不一樣，但是冷露紅看了又看，只見那匹黑馬的毛色光亮烏黑，絲毫看不出曾經染黑的痕跡。

冷露紅又問道：「這後院有門麼？」

馬伕指點着道：「有的，就在那邊，不過，有好久不曾開過了。」

冷露紅走過去一看，發現後門上掛着一把大銅鎖，鎖上面留着新近開過的痕跡，她肯定是丑九在暗中玩了移花接木之計，眞的梅花馬已暗中牽走，牽來一匹黑馬，托詞用顏料染過了。

丑九爲甚麼要如此作？

聽說蔣大人曾懸賞五千兩銀子找那匹馬，丑九爲了貪圖賞格嗎？他願意爲了五千兩銀子得罪卓龍將？提督衙門在得馬之後爲甚麼不問丑九追究那匹馬的來處？

冷露紅愈想愈疑，不禁背脊透冷汗。若是丑九將那匹梅花馬暗中牽去賣了，那還不要緊，如今馬兒在提督衙門內發現，這內中就太不簡單了。

一念及此，她匆匆地來到卓龍將的房間，將他推醒。

卓龍將閉着眼睛，道：「夫人，妳不是答應讓我好好睡一宿的麼？怎麼又來吵醒我？」

「有非常重要的事告訴你。」

「哦？」卓龍將不得不睜開了眼睛。

關於梅花馬的事，冷露紅正要衝口而出，忽然另一個念頭，閃過她的腦際，於是又改口道：「你老實說，關於我的事，你是否對丑九說過？」

卓龍將故意反問：「妳的甚麼事？」

「我易容化名在這裏，我跟你合夥作那宗生意，以及我在今晚將要施展的妙……」

「我沒有告訴他。」

「當眞？」

「當然不會告訴他。」卓龍將的語氣十分肯定：「這點小事妳還不相信我？」

「不是不相信你，是……」

「是甚麼？」

冷露紅嬌笑道：「好啦，只要你沒告訴他就算了，你再好好的睡吧，就是這一件事。」

卓龍將一把抓住她的手臂，道：「就是這點小事，妳也要吵醒我？一定還有別的事。」

冷露紅偏着頭，瞇着眼，情態可人地問道：「你眞要聽？」

卓龍將點點頭，道：「當然要聽。」

冷露紅附耳在他的耳根上，吃吃嬌笑道：「我想鑽到你的被窩中來，和你親一親。」

卓龍將鬆開她的手臂，推開了她，連連揮手，道：「去，去，去，等那樁生意作成之後，我要和妳親上三天三夜。」

「爲甚麼不親上三年三月？」

「只怕妳消受不起！」

冷露紅嬌笑連連地走出房去，當她反手帶上房門時，臉上立刻浮現了陰冷冷的笑容。

如此重大的事，她爲甚麼要瞞住卓龍將呢？

只因爲：她希望有另外一張網將卓龍將套住，這樣她才能安然脫身。獨佔那些玉石珍珠。

冷露紅和卓龍將都暗中以爲自己穩操勝券，究竟鹿死誰手？委實是難料得很。

* * *

太陽一靠近西山，「連陞店」裏裏外外就忙了起來，到了五乘大車，三十騎快馬，四、五十個男女客人，店家怎麼不忙？

足足忙了一個時辰，到了酉正，才算一切妥當。

大車靠了牆，牲口上了槽，客人也進了房。

在西廂那間正中間上房中，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對燈獨坐，她托腮沉吟，似乎是有甚麼心事。

這時，突然有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婢提着香籃走了進來，低聲道

：「小姐，該上香了。」

那少女默然無語地點了點頭。

兩個小婢一個從香籃拿出一個青銅香爐在香案上放好，另一個點着了紙捻子，吹起火苗，燃上了一大把線香。

少女自己拿過一張拜墊放在香案前的地上，接過小婢手中的那一把線香，雙手捧着，然後屈膝跪在拜墊上，粉頸低垂，默默祝禱。

約莫過了一盞茶光景，她才抬起頭來，將燃去一小半的線香插在香爐上。

那兩個小婢齊聲道：「小姐，老爺要妳到他屋裏去用飯。」

那少女楞了一楞，道：「這裏由誰去看管？」

「由小婢看管。」

「是老爺吩咐的麼？」

「是的。」

那少女點了點頭，道：「好，妳們小心一點。」

隔壁那間屋子坐着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相貌威武，兩眼烱烱有神，只是在眉宇間隱約有一些愁容，他一見少女進來，連忙向那張擺好飯菜的方桌擺擺手，道：「蓉兒，快來吃飯。」

父女二人坐定，面對面各端起飯碗，扒了幾口，那少女突然停筷，問道：「爹，你和這兒的孔捕頭見過面了麼？」

老者點點頭，道：「見過了。」

「孔捕頭怎樣說？」

「他說一切都已安排妥當。」

「那就好了。」少女的臉上浮起笑容。

老者却皺眉頭道：「蓉兒，爹可有些擔心妳，萬一……」

少女連忙截口道：「爹，你老人家放心，不會有事的。」

「我總覺得有些不妥，這樣吧！蓉兒，今晚由我去陪菩薩。」

「不，病是我害的，菩薩保祐我好了，還是由我去陪菩薩，才顯得我虔誠之心。」

老者嘆了一口氣，道：「唉！蓉兒，我眞後悔帶妳來了。」

少女笑道：「爹，我說沒事就沒事，你老人家快些吃飯吧！」

於是，二人默默地吃着，但是却像有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他們心頭上，都有一點食不下嚥，少女勉强吃了一碗，那老者只不過扒了幾口。

飯後，父女二人走出了上房，來到廊下，只聽得老者揚聲，叫道：「請兩位鏢頭過來一下！」

在朦朧燈影下，立刻有二個漢子走了過來。

老者道：「二位用過飯了麼？」

「用過了。」

「都佈置妥當了？」

「孟大爺請放心，只怕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進來，就是飛進來，也別想飛出去。」

老者低聲道：「咱們這一路上都平平安安的，若是到了洛陽才出事，可就窩囊了，各位千萬辛苦點，前後院都要派人巡查。」

「孟大爺放心，咱們會加倍小心。」

「好，那二位就去忙你們的吧！」

少女道：「爹，你也太擔心了，那尊金菩薩，整整五百二十八斤，有誰搬得動啊！」

老者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少女道：「準沒事，你看着好了，這尊金菩薩肯定會在初九那天安放在白馬寺內的寶座上。」

「但願如此。」老者不是喃喃低語，說話的聲音十分響亮，生怕外人聽不到似的。

老者回房去了，那少女也回到供着菩薩的上房，吩咐那兩個小婢快去吃飯。

少女靠在床欄上，托腮沉吟，看她眉宇開朗，似乎一點也不擔心，倘若她知道房樑上有一個人埋伏着，她就不會如此的輕鬆了。

那個人就是「辣手夫人」冷露紅。

冷露紅是在孟家一夥人進店時混進來的，那時候人進人出，誰也不會去注意這個女人。店家以為她是客人，客人以為她是店中的僕婦。

現在，她伏在樑上，等待夜靜更深。

那少女可眞有一份虔誠之心，衣不解帶地供奉着菩薩，頭一炷香將要燒盡，她又點上了第二炷，然後又是第三炷。當第三炷香燒到一半時，長街上的更鼓已經敲起了二更二點。

這時冷露紅悄然無聲地從房樑上一躍而下。

少女靠在床欄上，似乎已經入寐，對眼前的來人全然不覺。

冷露紅向她臉上吹了一口氣，那少女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她揉揉眼皮，神情錯愕地問道：「妳是誰？」

「活菩薩。」

「活菩薩？」少女還不知道禍將臨頭。

「告訴我，妳是誰？」

「我是孟小蓉。」

「孟家大小姐……」

「是的。」

那少女的話剛說到一半，冷露紅突然出手如電，點了她的啞穴和麻穴，將她抱到了帳子後面去了。

過了一刻工夫，那少女走了出來，臉上浮現了得意的笑容，當然，這是冷露紅喬扮的孟小蓉。眞

的孟小蓉已經躺在帳子後面不能動彈了。

可是當冷露紅走到金菩薩面前時，她臉上的得意笑容立刻消失得一乾二淨，因為她沒有見到那一百○八顆用珍珠串起的佛珠。

就在她一愕之際，忽然窗櫺動了一下，她的身畔立時出現了一個人，那是臉上浮現着不懷好意笑容的小閻羅卓龍將。

事出意外，難免使冷露紅心頭一驚，但她在表面上却顯得冷靜，悄聲道：「你怎地也來了？」

「妳好像面臨了難題，我當然應該來助妳一臂之力，別忘了咱們是合夥人。」

「的確是有了難題。」

「說說看。」

冷露紅指着金菩薩說道：「不見了佛珠！」

卓龍將楞了一楞，道：「也許將佛珠收了起來，何不問問那位孟小姐？」

冷露紅喃喃道：「此事只怕有詐。」

卓龍將冷笑道：「妳想嚇唬我。」

冷露紅神色凝重地道：「絕無此心，我後悔沒將許多可疑的事早些告訴你。」

「現在告訴我還不遲。」

「你那匹梅花馬拴在提督衙門的馬房中，那匹黑馬是假的，丑九暗中耍了花樣。」

卓龍將楞了一楞，說道：「會有這種事？」

冷露紅點點頭，道：「半點不假。」

「妳想我立刻去找丑九興師問罪？」

「想必你也不會去！」

「妳說對了，我絕不會上妳的當。」

冷露紅語氣柔和地道：「小閻羅，請相信我，我對別的男人沒有像你這樣好過，尤其是像你這種比我小好多歲的小男人，你無論如何都要相信我，我對你說的話都是實實在在的。」

卓龍將冷冷道：「妳早些對我說，我還會信，現在妳縱使說得唇焦舌爛，我還是認為妳別有用心。」

「聽我的沒錯。此事必然有詐，你我現在還來得及全身而退……」說到此處，門上突然響起了彈指之聲，她連忙喝問道：「誰？」

房門外一個小婢道：「是小姐叫我麼？」

冷露紅示意卓龍將藏在門後，她將房門打開一條縫，面向外面說道：「沒有叫妳啊！」

「我好像聽到小姐的聲音。」

「我在向菩薩祝禱。」

那小婢失笑道：「原來如此，沿途車馬勞頓，小姐早些安睡吧！」

「我就要睡了，別來吵我。」冷露紅關上了房門。

待聽那小婢的脚步聲去遠了，卓龍將才悄聲道：「夫人，妳可曾聽說過，神像還要嵌眼珠，鑲牙齒，看看，這証明一切都不會假。」

「那串佛珠呢？」

「佛珠是活動的，可以掛上，也可以取下。一定是收了起來。」

「以我闖蕩江湖十來年的經驗，總覺得這件事有些不對勁！」

「一尊價值連城的金菩薩，怎麼讓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姑娘家來守着？」

卓龍將冷笑道：「夫人，妳可看走眼了，這屋子裏雖然只有一個姑娘家，可是店內店外，長街兩頭，都有百來個高手哩！」

冷露紅沉吟了一陣，道：「你決心要動？」

「當然，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

「好，我們先問問孟家小姐，看看那串佛珠藏在何處？只怕她會喊叫！」

「讓我問她，她的喊叫沒有我的劍快。」

冷露紅從帳子後面抱出了孟小蓉，先解開她的麻穴，待卓龍將短劍抵在她的咽喉之後，才又解開她的啞穴。

卓龍將冷冷的道：「妳是孟家小姐？」

孟小蓉渾身發抖地點點頭。

卓龍將又問道：「聽說菩薩顯靈，保佑妳的病好了，若是再死在我的劍下，可就不合算了。」

孟小蓉顫聲道：「我不願死，求好漢饒命！」

卓龍將道：「可知道我是誰？」

孟小蓉搖搖頭。

卓龍將道：「我的外號叫『小閻羅』，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只要妳不大聲叫喊，我就絕不殺妳。」

孟小蓉連連點頭，說道：「我一定不叫。」

冷露紅道：「那串佛珠放在何處？」

孟小蓉道：「放在菩薩肚子裏。」

卓龍將猛然醒悟，疾聲說道：「對對，丑九曾經告訴過我，金菩薩分成上下兩截，肚子裏一定是空的，來，咱們快來拆開。」

「慢點！」冷露紅喝阻了他，轉頭向孟小蓉問道：「告訴我們，如何才能拿到那串佛珠？」

孟小蓉道：「菩薩肚臍內有一

個鎖簧，先按下鎖簧，就可以將上半身旋開。」

冷露紅道：「妳去按那鎖簧。」

孟小蓉道：「我只能幫你按鎖簧，別的事我可不行，因爲我沒有氣力。」

冷露紅道：「我們也只要妳按下鎖簧就行了。」

孟小蓉戰抖抖地走過去，將食指伸進菩薩的肚臍中，只聽得「卡」地一聲響，她才回過頭來，道：「鎖簧已經按下，現在可以旋動了。」

冷露紅道：「孟家小姐，妳現在站到牆角落去，面向牆壁，不許叫，不許回頭，否則我就要妳的命！」

孟小蓉乖乖地面向牆角落站好。

二人一左一右旋動金菩薩的上半身，轉了三圈，上半身才脫開。

二人合力將那金菩薩的上半身抬了起來放到地上，紛紛向下半截的空穴內探視，裏面果然放着一串亮閃閃的佛珠。

「夫人，有甚麼詐？佛珠不是在這裏麼？」卓龍將一面說一面伸手去拿那串佛珠。

他的手剛一拾起佛珠，忽然砰地一響，空中升起了一陣濃烟，散發着淡淡的幽香。

冷露紅輕叱道：「趕快閉氣！」同時身形彈起，向站在牆角的孟小蓉撲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窗戶洞開，房門踢倒，十幾條人影飛閃而進，將他們二人困在核心，冷露紅想攫住孟小蓉爲人質的狡計也落了空。

她飛快地回身，和卓龍將背靠背而立，沉聲道：「失魂烟，是丑九的獨門單方，小閣羅，你交的好朋友！」

卓龍將低聲道：「夫人，看樣子是沖着我而來，妳却淌了混水，快些扯活，我給妳開路。」

冷露紅連聲冷笑道：「小閣羅，開始我是想耍耍你，到後來却是眞心對待你的，衝着你方才那句話，我爲你拚了。」

卓龍將沉聲道：「夫人，妳犯不着！」

正說話之間，從屋外走進一個人來，正是住在隔壁的那個五旬老者——孟小蓉的父親。

他手裏拿着一把單刀，沉聲道：「卓龍將，你還不束手就縛？」

「是你？」卓龍將認識他，原來是金陵總捕孟滌塵。

孟滌塵道：「方才你們二人吸入了失魂烟，此刻你們的功力已經減退了一半，再過一盞茶時間，就會倒地不起，又何必自討苦吃。」

卓龍將沉聲道：「孟總捕，我知道你是衝着我而來的，沒話說，服了、認了栽，只要你放走我的女伴，我立刻束手就縛。」

孟滌塵冷笑道：「你的女伴，休想瞞我，『辣手夫人』積案如山，早就該緝拿歸案，你們倆誰也別想走！」

冷露紅沉聲道：「小閣羅，還有甚麼好說，咱們豁出去幹了。」

「慢點！」站在牆角上的孟小蓉突然揚聲道：「只因爲你們太過猖狂，九門提督蔣大人才限令我爹在三個月內將你們緝拿歸案，否則就提頭去見，迫不得已，我才想出這條絕妙主意。我從未習過武功，手無縛鷄之力，膽敢面對你們兩個殺人如麻的魔王，就憑這份勇氣，你們也該束手就縛！」

卓龍將道：「孟總捕，案已了，別拖泥帶水的，只要放走了冷姑娘，我立刻束手就縛。否則，我又要背上幾條人命了！」

冷露紅道：「小閣羅，你還嚼甚麼舌根，待會兒藥性一發，你只有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還不快些動手？」

孟滌塵揮刀劈向她，她的肉掌竟然硬生生地接了一刀。「彭」地一聲，孟滌塵後退了一大步，他的利刀竟然沒有割破冷露紅掌上的一絲皮肉。

見她如此厲害，立刻有四個大漢抖着鍊子鎖向她展開圍攻。她一面應敵，一面叫道：「小閣羅，快走！有仇不報非君子，不幹掉丑九，你死也不會瞑目！」

卓龍將也不答話，突地一劍向前面一個粗漢子當胸刺去。

那漢子閃避不及，被卓龍將短劍刺個正着。

若在往日，必然是一劍穿心，但現在卓龍將却有力不從心之感，劍尖只不過刺進那漢子胸膛內約莫半寸，就抽了回來。

卓龍將不由得大吼一聲，道：「夫人，看來咱們的刼數到了，我是覺得對妳有些抱歉！」

冷露紅道：「休說廢話，幹一個夠本，二個有賺，快些打鐵趁熱。」

這眞是一場慘烈無比的浴血惡鬥，足足殺了將近半個時辰。不久，卓龍將和冷露紅才雙雙藥性發作，昏倒地上，但是孟滌塵手下的十幾個人，也都掛了紅，孟滌塵本人也被卓龍將的短劍削傷了左臂。

孟小蓉一頭撲進她父親的懷裏，哭了起來。

* * *

天已大亮，丑九却還是好夢未醒，突然，房門像擂鼓似的響了起來。

「誰？」丑九推被而起，臉現驚色。

屋外人道：「丑九，孔捕頭等

着見你面哩！」

丑九慌忙開了門，問道：「事情成了麼？」

「成啦！孔捕頭等着你去領賞。」

丑九笑嘻嘻地道：「請稍坐一會兒，我穿上衣服，洗把臉。」

「快點，一去就回，你還來得及趕上熱被窩。」

丑九飛快地收拾停當，跟那公差出了玉蘭院，只見門口有五匹馬，原來對方來了四個人。

那公差爲他拉着馬韁繩，笑道：「丑九，請上馬！」

「不敢，不敢！」丑九翻身上馬。

一行五騎，向銅駝巷方向行去。

經過提督衙門，五騎並未停下，丑九不禁問道：「各位，孔捕頭在那兒等我？」

「在另一個地方。」

「爲甚麼不在衙門裏？」

「卓龍將在公堂上受審，怕你不好意思跟他打照面。」

「說的是呀！」丑九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若不是衝着孔捕頭的面子，我丑九說甚麼也不會幹這種出賣朋友的事。」

「咱們捕頭領情呀，他正在等着謝你哩！」

一行人走過司裝寺，出了建春門，觸目竟是一堆堆的亂葬崗，丑九心懷鬼胎，不免有些汗毛凜凜，於是停馬問道：「咱們到這兒來幹甚麼？」

「走，走！」後面的人在他馬上加了一鞭：「衙門捕頭和江湖上的人物打交道，傳了出去總是不大好聽，所以孔捕頭選了僻靜的所在。」

「原來如此！」丑九口中雖如此說，心裏却難免犯嘀咕。

進入一叢雜樹林，只見林中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在等着。

丑九慌忙下了馬，拜了一拜，道：「孔捕頭，聽說大功告成，恭喜，恭喜！」

孔捕頭將手裏的銀票丟到丑九的脚下，冷冷道：「這是金陵九門提督蔣大人的賞格，梅花馬既然失而復得，就該論功行賞。」

丑九撿起銀票揣在懷中，一連聲道：「多謝，多謝！」

孔捕頭道：「這回多虧你設局，埋下失魂烟，才使得『小閣羅』與『辣手夫人』兩人被擒獲，你該算居功至偉，你說，我該怎麼賞你？」

「不敢居功，更不敢討賞，隨孔捕頭的意思，我丑九一大把年紀，行將就木，孔捕頭若是憐我老來無依，賞我點棺材本就行了。」

孔捕頭冷笑道：「那容易，你死了之後一定有棺材讓你睡就是。」

這話聽在丑九耳中，頗不是滋味，他只有一味乾笑。

孔捕頭又道：「丑九，你說卓龍將是不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是漢子，是漢子。」

「你賣友求賞，不覺得慚愧嗎？」

丑九楞了一楞，道：「那完全是衝着孔捕頭的面子，不然，我絕不會幹這種事！」

「謝啦！」孔捕頭拱拱手，又道：「他們天亮甦醒後，姓冷的娘們口不停地罵你，你猜猜看，卓龍將說了些甚麼？」

「他一定也在痛罵我。」

孔捕頭搖搖頭，道：「錯了，他沒有說半個字的怨言，他是看朋友看走了眼啦！」

丑九喃喃地道：「慚愧！」

孔捕頭沉聲道：「丑九，你不但該慚愧，還該死！」

丑九一聽話鋒不對，連忙縱身而起，打算開溜，却還是慢了一步，身後劈來一刀，砍傷了他的右腿。

他身子不由一歪，左肩也挨了一刀！

一時亂刀齊下，將丑九砍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

一個捕快搜出丑九身上的銀票，向孔捕頭問道：「這五千兩銀子怎麼辦？」

孔捕頭道：「花五兩銀子給他買副薄棺材，是我答應他的事，可要作到。」

「剩下的呢？」

「留着，等卓龍將明正典刑後，咱們好好的給他辦一場後事，他眞是一條漢子，憑眞功夫，咱們一輩子也別想拿他歸案。」

五匹馬來，五匹馬回，只留下丑九那具血肉模糊的屍首，躺在這僻靜的林子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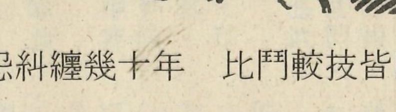
丑九是不是應該得到這種下場？那只有天知道！

(完)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卓蓋天忽然出現在風雪人的背後，卓蓋天邀風雪人同醉一場，二人直奔紫石鎮以北三十里外的小村莊尋醉，風雪人猜到其買醉之意……紫石鎮人頭湧湧，然而決戰的卓蓋天與不苦和尚却不見了，連風雪人也不見，却出現了吳杏村長老，他手裏提着裝着沉重的黃金錨袋子，同時也出現了三個錦衣人，他們是「黃山三友」……



恩怨糾纏幾十年　比鬥較技皆因情

「單堂主，聽說卓堂主突然神秘失踪，可有此事？」包勝道。

單開山頷首道：「卓堂主失踪之事，紫石鎮上人人皆知。」

包勝道：「未知單堂主可知道卓堂主下落？」

單開山道：「在下也極欲知曉卓堂主的下落，莫非包掌門有甚麼頭緒嗎？」

包勝濃眉一皺：「包某甫到紫石鎮，又怎知道卓總堂主如今身在何方？」

「你不知曉，單某也同樣不知曉。」

「要是……」

包勝只是說出了兩個字，卻是欲言又止。

單開山乾咳一聲，緩緩道：「包掌門，你心中有甚麼話，直說無妨！」

包勝淡然一笑，半晌才說道：「要是卓總堂主再也不出現，情況會如何？」

單開山眉頭一皺：「包掌門此言，是何用意？請恕在下不明白！」

包勝道：「世事難料，卓總堂主既然在重要時刻忽然消失，又有誰能保証，他是否會重現江湖？世上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這個……」

「萬一卓總堂主眞的再不重回地寇堂，單堂主又有何打算？」

「縱使卓總堂主不再回來，此事在下如何打算，也不能向包掌門透露！」

「不錯，包某畢竟是外人，單堂主所言甚是……但這東西，單堂主可還認得麼？」

包勝一面說，一面把一塊木牌遞過去。

單開山甫接過木牌看了一眼，立刻臉色變了。

他再也不敢面露高傲之色。

他立刻必恭必敬地拱手說道：「原來是包統領……」

包勝！

既是黃山派掌門！也是「包統領」！

黃山派，只有掌門、護法、弟子級別，並無「統領」一職。

他這「統領」身份，究竟又是怎樣的？

* * *

黃昏。

湖畔。

看來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但在湖畔，却隱隱透出一股殺氣。

殺氣來自一個人的身上。

一個用劍的人！

一個劍法獨步天下的人！

這人在一座帳營外，在他身邊，還有一個人。

那是彭怒！

彭怒本是草莽雄豪，但在這人身邊，却有如一條馴服的山羊。

能令他貼貼服服的人，天下間絕對不多。

卓蓋天也許是其中之一。

但以卓蓋天的氣勢，也許仍未能使彭怒那樣的人，貼服到如此這般的地步。

因爲這人是邵逍遙！

* * *

邵逍遙！

有「天下第一劍」之稱的武林奇人！

他在這湖畔已三天！

彭怒跟隨着他，也已兩天。

這個不尋常的武林高人，他在這裡是爲了甚麼？

是在這裡遊山玩水嗎？

不！

他在等一個人！

是不是地寇堂的總堂主卓蓋天？

不！雖然卓蓋天來了，而且把彭怒也一併帶來了，但他並不是邵逍遙在這裡要等的人。

邵逍遙要等的，是一個和他一樣絕不尋常的人。

卓蓋天固然也不尋常，但這人若論輩份之高，那是卓蓋天無法可以比擬的！

這人終於出現了。

那是一個黑袍老人。

黑袍老人手中，有一根烏溜溜的拐杖。

他是一步一步，由湖畔另一方走過來的！

他每走一步，都令人有山搖地動的感覺！

這是名滿天下的「象脚勁」！

「象脚勁」與「長鯨吸水」，同樣都具精湛無匹的內功！

若不是有相當修爲的內功高手，是絕不可能使出「象脚勁」或者是「長鯨吸水」之類武功的！

黑袍老人每走一步，都使地面爲之震動。

越是走近帳營這邊，彭怒所感受到的震動也就越加厲害。

邵逍遙冷冷的盯着他。

「怒，你害怕嗎？」

彭怒搖頭。

邵逍遙立刻一個耳括子打過去！

「放屁！」

「邵前輩……」

「連我聽了這種脚步聲都感到害怕，你怎會他媽的若無其事？」

「對不起……晚輩剛才只是在硬撐……其實……心中早已害怕得要命！」

邵逍遙這才滿意地笑了。

「我喜歡坦白的人！」

黑袍老人冷笑一聲，目注着邵逍遙，良久才道：「十年不見，你還活着！」

邵逍遙道：「我至今還活着，那是因爲普天之下，至今仍未有人能殺得了邵逍遙！」

黑袍老人道：「以前沒有人能，但今天呢？」

邵逍遙道：「今天已過了一大半。」

黑袍老人道：「白晝雖快將成爲過去，但仍有漫長的黑夜……」

邵逍遙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黑袍老人道：「對你來說，今天的黃昏，又豈僅是黃昏而已！」

語音一頓，接道：「既是黃昏，也是你最後的一天！」

「唉！可惜……」

「可惜甚麼？」

「你在這十年以來，定必拚命練功，但求擊殺我爲一快吧？」

「事實確然如此！」

「敢問師兄一句，在這十年內，你的武功進展如何？」

聽到這裡，彭怒不禁爲之一凜。

想不到這神秘的黑袍老人，原來竟是邵逍遙的同門師兄！

只聽見黑袍老人緩緩地朗聲說道：「實不相瞞，這十年以來，我的武功，並沒有太大進展，但却治療好一身沉重的傷勢，單憑這一點，今晚已足可擊殺你這個叛徒有餘！」

「但願師兄能夠如願以償。」

「哼！用不着你來吹捧！」

「請師兄指點！」

「且慢！」

「師兄有何吩咐？」

「站在你側邊的是甚麼鳥漢？」

「此子姓彭，單名一個怒字！」

「彭怒？」

「正是！」

「他媽的，有何怒氣？竟以『怒』字爲名？」

「這個師弟不得而知。」

「彭怒！你可知道自己怎會叫彭怒嗎？」

彭怒道：「晚輩姓彭，乃是因爲先父姓彭，先母也姓彭，於是無論跟父姓也好，跟母姓也好，都是命中註定非要姓彭不可的。」

「廢話！人人皆跟隨父姓，又豈有跟隨母姓之理？」黑袍老人冷然一笑。

邵逍遙隨即搖頭不迭，道：「師兄此言差矣！莽莽神州，亂局紛紛，不少人離鄉別井，爲躲避戰禍、仇家、苛政者，爲保性命安全，都會把下一代之姓氏，跟隨母姓！」

黑袍老人怒道：「邵老二，你總是有得說的！」

彭怒道：「邵前輩所言，本來

就是鐵一般的事實，毋庸爭議！」

黑袍老人道：「你姓彭是毋庸解釋的，但何以用這個『怒』字爲名？」

彭怒道：「當今天下，妖氛瀰漫，苛政虐民，千萬蒼生，莫不怨氣沖霄，怒火長燃，先父有感而發，故把晚輩命名爲一個『怒』字！」

黑袍老人不禁爲之一愕！

他愕然了。

良久，他緊繃着臉，一言不發。

他不作聲，邵逍遙也沉默着。

天色漸黑。

黑袍老人忽然對彭怒說道：「你跳湖吧！」

彭怒一呆。

邵逍遙的這個師兄，爲甚麼忽然叫他去跳湖？

他忍不住說道：「晚輩懂得水性，就算跳湖……」

黑袍老人道：「既然你懂得水性，還嚕囌甚麼？豈不知老夫正在放你一條活路嗎？」

邵逍遙呵呵一笑，對彭怒說道：「我師兄這句話倒是實話，他叫你跳湖，便是給你一條活路，不然的話，只要他一出手，你必死無疑！」

彭怒聽了這話，不禁又是一怔。

邵逍遙倏地冷笑一聲：「蠢材，難道你以爲我師兄一旦出手對付你，我會不顧一切保住你這條賤命嗎？眞是妄想！」

彭怒不敢反駁。

既不敢反駁，也無從反駁。

在這兩大高手面前，他的確沒話可說，甚至是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

最後，他只好跳湖。

湖水清涼。

彭怒水性甚佳，在這平靜的湖水裡，他就算不像一條游魚，最少也不會是一塊石頭。

但他跳入湖裡之後，就再也不知道黑袍老人和邵逍遙怎樣糾纏下去了。

＊　＊　＊

邵逍遙，以掌中一劍名震天下。

他這位師兄，又是怎樣的一號人物？

江湖上，知道邵逍遙師門底蘊的人，少之又少。

知道他有一個這樣的師兄的人，更是絕無僅有。

然而，這黑袍老人的確是他的師兄。

其人武功，是否比邵逍遙更高？

＊　＊　＊

「師兄，請賜招！」

「你要小心了！」

「一定一定！」

「嘿！」黑袍老人終於出手！

他以手中一根黑拐杖，怒戮邵逍遙。

這一招，沉實威猛，力道不弱。

邵逍遙叫了一聲：「好一招『河嶽春秋』，大有武癡用武之境界！」

黑袍老人「呸」一聲，「少拍馬屁，接招！」

黑拐杖招式尚未用老，拐杖竟自中間分開，變成兩根短拐！

「兵分兩路，陰陽互濟，好兵器！」邵逍遙又在讚道：「十年不見，師兄在武器上花費的心思，更見神妙！」

「廢話！」

「此乃實話實說，由衷之言！」

「花言巧語，祇哄騙得了小師妹，休得在我面前賣弄！」

「小師妹本來就喜歡跟我在一起，我幾曾哄騙她了？」邵逍遙一聽見黑袍老人提起「小師妹」，倏地一張老臉爲之漲紅起來。

「若不是你對小師妹無情無義，她也不會跳入千丈懸崖，他媽的，一想起此事，恨不得把你拆骨煎皮，碎屍萬段！」

黑袍老人越說越是怒火上湧！

他出招更兇狠！

出招更急！更是淩厲無比！

「師兄，你把這筆舊賬算在我頭上，那是大大不公平的！」

「甚麼舊賬？」

「此事已過去了五六十年，還不是舊賬嗎？」邵逍遙叫道。

「五六十年又如何？在我眼中，便直如是昨天發生之事！」

「呸！瘋言瘋語，語無倫次！」

「他媽的，十年前殺不了你，今天非要把你這個薄倖狂徒砸爲肉醬不可！」

「每隔十年，你都找我的痲煩，要是眞的激怒了我，說不定我眞的會把你一劍幹掉！」邵逍遙怒叫起來！

「嘿嘿！這五六十年以來，咱們大戰了五六次，那一次你不是想幹掉了我的？但你有這個本領嗎？他媽的！」

「我是誰？我是邵逍遙！我是天下無敵的劍客！我要殺你，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邵逍遙一面大叫，一面赤手空拳化解黑袍老人一雙短拐的兇狠招數。

「爲甚麼不亮劍？」

「殺鷄焉用牛刀！」

「好大的狗膽！」

師兄弟二人，在湖畔展開激戰，竟一直打到天亮！

＊　＊　＊

天色已亮。

經過漫長一夜的苦戰，黑袍老

人早已爲之筋疲力竭。

邵逍遙看來也很疲累。

鳥在半空飛。

黑袍老人仰視飛鳥，怒道：「可惡！」

邵逍遙道：「鳥在飛，與你何干？」

黑袍老人道：「要不是老夫大戰了一夜，殺氣大減，這些扁毛畜牲又豈敢在老夫頭上飛來飛去？」

邵逍遙哈哈一笑：「師兄所言甚是！」

黑袍老人怒道：「你以爲我再無餘力殺你這個叛徒嗎？」

邵逍遙道：「要是殺得了，早已殺得片甲不留，何苦等到此刻？」

「此刻？此刻是甚麼時候？」

「天亮時候！」

「甚麼？天亮了？」

「是不是天亮，你也分不出來嗎？」

「分……分得出……怎會分不出……」黑袍老人陡地淒然一笑，「師弟，你說得對，我已再無餘力殺你……」

「十年後……」

「十年？還要再等十年嗎？罷了……這一筆賬，再也不必計較啦……」

「師兄，這却又是何苦？」

「甚麼意思？」

「你我爲了小師妹結下夙怨，五六十年以來，每隔十載定必有一場惡鬥！」

「那又如何？」

「這每隔十年一場的惡鬥，其實也很有意思，最少，咱們都會爲了這一場惡鬥，而不斷勤奮練功，朝夕磨練不懈……」

「不錯，但那又怎樣？你以爲我這個大師兄眞的是糊塗蟲嗎？」

「師兄此言，却是何故？」

「嘿嘿！邵逍遙，好一個邵逍遙！好一個卑鄙下流的師弟，難怪當年小師妹給你這個騙子騙得頭暈轉向……」

「小師妹冰雪聰明，要騙她談何容易？」

「別人要騙她，固然是千難萬難，但她遇上了你，唉……」

「師兄言重了！」

「別說是小師妹，便是我這個大師兄，這數十年來，還不是給你騙得團團亂轉嗎？」

「師兄何出此言？」

「這五六十年以來，每隔十年之戰，表面上看來都祇是平分秋色，彼此的功力不相伯仲，但實則嘛……嘿嘿……」

邵逍遙聽到這裏，乾咳兩聲，但却不言語。

黑袍老人「哼」的一聲：「別以爲我眞的不知道，若論武功，我是萬萬比不上你的，每一次咱們能夠『苦戰』至筋疲力竭，其實都是你故意相讓！」

邵逍遙雙目一瞪，叫道：「有這等事嗎？怎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黑袍老人冷笑道：「師弟，算了吧！光棍眼中不揉砂，逾花甲子的恩仇，今天就此一筆勾銷，以後再也不要舊事重提！」

語畢，撒開大步，朝北方離去！

＊　＊　＊

天色漸更亮。

邵逍遙站在湖畔良久，忽然叫了一聲：「出來吧！」

湖水之下，忽然冒出了一個人。

一個水淋淋的人。

彭怒。

「泡在水裏整晚，很好玩嗎？」

「不！湖水越泡越見寒冷……」

「不要緊，來，我教你練一套內功心法，不到半個時辰，就會全身燙熱起來……」

＊　＊　＊

半個時辰後，彭怒依照邵逍遙的指點，在湖畔盤膝練功。

果然，他在練功半小時後，全身寒意盡消。

邵逍遙忽然對他說道：「就這樣繼續練下去，在一個時辰之內，無論四周發生甚麼事，都不可輕舉妄動！」

「晚輩遵命！」

片刻之間，湖畔東方，忽然悄悄地湧現出一羣人。

一羣殺氣漫天的武林人。

爲首一人，作儒士打扮，手裏搖着一把大摺扇。

摺扇之上，大字書上：「不饒人」三個血紅大字！

這儒士年約三旬，一臉秀氣。

但他這把摺扇上的文字，却是說不出的嚇人！

＊　＊　＊

「你是誰？」邵逍遙問。

儒士把摺扇一揚：「這就是在下的名號。」

「不饒人？」

「正是！」

「如此霸道之名號，你不怕會招惹痲煩嗎？」

「在下本來就很霸道，既然霸道，就不會害怕招惹痲煩！」

「說得好！你今天帶了多少爪牙？」

「不多，連在下在內也不過是區區六十五人。」

「率衆到此，所爲何事？」

「不爲甚麼，祇是爲了要領教領教尊駕的不世劍法，武林絕學！」

「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劍王府主人『頂天一劍』，又是號稱『酒帝』之邵老先生！」

「說的很詳細！你既然知道我是誰，還敢前來惹是生非，倒算是膽色過人！」

「哈哈！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難道邵老先生認爲，你可以一輩子雄霸天下，所向披靡不成？」

邵逍遙不禁喟然一嘆：「你說的不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本領最高深的大豪傑大英雄，到最後還是難逃一敗，以至是難逃一死的命運！」

不饒人冷然道：「既明乎此理，今天你就算死在我手下，也不能算是一樁怪事！」

邵逍遙又嘆一口氣，道：「你的主子，近來怎樣？」

不饒人道：「聖皇武功大有進境，處事比從前更見精明，當今天下，早晚盡入聖皇指掌之中！」

邵逍遙「呸」一聲：「甚麼聖皇前聖皇後的，他是大魔頭！」

不饒人道：「只有不明事理，愚昧庸碌之輩，才會把聖皇當作邪魔外道！」

邵逍遙雙目一睜：「你敢譏笑我是愚昧庸碌之輩？」

不饒人道：「天下大勢順逆潮流，你若看不清楚，便是愚昧庸碌之輩，難道我說錯了嗎？」

邵逍遙冷笑。

不饒人道：「你的劍法享譽武林多年，今天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領！」

其口氣之狂妄，令人驚詫。

但邵逍遙沒有拔劍。

他祇是對不饒人說道：「快滾回去告訴那妖孽，邵某跟魔教河水不犯井水，但你們若是不識相送上門來，邵某祇好見一個殺一個！」

不饒人哈哈一笑。

笑聲中，摺扇一揚。

一聲叱叫隨着響起，他的身子也飛拔向上直標。

他人在半空，摺扇有如披風亂舞，直向邵逍遙頭頂罩下。

這一着攻勢，呼呼有聲，氣勢甚是懾人。

但邵逍遙是何等樣人，自然不爲所動。

他祇是輕身騰挪閃避，他連不饒人也不望一眼。

不饒人居高臨下，連攻三招。

每一招都似實實虛，但每一招都同樣聲勢嚇人！

邵逍遙的眼睛，始終不望他一眼。

邵逍遙祇是盯着另一個人。

一個在人羣中，看來毫不起眼的一個「手下」！

* * *

這個「手下」，年約三十五六歲，個子瘦小，臉色黝黑，他混在人羣中，平凡之極。

但邵逍遙仍然一直緊盯着他。

他也沒有逃避邵逍遙的目光。

邵逍遙盯着他，他也同樣盯着邵逍遙。

這人本來毫不起眼，但忽然間，似乎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一個充滿威儀，大有王者之風的男人！

「大理段氏！你是段伏，段皇爺！」邵逍遙忽然尖聲大叫。

他仍然沒看不饒人一眼。

儘管不饒人的攻勢，有如排山倒海般直向邵逍遙湧至！

大理段氏，段伏！

段皇爺！

邵逍遙居然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段皇爺的來歷。

不饒人呢？他可知道，在他率領的手下中人，竟然有如此這般人物？

* * *

不饒人，出手絕不饒人！

他外表看來，是個一表斯文的儒生，但實際上，他是武夫！

而且是生性暴戾的武夫。

他出招陰險，下手毒辣，永不饒人。

戰陣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在激戰中出招狠辣，那是人之常情。

然而，不饒人就算面對手無寸鐵，甚至是完全不諳武功之人，下手同樣狠毒。

絕不饒人。

這是他的原則。

他常對別人說：「要爬在別人的頭上，就不能口硬心軟。」

口要硬，心更要硬。

祇有心腸有如頑石鋼鐵的人，才能狠得下心腸，出手毒辣，絕不饒人。

不饒人認爲，自古以來能夠建功立業，出人頭地的英雄好漢，莫不如此。

徒具婦人之仁者，畢生難成大器。

他要成功！

他要出人頭地！

爲了要成功，爲求達到目的，他自出道以來，每戰都絕不饒人。

然而，不饒人者，人亦不饒之。

以往，沒有人能殺得了他，並不是不想殺他，而是殺不了。

平情而論，不饒人的武功，確然非比尋常。

他這一手「扇網十三重」秘技，變化多端，而且暗藏無數歹毒暗器，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但邵逍遙彷佛並不加以理會也不防備。

他是劍王府的主人。

他是「頂天一劍」，他是「酒帝」！

區區一個不饒人，雖然是魔教中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但邵逍遙仍然沒把他放在眼內。

在這六十餘人之中，唯一能令邵逍遙另眼相看，爲之動容的人，絕非不饒人，而是來自大理的段伏！

段皇爺！

* * *

大理國，民風純樸，勇武之士雖多，但眞正的武學高手，却是絕無僅有。

段伏是這絕無僅有武學高手之一。

早在十二年前，他已離開大理。

他爲甚麼要離開大理？

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說，段伏是爲了不想被人嫌疑爭奪王位，所以在一個晚上隻身獨影，離開了大理。

也有人說，段皇爺在大理國中，跟一位皇族的妃嬪有染，結果被迫離開大理。

又有人說……

總之，甚麼樣的傳言都有。

但眞相如何，天下間祇有兩個人知曉。

第一個最清楚眞相的，當然就是段伏他自己。

而另一人，就是「酒帝」邵逍遙！

* * *

邵逍遙，是不折不扣的武林奇人。

他不但武功高得出奇，畢生的際遇，也是充滿傳奇色彩。

他曾到過大理。

那是十三年前的一個冬夜。

那是一個十分嚴寒的晚上。

邵逍遙到大理，並沒有任何目的，他祇是周遊列國，途經此地。

他在一間酒家門外，看見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漢子在練劍。

劍法，不易有成。

邵逍遙是劍學上的大行家，當然知道練劍之難。

那人在黑夜中舞劍，劍法看來並不如何高明，甚至是平庸之至。

但在邵逍遙眼中，却大大不以爲然。

這漢子的劍法，就和他的相貌一般，看來毫不起眼。

但這並不等於他是個平凡的人。

更不表示他的劍法，和他的外表一般平淡無奇。

邵逍遙是劍學上的大行家，很快就看出，此人所舞的劍法，赫然竟是在武林中失傳已久的「飛揚十九劍」。

「飛揚十九劍」乃關外第一奇俠石破天所創。

五十年前，石破天以關外第一高手身份，參與泰山武林盟主擂台比武，連敗中原十九位頂尖高手，聲勢之勁，一時無倆。

但他並沒有成爲武林盟主。

他根本志不在此。

他參加比武，祇是爲了比武。

他志在印証那一套「飛揚十九劍」。

那是驚世駭俗的劍法。

當年，邵逍遙也曾在場。

那一套精妙的劍法，使他留下了極深刻印象。

想不到數十年後，他在大理國看見一個毫不起眼的漢子，把這套劍法使出來。

對於一個好劍的人來說，世間上又有甚麼事情比一套精妙的劍法更有吸引力？

* * *

就在那個晚上，邵逍遙與段伏一見如故。

那個毫不起眼的漢子，就是段皇爺。

然而，在今天，段伏竟混迹在魔教殺手行列之中。

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不饒人的武功，固然是非比尋常，但在邵逍遙眼中，根本不值一哂。

最令他爲之側目的人，祇有一個。

那人當然是毫不起眼的段伏。

段伏又出現了。

他是僞君子？眞小人？還是另有苦衷，所以才會加入魔教？

* * *

不饒人，出手絕不饒人。

但他又豈是邵逍遙的對手。

難道他竟無此自知之明嗎？

不！

不饒人縱使生性狂妄，也絕不是個毫無見識的人。

然而，他早已迷失了本性。

他在到此之前，曾服下了一種丹藥。

這種丹藥，可以使他的功力倍增，但也同樣可以使他迷失本性。

他體內有一股瘋狂的氣燄，使他完全無法可以自控得住。

他心中祇有一個念頭。

戰！戰！戰！

非戰不可！

無論遇上甚麼樣的對手，他都會不惜一戰。

因爲他根本無法可以判斷，對手的武功，究竟到了怎樣的地步。

否則，這一天他決不敢挑戰劍王府的主人「頂天一劍」邵逍遙。

他瘋了，眞的瘋了！

但他這種瘋狂，全然是給人擺佈出來的。

（未完・六）

三爺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稟性聰明俠義心　堪當傳人入玄門

這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末，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也是清皇朝面臨崩潰的前夕，全國各地災荒連年，再加上官府的強征暴斂，弄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又值當時的黃河泛濫，鬧了水災，災民離鄉背井，四散逃荒。古云：「富貴思淫慾，饑餓成盜賊。」當時的窮人，畢竟多於達官富人，爲了吃飯，祇能鋌而走險，年輕力壯的下關東謀生，老弱幼小的向南逃生，扶老攜幼沿途乞討來果腹，不識地理方向，唯有沿着運河向南走去，何處是終點？大家心裏都茫茫無知……

話說當時在江蘇淮安城西五里地，有個張集，住着三十幾戶人家，一半人家是租地或幫工種莊稼的，還有一半人家靠打鼓、操琴、吹奏嗩吶、辦理婚喪紅白之事，幫着抬轎子、扛棺材、趕騾馬車運貨賣苦力爲生。唯有村西頭邊上有個豆腐作坊，是本地人張老么所開，張老么實際也不是本地人，他的上五代曾祖本是蘇州人，官至翰林編修，因涉嫌家中收藏復明反清詩抄和木版書刊，經人告密被發現，就此被抄了家、判了罪，老死於文字獄；他的大兒子在出事那天一大早，就偕着妻子、兒女、僮僕、婢女去木瀆岳丈家祝壽，幸虧一個靈巧活絡的家人經後門逃出，趕來稟報，方免去這場災禍，當即全家攜老挽幼帶着僮僕、婢女二十餘人，在岳丈家後門水橋頭坐船匆忙外逃，日夜兼程，沿着運河北航，過長江經揚州，直至淮安城西，因爲當時匆匆出逃，所帶銀兩不多，能建的房屋也祇是能避風雨的平房而已，置的田地也祇是靠自己力量能刨食的一點土地，據云：「大樹一倒猢猻散」，日後又各自分家，建立了各自的營生，所以把這塊集居的土地喚作張集，而張家嫡系，爲了生活，書香門第遂變成了豆腐坊。

張老么的豆腐作坊面南臨街，門樓子是木柱撐着的，四周圍種植的荊棘結成籬笆，有一人多高，裏外都看見人，圍成了一個大圓場，場院邊上還堆着兩個草垛，裏邊正中三間瓦房，由於年久失修，顯得很破舊，左右兩進都有耳房，是草蓋的，東耳房裏堆的是雜物，西耳房房門朝東，裏邊有石磨和一個大灶，牆邊平排六隻大水缸，左門後邊排了兩個豆腐架子，上面一排排分開，可以放做好的豆腐，靠北牆邊上，堆有一包包的黃豆，屋樑的下面懸吊着長竹竿，晾着洗淨的豆腐布，一隻小驢子停在石磨邊上，吃着笆斗裏的飼料，在東牆邊，放着一副榆木槓的搾床，做豆腐乾、千張、百頁用的地下挖了一手掌寬的水槽溝，可以把地面的水引向屋外的後牆外面流去，這是整個豆腐作坊的擺設。

豆腐作坊的主人張老么，今年三十九歲，二年前老伴因病去世，生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十八歲入贅女家；二兒子十六歲在周善人家當僱工；三兒子今年七歲，帶在身邊，名叫「小三子」，張老么是又當父親又當娘，爺倆相依爲命，作坊裏僱了一個伙計、一個學徒，支撐着這豆腐作坊，維持這一日三餐。

小三子稟性聰明，天賦過人，心地善良，有超人記憶，過目不忘，因家境貧寒，無力供他上學。他七歲時，曾在私塾老師教課的窗下聽課，一本「百家姓」兩天就能全部背出，隻字不漏，大家傳爲奇聞，這位私塾老師出於好奇，把小三子找來一試，並教他「三字經」一遍，第二天他又能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這老學究聽了心裏喜歡這個小三子，就免費收了這個學生，在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小三子學會了私塾老師所教的一切課程，他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書五經，都能背誦如流，但內涵文意終究難以全面領悟，直至五年以後，遇到素玄大師，再經一一點撥，心裏方始徹底透亮，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光陰似箭，一轉眼小三子今年已十二歲了，在豆腐作坊裏，完全當是一個整勞力來使用了，如一百斤黃豆，他可以雙手把它舉過頭頂。張老么因患老寒腿(關節炎)，日感一日體力漸不支，每天傍晚，先要做淘、浸、泡黃豆的工作，半夜三點多鐘就得起床挑水，因爲河水澄清了一個晚上，天亮時的水質最清純，他把六缸水挑滿，同時還要趕驢子磨豆漿，再將生漿倒入用白布兜上四角的布袋裏過濾，行話叫「扯漿」，將豆腐中的豆腐渣分離出來，這豆腐渣在當時飢荒的年月，可以當菜炒來吃，也可炒熟了當飯吃，如果給豬吃會膘肥體壯，是再好不過的飼料了。豆腐放入鍋內煮滾後，倒入大缸內，稍稍冷却就點上鹽鹵，放在用白布圍着的豆腐板子裏，放上搾床，稍稍濾去水份就是嫩豆腐；稍多濾去水份就是老豆腐；用力搾去水份就是豆腐乾；用大力搾乾水份就是千張、百頁。這些都是勞動力較强的工作，一塊壓搾用的花崗石塊，就有二百斤重。當時小三子年紀雖小，由於平時勤勞肯幹，所以練出了混身力氣，超過了一般成年人的力量，如壓搾時，小三子把石塊結上繩子，用牙齒咬住繩頭，一用力、腰一挺、頭一抬，兩手一捧，石塊就離開地面上了搾床，尤其在寒冬臘月，天冷地凍之時，做豆腐作坊的工作，就更辛苦了。俗云：「世上行當誰最苦？打鐵、撑船、磨豆腐」。正由於小小年紀，早早經歷了人間最辛勞艱苦的鍛煉，培養了小三子勤勞、堅韌不拔的性格，同時由於這啟蒙的書本知識，似懂非懂地在他腦子裏留下深深印象，使他人品端正，更加早成熟，應了俗云：「窮人家的苦孩子早當家……」的話。

小三子今年十二歲，個頭不高，不胖不瘦，有一頭打着圈圈的卷髮，盤着一根粗的小辮子，穿一件布背心，光着膀子，穿着短褲叉，穿着草鞋，圓圓紅潤的臉上有一對大眼睛，黑白分明，透着一股憨厚的稚氣，是一個平常窮人家的孩子。

一天中午在吃午飯，在豆腐作坊的門前來了一個乞討的婦女，她用藍布包了頭面，把臉遮得密實，小三子碗裏吃的是豆腐渣，還有兩個玉米餅，小三子把自己的兩個玉米餅給了乞討的婦女，又將她的碗拿進去盛了一碗豆腐渣，張老么過來把自己吃的兩個玉米餅子放在小三子的碗裏，小三子硬是不要。說「爹！我喜歡吃豆腐渣……」乞討的婦女看了一會，流露着深爲感動的眼神，慢慢地走了。

每天一早，天剛濛濛亮，房內還點着油燈，小三子就趕着驢子上路，馱着做好的豆腐格子和滿筐的豆腐干、百頁、千張、豆腐渣，上淮安城裏集市上去擺攤，上午把豆製品賣了，再買上兩包黃豆馱在驢背上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毛驢歡喜靠着路邊走，小三子究屬是孩子，童心不泯，貪玩，就走到裏側，用身子撞毛驢往外側走，毛驢走到對面又沿邊上走，有時嫌毛驢走得慢，他就在毛驢屁股上用左右拳搗牠，毛驢屁股上吃到份量就朝前快跑，小三子在毛驢後面近追邊打，有時毛驢還會甩一下尾巴，小三子就架住再頂再打，雖然不用大力，祇是輕輕地頂撞，但能使出拳的頻率加快，一口氣能搗出二千多拳，耐力也加强了，在不知不覺中，小三子練就了「追風趕月雙拳直搗」的功力，年深日久，功到自成，小三子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有天早晨，淮安城裏，正逢初五趕集，這時正巧遇上人們趕集的熱鬧時候，小三子豆腐攤的生意也正忙着，忽聽前邊人聲一陣喧嘩，人羣大亂向街兩邊閃去，又夾着小孩哭，大人嚎的聲音，祇見前面塵土飛揚，「踏踏」之聲陣陣，忽見遠處閃出一條大黃牛，牠兩角朝前，瞪着紅紅的牛眼睛向這裏奔來，街上的人們急慌亂地向兩邊閃開，如果人被這發野性的黃牛撞着，不死即傷。小三子一看要出人命，說

時遲那時快，他猛地不顧一切的衝了上去，迎着對面奔來的狂牛撞去，祇聽「啪」一聲響，狂牛側身倒在地上。

原來這黃牛發了狂力量就更大，再加奔跑時向前的慣性衝力，加起來更是勢不可當，小三子看似迎面和黃牛對撞，實則是雙方在剛欲接觸相撞時，小三子是避其鋒芒，側面撞去，用的是「撞驢法」，以巧克力。

現在這狂牛躺在地下，「呼嗤、呼嗤」喘着粗氣，小三子一手拉住左邊牛角，一手用拇、食兩手指頭扣在牛的鼻子，把狂牛拉了起來，此時狂牛雖已筋疲力盡，但一看敗在這樣一個小孩子的手下，心裏大爲不服，還想朝前撞，小三子右手抓住牛左角，右手牽住牛鼻子，連拖帶拉轉了好幾個圈圈，這下狂牛終臣服了，牠流着粘答答的口水，鼻子「呼呼」喘着粗氣，這時牛主人也匆匆地趕來了，把牛牽了回去……

小三子見義勇爲，奮不顧身打倒了狂牛，避免了大街鬧市狂牛踩死人的一場慘劇……這故事越傳越神，打這以後，小三子豆腐攤上的生意比往日好了起來。

當時這場虛驚算是結束了，可是街上的人羣却久久不願散去，都驚奇地看着這小三子，懷着感激的心情，讚揚小三子勇敢捨身救人的舉動，從此小小年紀的小三子，「單身摔狂牛」的故事，在淮安城的大街小巷傳頌，使他名聲大噪，賣豆腐的生意也跟着好起來，有些人們出於好奇，借賣豆腐的同時，好好地看看這個鬥牛英雄；有些人們是出於感激他保護了這方土地的安全，存心作成他的買賣，使他得些小利。

但每天在快要收攤時，總有一個包着頭巾布的婦女來攤前乞討，小三子總是像對買主一樣接待，要甚麼，給甚麼。但她沒有錢給小三子，小三子毫不在乎，不厭其煩地天天如此，一個月後，這個婦女在攤前把包頭巾的布拉開了一點，露出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向小三子說：「我每天來吃白食，沒有錢給你，爲甚麼你不煩?」

小三子笑笑說：「這沒有甚麼，你因爲沒有才向我要，我有能力可以幫助，這是我應該做的事，你如果有甚麼困難事，祇要我幫得上，我一定幫你。」

這婦女微微點頭，口角露出一絲笑意，口裏喃喃說道：「嗯！是一塊好料。」

正說話間，在街對面，搖搖擺擺地過來了五個潑皮，都在二十歲左右，生得高頭大馬的，還都會幾下花拳繡腿，內中一個爲首的逕直來到豆腐攤前，用手指着小三子說：「喂！小三子，人家都說你會鬥牛，你走出來跟大爺我鬥鬥看。」

小三子一看來者是五個地痞，就回答說：「我賣豆腐，不會打架，你和我打，打贏了是以大欺小，不光彩，打輸了你的顏面沒有了。」

這個爲首的潑皮聽了勃然大怒說：「小三子，你不用耍嘴皮子，老子今天非要和你比上一比。」說罷就伸出右手，一把揪住小三子的衣襟，朝外一拖，就像拎小鷄似的把小三子拎出攤位。

小三子一看今天的這個架勢是避不過要打架了，頓時把身子往下一蹲，小潑皮心裏高興，小三子到底是人小力薄，一拎就提出來了，但這時又忽然感到手裏往下一沉，所以小潑皮很自然地用足手勁往自己懷裏提，小三子隨着上提的勁，突然一個縱身上跳，將頭頂對着小潑皮的鼻子部位一頂，小潑皮頓覺鼻子酸痛難熬，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頭往後仰，小腹空門大露，小三子緊跟着又是一下膝頂中小潑皮的下身，這時小潑皮手一鬆，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捂着肚子，躺在地下翻來滾去嚎叫不已！因爲速度太快了，小潑皮們都沒有搞清楚是怎麼回事，這個老大就倒在地上了。

正在疑惑間，其中一個潑皮仗着自己身大力不虧，再加還有兩三下手脚，猛地向小三子撲來，小三子也不示弱，迎着向他衝去，待兩人身體剛要接觸時，小三子猛地來了一個雙手抱頭，肘尖向前外露，迎着他忽地一矮身，隨着又向上一縱身，像撞毛驢似地撞去，就聽「咚」地一聲，撞在他的心窩處，把對方撞出一丈開外，一個四脚朝天，爬也爬不起來，他們兩個都在地上又「嚎」又「哼哼」的折騰了好一會，街上圍觀的人羣都拍手叫好，都爲小三子打抱不平，指斥五個潑皮欺侮小孩來攤前鬧事，結果是自討沒趣……

另外三個潑皮一看這個架勢，嚇得都不敢上了，灰溜溜地扶着兩個受傷的潑皮回家去了。

街上的這場尋釁搏鬥，以侮人必自侮的下場結束了，這位每日來乞討的婦女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站在人羣後邊，只是微微點頭，含笑不語。待小三子收拾好攤子準備回家時，這乞討的婦女又湊上來對小三子說：「我盡吃你的白食，應該報答你才是。」

小三子笑笑說：「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這婦女聽後也臉帶笑容說：「你還會繙文?你讀過書嗎?」

小三子回答說：「我小時候曾讀過四書五經。」說着就滾瓜爛熟

地子曰、子云地背了幾段……

這乞討的婦女內心又感到一陣高興，暗忖：這小子眞是一個可造之材。隨即對小三子說：「你回家中吃了午飯後來觀中，我有話對你說，我住的地方離你家二里地的碧雲觀。」說罷搖搖顫顫地走了。

小三子不知就裡，也未及答應與否，懷着疑惑的眼神，望着她遠去的身影，出於好奇，決定中午飯後，去觀裡看個究竟，問個明白。

小三子在家裡吃罷午飯，逕自一個人趕往西邊的碧雲觀，二里路，一轉眼的工夫就到了。從外面看，碧雲觀因年久失修，已是殘牆破壁，小三子正想上前叩門，門自動開了，見一個年齡和他差不多的小道姑，早在門裡等着他的到來。

小道姑上下打量着他，並含笑地說：「你叫小三子?」

小三子好奇地看着她，點了一下頭。

小道姑隨手把山門關上，插了栓，說：「你跟我進來。」

小三子在後面跟着，但見園裡打掃得乾淨整潔，過了二進園子，進入內殿，殿堂內燭火通明，香烟繚繞，正中供太上老君塑像，邊上有清風、明月兩童子侍奉左右，整個殿堂飄着幽幽清香，莊嚴肅穆，使人不由地肅然起敬……

在供桌右上首的太師椅裡，穩坐着一位衣着華貴，四十歲左右年齡的道姑，她端莊美麗，仙風道骨，眞有仙家的風度，臉帶微笑，手執拂塵，兩眼炯炯有光。

小三子楞楞地端詳着眼前的人，似乎見過面，但又想不起來在那裡見過。

道姑先開口說道：「你不認得我了麼?我就是受你施捨的化子婆……」

小三子忽地醒悟，畢恭畢敬地站立着。

道姑說：「我從第一次在你家要了兩張玉米餅子的時候，我就注意你了，在街上鬥牛、鬥痞子我都看見了，你是跟誰學的武把式?」

小三子回說：「我沒有跟別人學過武把式，祇是磨黃豆、背黃豆包子的呆力氣。」

道姑微微點頭說：「你的品行、文才、武學我都了解，再經過一番琢磨，肯定是一塊好材料，可以成爲我衣鉢的傳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小三子一聽，暗自思忖着，沒有表示，凝視着道姑。

這時機靈的小道姑拿着蒲團過來放在小三子的面前說：「還不跪下叩頭，拜過師父?」

小三子說：「一朝爲師，終身爲父，此等大事馬虎不得，還不曾請教仙師法名?有何種本領?」

道姑點頭含笑說：「我乃北七眞邱祖門下第九代傳人，素玄是也。」說罷身子逐漸升高，把個椅子也帶在座下，當椅子連人升到一人高時，只覺一陣風過，椅子帶人飛向殿外，轉了一圈，呼的一聲響，椅子帶人又回來原地落下，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素玄道長又用右手劍指點向燭台上的蠟燭火焰，距離約二丈開外，頓時「噗」、「噗」、「噗」的三聲響，三支蠟燭的火焰立時就滅了，冒着縷縷的青烟……

這時小三子非常靈巧，「咕咚」一聲跪在道姑面前，口裡說道：「師父在上，受徒兒一拜」，「咚」、「咚」、「咚」、地磕了三個響頭。

素玄大師拍着他的頭頂對他說：「你是我的徒兒，又是我的衣鉢傳人，你日後得好好習練，每日中午飯後來我處一個時辰，但不准對別人言講，絕不能恃強凌弱，濫殺無辜，奸淫偷盜，學文習武先積德，只有學好文才能德備，德備才能武全，我爲你起名興隆，願興旺隆盛，後繼有人……」

說罷把張興隆扶起，又對張興隆說：「興隆，再來見過你二位先進山門師姐。」

他們三個人相互見了禮，這兩個小道姑，一個叫翠姑、一個叫玉姑，都是十三歲，也是災荒的年月與家人失散，素玄大師由人販子那裡解救出來的。

打這以後，小三子每天午飯後便去碧雲觀練功，在碧雲觀的後面，有一大片古樹林，裡邊幽幽深深，是一個練功的好去處，逢雨天在內殿裡，由師父講解古文，興隆本身底子好，再加聰明過人，經師父一點撥就能完全了然，師父心裡也感到高興，因爲在這世道上要訪名師難，但要找一個能傳衣鉢的好弟子也難。

再說碧雲觀裡有素玄大師住持，根本不愁吃穿，素玄大師化妝成乞討的化子婆，完全是爲了試探小三子的人品，最後終如願以償，得了這個品行超羣的徒弟，可以成爲自己終身找尋道家事業的衣鉢傳人，內心實爲高興。

素玄大師這時已是八十出頭的人了，一般人看她祇是一個三十歲出頭的俏婦女，說甚麼也看不出是八十歲的老婦人。

小三子在素玄大師的親自教授下，學習「無門心法心意拳」，又學習了諸子百家和老莊學說……

冬去春來，轉眼已是六年過去了，小三子已長成十八歲的俊小伙子，五短身材，個頭還是不高，身材勻稱，在家裡還是操着豆腐坊的營生，張老么因患老寒腿，行動不便，豆腐坊的營生全交給小三子掌

握了，當時又請來了一個師傅，一共三個師傅操作，小三子管進貨、擺攤銷售，由於張家豆腐坊的產品質量好，貨眞價實，份量足(過去北方豆腐論斤秤)，所以生意一直很好。

小三子家裡有三個師傅操作，自己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學文習武，因爲在內功鍛煉上，他的敏銳、領會，舉一反三超過常人的理解、吸收，所以他的進步是突飛猛進的。

有一天豆腐坊裡，磨豆腐的大磨盤要取下，請石匠師傅鑿深溝槽，大石磨盤本來要四個人抬，小三子上前試了試，用繩子把底座繞了三圈，小三子用牙齒咬住粗粗的繩子，一用力，連整個石磨的底座也拖了出了門檻裡邊，小三子把磨片用兩手一舉就舉過了頭，拿出了屋外，又把底座也捧了出來，在場的豆腐師傅和石匠師傅們都看得目瞪口呆，這磨片有二百多斤重，底座約有八百餘斤，這是不可思議的神力，當時他每走一步時，在泥地上留有深深的脚印，像踩在雪地裏一樣，一步一個脚印……

小三子每天中午後，在碧雲觀後面老松林里，練「無門心法心意拳」的內功。小三子是一心一意，如飢似渴地勤學苦練，素玄大師喜的是後繼有人，認眞地傾心傳授。

再加上小三子的天性聰穎，進步就特別快，學了一年等於一般人學三年的課程。

這樣風雨無阻，寒暑不斷地學藝，尤其在文字方面，素玄大師利用風雨時在室內教授，由於小三子過去讀書時究屬年幼，不甚了了，隨着年齡的增長成熟，領會也更透徹。

六年下來，這文學、哲學「老子道德經」，武功技法和內功心法都達到登堂入室，爐火純青的地步。

開始練習武功時，以手法、眼法、身法、步法爲基礎，閃、展、騰、挪、跳、竄、蹤、躍、近拿、遠打、貼身摔跤的基本功法，都學得滾瓜爛熟。

素玄大師最後教他的功法是，手脚快捷的出擊動作，用眼睛看得見的還不夠要求。要靠自己心裡的意念打擊對方，想打哪裏就打哪裏，這心意的快捷，比起手脚動作的快捷要快得多了，所以在那老松林中，小三子練功時，看不到人的全貌，只聽得呼呼風响，樹身顫動，樹枝綠葉颯颯落地，土崩石飛，他那飛也似的狠行狐步，左迴右轉，忽前忽後，像一個旋轉的人球，使人看了眼花撩亂，那裡分得出是拳是脚、是上、是下。

過去在武術界有句俗語：「教拳不教步、教步打師父」，但素玄大師對小三子是全然不同，是毫無保留地、傾其所有的將自己的功法全部傳於小三子。她認爲自己這六年的心血沒有白費，教出這個儒雅善良的徒弟，自己的衣鉢有了傳人，素玄大師看着自己的愛徒，總是點頭含笑，樂在心中。

因爲這「無門心法」，開始的基本功法都是有形象，模仿鷄的走路、龍的扭腰、虎的擺尾、貓的洗臉、熊甩的大巴掌、馬的奔騰，猴的縮蹲、蛇的吐信、鶴穿樹林飛行動作，這些動作，看上去稚頑笨拙，沒有長拳、短打的漂亮優美的架勢。

練到後來，連形象都沒有了，完全是用心意來練的，練到這種境界以後可謂出神入化了，因此它的拳種沒有門派，只是用心意來出奇制勝，像畫畫似的，初學時把對象物體描畫得肖像逼眞，把對象物體的質感、量感、空間感都刻畫出來，但畫到最後階段把形象抽掉了，留下的是內在神韻，是心意的語言作用，達到這種境界，是繪畫藝術又更上一層樓的表現。

無門心法拳的上乘境界也和畫意相同，無爲即無所不爲，如張與隆打暗器，把小銅錢打出射向木椿，可以將小銅錢嵌進木椿裡，可見這功夫的深厚，因爲這小銅錢沒有鋒利的快口，是用心意內功力量把它送進木椿的。

如對方舉手握刀向你由上而下地劈來，你用心意想着你的刀，用手指向對方的手和刀，對方像觸電似地，手不由己，手和刀都甩向自己的身後去……這些無法用筆墨來描述的功力，請耐心地往下看去，或許能從中領悟其中奧秘。

小三子的二哥因趕大車，腿不愼摔傷，所以不再在周善人家幹活，回家幫着豆腐作坊，同時又養了十幾隻黑猪，也積攢了些錢，經媒人說合娶了媳婦成了家。

小三子在街上賣豆腐人緣好，從來不和人家計較多少，寧可自己吃虧，讓別人佔便宜，所以他小時名字「小三子」，被同輩人由衷地尊敬，改稱爲「三哥」，平時有人遇到痲煩事不能解決的，凡去求他，他都會妥善設法解決，當地的士紳、地保，直至地痞、潑皮也都從心裡服他，爲此「三哥」的名頭响徹鄉里。

在街上擺豆腐攤的邊上，有個老先生是卜卦、測字的，老先生姓李名文元，本是個秀才出身，因家道中落，年歲較長，又別無所長，祇得在街上卜卦測字爲營生，和小三子一齊擺攤的年頭很長了，彼此互相敬慕，成爲忘年交。

小三子對年老有學問的長者更

爲敬重，老先生對小三子爲人正直，不畏强暴，能扶貧濟弱大爲讚賞，平時兩人有共同語言，老先生常將隔壁元濟典當的舊報紙借來翻看，將報上的消息，如外國列强侵犯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掠奪中國，開發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國內的維新、革命、火車、鐵路、輪船、港口碼頭和上海的十里洋場等……評說一番。

當時的小三子聽後感觸很深，在他年輕的心靈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天下午，在淮城北楊老澗閘口，運河碼頭上，小火輪到了，它拖了好幾條木船，其中有條木船是載客的，其他的木船裝的都是貨物，寧靜的碼頭頓時熱鬧起來，有很多脚伕手裡拿着榆木扁擔，兩頭都有鐵釘，在扁擔頭上還繞有痲繩，蜂擁着圍上來，招呼着上碼頭的旅客，幫着挑行擔，一羣下船的旅客們，肩扛背負着箱子、包裹向碼頭走來。

在人羣中有一對青年男女，下得船來在碼頭上，新奇地向四面觀望着，蹣跚地走來，男的叫陸鴻斌，三十三歲，揚州人，在日本留學三年剛回國，他辮子剪了，留分頭長髮，穿一套半新不舊的西服，脚上穿的是一雙褪了色的舊黑皮鞋，手裡拎了一隻黃皮箱，既沒有少爺的豪華，又沒有公子哥兒的排場，在當時的外國耶穌堂裡的外國牧師僱傭的中國翻譯，也是如此模樣，統稱：「二鬼子」，和魯迅所寫的「阿Q」裡的假「洋鬼子」的模樣相同。

旁邊這位剪短髮的姑娘叫顧燕萍，今年二十二歲，也是揚州人，和陸鴻斌同在日本留學三年回國。

她上身着藍竹布短褂，下穿黑竹布長裙，脚上着布底搭攀鞋，看不出是有錢闊老板家的大家閨秀，但透出高貴不凡的氣質，從外表看，是一個具有當時新潮思想的女學生。

這次由未婚夫陸鴻斌陪同來淮安看她母舅的，她母舅是淮安城周仕元先生，是清朝周翰林的孫子。

她手裡拎着一個小籐柳箱，當他們倆一上碼頭，就被當地兩個小流氓盯住了，一個叫顧家樹，一個叫白顏艮，他們兩人看準了是外地來的陌生人，又是一男一女好對付，再看皮箱雖小，却很重，裡頭肯定會有「油水」。

這時顧家樹趕上前攔住陸鴻斌說：「大先生，你的箱子我了替你來拿吧！」隨着話語未落，上前一把將陸鴻斌的手背捏住使勁一握，陸鴻斌右手一酸，箱子就脫了手抓在顧家樹的手裡了。

陸鴻斌頓感事情不妙，左手一個直拳對着顧家樹的面門揮來，顧家樹本能地急忙仰臉躲閃，稍一不及在左腮邊擦了一下，一個趔趄向後退去好幾步，顧家樹把步子踏穩後，眼梢瞄向白顏艮，一甩手就將手中的箱子抛給他，白顏艮接住箱子拔腿就往人叢後邊躲去。

陸鴻斌見了心裡着急，趕上一步，對着顧家樹上身就是一把抓，顧家樹見來勢甚猛，一側身避過，隨着一矮身一個右橫拳直向陸鴻斌左脅掃來。

陸鴻斌上步轉身用腹和左手掌頂住掃來的胳膊，同時右手往回就拖，顧家樹感到右手被人拿住，趕緊用力朝回拉，陸鴻斌又向右一轉身，隨手向顧家樹用力回拉的方向用力送去，這下顧家樹像箭一樣地射出去，由於膀子朝上，所以臉朝下搓去，趴在地上，這下可不得了，邊上這些手拿扁擔的脚伕，轟地一下都圍了上來，手裡橫握着扁擔，就等一聲令下，大家一齊下傢伙。

先前已經說過，這扁擔兩頭都有鐵釘，看這個陣勢，可以把陸鴻斌打成肉泥。顧家樹在地上掙扎着爬了起來，嘴裡不住地「哼」、「哼」着，又連聲喊着「給我打」，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聽圈外有人喊了聲「慢着！」

這聲音不僅宏亮，還透着不可抗拒的威嚴、沉穩，把這羣人都給震住了，來者非是別人，正是本書主人公小三子是也。恰巧這天下午小三子來運河碼頭看黃豆船到了沒有，剛才發生的這一切他都親眼見到了，這時他也按耐不住了，從容不迫地走進人羣，他開口對人羣後邊的顧家樹說：「把箱子還給人家，事情就罷了，大家各分東西……」

顧家樹一看來者小三子，是賣豆腐的，根本就不放在眼裡，開口說道：「小三子，你算老幾？來管閒事，快給我滾開，免得皮肉受苦。」

小三子說：「今天這事我管定了，既然你們倚仗人多好打架，讓我一個人來奉陪。」猛地一下把大漢手裡的榆木扁擔一擰，就把他兩隻手握着的扁擔拿過來了，好像大人在小孩子手裡奪過一根筷子似地輕鬆，在地上一拍，一個掉頭甩棍的棍花又豎起來，是一根大號的小碗口粗的榆木扁擔，小三子兩手握住扁擔兩頭，中截套在後脖頸上，他一用力，榆木扁擔彎成弓一樣，最後祇聽「啪」一聲响，榆木扁擔斷爲兩截。

小三子對衆人說道：「大家聽了，我們都是鄉里鄉親的，抬頭不見低頭見，平日無怨無仇，我勸你們不要太欺侮人，要打架我奉陪，

如果不信，再給你們開開眼界。」說着把左手裡的一截斷扁擔摔在地下，把右手的一截用左手握住另一頭，兩手一較勁，在大腿上一磕，斷了的半截榆木扁擔又是「啪」一聲響，這麼短的半截又斷了。看得在場的人都瞠目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

顧家樹一看這情勢，到底乖巧，忙陪着笑臉說：「三哥誤會，誤會，咱們是鄉親，沒得說的，箱子還上。」隨着頭向後一擺，示意白顏艮還箱子，白顏艮趕緊從人叢後邊跑了過來，把箱子奉上。

小三子接過箱子，也不和他們計較，說了聲：「謝了。」把箱子接過來還給陸鴻斌。

當時陸鴻斌和顧燕萍兩人都看傻了，陸鴻斌接過箱子，抱拳上前對着小三子說：「多承閣下相助，請教尊姓大名？容日後圖報。」

小三子說：「在下張興隆。」

陸鴻斌接着說：「在下叫陸鴻斌，她叫顧燕萍，我陪她來找她舅舅周仕元先生的。」

顧燕萍很大方的上前一步，向張興隆鞠了一躬，這種禮節和日本小姐用的一樣。

張興隆也忙不迭地還了一禮，說：「周老爺住城裡駙馬牌樓狀元巷，從這裡去大約五里路。」又爲他們叫了一輛小車子(獨輪車)，皮箱和籐柳箱放在車左邊，顧小姐坐在車右邊，陸鴻斌在一側跟着步行，他們三人互道珍重告別，相互約好後會有期。

小車起動，吱吱扭扭地向前推去。

* * *

小三子力斷榆木扁擔的表演已告結束，但碼頭上的人羣還圍着沒有散，小三子隨陸鴻斌、顧燕萍倆走後，也辦自己的事去了。

當時顧家樹和白顏艮他們手裡還拿着斷了的榆木扁擔，在議論着這麼堅硬的榆木扁擔，要一折爲二，沒有千斤的力氣是辦不到的，再說半截又短了一半，用的力氣非要再加倍才能辦到，就是說要具備二千斤以上的力氣，這些人祇驚奇得大爲嘆服。

顧家樹和白顏艮兩人拿了斷掉的三截扁擔，分開衆人，朝他們的師父家走去。

他們的師父是這一帶運河碼頭上的把頭，凡是運河上下船的搬運、扛抬、脚伕苦力都屬他管，由他支派調度。

他叫夏震江，年已半百，過去曾去鏢局裡當過伙計、押過鏢，走南闖北見過世面，他爲人正直仗義，所以鄉中的人對他還是挺敬重的，他會使飛刀，現在獨霸淮城北運河閘口碼頭的上下搬運，每天收

入也不少，他打下了這個天下，自己就不常在碼頭露面，把這些日常的營生全派給徒弟們分段處理。

這天傍晚時分，顧家樹和白顏艮兩人手裡拿着斷了三截的扁擔，匆匆來到師父家，他們的師父就住在離碼頭不遠的馬店巷，把剛才碼頭上發生的事述說了一遍，夏震江聽後，又問清了原因，當場責斥兩個徒弟不學好，在自家門口幹這些醜事，眞丟臉，俗云：「兔子不吃窩邊草」。再說周仕元老爺的外甥女能惹嗎？把兩個徒弟訓了一頓之後，爲了避免日後有痲煩，還得親自去周老爺家賠禮道歉。

至於這用手能斷扁擔成三截，力氣之大是他這輩子身在江湖從沒見過的異人。

當務之急，是去城裡周老爺家賠罪，當時乘着天色還未黑下來，叫人套上騾車，帶上這兩個徒弟，趕往城裡周老爺家，在門口把兩個徒弟五花大綁，帶進周家大院，聽候發落，周老爺在家裡內書房，正接待外甥女和客人的來臨，門上家人進來稟報，說夏震江求見，並綁來兩個徒弟請罪發落。

周老爺是淮城地面上頭面人物，他當時眉頭一皺，本不屑接見，但見他們如此至誠認罪，也就罷了，他獨自步出書房，過三進廳堂，來到門院滴水檐下，夏震江忙不迭地上前向周老爺打躬請安、賠罪，說明來意，指着跪在階下五花大綁的兩個徒弟請周老爺發落。

周老爺手一揮說：「算了，不知者不罪，下次在地方上少做些壞事就行了，快鬆綁回去吧！」

夏震江連連點頭稱謝，又叫兩個徒弟叩頭謝罪，隨後鬆了兩個徒弟的綁，師徒三人便拜別周老爺往回走。

周老爺用左手一捋下頷上的山羊鬍鬚，暗忖這些人無非爲了幾個錢才這樣幹的，算了，滿足一下他們吧！隨接說道：「回來！」他們三人不由地都站住了脚，回過頭來疑惑地看着周老爺，周老爺向旁邊一招手，管家周安走了過來，周老爺吩咐說：「到櫃上取五兩銀子給他們買杯水酒吃吧！」

周安回說：「是！老爺！」周老爺便回轉身進裏院去了。

夏震江和兩個徒弟坐上騾車回家，夏震江免不了要嘮叨訓教徒弟，他們在心裡是既悔恨又感激，周老爺的大度胸懷，不記前愆。老百姓都知道周老爺的權勢，他和衙門裡的父母官是你來我往，稱兄道弟的，一張名片就可以送你去衙門坐牢，告你是江洋大盜，不殺頭也得下地獄，現在不僅不治罪，還給了五兩銀子。周老爺的這一招恩威並施，治得這些人口服、心服。

夏震江回家後，終算圓滿地了却一樁心事，從這件事情的處理上，也可以看出識人情世故的老江湖，辦事周到不留後遺症。

夏震江出於好奇，在淮安城出了這個奇人，又是個後生仔，從前也聽得鄉親們談起，一個賣豆腐的小孩鬥狂牛的故事，所以益發覺得好奇，想見見識，當時叫了顧家樹、白顏艮兩個徒弟馬上上門去找張三公子，約他明天下午去碼頭見。

顧家樹、白顏艮兩個人奉師父之命，連夜興衝衝地趕到張家，找到張家豆腐坊，一見面這兩位就熱情地叫着：「三哥、三哥，我師父夏震江聽說你人品好，想見見你，明天下午在碼頭見，不見不散。」還絮絮叨叨地將剛才去周老爺家的事也述說了一遍。張興隆對夏震江的爲人也略知一二，是一個正直仗義的，曾在碼頭上教訓過犯幫規的徒弟，爲此張興隆也就慨然答允，答應明天下午去見面。

第二天下午，碼頭上的人比往常多，當時碼頭上有很多人知道，夏震江今天要會張興隆，看來會有「好戲演出」，人們猜測，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一定會勝敗、輸贏見分曉，這就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好戲演出」。

夏震江早在碼頭邊上的茶亭裡坐着，祇聽人們說：「來了，來了。」夏震江抬頭望去，祇見遠處來了一個後生，十七、八歲的年紀，五短身材，頭髮有些鬈曲，梳一個小辮，一件背心是白坯布縫的，光着兩條膀子，下身着一條玄色的大褲叉，說長不到脚踝，說短又過膝蓋，脚穿一雙黑布鞋，身上也不見有一塊塊的腱子肉，文文雅雅來到近前。

夏震江一看來者貌不驚人，沒有大如金剛的雄偉體魄，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氣？心中不由納悶，但見他不亢不卑一派正氣，又不由從心裡歡喜這個輕人，隨着起身相迎，口裡說道：「你就是三哥？」同時兩手一拱，成抱拳狀對着張興隆的胸前頂來。

張興隆也將兩手一拱壓住他拱來的雙拳，嘴裡說道：「夏大爺你老請坐，受小輩一拜。」口氣是柔和禮貌的，兩手用勁把夏震江的雙手按住朝欖上坐下，夏震江身不由己地下沉，跌坐在欖上，同時長欖的四條腿，也深深地陷進泥地一寸多。

張興隆借勢朝後一退，行了個禮，口裡說道：「向夏大爺請安。」

夏震江此時是瞎子吃餛飩，肚子裡有數，已知張興隆的功力非凡，要超過自己不知多少倍了。

他吶吶連聲說：「不敢，不

敢。」

旁觀的這些徒弟們，一個也看不出來這樣較力的門道，就在這相互友好寒暄的瞬間發生，見了分曉。

夏震江說：「三哥你學的是哪家門派的把式？」

張興隆含笑着答道：「我從未學過甚麼把式，祇是隨着心意隨意地練練。」

夏震江心想和他玩力氣不行，還是玩我拿手的飛刀，可以將他制服，想罷，他說：「我也學得不多、不好，年輕時曾經玩過飛刀，好久不曾練了，今天試一試給你看看。」

張興隆拱手說：「承夏大爺賜教。」

夏震江說罷走出茶棚，把白色紡綢褂子的二十四顆密鈕扣一個個解開，一甩袖子褂子就脫了下來，跟隨的徒弟忙接過來拿着，夏震江上身赤膊，露着鼓鼓的胸脯，胸毛黑黑一簇下連小腹，腰間束着寬板帶，上面插着三把飛刀，下着玄色紡綢褲，紮褲管寬鬆好似燈籠，脚着粉底軟靴，頭上的小辮子，往脖頸裡繞了一圈半，看上去紮束停當，乾淨俐落，又來回走了幾步，看了一下周圍目標，走到運河邊，看見運河裡停靠的木船，都有船桅杆豎着，祇見他看準了一條船的桅杆，他在岸上拔出了三把飛刀，轉了三圈，祇聽「颼」、「颼」、「颼」三響，三把飛刀像電光一樣掠過，飛向船桅杆，準準地分上、中、下三點釘在桅杆上，岸上的人羣轟地一下騷動起來，大家異口同聲拍手叫好，叫着：「夏爺寶刀不老，好樣的，神刀……」

夏震江此時對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滿意，不禁眉飛色舞，微微含笑，由徒弟上前把衣服給他穿上，他轉過身來笑着對張興隆說：「見笑，見笑，三哥你也來上一手讓我們大家眼眼開。」那意思似乎在說，小三子你玩巧的眞的就不行了。

張興隆也領會他的含意，臉帶微笑地說：「我從來沒有練過飛刀，既然夏大爺教了我，我就跟着學學吧！」說罷就在近處河灘邊上，找了塊狗頭大的花崗石，因石太大，他用兩手掌心一夾、一擠，石頭就沙沙成了碎塊和石粉，他從中揀了三塊鷄蛋大的石塊，對着夏震江說：「跟你老學上一招，請多指教。」說罷把小辮子在脖頸裡繞上兩圈，也在岸邊轉了三圈，就聽「啪」、「啪」、「啪」三響，三塊石頭都飛向河裡船桅杆上剛才釘上的飛刀把上，又把三把飛刀深深地推進到桅杆裡去，祇露出刀把在外邊，三塊石頭由於擊打的力量過大也都成了石粉。

在場的人齊口同聲喊「好！」，好聲震耳，夏震江也是連連喊好，他是發自肺腑，至此是口服、心服，對着張興隆一躬到地說：「三哥，你的功夫眞是了不得，我服了。」

張興隆趕緊上前，打了個躬說：「夏大爺在上，晚輩獻丑，還望多多指點才是。」

夏震江看到眼前這個後生，不僅功夫好、人品好，還能謙虛敬老，一點驕氣都沒有，心裡着實喜歡，他誠懇地對張興隆說：「我年歲雖然虛長了你幾歲，我願和你結成忘年交，你就叫我一聲大哥，我就叫你三弟吧！」

張興隆說：「在下不敢高攀！」

夏震江急紅了臉說：「你是否嫌我脚伕行賣苦力低賤？」

張興隆說：「不，不，我是磨豆腐的，不分彼此，我是怕佔了夏大爺的便宜。」

夏震江說：「既然不是，就叫我大哥吧！」

張興隆見他一片至誠，爲人豪爽，也就不再推辭，爽快地答應了，上前一步，兩腿一跪，叫了一聲：「大哥在上，請受小弟一拜。」

夏震江高興地趕忙上前，雙手相攙，叫了一聲：「我的好三弟，快起來，快起來。」

夏震江向四周掃視了一下，高興地對大家說：「孩兒們，都來拜見三爺。」祇聽轟隆隆一陣騷動，黑壓壓一大羣人都跪在地下，叫着：「參見三爺，參見三爺，拜見三爺。」

從此三爺的名頭响徹淮安，隨着他年齡的遞增，由兒童時候的「小三子」，到少年時代的「三哥」，和現在的「三爺」，此時他才十九歲。

陸鴻斌和顧燕萍在周老爺家住下，衣、食、住、行的條件優越自不必說，周仕元是顧燕萍嫡親的大舅父，燕萍自小像個野小子，生性好動，在上海讀完大學，要去日本留學，家裏的父母都無法阻擋。

她祖父本來在北京爲官，宦海風雲突變，他急流勇退，辭官回家，做販賣鹽務的巨商富賈，在揚州家鄉置了房地產，堪稱揚州首富。

她父親顧松軒，除讀八股外，也看洋書，思想較開放。家業由五個親信管家經管，分五處地方經營，他坐在家中，每月底看賬本收現銀，是一個守業的「地方安樂王」。

陸鴻斌也是揚州人，家中是個大地主，父親陸元動繼承祖業，守着這大片土地，靠收租營生，雖讀過書，但安於守舊，對家裏的長

工、僱工嚴厲苛尅，可謂刻薄成家。

在陸鴻斌十八歲那年，他父親爲他找了一家門當戶對的媳婦，陸鴻斌正在上海讀書，聽了這消息就寫信回家，直截了當毅然地回絕了父親，與家裏鬧翻，也不回家。

後來就和幾個同學飄洋過海，去了日本求學。因爲斷了家庭經濟來源，他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去打工，維持生活，有時也靠親戚朋友和同學的周濟，歷盡艱辛。

這次回國後，和同學又是同鄉的顧燕萍，陪她來淮安看她大舅的。

燕萍和鴻斌倆同窗多年，比較談得來，日子一久互相產生了愛慕的感情，雙方口頭結成百年秦晉之好，決定明年春上舉行婚禮。

這次來淮安，在碼頭上險遭毒打和皮箱被搶，虧了這位俠肝義膽的張興隆解救，免遭了凌辱，還要回了箱子。

在回周府途中，聽推小車的人講：「張興隆十二歲就能在街上把闖入鬧市的狂牛摔倒，平時老實本份，他雖是賣豆腐的，但能敬老幼，大家對他都有好評，他平時看上去很文靜，今天在碼頭上能把榆木扁擔折斷，救了你們，想不到他有這麼大的力氣……

他們倆回去後，繪聲繪色地向周老爺述說了張興隆在碼頭上救了他們的經過……

周老爺聽後，雖表感激，讚賞，但總覺得一個賣豆腐的，是屬於販夫走卒一類的下等粗人，逞匹夫之勇，做了些好事，力氣大點，不足爲奇。

當時在這些紳士老爺們的眼裏，總是去不掉門第、階級的界限，不同類不與爲伍，好多眞正的人才，奇才就是這樣失之交臂的。

燕萍和鴻斌是留過洋的學生，不會考慮這些層次界限，眞誠地以兄弟、姐妹的感情待人，他們倆懷着感恩的心情，商量了一下，決定日後一定要上門去拜望道謝才是。

一天下午，燕萍和鴻斌兩人，在街上買了些茶食糖果、南北貨之類的食品，拎了兩包，找到了張集張家坊，正值興隆在家，他們上門拜見了老人張老么和興隆的二哥、二嫂，興隆請他們倆在場地上的石碾旁就坐，用的是年久發紅的竹靠椅，二嫂送上三杯粗茶，又送上三碗桂圓、糖水蛋，純粹是農村的村野風味。

三個年輕人邊吃邊談，談得很投機，雖說張興隆平時不擅言講，喜歡聽別人講，像一塊無止境的永遠吸水的海綿，吸收着別人知識的養份，但一遇到知音，也能談古論今，滔滔不絕，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使顧燕萍和陸鴻斌兩人驚嘆不已！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三個年輕人越談越帶勁，兩人熱情相邀張興隆到周府小宴，繼續叙談，張興隆也欣然同意了。

他們兩人陪着張興隆來到周府，燕萍趕緊進裏屋去請舅舅出來相見，人還未進房門，就衝着裏面叫：「舅舅，張興隆來了……」

這時周老爺正在三舅母房裏弈棋，恰在興頭上，周老爺說：「你和鴻斌兩人去招待一下就行了……」

燕萍嘟囔着嘴，撒嬌拉着舅舅的胳膊說：「舅舅，我們好不容易把這樣一個大英雄請到家，你連見都不見，你是我的長輩，也該代我們謝謝人家的救命之恩吧！」又轉過臉來對着三舅媽說：「三舅媽你說是嗎？」

三舅媽忙站起身來說：「大小姐說的是，老爺快去吧！」

周老爺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瞇着笑眼附和着說！「好，好，我去，我去！」

當時燕萍把她的舅舅的胳膊挽住，扶他出房過廳，來到前客廳。

當周老爺見到張興隆時，大失所望，在他心目中的張興隆應該是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漢，而今眼前站着的却是個溫文爾雅、彬彬有禮，五短身材的年輕後生。

當時經燕萍介紹，張興隆上前見禮，風度儒雅，出口文雅，一點沒有世俗市井的粗野。

四個人在客廳裏談天說地很是投機，張興隆還能引經書、據典故，講得頭頭是道。

周老爺此時臉露喜色，自己的話也講得多了，當時就吩咐管家，叫廚房準備豐盛酒筵招待貴客……

在豐盛的宴席間，彼此情緒也熱烈起來，張興隆滴酒不沾，周老爺像遇到老朋友似地，話也講得多了，問張興隆的話他都能答上來，還有自己的見解。

此時周老爺已經酒至半酣，笑問張興隆說：「閣下練的甚麼門派武術？有此種神力？今晚可否表演一個節目給我們看看？」

張興隆回答：「在下不懂門派武術，祇是做苦力日久，隨心意練的一點笨力氣而已！既然大家高興，我又不會飲酒，就試一個霸王舉鼎，助助你們的酒興吧！」

說罷他手執酒壺在他們三人的酒杯裏都斟滿了酒，然後走出座位，請他們三位也離座在旁邊看着，他一彎腰，一抬胳膊，活動了一下身子，猛地一縮身，人蹲在地下，伸出一隻右手，把這張大紅木枱子的枱脚抓住，一用力，這張紅木枱子就平平地上升舉過頭頂，又轉了一圈，接着又是平平穩穩地在

原地放下這張紅木枱子，枱子上的杯、盤、碗、蓋都是原封不動，連剛才斟滿了酒的酒杯，也是滴酒不溢。

這些動作都在無聲無息中進行，不像馬路上賣膏藥的「哼」「哈」的叫喚，吐氣出聲。

這等功夫，如根據現代力學來測定，這個長距離的力點，抬起整個枱面的重量，需要二千斤以上的力量才能辦到。

當時在場的人看得都驚呆了，半晌才回過神來，大家撫掌叫好！

張興隆臉不改色，氣不喘，笑笑說：「在下是匹夫之勇，僅供各位佐酒一笑。」

這時的周老爺，對張興隆是口服、心服，改變了最初的不以爲然的看法。由於欽佩和喜歡這個後生，所以在席面上益加顯得親切熱情。

周老爺爲表示對張興隆的欽慕，叫管家至賬房取二百兩銀子饋贈張興隆。

張興隆說甚麼也不要，他說：「承各位抬愛我這個朋友，彼此是道義之交，如果用這東西作賞賜，徒使彼此的友情疏遠了。」大家聽後覺得有道理，也就不勉强他收受了。

周老爺對張興隆拒收禮金，又說出了拒收的道理，頗有感觸，對張興隆的人品更加敬重，在他的心目中樹立了高大的形象。

在宴席間，三個年輕人約定後日一早去淮陰清江浦觀瞻漢代韓信的出生地，由周府備好三匹驢子，供他們三人代步。席散後張興隆告辭回家，燕萍、鴻斌、周老爺三人，一直把張興隆送至大門外，拱手而別。

周老爺送客，從來都是在二門裏邊，沒有送出大門的，今天一反常態，送一個後生仔，竟送出大門外，人們的眼睛最雪亮，看到小三子自小賣豆腐，至「三哥」，現在又成了「三爺」，進出周老爺家，周老爺還親自送出大門外，這是從沒有過的事。

打這以後，張興隆的身價也就日益提高了，人們在街上看見張興隆，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三爺」。

張興隆本來性格隨和，人家叫他「三爺」，他也回敬尊稱別人，「大爺」、「大娘」，從不以「三爺」自居，這樣就更討得衆人的信仰和佩服。

張興隆自小賣豆腐，買賣公道，不計較個人得失，爲此結下了人緣，打下了信譽第一的基礎，遠近的顧客都來這裏買豆腐，他的豆腐生意越來越好。

現在豆腐作坊的營生，由他二哥、二嫂主持，家中又添了兩個學徒，現在是兩個師傅，兩個學徒，他有時幫着買一船黃豆回家，幫着做些雜活，所以平日空閑的時間較多，他每天去碧雲觀裏練功的時間也加長了，他每天要向師父稟述自己在外面所做的事，素玄大師都點頭稱是，並鼓勵他多交好朋友、多做好事、善事……

張興隆的家裏人和外邊的人，都不知道他是拜碧雲觀素玄大師爲師父，所以在碧雲觀裏練功的事更是無人知道。他父親年邁坐在家中享福了，他知道自己的小兒子爲人本份，也願意他能和外界的朋友交往接觸，闖蕩、闖蕩……

那天一早，燕萍、鴻斌、與隆三個年輕人，騎着代步的小毛驢，出淮安城西，往清江浦進發，此時正值秋高氣爽，莊稼快要成熟的時節，兩邊田裏的青紗帳都已一人多高，西風吹來沙沙作響，一片望不到邊的高粱穗，此起彼伏，像海洋波浪。

路面坎坷不平，小車載貨走過，泥地留下車轍輪痕：坑洞脚印，太陽一出又把這些高低不平的泥地晒乾，三匹毛驢馱着三個年輕人，一路蹄聲「篤篤」，驢尾後邊留下長長一串飛揚的塵土，路面雖不開闊，行人稀少，偶而遇到一、二個趕集的路人，所以路上顯得空曠。

大約走了不到一個時辰，已過王營子（駐兵的地方），前邊就進入清江縣城，三個年輕人牽着毛驢在城裏溜了一圈，又詢問了一個店家，徑直往清江浦而去。

到清江浦，看到黃土墩多處，經鄉人指點，傳說是韓信乞食漂母的去處和韓信的住處，早已是人去樓空，物毁人非，反正是傳說，未經考證，傳說就是傳說。

張興隆觸景生情，慨嘆：「古人權高慾大，致遭殺身之禍，不得善終。」

燕萍、鴻斌聽後均有同感，後來三個人又去了幾處，借古喻今，以附合當今時人好奇的心理，如韓信點將台、韓信釣魚台、韓信讀書台，名目很多，大概是後世子孫，爲家鄉出人傑沾風光而造的吧！至於韓信受辱胯下，在哪條街？哪條橋？却沒有尋到，一問都是搖頭三不知，人們總是宣揚美的，掩蓋醜的，這乃人之常情，本是無可厚非。

一看時間已不早了，快近晌午，肚子也餓了，三個人進入臨街的一座富春園飯莊用餐，店門口的店小二滿臉堆笑熱情相邀，嚷着：「客官吃飯樓上請！樓上雅座……」店小二隨手把三匹驢子牽着上後院去餵飼料。

三個人先後上得樓來，揀了一

副臨街的座頭坐下，店小二上來抹桌揩櫈，敬茶、送毛巾，動作嫻熟，語言柔和，服務周到，報上菜名，由他們三人點了幾樣可口的菜餚，店小二拉開清脆的嗓門把菜名一一傳送到下邊廚房大師傅的耳裏，由大師傅用料配伍，交由掌勺師傅起火烹調。菜上碗後，由下邊的師傅放入一樣一格箱斗內，用繩子一拉滑輪，就徐徐地上了二樓，不一會他們桌上的飯菜齊了。

因爲張興隆不飲酒，燕萍、鴻斌也沒有吃飯必定飲酒的習慣，所以就名符其實的三個人在飯莊吃飯。

此地淮陰離淮安二十里路，但在語言口音上就是有所不同，淮安人講「五里路」其口音是「吾雷魯」，淮陰講「五里路」其口音是「吳尼露」。依此音辨聽，可以分別淮陰人淮安人了。

飯後，由陳鴻斌付了賬，三個年輕人出了富春園飯莊，騎上店小二餵過的三匹毛驢，往回趕路。

一路上，三條毛驢的蹄子踩踏在泥地上的「篤篤」聲，伴着三個年輕人快活心情，說說笑笑，無憂無慮，不多時已走過王營子，又走進像大海一樣的青紗帳。

在中間一條泥路的大道，現在時值下午，路上沒有一個行人，顯得空曠、靜寂，有些陰森可怖。三匹驢子邁着不齊整的步向前走着，忽然聽得一聲尖厲的口哨劃過這秋天的長空，然後還帶有久久不息的回聲……

頓時兩邊青紗帳裏作響，從中竄出十二個彪形大漢，都用青布包頭，左膀子套在袖子裏，右膀子光着，大褲叉加綁腿，穿白麻繩編的草麻鞋，有的手執三節棍，有的手握紅纓槍，有的手執大砍刀，操着海州口音，用手指着他們三個說：「你們三個留下買路錢，放你們過去，不然就剁了你們餵狗。」

張興隆先跳下毛驢，挺身走在前邊，護住他們兩個，衝着這個爲首的一抱拳說：「好漢，請了！我們有錢一定給錢，現在我們身上沒有錢，請讓路吧！」

這個爲首的說：「你說得輕巧，你們沒有錢就讓我這把刀在你們三個人身上放血。」

張興隆笑笑說：「我們平時無怨無仇，你這樣做太過份了。」

這個爲首的大着嗓門說：「沒錢少嚕嗦，看刀！」

說時遲，那時快，話音未落，祇見他右手鋼刀一揮，加上力劈華山，刀鋒由張興隆的左肩斜向劈下。

張興隆順着刀鋒的方向轉去，飛速地轉在他左後方，順手將他的右手腕一把抓住，左手抓住他的後腰帶往地下一按，就聽「噹郎」一聲鋼刀落地，又是「刷」一下，這個大漢像裝了彈簧的稻草把子，由下朝上拋出半天高，再在青紗帳上掉下來，好像摔在棉花胎上輭輭地，一點不傷筋骨。

張興隆揀起一指厚的鋼刀，兩手用力「卡察」一聲，把鋼刀斷成兩截，朝地下一摔，對着强盜們說：「你們還是一起上吧！」

這些人看見自己的老大被摔出去了，心裏害怕，但又不服，心想我們十一個人一同上，傢伙一齊下，肯定能把他砸爛，想罷，口裏嚷着：「弟兄們一齊上！」

頓時三節棍、紅纓槍、大刀一齊向張興隆打來。

張興隆站在當中也不避讓，待到這些刀、槍、棍要上身時，祇見他身子一晃，人不見了。

他先是向大刀砍來的方向撞去，突的一下向長槍刺來方向的空隙中滑去，由拿長槍人的槍下閃在這羣人的後邊，因爲當時的速度太快了，人眼無法看清。

這些人當時的感覺是握着手中的傢伙，一齊向張興隆打去，但傢伙到了，感覺是空的，人不見了，還沒有來得及想是怎麼回事，在每個人的脊背上都被點了一下，人都朝前「咕咚」、「咕咚」……趴下，不能言語，無法動彈。

張興隆隨手在地上拉起一根紅纓槍，用槍尾對着趴在地上不能動彈的人背上，每人點了一下，這些人才慢慢地爬了起來，有的嘴上啃着泥，有的半邊臉沾着泥，有的一隻耳朵和頭髮都抹着泥……

第一個摔在青紗帳的也撑着爬了起來，呆呆地看着自己這十一個弟兄都給打趴下了。

張興隆將手裏的紅纓槍兩手一拗，就聽「喀察、喀察……」都斷成筷子長短，摔在地上，衝着他們說：「我們平日無怨無仇，不想給你們放血，如果你們再做殺人越貨的壞事，你們的脖頸可有這個硬？」

這些人嚇得直哆嗦。還是那個爲首的顫聲地開了口：「我們下次再也不敢了，請問大先生尊姓大名？」

張興隆說：「我叫張三，有事到淮城運河碼頭找我好了。」

這個爲首的「哇！」地一聲叫：「你老就是張三爺啊！恕小的們有眼無珠，該死。」

說罷，噗通一聲跪下，當時在場的這些人也趕緊跟着跪下，異口同聲哀求着說：「三爺恕罪，三爺恕罪。」

張興隆說：「算了，算了，不知者不罪，快都起來，你們日後做買賣，有錢的人要錢，沒有錢的就放人，不該要人家的命，造孽太深

必有報應。」

這些人都說：「知道了，一定聽三爺的吩咐，不做害人的事。」

張興隆問鴻斌要了五兩銀子，對他們說：「我們身上沒有多帶銀子，這點銀子拿去，你們大夥買酒喝吧！」

這些人感激涕零，衆口同聲說：「謝謝三爺、謝謝三爺。」這聲音響徹在這廣闊無垠的原野裏……

在回淮城的途中，鴻斌說：「今天我們又開了眼界，但遺憾的是沒有看清楚，你本來站在中間，不知怎地你身子一晃，人就不見了，就聽你在他們背後篤、篤地點他們的背脊，他們就朝前趴下了，你像小說書中描寫的劍俠一樣神……」

燕萍調皮地對張興隆說：「這次又得謝謝三爺的救命之恩了。」

鴻斌也跟着說：「謝謝三爺的救命之恩了。」

張興隆不好意思地說：「嗨！甚麼三爺、三爺的，論年齡你是我的大哥；你是我的大姐，我是你們的三弟，你再要叫三爺，我就要和大少爺，大小姐分手了。」

燕萍笑着說：「好！好！下次不叫三爺了，你認我二姐，我認你這個三弟，日後由你三弟保護，二姐我甚麼壞人都不怕了。現在我們下驢，撮土爲香，結爲金蘭，好嗎？」

說着就跳下驢子，陸鴻斌也連忙跳下驢子，張興隆見他們倆毫無世人的門第觀念，與自己交往眞誠莫逆，也立即下驢，口裡應道：「承哥、姐垂愛，小弟敢不從命……」

三人跪在地下，各人把面前的黃土撮起了一堆爲香，三人異口同聲說道：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們三人結爲異姓兄弟姐妹，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對天地磕了頭，相互又磕了頭，叫陸鴻斌大哥，顧燕萍二姐、張興隆三弟，三個人結下了生死之交，彼此間的情誼又增進了一層。

大家一路說着，背着西山映來的彩霞，黃土地披上了澄黃的金裝，三個年輕人騎着三匹毛驢「的」、「的」地有節奏的聲響回到淮城……

* * *

時光流逝，瞬眼已過半月，燕萍和鴻斌與興隆告辭，要回揚州去了，並勸興隆，大丈夫志在四方，日後有機會還是去上海闖蕩，我們以後也是要去上海做事的，到時大家有個相互照應。回想着彼此在一起的日子，實在太短暫了，留下的回憶是那樣地美好，好像神話故事一般。

周老爺對興隆這後生小子，也是倍加崇敬，說：「興隆賢侄，你是我外甥女的生死之交、三弟，我也沾光稱呼你賢侄，有空常來我家走走，不論何時，我們一家都歡迎你的光臨，我看到你們年輕人這樣有出息，我心裡高興，若有甚麼事需要我，盡可來找我……」

興隆送燕萍、鴻斌兩人去輪船碼頭，大家依依不捨地揮淚而別……

* * *

張興隆有時上碼頭，到船上買黃豆，順道常去看望大哥夏震江。現在的夏震江，把碼頭的事都托給徒弟們代管，他躭在家裡納福，在客堂間裡泡上一壺香片茶，抽着水烟，手裡玩着三個小鐵球，盤着、轉着，在屋檐下掛着兩隻鳥籠，裡邊養着好鬥的畫眉鳥，但牠們的叫聲，似乎在向人們傾訴，困守在養尊處優的籠子裡，無法展翅翱翔在藍天的怨意。

夏震江身邊沒有小輩，有一女兒已出嫁鹽城，不常來往，每日進賬靠碼頭上苦力掙來的血汗錢；吃穿不愁，還有餘裕，但在精神生活上又感覺缺了些甚麼，是孤獨寂寞的緣故吧！所以當張興隆來到時非常高興，張興隆對大哥也非常尊敬，毫無後生仔的驕氣，夏震江是從心裡喜歡他，想把碼頭給他掌管。

張興隆幾次都婉言謝絕，說明了遵師囑，二十歲後要南飛，本土難留，並誠懇地對夏震江說：「生我者父母，教我成材者師父，指點我走人生之路的是您大哥了，在這一年裡，大哥要教會我幫裡的規矩，弟當感恩不盡。」

夏震江出於眞心愛護這後生仔，當然毫無保留地將這些幫規全教給他了。從漕運歷史和潘慶幫的幫規，怎樣收徒弟開香堂，司儀怎樣安排讚禮的禮議程序，磕頭作揖，幫裡的問答「行話」。

當時的一般仕商人士稱作爲「黑話」。

夏震江是大字輩，張興隆雖然是個「空子」，但他經過夏震江的悉心傳授，再加上他的聰明，學得較一般人透徹，成了一個「溜子」，因爲是夏震江的兄弟，當然也就是「大字輩」了。

夏震江的夫人對張興隆也很愛護，還親自爲他做了兩套黑綢褂褲，布襪布鞋，張興隆第一次穿上新綢衣，人也顯得更加精神了。他們兩家的關係更加親密，彼此情誼勝過手足。

轉眼秋去冬來，又到了冬去春又來，時值正月新春的年初一，各家都是爆竹一聲除舊歲，恭禧發財！大家發財！的相互恭賀聲中，走家串戶地拜年。（未完・一）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鳳凰嶺的山賊與宋總兵帶來的一千官兵遇上了，雙方死傷慘重，幸虧李自成帶着三十三人殺上聲援，宋總兵與二個副將皆被殺死，兵敗如山倒，但山賊方面亦死傷近四百。大戰後，霍大牙急將欲前去投靠老龍溝的婦女小孩追回來，李自成想把他們拉過去的計劃不能成功……二當家宮覺懷疑被人栽贓，派杜飛下山打探……

下山調查栽贓事　狡女巧辯有說詞

九子聽得心中一緊，這老傢伙有毛病，反爲貨主吹起牛來了！

要知那陰山位在內蒙大鎮呼和浩特西北方，乃內蒙第一大山區，那地方產狠，但山中有幾種藥材更珍貴，貴在高純度。

甚麼地方生甚麼植物，換個地方也能種，但純度就差太遠了。

這老人家看看杜飛，道：「朋友，你在甚麼地方販來這批好貨？」

杜飛一笑，道：「長城邊，老掌櫃，你出個價吧！」

白鬍子老頭道：「好，我全收下了，祇不過我這就回去帶個伙計前來，順便銀子也帶上。」

他匆匆的往門外走，且回頭重重的看了杜飛一眼，又道：「我很快就回來，要等我。」

杜飛道：「放心吧，這貨是你的了。」

九子把白鬍子老頭送出門，急忙奔進客房中，笑笑道：「成了成了，恭喜這趟生意成功了。」

杜飛道：「少不了你二兩銀子的好處。」

九子一聽樂歪了。

「彭！」兩塊銀子放桌上，杜飛對九子道：「拿去吧，先給你的。」

九子取在手上，道：「爺，你眞大方。」

杜飛道：「去看看，老掌櫃來了快告訴我。」

九子立刻又走出房門，他到了客棧大門外。

九子手按口袋，今天來了個財神爺，論機會，一年難得遇上一兩個。

這九子正自高興中，猛抬頭，忽見藥舖掌櫃那個白鬍子老頭氣急敗壞的帶着幾個差人往這邊奔來了。

九子認得出來的差官中一人，那是姓官的官副將。

官副將率領六個士兵奔來了。

一看這光景，九子吃一驚，急忙往內院客房奔去，口中叫着：「不得了，不得了。」

杜飛早聽到了。

「怎麼了？」

「爺，不……不好了，藥舖掌櫃帶來官副將，好像是要來拿人了。」

杜飛一聽，道：「再去看看，快來報我知道。」

九子一聽，又回頭奔到了棧房門口，祇見果然是官副將手握砍刀跟着藥舖掌櫃快到這和記客棧了。

九子一見要回頭，白鬍子老掌櫃一聲吼：「伙計，別去通風報訊，那是山賊呀！」

九子一聽吃一驚，若是向山賊通風報訊，肯定會挨刀，他呆住了。

祇見官副將走近九子，沉聲道：「他人呢？」

九子指指後院，道：「就在後客房，等着掌櫃的去盤貨了。」

白鬍子老人道：「我盤貨？狗娘賊，那是我一年多以前辦的貨，推車過了長城，在白于山區被搶光的，我一看就認出來了。」

九子更是吃一驚，他嚇呆了。

九子不是爲這件事嚇呆，他是因爲店中住了個山賊王而嚇了一大跳。

祇見官副將當先舉刀往後客房中走，他上身左右閃晃着，光景隨時準備出刀砍人了。

一批人衝到客棧後客房，祇見房門關得緊，官副將親自上前去拍門。

「開門！」

他不但拍門，而且還用力推，推了幾次火大了，暴出一脚踢過去。

那門彭的一聲未踢開，官副將也奇怪，他對身後幾個部下，道：「撞開！」

過來兩個大個子，二人打橫併肩撞，彭彭彭之聲不斷，門也快撞破了，才發現房門後由一張大桌抵着門，又用槓子抵到了土炕牆。

官副將冷冷笑：「再不出來砍了他。」

忽聽身後一個伙計道：「這大客房有後窗，小心早已從後窗跑了。」

官副將一聽，回身就是一巴掌，「你娘的，怎麼不早說？」

那挨打的伙計不是九子，而九子却暗暗的叫着：「活該，誰叫你多口！」

祇見官副將對身後幾人道：「快繞過去看看，人是不是翻窗逃了。」

有四個兵士往外跑，有人還提刀大聲叫：「快呀，別叫賊子逃走了！」

這人爲甚麼大叫大吼？

其實這是有名堂的，這是叫賊子聽得到，他們來抓人了，快逃吧，免得雙方對上面，動上刀，大家都不好看。

那個年頭，有許多地方的官差就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個士兵奔到後門外，祇見後門已打開，走進後門，他們更發覺後窗也開了。

四人走近後窗伸頭屋內看，客房中早就不見人了。

有人跳進房內，拉開桌子抽去槓子開了門，那官副將一怒衝進來。

白鬍子老掌櫃的也進來了。

這位老掌櫃拉過地上兩袋山藥材，道：「一共是兩蔴袋，每袋裝三包，一共六樣藥材，分別都有記號。」

他自袋中取出一包來，又道：「都是內蒙陰山出產，一年多以前往回運，在白于山遇上强人被劫去的。」

官副將道：「如果重量對，貨是你的了。」

白鬍子老人道：「我有帳摺，上面有記載，一共花去多少銀子，都清楚。」

官副將對店掌櫃道：「你店中住了山賊，你怎麼不知道來報告？」

店掌櫃道：「天黑才登記，我們不知道。」

「罰你二兩銀子不多吧！」

客棧掌櫃祇有認霉氣，交出二兩銀子。

官副將又對白鬍子老頭道：「這些藥材我得先抬回去處理，等你來對証，祇不過你得準備五兩銀子的手續費，才能帶回你失去的東西。」

白鬍子老人點頭道：「行，行！」

於是，士兵們把藥材抬走了，祇這麼一趟，官家至少先賺七兩銀子。

* * *

人走了，和記客棧裡傳來喝罵聲，那是大掌櫃責罵伙計九子。

伙計挨罵低着頭。

大掌櫃道：「你看看，你看看，損失了二兩銀子，損失了酒菜錢，損壞了門一扇，我他娘的遇上了喪門神，三個月工錢你免了。」

伙計九子道：「大爺，咱們並不吃虧呀！」

呂掌櫃叱道：「這還不吃虧呀，要怎樣才算吃虧？」

伙計九子上前耳語，聽得大掌櫃先是眉飛色舞，然後又手舞足蹈，就快叫爽了。

「太好了，你的工錢照發。」

別的伙計發了楞，忽聽大掌櫃對另外兩個伙計吩咐：「你們記住，那頭毛驢是咱們和記客棧的，那個出去多口，以後就別來上工了。」

原來杜飛還有一頭大毛驢正在槽上拴着，那可比掌櫃所有的損失貴多了。

* * *

九子伙計剛走到後院的客房門口，他明白，姚家店的住客不多，好不容易來了個客人，却是個山盜。

猛古丁有聲音，九子伙計呆了一下。

這伙計再細聽，大房間中有人聲。

「快進來。」

九子全身一緊，左右看看沒有人，他一溜到了房間中，炕上坐着

個漢子王，懷中抱着一把刀，那刀用皮套套着，白布包着，刀把露出半尺長。

但九子伙計一看就知道是杜飛。

「嗨，你老兄，我的山大王呀！」

杜飛一聽淡淡一笑，道：「把房門關起來。」

九子伙計道：「幹甚麼？剛才你躲到甚麼地方了，官家來人沒找到你。」

杜飛道：「他們沒找到我是他們的幸運。」

「怎麼說，他們來了七八個。」

杜飛道：「他們如果找到我，如今死的不是我。」

九子伙計一聽，小心翼翼的道：「你……大爺大概就是曾來過姚家店南門外土崗上的那一位了。」

杜飛一聽，自懷中摸出塊大個的銀子，他重重的塞在九子手中：「給你壓壓驚。」

九子伙計道：「又給我銀子呀，我能收嗎？」

「能，如果你在暗中助我，我打算再送你幾兩銀子花用。」

「你躲到那兒了？」

杜飛指指大樑，道：「我上了樑，躲到另一房間中去了，那地方樑柱近山牆，人一躲，下面不易被發覺。」

「這要是被官副將發現怎麼辦？」

「我就一刀一個把他們全殺了。」

九子伙計道：「殺人不眨眼呀！」

杜飛道：「咱們就是靠殺人過日子。」

九子伙計道：「爺，你又來了，我問你，不久之前，你們把姚家店幾位有銀子的老爺們，唔，一共是七大戶吧，每一戶交出金一斗銀一斗，那麼多的金和銀弄到手，怎麼你還需趕牲口來販草藥，難道你們在山上煮金銀過日子不成？」

杜飛一聽，立刻問九子伙計道：「那日的事情你知道了？」

九子伙計道：「爺比我更清楚。」

杜飛道：「好，你說說我聽聽，那日這姚家店土城內是個甚麼光景。」

九子伙計道：「一言難盡！」

他看看門外沒人，又道：「東街有個老漢嚇死了，南門的幾個娃兒至今哭不出聲音來，你們入城是雞犬不留呀，我們是人心慌慌不知如何逃命，你們那一招眞厲害，大戶出金出銀你們就撤兵，可是，我告訴你爺吧，七個大戶每人祇出金銀各半斗，剩下的是咱們全城窮人捐出來的，眞叫會搜刮。」

杜飛一聽，心中冷笑。

「那天你知道來了多少好漢？」

「有人說是一千人，有人說是兩千人馬準備殺進城，城外三面都是你們的人。」

杜飛一聽，心中已明白這必是高迎祥的人馬，李自成必也在其中。

杜飛對九子伙計道：「這兒七大戶，誰的話最有力量呀？」

九子伙計道：「姚家店的老爺子們當然是姚老爺子說了算話！」

杜飛並不注意如何勒索之事，他祇關心何人把這件事往他們的鳳凰嶺抹黑，害得官兵去剿山！

他對九子伙計道：「我老實對你說，我沒有來此勒索你們姚家店，我們是魯莽人物，但那是另一地方人，上一回來的必是老龍溝高迎祥的人馬！」

他見九子伙計張大了嘴巴，又道：「我們被人坑了，說是我們曾來過！」

「原來你是鳳凰嶺的好漢王呀！」

「你也知道？」

「白于山鳳凰嶺的强人，前不久大隊官兵去剿山，你……逃脫出來了！」

杜飛道：「我是來查一查，甚麼人這麼陰手的嫁禍給我們鳳凰嶺！」

九子伙計道：「那得去問姚老爺子七位，是他們進城來說的！」

杜飛眞有一套，這一回塞了一錠銀子在九子伙計手上，道：「拿着，這是你應得的！」

九子伙計雙手有些抖顫，道：「爺的銀子……」

「收下，你祇告訴我，姚老爺子的家門在甚麼地方，這以後咱們分手兩不欠！」

九子伙計道：「你要去殺他們？」

杜飛道：「放心，我怎麼會殺他們？我祇要知道是甚麼人對他們說的，我立刻退出姚家店，回去鳳凰嶺！」

九子伙計道：「你可不能亂殺人呀！」

杜飛道：「我們也是受害人呀！」

九子伙計道：「好！我這就告訴你，姚老爺子在南門內開了一家大糧行，叫姚記糧行，但老爺子不住在糧行裏，他住在馬店的後大院，他養有良馬幾十匹，祇一問就知道那地方！」

杜飛點點頭，道：「你出去吧，我等到天黑走出去！」

九子伙計輕悄悄的退出房門外，他把客房的門又關起來，心中還在噗噗不安的亂跳！

而杜飛，早就從後面溜走了。

* * *

天快黑了，天黑本來應該休息的，但有人却是天黑才出來辦事。

有許多事情天黑幹最方便。

杜飛從土城牆邊一個土洞中像個灰狗似的鑽出來了……

像他這樣懷中抱了一把金刀的男人，姚家店的人很快就會以爲他就是上一回的大土匪來了！

撥開幾撮荒草，杜飛拍拍身上灰土，聳聳肩膀便往南門土街這邊走來。

土街的兩邊小店祇有幾家門口燃了燈，那比螢火蟲稍亮的燈光，把杜飛健壯的身軀拉得長長的，往南門附近的一處大馬房大門口。

現在，杜飛站在這家姚家馬廐門外來來回回的走了幾個半圈，大院中的兩邊很清楚的看到，兩邊是馬廐，果然好馬在槽上！

正屋是三大間，住的盡是幹活的漢子。

杜飛再由正屋往內看，後大院住的是男女老少女人娃兒一大串。

杜飛臉上微微笑，他心想：「是明敞着上門問呢，還是來一個不速之客？」

最後，他下個決定，立刻行動。

這杜飛與李自成一樣，輕功也練過，竄高走低也難不倒他，更何況姚家店的房子並不高。

這杜飛找到後街小巷，他看四下無人，立刻拔身上了房，穿過屋脊落在後院中。

杜飛剛把身子穩住，祇見有個伙計自灶房中托了一盤吃的往正門堂屋走去，盤子上的菜餚飄過來香味，引得杜飛大舌頭舐着雙唇。

姚家的一家人共兩桌，分成廂房與正房開飯，杜飛便在這時候走到了正屋的門口，他天神一般的站住了。

還眞嚇人一大跳，那裏冒出個漢子王。

杜飛衝着屋內嘿嘿笑，聲音不大，但屋內九人齊瞪眼，那伙計急問：「你是前邊來的客人，怎麼來後宅！」

杜飛忽的拔出金刀，道：「我找姚老爺子！」

聽口氣還客氣，但那把金刀令在座上的那位老爺子臉色泛了靑！

那老者正是姚老爺子！

姚老爺子也認得這把金刀，李自成用手中金刀一下子削去大石一大塊，這件事他一輩子忘不了！

他也常去看那塊被砍的石頭！

如今又見這把刀，他暗自裏縮了一下脖子。

「英雄，你找老朽何事？」

笑笑，杜飛舉着手上金刀，道：「別怕，我既不是來殺人，更不是來敲詐，有件事情要在你姚老爺子面前請教一二！」

一聽之下，姚老爺子對屋子裏男女道：「聽到了嗎？不用怕，人家是眞英雄！」

他又對杜飛道：「既然有事找到老朽，英雄快請進，水酒一杯，邊吃邊談！」

杜飛走了進去，他把一足踩在欖子上，金刀入了鞘，更背在背後，這表示他不殺人。

杜飛却取過桌上酒壺，一陣咕嘟把酒喝完！

「姚老爺子，咱們廢話不說，你告訴我，曾來勒索的人中，有個用此金刀的人？」

「有，金刀一看就認得，金刀能劈大石頭！」

杜飛冷冷一哂，心中已恨李自成了。

「你老爺子聽甚麼人說的，他們是鳳凰嶺下來的？」

姚老爺子一怔，道：「怎麼，那些人不是鳳凰嶺的强人呀！」

「他們不是，我是！」

姚老爺子道：「哎呀，糟了，中計了！」

杜飛很激動，立刻把臉皮一緊，道：「姚老爺子，你得慢慢說清楚。」

姚老爺子想了一下，道：「那天我們被勒索，我們把金銀送出城，有個年輕女子說，完了回去鳳凰嶺，我們七個人聽得清，以爲是鳳凰嶺下來的强人，以後官府來查案，我們都說是鳳凰嶺，唉，上當了！」

至此，杜飛算是把事情弄清楚了。

杜飛的心中明白，那個年輕女子，必是高迎祥的女兒高貴貞無異。

高貴貞是李自成的妻子，聽說這女子最是刁鑽，她這是嫁禍鳳凰嶺，太狠毒了。

心念間，杜飛一挺收回一腿，他重重抱拳，道：「姚老爺子，各位，打擾你們了。」

說罷，他轉身而去，想是出城回山區了。

姚家的人一個個幾乎癱瘓了，誰還吃得下東西。

那姚老爺子忽的大叫：「送來熱水，我先把一身濕衣換下來。」

原來他嚇得冒出一身冷汗。

* * *

杜飛走了嗎？

杜飛不在乎這姚家店的守軍，他要去找一個人，這種事也是江湖例律……有人想要他的命，就得防着被人殺！

杜飛想殺的人就是姚家店開藥鋪的白鬍子老人家。

也許是在姚老爺子家中灌了一壺酒起了作用，杜飛憤怒的走在土

街上，姚家店兩條土街也不長，十字路口就有一家藥鋪，有一塊垂掛的招牌上寫的是「丁家藥鋪」四字，和記客棧的伙計說過，這兒祇有一家藥鋪！

杜飛也不多想，他大步上了台階就拍門。

「開門啦！」

嘩拉一聲門拉開了，祇見藥鋪裏面擺了一張桌子，五個漢子在吃酒，兩個老人在勸酒，兩個老人中有一個正是那白鬍子老人家。

杜飛的出現，立刻令白鬍子老人家往一個舉酒杯的漢子背後，道：「官大人，你看看，果然找上門來了！」

忽的一聲，姓官的一聲沉吼：「開門，咱們抓强盜！」

就聽嗆嗆嗆拔刀聲，兩個軍士已堵住了大門，更把大門也關上了。

杜飛嘿嘿笑，他走到了櫃枱，把個身子往櫃枱依靠着，那麼悠然的斜目看着一屋子的人。

一屋子的人中，有五個拿刀的官兵，另外還有兩人是年輕伙計，切割藥材的利刀他們握在手中。

官大人者，正是官副將也，他站在桌前以刀指向杜飛，叱吼：「賊子，你好大的膽子，一人又找來了，你是束手就擒，還是由爺們亂刀砍了你！」

杜飛道：「首先，我得加以解釋，前不久率人來此姚家店的人並非是鳳凰嶺來的人，那是老龍溝高迎祥的女兒女婿率人來的！」

不料這話聽在官副將的耳朶裏，他冷哼連聲：「可惡，還想嫁禍於人吶！」

這話聽得杜飛啼笑皆非，也幾乎氣結，誰嫁禍誰呀，眞的是黑白講！

杜飛道：「我沒有說謊，信不信由你！」

他忽的對白鬍子老人家道：「你的那批藥材，我也可以對你說，是被一小股流匪搶去的，那股流匪原不是我鳳凰嶺的人，他們却帶了藥材、牲口、雜貨去了鳳凰嶺投入我們山寨，所以認眞的說，我們並未搶你的藥材！」

他雙目一厲，又道：「你這老東西也不明言，更不聽聽我的話，暗中報官要殺我，你這麼大年紀了，還那麼的心狠手辣，置人於死地呀！」

白鬍子老人家忙道：「藥材是我的，被搶去你們鳳凰嶺，我當然要報官！」

杜飛冷然道：「我也不再爲難你了，這麼辦，你把藥材算了，多少銀子你給我，我們不傷和氣。」

白鬍子老人家有官兵在此，他搖頭。

官副將已聽了個明白，那天來的一兩千人，竟然是大股流賊高迎祥的人馬。

祇不過眼前的事要解決。

「眞大膽，本官不管你有甚麼說詞，至少你自己也承認你是鳳凰嶺下來的强盜！」

杜飛道：「不錯，這一點我承認！」

官副將一聽，吼叫一聲：「你是强盜，我們是官兵，一是水一是火，火水不相容，今夜咱們官兵捉强盜！」

杜飛一聲冷哂，道：「祇怕今夜的强盜不好捉！」

官副將大吼一聲：「抓住他！」

正面兩個兵士揮刀殺，杜飛仍然不出刀，他歪着身子突然出腿踢過去。

「叭叭」兩聲起處，兩個兵士刀走一半被他踢得向後仰，守門的兩個兵士一見，舉刀就砍，杜飛挺起身子以刀還擊，他的刀仍未拔出皮鞘來，已把守門的兩人擋了回去。

於是，官副將閃過來了。

杜飛微微笑，他這時候才緩緩的拔刀。

杜飛的金刀與李自成的金刀是一模一樣的，刀出，一片金光耀眼！

官副將出手便直劈過去，杜飛反手回擊，噹聲起處，官副將的刀被金刀削斷了！

杜飛哈哈一笑，道：「大人，快換過刀來再殺！」

這話說的，簡直就是目無餘子！

杜飛一個錯步，他反而把兩個守大門的兵士逼到了屋子裏，他變成守門的了！

杜飛持刀站在門邊，他當然不會走人！

杜飛的金刀一掄，照準櫃枱一邊猛一砍，卡的一聲，那麼厚的櫃枱被他一刀砍成兩段。

「你們給我聽着，就憑你們這點本事呀，我可以告訴你們，延長縣的金婆婆，陝北有名的厲害人物，武功高不可測，他仍然死在我二人之手！」

官副將聽得大驚：「另外一人是誰？」

杜飛道：「另外一人也是用的我這種金刀，他也正是上次來勒索姚家店的那個人，那個少年人！」

官副將道：「原來金婆婆死了！」

杜飛吼道：「她一家人都死了！」

頓了一下，又道：「憑你們這幾個人喲，我可以讓你們再去叫來百二八十個，看我怕不怕你們！」

官副將大怒，道：「你吹他娘的甚麼牛！」

他忽的又抓起一把刀衝上去，這是在拚命了！

他要是不拚命，以後就別在這姚家店混了！

不料他舉刀中途，肚皮一痛，杜飛的金刀刀尖緊緊的抵在他的肚皮上，祇需往前推送，官副將就會肚破腸流！

官副將當然不想死，更不想死在這種地方，他乃帶兵打仗的武將，死在戰場揚名，死在這兒多窩囊。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任何人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候，沒有幾個願意死，這個節骨眼，不但不想死，便是那些權與利，全都不再多思考了，保命吧！

官副將的刀自半空中落下來了，緩緩的落下來了，他的雙目有哀怨之色。

人們在乞求憐憫的時候便會流露出哀怨。

「你殺官……呀！」

杜飛道：「大人，天下沒有人願意殺人，差不多都是被逼的，大人，你沒有機會再對我下刀了，我可也不想殺了五位，拋刀，坐在桌上別動，可以繼續喝酒吃菜！」

官副將道：「你想殺人？需知在本官面前，你絕不能再出刀殺人！」

杜飛道：「我說過，除非不得已！」

他收刀，刀指桌邊，那官副將示意他的四名手下也拋去手上刀，又坐在桌子邊！

杜飛笑了：「喝酒，別客氣，喝酒可以壓驚，喝酒也所以壯膽！」

官副將伸手舉杯，但未喝，他雙目赤紅，吐氣有聲，却是無可奈何！

現在，杜飛指着丁掌櫃叱道：「本是天下太平，你這老東西却坑我，你看我怎麼砍你！」

丁掌櫃大步一擧就要下跪，杜飛一聲斷喝：「你給我站穩了！」

丁掌櫃忙對伙計道：「快去後院取銀子，這兩蔴袋藥材算是我們收買你的了，但求饒恕我老命！」

杜飛道：「原來打算殺你全家，放火燒你家宅的，你知道嗎？」

官副將低吼：「殺人放火呀！」

杜飛冷叱：「爺們幹的就是殺人放火勾當，你這小小芝蔴官，眞是一頭猪！」

官副將道：「你膽子大呀，敢辱罵本官呀！」

杜飛道：「我罵你不識時務！」

「怎麼個不識時務！」

杜飛道：「天下就要大亂了，中原鬧旱，南方有澇，人們開始走他鄉，這常言說得對極了，太平年月當爲官，荒亂年月去爲盜，這你不懂呀，你等着挨刀吧！」

官副將幾乎氣結。

那邊，伙計捧一包銀子走出二門來，丁老頭一看怒視伙計，叱道：「誰叫你整包銀子都取來，兩蔴袋的葯材一百兩銀子也夠了！」

伙計挨駡低下頭，丁老頭那包銀子有五百兩，他哆嗦一下不知是否……

杜飛把手一抱，道：「拿來，拿來！」

丁老頭臉色也灰了，冷汗珠子往下掉，一包銀子推送到杜飛身邊！

「你眞的全部要呀！」

杜飛淡淡的道：「這點銀子不入我眼裡！」

只見他打開包來取銀子，五兩一個他取了十個，餘下的他又推還給丁老頭。

丁老頭有些激動了，示意伙計把銀子送後面。

丁老頭道：「英雄，也算銀貨兩訖了！」

杜飛道：「我知道，你這是趕我走路，對不對？」

丁老頭道：「不敢不敢，難道英雄也打算同官大人等共飲不成？」

杜飛搖頭了：「他們不配！」

官副將的臉色也赤了，他咬牙！

杜飛又對丁老頭，道：「你，聽清楚了，馬上給我包五十兩銀子的刀傷藥，我要最好的！」

他把十個銀錠再推向丁老頭，令丁老頭吃一驚，却又喜在心中。

丁老頭對兩個伙計道：「快呀，把咱們丁家藥鋪最好的刀傷藥全取出來，包妥了送給英雄帶去。」

杜飛的行動都是出人意料之外，便是官副將也看呆了，强盜購物用刀搶，那見强盜也付帳，他這個强盜有些不一樣。

一大包刀傷藥包妥了，杜飛提在手上笑了。

「各位，你們可得聽清楚，不到三更天別出門，否則就會死在土街上。」

他大方的走出門，盡快的走到了和記客棧，正遇上九子伙計在掛燈籠。

「我的爺呀，你還打算住店呀！」

杜飛一笑，道：「把我的那頭毛驢牽出來吧！」

九子伙計道：「你還要毛驢？」

杜飛道：「那是我的坐騎，快拉出來！」

九子伙計心中不愉快，大掌櫃打算把毛驢據爲己有呐！

只不過再想想，自從杜爺來過

以後，自己有驚無險的賺了不少銀子了！這時候也不多說甚麼。

九子伙計一旦想通，立刻對杜飛一笑，道：「爺，你等着，我這就去牽驢了！」

開了馬厩，邊槽上就是拴的杜飛騎來的那頭驢，九子伙計在驢背上拍拍，道：「驢呀驢，你又得回山中了，咱們倆沒緣份了！」

牽出驢子交在杜飛手上，九子伙計對杜飛道：「你好騎！」

杜飛把一袋刀傷藥往驢背上放，九子伙計道：「爺，你等一等！」

只見他匆匆的跑回屋子裡，取來一條舊毛氈，整齊的放在驢背上。

「爺，這樣騎上去舒服些！」

杜飛雙目一亮，笑道：「雖然只是一床舊毛氈，你的行爲我感動，收，收下吧！」

又是五兩銀子送到九子手中，九子呆了。

等到他抬頭看，那杜飛已騎驢走遠了。

杜飛騎驢出土城的時候，守城的三個小兵正要關城了，這城門一旦關上，就得等第二天五更才能出城。

* * *

丁家藥鋪的燈光仍然亮着，就快三更天了。

藥鋪裡面，那位官副將對陪坐的丁老頭道：「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的破肚皮也上了藥，不痛了。

「丁掌櫃，姚家店這地方多小，守軍也只有我們這些人，論功夫，土匪之中有能人，能人同咱們上陣打仗的不一樣，他們會高來高去的，咱們是揮刀硬幹。」

他頓了一下，又道：「今夜來的這傢伙，本事就大，我敢斷言，便是咱們的于把總在此，也拿人家沒辦法！」

丁老頭道：「花錢消災，花錢消災！」

官副將道：「今夜咱們都倒楣！」他問身邊一人，又道：「幾時了？」

那受了點傷的士兵，道：「大人，三更天快到了！」

官副將這才對丁老頭道：「你得同咱們回軍營去一趟，這件案子沒有完！」

丁老頭一聽，吃一驚道：「事情已經完結了，大人呀，還要幹甚麼？」

官副將道：「官家辦案有一定的手續，你看看，連我也挨了刀子，兄弟們更是爲了你，爲了抓山賊而吃了苦頭受了傷，這要是于把總問起來，如何交代？」

丁老頭道：「我有沒有罪？」

官副將道：「有罪沒罪，去了便知！」

「有罪沒罪，那是不是有罪，也許沒罪！」丁老頭木然！

官副將道：「你老說的對極了！」

他哈哈一笑，又道：「我問你，你去關外販草藥，藥被劫了，是不是？」

「是，一點也不錯！」

「爲甚麼回來不報案？」

丁老頭聽得一瞪眼，道：「報案？你們能去抓山賊嗎？山賊在你們面前也沒辦法拿……」

官副將叱道：「我們無法拿他，可是我們可以上報，由總兵督軍來圍剿，你不報案，就是知情不報，你能說是無罪！」

有個伙計過來，他把丁老頭拖一邊。

這伙計在丁老頭耳邊直嘀咕！

於是，丁老頭笑笑，立刻又去取來三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道：「大人，你收下，你擔待了！」

官副將道：「强盜沒拿住，這銀子……」

丁老頭道：「你大人莫非嫌少不成？」

官副將笑了。

「有罪無罪一個字，你大掌櫃這麼說，我就擔待着把前面的有罪二字去掉，咱們這就……」

他對四個受傷的吩咐：「收下吧，回營交差了！」

丁老頭送出大門外，回身用力關上門，就聽他在屋子裡開了駡：「操你娘的！」

天知道他駡誰！

其實明末官府就是那個樣。

* * *

杜飛騎驢繞過了延安往西馳，他這是前往白于山區老龍溝，杜飛心中不愉快，這算甚麼盟友，雙方結過盟，有過誓約，相互支援，互不侵犯，爲甚麼使陰手嫁禍給鳳凰嶺，害得死了那麼多的人馬。

杜飛這是找上老龍溝，大家非當面鼓對面鑼的說一個一清二楚不可了。

繞過溜平川，轉入臥龍坡，遠處的大山就是老龍嶺，山谷有三里長，便是老龍溝了！

就在距離臥龍坡五里處，沿着石道有一條小街是設在馬路兩邊的，街道只不過有二十幾戶人家。

當然，如果深知內情的人，都知道這兒的住家與老龍溝的强人是沆瀣一氣的，也可以說是一家人了！

杜飛也知道這兒名叫「風口村」，兩邊全是開的小飯舖……

風口村的女人比男人還能幹，那不只是她們生孩子做家務，而是

動上傢伙一樣的潑辣不要命，所以有人就會說，陝北的男人女人都凶悍，大部份說的是這兒。

這兒的女人如何的厲害，就算來個客人吧，如果吃了她們做的燒餅，你便是連個芝蔴粒也不能糟蹋掉地，女人非叫你撿起來吃了不可，否則就揍你。

誰願意出門惹事？

現在，杜飛來了。

杜飛來此是惹事的，他要惹的人不是別人，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是也。

在最邊一家小飯舖下了驢，眞稀奇，有幾個娃兒圍過來，這些娃兒用手去摸驢，嘻嘻笑，好像遇上怪物了。

杜飛把錢搭子掛在左肩頭，他走進了店房：「給我下一碗麵條！」

一個大脚女人走過來，她伸手拍拍杜飛錢搭子。

杜飛是幹甚麼的，他故意提起錢搭子，重重往桌面上一放，發出咚地一聲响！

這就等於告訴這女人，他的錢搭子裡有的是銀子。

大脚女人眼一亮，吃吃笑道：「好，就來！」

大脚女人一聲叫：「當家的！客人要吃麵了，不吃饅頭！」

二門傳來一聲應：「這是吃軟不吃硬呀！」說着，閃進一個大漢來，手上拿了一把鎌刀。

大脚女人在做飯，那男的就站在桌一邊：「客官，你面生得很呀！」

杜飛道：「是你沒有注意！」

「去老龍溝？還是經過……」

杜飛道：「都有！」

「幹甚麼？」

杜飛把面前的竹筷子在桌面上擺個十字，那大漢呵呵笑了。

「找誰？」

原來筷子擺十字，是道上的暗記，表示他在十字路上正徘徊，要找人！

杜飛道：「找你們的表少爺李自成，還有高姑娘高貴貞二人！」

此言令這一對夫妻嚇得一驚。

大脚女人道：「找我們少主人夫妻二位呀！」

杜飛道：「不錯！」

大脚女人道：「幹甚麼的？」

杜飛道：「我們是老友呀，形同兄弟一般親！」

大脚女人道：「那行，叫我當家的舉着竹竿爲你帶路，吃過麵條你們上山裡去！」

杜飛道：「我不上山裡了！」

大脚女人走過來，道：「怎麼又不了，你是……你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杜飛道：「大嫂子，我乃鳳凰嶺三當家，我姓杜，叫杜飛，就用這個名字，你們去山裡傳個信，我不打算久等，快去！」

他賣出字號，口氣就硬多了！

兩個男女一瞪眼，二話不說，那男的轉頭往外走：「我去老龍溝了！」

那女的還催着：「走快一點，這是貴客上門，必有大事情，別躭誤在咱們這兒！」

「知道了！」男的好像用跑的上山去了，男的還把一根竹竿擱在肩頭上。

屋子裡，大脚女人笑嘻嘻：「三寨主，三太爺，你這是大駕光臨小寒舍，沒話說，我不能只叫你吃一碗水麵條，多寒傖呀，這酒……」

只見她端了個酒罎走過來，正要往一隻大碗中倒酒，忽又把酒搬回去，口中直叫：「差一點搬錯了，把有蒙汗藥的酒搬來了。」

杜飛一聽也笑了，這女人拿他當成自家人了，她也不忌諱或保密，隨便說出酒有毒！

那女人又搬出一罎酒，道：「這一罎沒有毒，喝上五斤也不會倒！」

嘩嘩啦啦一陣倒酒聲，杜飛聞得一股酒香撲鼻，他端起了酒碗。

那大脚女人又笑道：「光是喝酒那不行，我這兒的滷味全得拿出來，別叫少主人夫妻罵我待客不週到。」

說着，她匆匆的又取個大木盤，口中叨噥着。

「吶，我這兒葷的有醬牛肉、牛舌、牛肚、肝肺、猪舌、猪心、猪耳朵、鷄脚、鴨翅、鹹脆腸，吃素的，還有粉皮拌黃瓜、水煮花生、豆腐乾、大頭菜是我親手醃的，你如果要熱的，我這就再炒個三絲肉丁你嚐嚐。」

她說着就要動手了！

杜飛指着一大盤滷得像猴屁股一樣紅又光的滷味，笑道：「夠了，夠了，我也不是大菜桶，隨便吃幾樣，你就別去張羅了！」

那大脚女人收斂了，老實了，靦覥的一邊站，還不時的拿眼瞟着杜飛身邊的刀。

半晌，大脚女人道：「你，這刀我眼熟！」

杜飛道：「我這刀你見過？」

那女人道：「我們少主人的刀與這把刀差不多！」

杜飛道：「兩把刀是一樣的！」

他不說李自成的那把金刀是他相贈，只淡淡的拍拍身邊的刀，那女人更相信這漢子與少主有交情。

她怎知杜飛這一回要同李自成翻臉了！

* * *

杜飛在小飯館吃着喝着，他覺得這家小飯鋪做的滷味眞不賴，花筋醬牛肉香脆可口，猪耳朵到口格崩响，三絲味道也實在，不比飯店掌廚師父差。

杜飛喝了二斤酒燙酒二鍋頭，他舒服了。

甚麼叫酒燙酒二鍋頭呀！

那是在北方，人們把錫壺裝了酒，再把個小碗也裝了酒，然後把碗中酒點上火，再把錫壺煨上去燙熱，一方面叫客人看着他這酒不假不滲水，一把火燒光燒完，二方面酒喝熱的。

杜飛這才剛把酒喝完，遠處傳來馬蹄聲滾雷也似的响過來了。

大脚女人奔去大門外，她忽叫了：「咱們的少主人他策馬下山來了吔！」

杜飛也聽到了，但他不起來。

杜飛仍然坐在那裡吃着酒，叨他的菜，他甚至也不去看大門外。

倒是他的左手已按在他的金刀上了。

於是，大脚女人把雙臂一張，她攔在大道的正中央，迎着馳來的快馬叫起來。

「到了，少主人，就在我的家。」

祇一聽來了老龍溝少主人李自成，二十幾戶人家的人們奔出來一大半，擠在每戶門口看過來。

策馬而來的正是李自成，自從他又弄了許多金銀寶物回來以後，他的大名响徹白于山區，提起他的名字，那還了得，都會豎起大拇指叫他一聲「夠種」。

陝北人叫夠種，意思可多啦，但眞正的含意是夠潑皮膽子大的。

李自成在大脚女人面前下了馬，他急問：「人呢？我的好哥兒呢？」

大脚女人笑呵呵的道：「我招待他吃好的，大概還沒吃好吧！」

說着，二人進了他家門，杜飛仍然不把眼珠子抬起來，他用力的嚼着一口水花生。

「杜兄，聽到是你我就趕來了。」

杜飛却對大脚女人道：「再取個碗來。」

大脚女人去取碗，杜飛把手一抬，李自成拉了一張櫈子坐下來了。

「杜兄，你……怎麼啦？」

杜飛不開口，他爲李自成斟上酒，斟滿一碗。

「來，先喝三大碗。」

李自成拾起酒碗，咕嘟咕嘟就喝乾。

李自成還未開口，杜飛又道：「再來一碗！」

李自成抬碗再喝，雙目已充滿疑惑。

杜飛又是一碗酒，他也舉碗，這二人各自喝了三碗酒，那杜飛忽的把碗摔在地上，叭的一聲碗摔碎了。

李自成雙目一厲，道：「杜大哥，你這是爲甚麼？有話何不明言，氣在心裡不好過。」

杜飛抓刀而起，一塊銀子抛在桌面上。

「兄弟一場，這頓酒我請了，李自成，我心中唯一的一個疙瘩，萬望你能成全杜某人。」

李自成聽得心中不好受，杜飛這是幹甚麼？

「杜兄呀，甚麼心願你祇管說，祇要兄弟我辦得到，必全力以赴。」

「君子一言。」

李自成道：「快馬一鞭。」

「哈……」杜飛大笑，他抓起金刀指外面。

外面就是溜平川，好大一塊草場上。

杜飛冷冷道：「走，我們草場上去。」

他見李自成刀掛馬鞍上，又道：「帶着你的刀來。」

說着，杜飛當先往草場上走過去，這事可不得了，小街二十幾戶人家都跟過去了。

這種場面沒見過，當李自成發覺人們要跟過去，他回頭沉叱：「我同我的杜大哥有了誤會，你們別過去看熱鬧，有甚麼好看的。」

人們一聽，不走了，但却站在屋後面瞧。

李自成走到草場正中央，他重重一抱拳，道：「杜大哥，咱二人算得是生死之交了，這中間不摻假，不含僞，今天你前來，透着不對勁，何不先說分明呀！」

杜飛淡淡的道：「江湖中人講的是義氣，論的是交情，但却也免不了心中疑念。」

「杜兄心中甚麼疑念？」

「我們兩個人的功夫，咱二人沒有動過手，也不知是你的高，還是我的高，爲了這件事，我突然心中像塞了石頭一般左推右搪推不開，我找來了。」

「哈……」李自成笑了。

杜飛又道：「李自成，且讓我們放下交情身份，在這兒動手一搏，比個高低吧！」

李自成道：「不用過招了，我二人天下無敵。」

杜飛緩緩拔刀，金光一片射出來：「不行，今天不動手，我以後日子不好過。」

李自成道：「杜大哥，這是幹甚麼呀，乾脆，你比我行不就完了，回去喝酒。」

「如不出招，喝酒如同喝尿水，媽的！」

他這是快翻臉了，其實他心中早翻臉了。

李自成的心中以爲，動手就動手，自己祇防不攻，打個幾招就收刀。

心念間，李自成點頭了，他也拔出金刀，兩把金刀對映出兩團金光來，那邊有人氣咻咻的跑回來了。

那是小飯舖大脚女人的男人，他才剛跑回來就被他老婆拖住。

「怎麼才回來？」

「兩條腿怎麼能比過四條腿跑得快呀！」

就在這時候，杜飛大聲吼：「看刀！」

草場上兩個人對上了，祇見那杜飛邊殺邊冷笑，出口冷厲的叱道：「我看你能固守多久。」

李自成舞起陰陽羅漢刀法，那刀法攻擊力大，固守起來更是無懈可擊。

李自成一開始便是祇守不攻，杜飛就不同了。

杜飛的刀法是來自他祖傳，杜飛刀法異於一般，當年杜家爲了那對鴛鴦寶石，與金婆婆家爭奪百年之久，還是憑恃着杜飛的刀法不斷的精研改進，到了杜飛手上，這套刀法已算得上乘功夫。

杜飛在一陣搶攻不下中，忽的欺身斜肩反臂一刀疾削過去，就聽「咻」的一聲，李自成的頭巾被削落了。

李自成心中一寒，這還眞的要他的命了。

杜飛一刀未見血，手中金刀一緊，招式變得更爲辛辣，祇見那李自成雙手抱刀疾攔，他的四週盡是金光電閃，宛如雷電之閃耀。

「杜兄，你玩眞的呀！」

杜飛一聽狂吼一聲：「殺！」

他那股子狠勁，立刻叫李自成想到二人在金家莊上合力砍殺官兵的情況。

那時候杜飛就是這個凶殘模樣。

於是，李自成也冒火了。

甚麼是好兄弟呀，好兄弟動刀呀，頂多點到爲止，雙方何仇何恨，非要拚個你死我活呀！

他怎知杜飛是爲了鳳凰嶺被官家圍剿的事找上門。

李自成大吼一聲：「好，殺就殺！」

說完，他揮刀而上，陰陽羅漢刀法之最使出來了。

李自成披着散了的頭髮，金刀疾出，就聽得叮噹之聲暴響不斷，兩團金花乍合又分，乍分又合，殺得金風颼颼响，哼咳低吼間，二人早已殺紅了眼。

於是，小街上的人們吃驚了。

於是，那個大脚女人直跳脚，她也不停的看向老龍溝方向，口中在抱怨：「還不快來人呀，都快出人命了。」

原來她早又叫他的丈夫奔回老龍溝報告去了。

草場上兩個拚命的人對砍對殺中，忽聽一人尖聲大叫起來：「住手，住手！」

也不知何時，高貴貞出現了。

高貴貞不走大道，她的輕功好，飛高縱澗的飛到了大草場一邊。

她也發覺了李自成與杜飛二人在拚命，不由驚叫起來：「住手！」

李自成當先跳出圈外，他把金刀習慣的擱在肩頭上，另一手去挽頭髮。

杜飛見了高貴貞就咬牙。

「妳也來了，太好了，杜某今天要以一殺二，你們合力來吧，看我杜某人怕是不怕。」

「哈……」高貴貞笑瞇瞇的走過去，道：「看你杜兄的模樣，必是有甚麼誤會了。」

杜飛道：「誤會？」

李自成道：「有話直說，放在心中不吐出來，我們怎麼會明白？」

杜飛冷笑，道：「還用我多說？你們……」

李自成道：「說！」

杜飛道：「是你們，你們洗劫了延長縣，又勒索了姚家店，得了好處是你們的，可好，臨去放話說是鳳凰嶺的好漢，你們回轉鳳凰嶺，官家人就憑你們這一把嫁禍於人之計，這一回才發兵攻打鳳凰嶺。」

他越說聲音越大，忿怒之情令人吃驚。

「這算甚麼同盟，使陰坑我們鳳凰嶺。」

他怒指李自成，又道：「杜某待你不壞吧，助你報了仇又贈寶刀，咱們寨主時時不忘你，早晚還想邀你回轉鳳凰嶺，而你……狼心狗肺呀，是好漢子嗎？」

李自成不開口，雙目盯上了高貴貞。

他心想：「可好，人家終於知道了，我看妳怎麼向杜大哥交代。」

不料高貴貞還眞有一套，她微微笑了。

「哎唷，杜兄呀，這眞是天大的誤會呀！」

杜飛道：「妳得把話說清楚。」

高貴貞道：「不錯，我曾在姚家店土城外不小心的說過一句話，我說的是我們回轉鳳凰嶺。」

杜飛大怒，道：「爲甚麼要說回鳳凰嶺？」

高貴貞道：「從姚家店回老龍溝如果經鳳凰嶺，祇不過多走大半天的山路吧，我們在鳳凰嶺的勢力範圍內弄了金子銀子的，至少也應送一些給杜兄你們吧，所以我說轉去鳳凰嶺，實在是增進彼此交情，並無惡意，想不到幾個老東西把我的話聽錯意了，可惡！」

杜飛一聽呆了。

李自成心中在叫好，他的女人眞行。

想了一下，杜飛又道：「不對，不對！」

高貴貞道：「又怎麼了？甚麼地方不對了？」

杜飛道：「你們並沒去鳳凰嶺呀！」

一笑，高貴貞道：「那是臨時變卦了，想一想咱們那麼近兩千人馬，又帶了許多金銀珠寶，多轉一百里多麼的不方便，決定改天由阿成率高手再前往。」

杜飛一聽無話可說。

李自成立刻接道：「要不是臨時改期，我們四五天前，也不會由周家灣去了鳳凰嶺，在路上幹掉東廠一十五名番子救了你們的人馬。」

杜飛收刀了，他插刀入鞘，重重抱拳道：「希望是我杜飛冒失，咱們這是好兄弟，祇不過以後再細查，如眞是二位所言，杜飛也跪地請罪。」

他可眞厲烈，回身大步就走。

李自成跟上去，道：「杜兄呀，何不忘了過去的不愉快，隨我去老龍溝住幾天。」

杜飛回身站定，道：「兄弟，我如果隨便就忘了一切，那就不是我了。」

說完他又回身走，高貴貞追上來，道：「杜兄，事情本來是這樣，如果咱們要坑鳳凰嶺，阿成他們就不會相助了，看着你們完蛋了。」

杜飛回身冷笑，道：「弟妹呀，可知唇亡齒寒這句老古話嗎？鳳凰嶺完了，下一個就是老龍溝，你們幫助鳳凰嶺，就等於幫你們自己。」

說完他又轉身大步走，走到了小街頭，一躍跨上了小毛驢，兩腿一夾，搖搖晃晃的往北馳去。

李自成楞然，他知道杜飛的爲人。

杜飛爲了上代的仇恨，他花銀子造刀對付金婆婆，這種人對任何事情都會執着。

高貴貞冷冷笑了，道：「這人腦袋是石頭。」

李自成道：「杜大哥有恩於我。」

高貴貞道：「我知道，所以我還不打算收拾他，祇不過他最好別過份。」

李自成看看遠去的杜飛，道：「他怎好對我出刀，而且非殺之而後快，我……我至少助他殺了金婆婆，奪了一對晶瑩剔透的鴛鴦寶石……他……」

「甚麼寶石鴛鴦？」

李自成道：「他們杜家當年與金婆婆那一族的人爭奪的寶物，名叫寶石鴛鴦。」

高貴貞道：「你見過？」

李自成道：「就在金婆婆藏的箱子底內，是用極美的盆子盛裝的。」

高貴貞道：「這麼貴重之物，爲何不早說？」

李自成道：「說了何益，寶物他已收去他們杜家祠堂藏起來了。」

高貴貞道：「藏了也要找出來。」

李自成道：「我親愛的，杜飛會拚命的。」

高貴貞道：「欲得天下至寶，拚命在所難免。」

李自成道：「這件事杜兄連對霍大牙都沒有提過這寶物，他很小心的。」

高貴貞笑了。

他二人走到小街，還受到人們的歡呼，李自成看看小飯舖內，對那大脚女人道：「你很會辦事情，這件事令我滿意。」

那一雙夫妻樂歪了。

大脚女人哈哈笑，道：「少主人，看你說得多見外，別這麼說。」

男的也道：「少主人，大小姐，進來喝酒吧！」

高貴貞道：「有事，我要總管記你們一個功。」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騎馬往老龍溝馳着，高貴貞不忘寶石鴛鴦，她在馬上不嘮叨。

「眞是的，你記住，欲成大事的人，是不拘小節的，甚麼仁義道德規範呀，那是擁有權勢人利用的口詞，他們如果三餐不繼，你看他們會不會記得甚麼仁義禮數的。」

李自成道：「妳好像决心要取寶物了。」

高貴貞道：「你知道杜飛家的祠堂在那兒？」

李自成想了一下，道：「河套南附近吧！」

他想了又想，接道：「杜兄說過幾句詞兒我記得，說的是『風沙吹不去金家的財，風沙吹不去杜家的恨，風風雨雨一百年，不到黃河不死心』——他說河套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這幾句詞兒。」

高貴貞笑了。

二人拍馬進入老龍溝，迎面就見高迎祥的三大殺手頭目走過來。

高迎祥這位闖王，手下三大高手不是別人，李老八、張翠山、尹六郎是也。

高貴貞對李老八三人道：「三

位大叔呀，咱們別在老龍溝悶出病來吧，跟我出去走走。」

李自成一聽，道：「嗨，妳別出來呀，爲我生娃兒呀，妳忘了。」

高貴貞笑笑，道：「放心，少不了給你生上一大羣娃兒的。」

李自成道：「妳別說風就是雨，妳眞打算去挖掘杜飛的寶石鴛鴦呀！」

高貴貞道：「爲了不叫你對不起朋友，所以你別去，由我帶人去，哈……你多在山中養精神，等我回來了，咱們繼續搞關係。」

李自成一聽，反而哈哈笑了。

他還能說些甚麼呀！

* * *

那位年輕大夫文友艮垂手站在李自成身邊，兩個人從半山坡看向老龍溝，祇見四匹快馬飛馳出谷去了！

李自成道：「文先生，你打算如何動手？」

文友艮笑笑，要下手也得先由少主人身上下，那是關鍵！

李自成道：「甚麼關鍵？」

文友艮道：「在病理上講天地陰陽男女磁場！」

「甚麼叫磁場，我沒聽過！」

一笑，文友艮道：「華佗醫術論第三十二節就有一句，說的是陰陽間有異類，同性排斥，異性相吸，這同性異性說的就是磁場！」

李自成不懂這一套，他搖頭道：「打個比仿我聽聽！」

文友艮道：「指北針少主人聽過吧！」

「見過，前不久在我岳父大人那兒見過，怪了，針頭祇指北方，東西南它不指！」

「那就叫異性相吸！」

李自成道：「怪了，這跟我有甚麼關係！」

文友艮道：「也許關係大了！」

李自成笑笑，道：「好，阿貞他們去了，今天沒事幹，你說說，我聽聽！」

文友艮道：「少主人，男女是異性，這就是貫日月，走陰陽，兩性相吸引呀！否則就是違反天理，不成自然，那就亂了！」

李自成道：「可是我同阿貞十分男女呀，我們沒有違反天理！」

文友艮一笑，道：「這是眞理，但眞理之後是命理，命理之後是病理，三理吻合就是正常，所以天下有許多男女結合而不生育者，必有一理有了毛病！」

李自成把胸一挺，道：「我有甚麼毛病，吃得飽，睡得好，能吃能拉跳得高，不論何時何地我都能同阿貞搞男女關係，我有甚麼毛病！」

大夫文友艮再是一笑，道：「生不出兒女，不見得這人就有病，有病無病，那得經過我的診斷以後才知道！」

說了半天，原來這二人討論的是如何叫高貴貞快爲李自成生個兒育個女了！

其實這不僅是李自成發急，高迎祥與馬飛女這對老夫妻更是發急！

高迎祥知道李自成是個孤兒了，李自成跟了他，那等於是他的兒子。

馬飛女也早把李自成當兒子了。

李自成與高貴貞結合也有不少時日了，爲甚麼連一個鴿蛋都生不出來！

高迎祥是個拉杆率人到處打劫起家的人物，陝北闖王當然也殺了不少人，可是雖然兩手血腥，還是想着有個後代接班人，難道有誰會願意絕子絕孫呀！

强盜土匪更不想自己絕子絕孫！

可是女兒高貴貞的肚皮不爭氣，所幸老龍溝來了大夫文友艮，大伙頓覺有希望了！

* * *

文大夫對發楞的李自成道：「男人要身體壯，這一點少主人不成問題，但身體壯祇在外表，主要的還得火力旺，不能上馬扎三槍就完事，那搞得再多也枉然！」

李自成道：「甚麼火力旺，幹甚麼！」

文大夫幾乎大笑，他指指高山上，又道：「少主人呀，我這裏打個比仿也許你就明白了！」

李自成道：「好，你說！」

文大夫道：「少主人，你見過山猴交配嗎？」

「山上猴子我見過！」

文大夫道：「山上公猴子找母猴，上馬三槍就收兵，可是牠們一天能扎幾十次，結果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他哈哈一笑，道：「公猴要扎母猴，母猴就會翹屁股，不翹公猴會咬牠，那母猴擺出姿勢來，隨便公猴來上馬，累死個王八蛋，母猴永遠不在乎！」

李自成忽然哈哈笑了。

「好傢伙，你年輕大夫有研究呀！」

文友艮道：「我在山上採藥常看到！」

李自成拍拍自己腦袋，道：「難怪了，我與阿貞二人關在山上小屋裏，弄了許久也弄不出個名堂來！」

文大夫道：「所以啦，這就是三理之中的病理了！」

李自成道：「如果是病理也沒問題呢？」

文大夫道：「那就是命理了！」

「怎麼說！」

「命理者，命運也，命中註定沒有，大夫就會束手無策了！」

李自成心中一緊，他忽然也冷笑了。

文大夫看得全身一哆嗦，這少主人冷笑有威風呀，那是十分懾人的威風，此人非凡人也！

李自成道：「文兄，你得先診一下，看看我是否有毛病呀！」

文大夫收住吃驚的心，道：「當得效勞！」

他把手一指，又道：「請少主人屈就我的窰洞內，我仔細的爲少主人看一看！」

二人走入半坡上一間小小窰洞內，那兒也可以說是個山洞，叨拾得很乾淨！

本來李自成要他住大的洞室，但文大夫偏愛這一個山洞，那是向陽之洞……向陽門第春常在的意思。

文大夫的這間山洞中已充滿了山草藥味道，有個小桌子，上面盡是醫理書籍五本放一邊，李自成坐在石床上，文大夫挽起了袖子！

文大夫也不外先來那一套望、聞、問、切之類，然後在李自成的身上撫壓十指，探宮推穴！

李自成打自心眼裏佩服這文友艮有一套！

* * *

距離河套不遠，黃河岸邊三十里處有個地方叫黑龍關，這兒是個小鎭，住了百多戶人家，小鎭南北一條通，北邊是羊棧，專門販賣羊隻的，南面是牛馬棧，有棧房五個，這兒也有怪風俗，逢單日是羊市，南街一個人也看不到，不知去甚麼地方了！

可是如果逢雙日，那是南街開市，北街的人很少開門走出來，人們不知溜到他娘的姥姥家去了！

尹六郎與張翠山二人小時候都到過這兒，那時候他們不祇在這一帶混日子，有時候還弄張羊皮筏子到黃河去弄幾個。

如今在他二人的心中，自覺當年很可笑，因爲憑他二人在高迎祥的下面當大頭目，地位上就大大的不同！

別管他們是山寇，至少每人也帶上一千多人馬在各處橫行，官家就拿他們沒辦法！

現在，他們沒帶人馬來！

現在他們是跟着高貴貞而來，幹甚麼？高貴貞到現在還沒有對他三人說！

張翠山帶路來到了黑龍關，策馬到了長街上，走過沒有一個人的北關往南關！

長街走一半，南關的人們正鬧嚷嚷的麕聚在三個大土場子上你喊我叫吶！

有個招牌掛門口，上面寫的是「黃河大客棧」！

張翠山對高貴貞道：「姑娘，就屬下所說，這家客棧最大！」

高貴貞道：「乾淨嗎？」

張翠山笑笑，道：「跳蚤臭蟲不多！」

高貴貞道：「那就進去吧！」

四人拉馬走到門口剛停住，從店內奔出個伙計來，那付笑，幾乎滿嘴牙都露到裸皮外了！

「老爺，姑奶奶，住店吃飯兩便，住店有上房，上房最乾淨，想睡炕，加把火，想睡床，舖棉被，吃的可就更多了，還有……」

張翠山道：「夠了，咱們要兩大間客房，把咱們的馬匹上好料！」

李老八左右看了一下，見沒有礙眼的人，他才對高貴貞道：「姑娘，可以進去了！」

他們的行動必須要小心，萬一被人認出他們是從白于山上下來的强人，不但市集上的人們會嚇跑一大半，還會招來官兵圍殺！

他們不是來打劫人家的，但他們是强梁，這就如同一隻不打算咬人的老虎一樣，管你咬不咬人，人們見了一樣的害怕，是一樣的道理！

四人走入黃河大客棧，跟着伙計到了一個偏院，那兒有八間房子，已經住了五間，客人們都不在，因爲今天逢雙日，雙日南街開市，客人們都趕市去了！

伙計推開兩個大房間，立刻有兩個小伙計送上茶水，還帶一盆洗臉水！

高貴貞看看這兒還不錯，床上的被子兩床，疊得就像是切割的豆腐塊一樣整齊！

再看另外一大間，是個大炕，睡上五人也可以！

尹六郎地方熟悉，他把一切安排妥當，一個人走出客棧外，有三個土場子上在販賣騾馬，場子邊是小販，有個攤子賣的是涼粉，尹六郎最愛吃這種咬在口裏筋踴踴的涼粉了，他走過去，拉了個小板櫈坐下來！

「給我來一大碗涼粉！」

賣涼粉的是個小老頭，他笑笑，道：「要不要辣椒？」

「要，多放蒜汁與酸醋！」

小老頭洗過手，用鐵扒子扒了一大碗涼粉送到尹六郎手上，笑道：「客官，你是此地人吧！」

一怔，尹六郎道：「你老認識我？」

小老頭搖頭，道：「聽口音呀，你這是陝西口音中比較柔的河西音，我一聽就知道！」

（未完・十）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八方狙殺

上文提要：「索命郎君」於心忍帶姚九娘、小二去找胡魁，姚九娘才知道胡魁已死，二人設計欲坑害他不成，反惹於心忍欲殺二人，姚九娘只好出五百両買命……於心忍離開長德鎮馳往廣寧府，勝一豪從中岳酒樓伸出頭叫住他，告訴他等了三天兩夜，二人談到「賊大王」梁上君，也提到合作之事……水行雲不甘心被於心忍去了勢，邀梁上君替他……



打探賊王巧相遇　義字當頭救同行

水行雲心中當然要琢磨，因爲他這是眞正同「名賊」在打交道，說句實在話，這是引狼入室，召賊上屋，弄得不好，破財而不能消災。

就在一陣琢磨之後，水行雲向三個武師道：「趙麻子呢？」

一個武師道：「趙管事回通寶賭坊去了。」

水行雲立刻吩咐莊丁，道：「快去把他找來。」

趙麻子當然就是曾被於心忍折騰過的通寶賭坊趙管事，原來通寶賭坊自從被「索命郎君」於心忍和了稀泥以後，沒多久又開張了，無他，因爲通寶賭坊對於水行雲而言，可是一筆爲數可觀的進賬。

當然，在水行雲幾乎死掉，而賭坊又死傷不少人的情況下，趙麻子再也不會爲他的主子再到魚家客棧去找魚家父女麻煩了，因爲這時候就算魚老頭的女兒荷花答應作妾，水行雲也只有望美興嘆的份了。

這時酒席已過，水行雲領着「賊大王」梁上君來到他的書房裏，二人就等趙管事來了以後，水行雲就要決定請梁上君用何種方式去取那「索命郎君」於心忍的項上人頭了。

* * *

這天下午勝一豪趕來清風鎮時候，清風鎮上不少人家正在關門打烊，鎮上唯一的客棧，就是魚家父女二人開的，前不久勝一豪曾從狠牙口押着方不邪來到魚家客棧吃了一頓酒，如今算得是熟地方，他不加思索的就來到了魚家客棧門前。

勝一豪才落下馬背，店裏就已跑出個伙計來接過馬韁，把勝一豪的「烏雲蓋天」拉上馬廄。

勝一豪舉目街上兩邊望，然後取下草帽，挾着「傘」而進到店裏面。

魚家大姑娘仍然坐在帳房桌邊。

她依舊是那麼的具有春梅的冷艷，夏荷的皎潔，秋菊的清新，冬陽的可愛，每個進店的客人，總以爲那兒好像是放着一盆惹人垂愛的花朵似的，伸頭引頸看一眼。

勝一豪自不例外，他也覺得魚大姑娘是個美人兒，只是當勝一豪進門以後，魚大姑娘只看了他一眼，立刻顯出一種特殊的模樣。

魚老爹親自上前招呼，把勝一豪領到一個桌前，笑道：「上次客官由此經過，好像有個同伴，是個巨漢，怎麼未見他回頭呢！」

勝一豪笑笑，道：「他不會回頭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回頭，因爲他是個巨盜，我已經把他送上廣寧大牢裏了！」

魚老頭一笑，並未把勝一豪的話當眞，因爲那天他還見他們二人在店裏大吃太喝一頓，怎可能會把同桌共飲之人送上大牢！

要了幾樣小菜，一壺二鍋頭，勝一豪先塞飽肚皮，望望四週客人一眼，這才對魚老頭招招手。

魚老頭笑容可掬的走到桌前，道：「吃好了？」

勝一豪笑笑：「算是吃好了。」邊指指桌邊一張櫈子，道：「老掌櫃可否坐下來說說話？」

魚老爹先是望望櫃枱帳桌旁女兒一眼，見荷花沒有表示，這才點頭坐下來。

勝一豪道：「我想先向你打聽一個人，這個人大概才到清風鎮一兩天吧。」

魚老頭笑笑，道：「本地人有名有姓，外鄉人你得說上個模樣出來，我才好知道能不能幫你。」

勝一豪低聲一笑，道：「這個人大約四十出頭五十不到，嘴巴上留了兩撇鼠鬚，五粗身材乾又黑，你想想可有這麼一號人物出現過？」

魚老頭一聽，忙點頭道：「有，是有這麼個人，他還到我這店裏吃了一頓酒，打聽了個地方才走的。」

勝一豪一喜，忙問道：「他打聽甚麼地方？」

魚老頭道：「就因爲他打聽地方，才叫我特別注意，因爲那個地方住了個惡霸水行雲。」

勝一豪道：「桃花渡口的水家莊？」

魚老頭道：「就是那裏，而且我還站在門口看他走去的。」

勝一豪並未馬上找到水行雲的莊上，因爲他十分清楚，「賊大王」梁上君也是個難纏人物，抓他，則必得有萬全之策。

於是，勝一豪找了一間客房先睡覺，養足了精神，才好辦事情。

晚秋寒意濃，二更天快過去了，勝一豪才叨拾妥當，暗中推開後窗，翻過院牆，直奔桃花渡口而去！

要說，他可走得眞是時候！

也許，這就叫無巧不成書吧！

因爲就在這時候，魚家店門外有人在敲門，而管帳的魚家大姑娘正手端油燈準備回房安歇呢。

一個小二在掃地，聽到敲門聲，拎着掃把去開門，邊問道：「可是住店的？」

門外那人應道：「是呀！」

於是門被小二拉開了，是個年輕人，一個臉上有些木訥的年輕人，就站在門口。

只見他揚揚手中韁繩，對小二道：「把我這牲口加上好料餵，隨時我都會上路的！」

魚家大姑娘見這年輕人，心口立刻突突跳起來，因爲來的正是她心中早盼晚盼的意中人！

這人，當然是「索命郎君」於心忍。

於心忍走進店內，見荷花目瞪口呆的望着自己，不由揚手一聲叫：「嗨！」

荷花不由自主的也揚揚手：「嗨！」

嗨了一聲，她人還是未動，魚老頭已從二門進來，見是於心忍到來，忙趕前笑道：「是你來了，快請坐，吃了沒有？」

有老爹在一旁壯膽，荷花這才清醒過來，忙也笑着迎上前去，低聲道：「這個時候才趕了來，那會吃過飯。」

魚老頭忙對女兒道：「快去弄些吃的端來，把爹留着喝的女兒紅拿出來，今晚我同老弟共飲一杯！」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魚老爹，我這個人見不得別人對我熟絡，那會把我嚇跑的！」

魚老爹哈哈一笑，道：「常言道得好，辦酒不難請客難，那是因爲客人知道個杯酒不好受用，請客不難款客難，却是因爲客難伺候，今日我們是故知再遇，我既對於兄弟沒有目的，於兄弟又是個坦蕩君子，這杯酒我是非請不可了。」

原本是要入房睡覺的，因爲灶上的師傅也休息去了，然而荷花姑娘並未叫起大師傅，一塊圍裙圍在身上，荷花親自料理，她可是天生會做菜，三五樣可口小菜，沒多久她已做好端上桌。

「索命郎君」於心忍也不再客氣，就在魚家父女二人慇勤勸酒中，喝得好不暢快……

就在三更將臨的時候，店門外突然又有人在敲門，守在店門附近的小二，打了個哈欠去開門。

於是，進來的是個壯漢，那人先是把個空酒壺交在小二手中，道：「壺裝滿，另外切一包滷菜。」小二立刻往後面走去，那人靠着櫃枱看向客堂另一邊桌上，只見魚家父女二人陪着個年輕人在喝酒……

先是他並不感到甚麼，但他再回望過去，燈光下細看，不由得心中一陣狂跳不已……

「娘的，不正就是他嘛！」

匆匆接過小二手中酒菜，那人回頭匆忙走出店門，只聽小二笑道：「通寶賭坊的傢伙，總是半夜有人來買吃的！」

於心忍一怔，道：「怎麼的，水家又把通寶賭坊開張了？」

魚老頭道：「有銀子好賺，他怎會不幹！」

這時坐在一旁的荷花含笑問道：「這次又見於爺來到清風鎮上，是路過呢，還是有事來此辦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算是

路過吧。」

荷花望了老父一眼，又道：「上次於爺幫了我們大忙，還沒機會答謝呢，很希望於爺能在此地多住幾天，也好讓我們有個回報機會。」

「索命郎君」於心忍呵呵一笑，道：「賢父女並不欠我甚麼，有甚麼好報答的，再說我辦事全按行情收銀子，不作興要別人報答甚麼。」

魚老頭又陪着於心忍喝了幾杯酒，心中有許多話却不便說出口來，他無話找話的道：「剛才聽說算是路過，不知於兄弟這話中含意是……」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笑，道：「其實我是說要在清風鎮上找個人，完了我立刻就要走的。」邊說着，隨手在懷中掏出那張畫滿人頭像的紙來，湊着燈光指着一個乾瘦而臉上有一撮鼠鬚的人像，又道：「聽說這個矮子到了清風鎮，我立刻想到賢父女，連夜就趕來了。」

魚老頭一看，不由吃了一驚，道：「怎麼你也在找這個人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楞楞的問：「難道還有別人在找他？」

魚老頭手指後院客房，道：「是有位客人也要找他，眼下就住在我這店裏呢！」

得意的一笑，於心忍道：「這個人比我大不了幾歲，長了一雙單鳳眼，一頂草帽，還挾了一柄雨傘……」

魚老頭忙應道：「對對對，就是他，於兄弟你認識他？」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道：「我們是同一個行業。」邊又自言自語道：「他倒是消息比我還靈通嘛！」

荷花忙又接道：「這個人有一股威嚴樣子，這次他是第二次到我們這兒來的，吃過晚飯他就關起房門睡下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道：「他很會把握時辰養精神。」

這時魚老頭對於心忍道：「於兄弟所要找的這個人，他是去了桃花渡口的水家莊，去幹甚麼的，我倒是不清楚了。」

於心忍放下酒杯，對魚家父女道：「我這是連夜快馬趕來，總得先睡上一覺才能辦事，現在該是半夜三更快過了，容我先歇一歇，煩請掌櫃的告訴伙計一聲，五更天一定要叫醒我。」

魚老頭當即吩咐小伙計，這才親自送於心忍到一間寬敞的客房去。

走在院子裏，魚老頭手指勝一豪睡的房間，道：「你的那位同行就睡在那一間。」

於心忍轉身想去叩門，舉起手來却又縮回來，搖搖頭走入大房間裏去。

於是，魚家客棧刹時暗下來，也靜下來了……

* * *

通寶賭坊的管事趙麻子在回到桃花渡口，按照水行雲的指示，把一衆得力的人準備派向附近各州縣，盡快的打探「索命郎君」於心忍的下落，就在他從桃花渡口回到清風鎮上時候，天快三更了，當即吩咐手下弄些吃的來。

那人奉命去到魚家客棧，竟無巧不巧的看到於心忍在魚家父女二人陪同下喝酒呢。

那人既驚又喜，忙着跑回通寶賭坊。

九層台階他只抬了三次腿，人已到了大門裏，廂房裏趙麻子還在對幾個手下解說呢，那人已上氣不接下氣的衝進去。

趙麻子一見，罵道：「怎麼一臉煞白，可是吊人樹下面碰上吊死鬼了！」

那人放下酒，又攤開肉，喘息道：「大管事，我碰見的人比吊死鬼還要嚇人呀！」

四五個壯漢全一驚，忙問他碰見誰了。

比手劃脚的，那人把他所見全抖露出來……

趙麻子一聽，嘿嘿一聲奸笑，道：「這下子可好，老子正愁如何派人去找這小子呢，他竟然送上門來了，兄弟們，你們只管吃，我得立刻趕着往桃花渡走一趟，莊主要是聽了，準會高興。」

五個壯漢看着趙麻子撩起長衫快步離去，全都十分高興的吃喝起來……

* * *

人逢喜事精神爽，趙麻子如今正是這模樣，只見他離開清風鎮，人幾乎是雙脚離地的往桃花渡趕去，沒多久，他就衝進莊子裏。

這時候的水行雲書房中，水行雲正要起身送「賊大王」梁上君回客房歇去呢，突然脚步聲傳來，舉頭望去，前廳燈光下，趙麻子急急的衝進來。

水行雲有些微愠，道：「怎麼你還未回去！」

趙麻子忙抱拳，道：「回去又趕回來了，因爲點子露面了！」

水行雲一怔，道：「你是說發現了姓於的小子了？」

趙麻子點頭，道：「我趕回去，着人上魚家客棧沽酒，正碰上那個王八蛋在喝酒，光景像是剛剛趕到的樣子！」

趙麻子沒有提起魚家父女二人陪姓於的喝酒這回事，因爲那會刺中水行雲的心，荷花未弄上手，水

行雲大爲遺憾，而且是終身遺憾的事情。

這時水行雲哈哈仰天大笑，道：「眞是天助我也，姓於的，你小子死吧！」

「賊大王」梁上君呵呵附合着笑問趙麻子，道：「人你們可認準了？」

趙麻子道：「彼此砍殺過一陣子了，怎會看錯人！」

水行雲收起笑臉，嚴肅的對梁上君道：「水某立刻封銀一千兩，只等你把姓於的小子人頭送到，我們一手交頭，一手交銀。」

「賊大王」梁上君雙肩聳動，呼的一聲，人已落在十丈外，口中餘音十分清楚：「梁某去也！」

「賊大王」梁上君只露了這麼一手輕功，倒眞的令趙麻子咋舌，連水行雲也點頭暗喝一聲采！

不過最叫人驚奇的，還是藏在暗中窺探的勝一豪，因爲他絕想不到這老偷兒的輕功如此了得！

爲了捕這老偷兒，原本要等他走出水家莊再下手呢，如今中途這麼一變，勝一豪的計劃也隨之改變。

但當他發現這「賊大王」梁上君的輕功高絕以後，爲了顧及「索命郎君」於心忍的安危，勝一豪連多想一下也沒有，立刻發足狂奔，趕着奔回魚家客棧而去。

對於魚家客棧，他絕對比「賊大王」梁上君要清楚得多，因爲他就住在後院客房，而「賊大王」梁上君却必須要各處尋找吧，雖然勝一豪只能隱隱約約的望見前面人影晃動，但他心中還是十分篤定。

勝一豪暗中十分小心的一直跟在「賊大王」梁上君的身後十幾丈處，不旋踵間前面黑影已進入清風鎮的小街北端，見黑影稍一遲疑，立刻直奔向魚家客棧。

閃身後面的勝一豪見梁上君直逼客棧大門，正不知這賊大王如何登房越脊呢，不料他竟伸手拍起大門來，倒是令暗中的勝一豪大吃一驚！

沒多久，只見客棧門已打開來，有個伙計舉着一盞油燈在向梁上君說話……

勝一豪難以聽到他們談話，但却見「賊大王」梁上君比手劃脚一陣子，伙計已哈腰打躬的請他走入客棧內，於是客棧門又被關起來了。

勝一豪不敢怠慢，急急撲近客棧門，耳貼門縫向裏面聽，這才隱隱的聽到梁上君道：「他是我的朋友，絕對沒有錯，打老遠他來這清風鎮，就是要找我的，你只告訴我他住那一間就成了，不好意思躭誤你睡覺。」

突然間，裏房內魚老頭問：「是住店的？快引到客房去吧！」

伙計早應着，舉燈向二門走去，邊對內間的魚掌櫃道：「是於爺的朋友趕來了。」聲音已在二門後了。

魚老頭在內房自語道：「於兄弟朋友？似乎他沒有說過嘛！」聽起來，魚老頭似乎在穿衣起床了。

勝一豪猛然醒悟過來……

「賊大王」梁上君只怕要對「索命郎君」於心忍採取的手段，不是甚麼暗中下手，而是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戰術，給於心忍一個措手不及！

本來，人正好睡的時候，如果這時候有人找上門，又自稱是自己朋友，多一半不會有高度的警戒心，那麼這一刻就是最佳下手機會。

一念及此，勝一豪躍身登上屋面，攀過屋脊，已看見小二正手指中間一個大房間，道：「就是那一間。」

只聽梁上君道：「伙計，你去歇着吧，我自會去叫門的！」

於是伙計舉着燈又回到前面，早見「賊大王」梁上君走近那間大客房門口，伸手輕叩着客房門，低聲道：「於爺醒醒，於爺你醒醒，開門了，有人等着要見你呢！」

就聽得房中「索命郎君」於心忍問道：「你是誰？」

「我是伙計呀！」

就在這時候，突然「叭」的一聲，一片瓦正打在窗格上，而使得緊貼房門站立的「賊大王」梁上君吃一驚，猛回頭却又未看到人！

突又聽得房中的「索命郎君」於心忍對外面道：「我穿衣裳就來了！」

不料「賊大王」梁上君明知暗中有人，他却仍然毫不在乎的對房中於心忍道：「那我就到前面去了，於爺你快來！」就聽得有脚步聲，那種聽起來似是漸去漸遠的聲音。

暗中的勝一豪大吃一驚，覺得這眞是不可思議，單憑梁上君的口技，就叫人大爲嘆服！

再看那「賊大王」梁上君，他人根本未曾離開房門，反而更貼近房門，光景只要房門一開，他只要一伸手，就會輕而易舉的摘下於心忍的項上人頭！

躲在屋脊後的勝一豪，暗中正要撲身而下呢，突見迎面屋子上一團黑影，先是一怔，旋即笑了……

勝一豪心想，算得上機警沉着，值得加以塑造。

這時對面屋上黑影突然躍身落在院子裏，而把房門邊的「賊大王」梁上君驚得一錯身離開房門邊。

「索命郎君」於心忍夜影中雙手叉腰，嘿嘿冷笑道：「原來是你呀，賊大王！」

沉聲厲吼，「賊大王」梁上君高

聲道：「暗中躲着的那位朋友，何不露露臉叫梁大爺瞻仰你的風采一番！」

「索命郎君」於心忍心中也是一怔，旋即明白，剛才擲石窗上的，原來眞的是有人示警。

勝一豪不爲所動的仍然在屋脊一方探看，他在知道這梁上君輕功了得以後，倒要看看「索命郎君」於心忍將如何來對付這個賊大王。

「那人是要露臉，但那是在你被我於某活生生的逮住以後，現在，你小子準備保命吧！」

「賊大王」梁上君冷冷一笑，道：「就憑你這初出茅廬而又胎毛未退的小子？梁大爺三十年前就在道上翻滾，那時候你小子還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呢，眼前也敢在梁大爺面前張牙舞爪。」

「索命郎君」於心忍嗤之以鼻的道：「老偷兒，別提你道上翻滾三十年，那並非你的光榮歷史，只不過代表你偷過許多金，又害死不少人罷了，有道是，虎有落澗時，惡狠自有二郎神，今晚上你這老偷兒遇上於某人，大概是你的魔星殞落要歸位了！」

「賊大王」梁上君聳肩一笑，道：「歸位不歸位，如今言之過早，眼前你小子一心要拿我去換賞銀，而我却又專門爲一千兩銀子找上你，說穿了全是爲了銀子，其結果，端看你小子的修爲了。」

雙眉一挑，「索命郎君」於心忍笑笑，道：「噢！甚麼人恁般大方，要以千兩重金禮聘你這位偷銀兼偷人命的賊大王來取於某項上人頭？」

「賊大王」梁上君道：「就現在來說，你以爲誰最迫切的要你小子人頭落地？」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旋即笑道：「我猜八九不離十的是那個開賭場的水行雲，成，他小子能出千兩銀子要個人頭，我決定成全他！」

「賊大王」梁上君一楞，道：「你要如何的成全他？」

於心忍淡淡一笑，道：「送給他一顆血淋淋人頭啊！」

就在梁上君尚未會過意來之時，於心忍早又接道：「當然那顆人頭需要你這老賊偷兒奉獻了！」

梁上君突然厲喝一聲，罵道：「放你媽的屁！」罵聲中只見他雙掌交互一捲，就有一股如狂風飆般呼聲，直罩向迎面卓立的於心忍，而掌勢悠忽中，一把牛耳尖刀快不可言的已在「索命郎君」於心忍胸前不及半尺。

脚步倏移中，老籐棍暴伸狂攔，連着一陣辟啪連響中，雙雙各移開一丈！

只是這麼一個照面，雙方已各遞出十三招。

「賊大王」梁上君沉哼一聲，道：「娘的，你小子果然有些門道。」就在他的沉聲中，銀芒連連在面前佈下數道半弧光束，瘋狂的又推送上於心忍的身前，銳利與窒人兼而有之，他那種狠劈狠斬，刀勢廻旋，端的威猛絕倫！

「索命郎君」於心忍現在已體驗出這個老偷兒的份量，別以爲他恁般的瘦小，刀法與狠勁却紮實得令人刮目，比之了智和尚那種高大粗壯漢子，他的武功絕對在了智幾人之上。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陣倏忽上下與左右連閃中，老籐棍接連不斷的一陣敲打中，左手突然向梁上君的左腕扣去，扣勢之疾，應該不難將對方手腕扣住。

然而令於心忍吃驚的是，他明明已扣上梁上君的手腕，但總是在他巧力閉合的時候，對方那般快速的又抽回手腕！

另一面，「賊大王」梁上君暗中未曾注意對方左手已多了一隻怪環，但在横裏被卡，自己又電閃般的回抽中，總算未被對方扣住。

然而梁上君心中明白，他如果一味的搏鬥下去，早晚他都會被那玩意扣牢。

心念間，猛可裏連劈三刀彈身而退出兩丈遠，他躍身登在屋面上，只是他並未躍身上前面屋子上，因爲他心中相當明白，前面屋面上必定還有那暗中的人藏着，能夠擲石砸向客房窗子，當然他的人就在對面屋上。

能夠在江湖上博得「賊大王」封號，這點心思梁上君自然早已養之有素，又何須他多加思考！

然而令他吃一驚的，則是他人才登上屋面，「索命郎君」於心忍却也如影隨形的跟着登上屋面。

猛然回身一刀劈去，「賊大王」梁上君冷冷的道：「去你的娘！」

不料於心忍一落上瓦面，早暴抬左手，子母鋼環正對準梁上君的手腕扣去，同時間右手老籐棍下砸梁上君踢出的左脚，一招兩式，分別狂擊而去。

梁上君見於心忍應變快疾，急抽左脚成旋動之勢，右手牛耳尖刀中途變撥，忙着要撤身躍退。

却突然一聲脆響，於心忍左手子母鋼環沒有扣住梁上君手腕，却中途扣在牛耳尖刀上面。

狂力一陣旋扭，梁上君似是不願放棄被扣緊的牛耳尖刀，而於心忍的扭動却勁力又強。

於是，「叭」的一聲脆響，牛耳尖刀竟被卡斷！

適時的，老籐棍疾點向梁上君的頭頂。

貼着瓦面斜向地上躍去，梁上

君已不作戀戰念頭，他在躲過於心忍的一記老籐棍敲頭之危後，旋身打出手中半截牛耳尖刀，不計戰果的拚命向客棧外面逃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夜空中一聲厲烈冷笑，道：「我看你往那裏逃！」

於是，三條黑影向清風鎮的郊外竄去！

第一個人影，當然就是「賊大王」梁上君，緊追的一人則是「索命郎君」於心忍，勝一豪追在最後面。

秋風涼夜寒意濃，但三條人影却快如流星般一路追下去，沿着一座山坡，坡上面正有幾株插天巨柏，巨人似的矗立在坡頂上。

「賊大王」梁上君疾快的衝上山坡，一頭竄進巨柏林中，「索命郎君」於心忍啣尾追到的時候，早已不見梁上君的影子，不由破口罵道：「娘的，眞夠滑溜！」

後面，勝一豪早跟着登上山坡，「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抱拳，笑道：「就知道是勝兄示警，於某再次謝過了。」

勝一豪道：「儘管同行是怨家，但我勝某人却深具道義之心，深知這有飯大家吃的道理，所謂助人就是助己，有朝一日勝某也許走倒楣運的時候，也會需要人來拉一把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這時手指林中，道：「『賊大王』眞不是東西，打不過就逃，而且逃得還眞夠快，竟然被他逃掉！」

勝一豪望望幾株巨柏，淡淡一笑，道：「『賊大王』的輕功是很了得，難道於兄弟未曾聽過他的壁虎功也高人一等嗎？」

勝一豪一語提醒於心忍，不由仰頭往高有七八丈的巨柏上面觀望，只是天色太暗，不易看清上面藏人。

早又聽得勝一豪提高聲音，道：「横豎這山坡上也不過就這幾株柏樹，何不撿些枯枝來往樹下一堆，放起火來燒他個精光，自然就知道老偷兒是不是躲在樹上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拍掌笑道：「好，此計絕佳，就依勝兄的，我去撿樹枝，你且守在這兒，可別被他又逃掉了。」

就在於心忍正堆上枯枝在柏樹下面，尚未點上火呢，另一端，一團黑影早從樹上飛撲而下，流星一般往一個方向奔去。

勝一豪一笑，手指黑影，道：「又現形了，於兄弟，咱們追！」

不等勝一豪話說完，「索命郎君」於心忍早斜刺裏飛撲過去，望望幾乎雙脚已離地面似的！

只是緊盯狂追一陣，勝一豪不由的笑了……

因爲「賊大王」梁上君也被追得發慌三十六章，竟然直向桃花渡口逃去！

而桃花渡口只有兩種可能，其一是逃入水家莊上，其二則是過桃花渡口，但這時候怕沒渡船吧！

果然，相距不出十丈的黑影眞的逕衝進水家莊上。

就在這東方剎白，雞聲唱鳴中，「賊大王」梁上君沿着桃花渡口延伸過來的樹林，轉而登上一排石階，人已到了一個廣場上，迎面再有十幾步他就可以躲進水家莊子上了。

然而令人大出意外的是正當梁上君騰身半空中時候，突然一簇人從莊門樓內衝出來，爲首之人可不正是水家莊莊主水行雲。

就在水行雲前面剎住身子，「賊大王」梁上君才喘着大氣而尚未開口呢，後面的「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也相繼的趕到。

水行雲戟指「索命郎君」於心忍，却又怒視着梁上君道：「這是怎麼回事？」

「賊大王」梁上君怒視着於心忍一旁的勝一豪，罵道：「都是那個王八操的壞了我們的大事。」

水行雲望了勝一豪一眼，道：「閣下眼生得很，可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嗎？」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不能算甚麼路見不平，只能勉强稱之爲拔刀相助。」

水行雲道：「你閣下分析得十分清楚，只是水某聽得很糊塗，能否說得更爲明確一些，以解我惑？」

脅下「奪命傘」杵在地上，勝一豪笑道：「大莊主，你該十分清楚，他們二人一個是去取對方人頭，而另一人却又是千里迢迢的找來，準備活生生的細住人而前往廣寧府換取薄酬，想想看，他二人之間的路會有甚麼不平呢？只是勝某覺得這『賊大王』梁老兄的手段十分新鮮，他把唬騙偷盜攪和着陰險狠毒的搏殺，運用得恁般的淋漓盡致，而使我看了也嘆爲觀止，說句實在話，當時如果換上任何人，都將會莫名其妙的挨上一刀，所以我只是站在同行立場，稍作拔刀相助之舉而已！」

水行雲一聽，心中一驚，暗想：一個「索命郎君」於心忍已夠招呼的，那還得要集衆人之力還不定有把握，如今又加上一個武功高强的漢子，這局面眼前擺得十分清楚，明敵着是個慘敗局面！

心念間，不由怒道：「這麼說來，你也是個拿他人之命換生活的道上尅星了吧！」

勝一豪笑笑，道：「水莊主，你多體諒，如果眼前你不參與，如

果我這位於兄弟也不插手，那麼這個老偷兒就會十分聽話的跟我一同到廣寧府去投案！」他看了於心忍在皺眉，當即一笑，又道：「當然，此老偷兒就算願意跟我走，只怕我的這位同行也不會輕易放棄，所以我寧願一旁觀戰，也許還會撿個便宜甚麼的！」

「賊大王」梁上君戟指二人，罵道：「這兩個小畜牲，當眞是老夫數十年難得一遇的難纏人物，那個小王八蛋，不知拿了個甚麼怪東西，三番四次的往老夫手腕上招呼，若不是老夫見機得快，只怕早被他剪去右手了，還有老夫的那把牛耳尖刀，幾十年從不離身，却也被他那怪東西扭折，眞令人痛心疾首！」

梁上君提起「索命郎君」於心忍手中怪扣環，水行雲心中着實一疼，自己如今遭到「去勢」，找來「賊大王」梁上君的目的，還不是爲了報仇，然而……

突然間，水行雲怒指「賊大王」梁上君喝問：「我問你，彼此之間是怎麼立的合同？」

「賊大王」梁上君一怔，他反應何其之快，立刻知道水行雲要退出這場是非之外。

心念間，只得厚顏道：「水莊主，別問我們之間的協議，眼下且合起力量來打發這兩個潑皮要緊呀！」

水行雲似是不聽嚷嚷的道：「這是甚麼話，如果我們還要動傢伙斷殺，何必老遠把你梁兄請來，再說我們也只是對姓於的那小子有解不開化不掉的轇轕，不作興再添上個姓勝的吧！」

「賊大王」梁上君臉有慍色，道：「既然水莊主如此說，也罷，由我對付姓勝的，你們自去找姓於的算帳去！」

梁上君正要舉步衝向勝一豪，水行雲忙喝姓梁的，「你且等等！」

梁上君回頭道：「幹甚麼？」

水行雲踏前一步，指着梁上君道：「你有沒有弄清楚？我水家莊花一千兩銀子要你來幹甚麼的？」

「賊大王」梁上君戟指「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不就是取那小子項上人頭嗎？」

嘿嘿一聲冷笑，水行雲道：「這就對了，水家莊出銀一千兩，要的是於小子項上人頭，而你却把個活生生而又充滿殺機的於小子引來我這水家莊……」

這時站在水行雲一旁手握鋼刀的趙麻子也吼道：「我們要是能對付這於潑皮，還找你老賊偷兒幹鳥！」

「索命郎君」於心忍這時望去，趙麻子那個被自己一手撕掉的左耳，正被他巧妙的用了個布罩擋住，看起來着實令人好笑！

「賊大王」梁上君見水行雲翻臉不認人，心中正怒罵着水行雲老祖宗十八代，但他這種幹偷兒起家的人，老臉皮也有其一定的厚度，處在這節骨眼，他忙打個哈哈，回身走向水莊主，笑道：「大莊主，你可千萬聽我說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已經有些不耐煩，却被勝一豪示意而暫忍下來。

早又聽「賊大王」梁上君對水行雲道：「大莊主你想到沒有，現在形勢十分明朗化，你我合則有利，分則難逃厄運，因爲是你存心要姓於的項上人頭，而我梁上君，只不過是爲銀子而已，再說一個人在知道有人下定決心要取他性命的時候，他的自救之道就是殺了這個想取他性命之人，這一關鍵，水仁兄可曾想到？」

水行雲似是突然一怔，光景還眞的被這賊大王說中要害而目注對面冷冰冰的「索命郎君」於心忍。

勝一豪突然打個哈哈，道：「如果水大莊主眞的要聽他的，那才叫上洋當。」

水行雲高聲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勝一豪道：「意思至爲明顯，如果你水大莊主同我一般的置身事外而不插手，勝某擔保你依舊過你的太平日子，開你吊人樹下的通寶賭坊！」

水行雲突然哈哈笑道：「好，且相信你這關鍵的一次忠告！」他手一抬，水家莊的人全都退到莊門樓下。

「賊大王」梁上君狠聲道：「水行雲，你不聽梁某之言，轉而去相信跑來要你命的，你會後悔的！」

水行雲笑道：「請到你這個窩囊廢來才是我最後悔的呢！」

梁上君咬牙道：「可惡啊！只等這事一過，看我怎麼折騰你這水家莊吧，我的兒！」

猛旋身，「賊大王」梁上君怒視勝一豪一眼，道：「王八蛋，我發現你比這於小子還難對付！」

聳肩一聲哈哈，勝一豪道：「好說，好說。」

不料「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一伸手，嚷道：「勝仁兄，『賊大王』是你的了。」

勝一豪先是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別逗了，於兄弟，我雖不知道你爲甚麼恁般的喜歡銀子，但我却發現你很需要銀子，因爲你吃喝嫖賭全不沾上身，那麼你的銀子必用之於正途，而我却視銀子如糞土，所以眼前這筆生意我就讓賢了！於兄弟，你請！」

「索命郎君」於心忍乾笑一聲，道：「勝仁兄的話眞令我感動，不過我可是誠心在讓賢呢！」

「賊大王」梁上君暗中伸手入懷，也不知他摸了一把甚麼來，就見他冷冷一哼，道：「我操，敢情拿老子當禮物推讓個沒完沒了的，你們最好還是一齊上吧，我的兒！」

「索命郎君」於心忍就在勝一豪的示意中，冷喝一聲躍起三丈高下，橫肩下擊中，老籐棍倏忽暴打如狂風驟雨下落，剎時敲打二十四下。

「賊大王」梁上君翻騰躲閃連連，一手握拳一手掌撥不斷，而於心忍的左手鋼環已暗中自棍影下倏然向梁上君右腕扣去！

梁上君不及暴翻躲閃，只得一個廻旋暴踢，抖手撒出一把白粉！

於是，就聽「叭」的一聲脆響中，「賊大王」梁上君一聲淒厲狂叫中，彈着一腿竟仍然能向水家莊外衝逃而去！只是他那條右脚挨了棍子，似是有骨碎的可能。

「索命郎君」於心忍絕想不到「賊大王」梁上君會對他撒出一把毒粉，不過他反應也夠快，就在毒粉撲面而來的時候，他連着倒翻三個空心觔斗，就在落地的時候，却又打了個好長好大的噴嚏！

勝一豪心中十分明白，多少於心忍還是中了毒粉，但不知這毒粉是何物，不過最佳的途徑，就是儘快的同於心忍離開水家莊，因爲莊門樓下面，水行雲還在虎視眈眈呢！

心念間，勝一豪躍身到於心忍身旁，低聲道：「快退！」

「索命郎君」於心忍當然明白勝一豪的意思，不加多思忖的，彎着一口氣，直往莊外追去！

趙麻子忙跟着往莊外跑，早被水行雲叫回來。

「莊主，我以爲姓於的小子必已着了梁上君的道，殺他正是時候呀！」

水行雲道：「不行，你該看得出來，如果姓於的着了道，『賊大王』就不用再逃了，再說那個姓勝的也是個難纏人物，而姓勝的又對我們保證不找麻煩，我們又何必這時候硬往身上攬。」

趙麻子撫着缺一左耳處，道：「難道大仇就不報了？」

水行雲道：「當然要報，而且是非報不可，只是那得有絕對把握，而這次找來『賊大王』，也算是一次經驗教訓！」

* * *

「賊大王」梁上君腿上着實的挨了一棍，「索命郎君」於心忍那隻上面盡是疙瘩的老籐棍，正敲在梁上君的小腿骨上，有一種痛徹心脾的痛疼，而令梁上君眼淚鼻涕直往下面滴流不斷，邊還得發狂的逃！

後面追趕他的「索命郎君」於心忍，在他未追出半里地遠，已是頭暈目眩，天旋地在轉了……

於是，他那向左右晃動的身子尚未倒下去，早被勝一豪伸手托住，接着又伸手從地上拾起於心忍的兩件傢伙。

向前面看去，勝一豪發現「賊大王」梁上君直奔清風鎭而去，不由一笑，彎腰把於心忍背上身，拚力的也向清風鎭上趕去。

勝一豪身上背了個於心忍，自然不奢望能追上梁上君，但他也十分清楚，「賊大王」梁上君臨去的一聲狂叫，想是中了一棍，且被打得不輕，大概一時間他是逃不出清風鎭，必然是找個甚麼地方躲起來！

大清早，清風鎭上已有不少人在那條小街上走動，勝一豪背着於心忍進到鎭上時候，還眞的引起不少人觀望……

不旋踵間，魚家客棧的伙計從門口迎上前來，驚奇的道：「後半夜聽得院子裏有打架聲音，嚇得我們都不敢出去看，天亮又不見二位爺，掌櫃的正同我們小姐在擔心呢，這位於爺他……」

勝一豪忙道：「你出來多久了？」

伙計道：「剛才還在門外掃地呢！」

仍然背着於心忍，勝一豪道：「可曾看到一個穿緞衫馬褂的受傷老者由此經過？」

小二搖搖頭，道：「沒有啊！」

於是，勝一豪忙把於心忍背向客房中，這時荷花同魚老頭二人早聞聲趕過來，那荷花見於心忍雙目緊閉，口吐白沫，早嚇得流出眼淚來！

勝一豪忙對魚老頭吩咐道：「他中了毒粉，快給他請個大夫來瞧，我去追那個該死的老偷兒去！」說吧起身就走。

魚老頭一聽是中了毒，忙吩咐小二去請清風鎭上唯一那位大夫老郎中。

勝一豪很快又到了清風鎭市街上，這時行人已多，那裏還看得見「賊大王」梁上君的影子，他沿着清風鎭四週查看一遍，知道已無法追趕，只得又回到魚家客棧來。

客房中，勝一豪發現魚家這位大姑娘可眞夠體貼，拉過一張椅子就守在於心忍的床邊，一臉惶急的望着雙目緊閉的於心忍。

勝一豪發覺於心忍的口角已不再吐白沫，氣色也似好多了，這才問道：「姑娘，你去歇着，由我來照顧他。」

荷花搖搖頭，道：「我不累，倒是客爺也辛苦了一夜，快回房歇着，只等於爺醒來，我就立刻叫醒你！」

勝一豪笑道：「這樣最好，看來你們請來的那位老大夫，醫道還是滿精通，算得是高明。」

荷花點頭道：「老大夫只給於爺服了幾粒丸藥，又拿了個瓷瓶在於爺鼻端晃了幾下，說是不礙事，他就回去了。」

勝一豪道：「這我就放心了，我這就回房睡上一覺，有事可要快點叫我一聲。」

於是，勝一豪輕搖着頭走出房去，他心中明白，這家客棧的姑娘已經愛上這位外表忠厚，內在精明的「索命郎君」於心忍了。

不料又過了兩個時辰，「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啊」了一聲，荷花姑娘心中一喜，總以爲於心忍終於醒過來了，不由得上前問道：「於爺，你醒過來了！」

疲倦的半睁開眼來，於心忍口齒打顫的道：「我好冷。」說完又用力的閉上眼睛。

荷花姑娘一驚，忙走出去吩咐伙計快升起一盆炭火送來，自己又回到房中取了一床大棉被來蓋在於心忍的身上。

不料於心忍在大被加身，旁有炭火之下，還是抖着發紫嘴唇叫道：「啊！好冷唷，就像跌進冰窖嘛！」

荷花姑娘忙叫伙計去請鎮上老大夫，自己急忙去叫另一房間正在蒙頭大睡的勝一豪。

勝一豪一聽於心忍醒來全身發冷，也吃一驚，急忙走到於心忍床前探視，當下也急得直搓手。

不旋踵間，老大夫拄杖又到床前，他在看了於心忍的狀況以後，緩緩道：「這是寒毒攻心現象，却是這小夥子身體壯，兩下裏正在體內互拚互抗，得馬上燒兩鍋滾燙開水，把他全身泡在大木桶內，直到他滿身大汗出盡以後，自然也就沒事了。」

客棧裏大木桶有的是，荷花命伙計選了個大大木桶送到房間來，且命灶上大鍋燒水，直到熱水裝滿一木桶，這才退出房門外。

勝一豪義不容辭的把於心忍扒光衣裳抱入木桶內。

燙手的熱水，於心忍竟還不覺熱，直到一連換了五次熱水，才見於心忍額角冒汗，神情倒也好多了，一旁的勝一豪伸手去摸於心忍的肩頭，不由得嚇一跳，原來於心忍身子也才有微溫，光景似是洗的涼水澡。

勝一豪覺得那般熱的水，如果換成自己，只怕早燙落一層皮了，何以於心忍竟也才有微溫，眞是令人不可思議！

房門推開來，荷花竟親手端着一碗剛煎好的藥送進來，於心忍已能講話，見荷花走來，忙往桶內縮下身子，邊急急的道：「姑娘你……」

一旁的勝一豪忙接過碗笑道：「於兄弟呀，人家姑娘的這番情意，我看你拿甚麼來回報人家。」邊把藥送到於心忍口邊，又道：「人家可是爲你添被又升火，親手熬湯藥，來，吃了吧。」

於心忍望了一眼回身就走的荷花，不知說甚麼才好，只得接過碗來把藥喝光。

「索命郎君」於心忍又一連泡了一個時辰熱水，這才認眞的出了滿頭大汗，全身也開始見到赤紅色。到了這時候，他反而叫起太熱了，忙不迭的爬出木桶。

勝一豪笑道：「望着這麼一大木桶熱水，還眞想剝了衣裳跳裏面去，好生把這一身汚泥洗去。」

擦着身子，「索命郎君」於心忍已經輕鬆的笑道：「勝仁兄只管跳下去洗，我替你守着門口如何！」

勝一豪笑道：「我這個人洗澡有個毛病，非得一個人關緊房門洗，有人在，我連脫衣裳都不自在。」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既然勝仁兄不洗澡，我也覺得肚皮餓得緊，前面喝酒去，由我請客！」

勝一豪道：「是餓了，該吃東西了。」

於心忍穿好衣裳，紮緊腰帶，雙手掂着老籐棍與子母鋼環，笑道：「勝仁兄還記得把兄弟這兩件吃飯傢伙撿拾回來，倒眞是難爲你了。」

二人把臂哈哈笑着走向前面飯堂。

魚老頭早迎上來，道：「於兄弟早上那麼一陣折騰，可眞的把人急死了。」

勝一豪笑對魚老頭道：「其中你那個姑娘最是急，連眼淚全急得掉下來呢！」

打個哈哈，魚老頭道：「那是因爲於兄弟是好人，他救過我們呀！」

這時也該是快吃晚飯的時候，二人就在前面大吃大喝起來，連一旁的荷花看了也想笑……

原來於心忍所中的毒並不深，在餘毒排出體外以後，已經是沒事人似的有說有笑，吃喝盡情了。

* * *

「賊大王」梁上君咬牙忍痛的奔進清風鎮以後，他沒有往大街上跑，當然更不會跑進通寶賭坊，却是沿着後街繞向沒人地方，因爲他那條被狠狠敲了一下的小腿，正敲在前面，當眞成了青石板上甩烏龜，硬碰硬的挨了一下子，如今正腫脹得快同大腿一般粗細了。

「賊大王」梁上君何曾受過這般大罪，一時間他又不敢走入客棧養

傷，因爲清風鎮上還住了兩個要他命的尅星呢！

溜着一堵圍牆，梁上君見左右沒人，雙手攀牆伸頭裏面望了一眼，不由暗中點頭，擰腰翻身落到牆裏面。

這是堆放騾馬草料的地方，右面一排連着放了四個馬槽，正有幾匹馬在那兒細嚼慢嚥呢，左面一間沒有窗子的草房，裏面堆滿了乾草料，近門地方還有一口鍘刀，那是用來鍘草餵牲口用的。

「賊大王」梁上君覺得這兒是個躲藏好地方，只需三兩天後，兩個尅星離開清風鎮，他就可以平安的離去，只等自己把腿傷養好，娘的，這筆帳有得算的……

就在草窩堆裏，「賊大王」梁上君把自己窩藏在一堆乾草堆裏面，忙取出傷藥在腿傷處塗抹，仔細的包紮起來，更取出一個面巾往臉上一蓋，和衣湊和着睡下了……

清風鎮上有馬廐的客棧只有一家，那就是魚家客棧。

「賊大王」梁上君那裏會知道自己如今與兩個尅星共宿一家客棧？

不過他只要不露臉，大概連經驗老到的勝一豪，只怕也不會想得到他們要找的人會在同一個客棧裏，甚至還是在同一個大院裏，因爲這個大院的左邊是馬廐，正面與右面全是一間間的客房。

草料倉裏，「賊大王」梁上君睡得十分舒坦，除了偶爾被腿傷痛醒過來。

梁上君也慶幸自己走運，因爲「索命郎君」於心忍那一棍子竟未把他的老骨頭敲斷，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二更天了，又是一個黑夜的來臨。

這時候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雙雙走出客棧，原因是他們在幾經打聽下，沒人看到「賊大王」梁上君走出清風鎮，二人喝酒的時候，遂決定二更時分來個地毯式的搜查，反正清風鎮並不大，兩個人分工合作從兩端往中間搜，只要梁上君在鎮上，大概會把他抓到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從「吊人樹」的通寶賭坊起始……

勝一豪則從清風鎮南端一個菜園子開始清查……

而窩藏在魚家客棧裏的「賊大王」梁上君，却毫不客氣的溜進客棧後面的灶房裏，滷蛋滷肉醬雞臘肉的携了一袋子，連酒也被他弄了一罈子，順便他還溜進茅房好生的清出肚皮裏的汚濁東西……

* * *

「索命郎君」於心忍緩緩的走過「吊人樹」，九層青石台階上面，他仰頭望望兩盞分掛兩旁的宮燈，露出個憨笑，鬆動一下腰帶，拾階而上。

這時候「通寶賭房」正是酉時開場而戌時正盛時候，「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登上台階，就被賭坊的人看到，當然他也看得十分清楚，因爲進入賭坊右房門處，就是賭坊打手們住的地方，那人急步反身而入內，於心忍自是看得眞切，但他却裝着不見而直進大門。

「索命郎君」於心忍剛剛踏進大門不過四五丈遠，身後已有人喝道：「等等！」

於心忍脚停頭未回，只冷冷的道：「叫我？」

只聽那人又沉聲道：「這裏沒有人，不是叫你還會叫那個王八蛋！」

「索命郎君」於心忍猛的旋身回頭，不由得冷冷笑道：「老子就知道是你，大痲子，難道你還要於大爺把你的右耳也撕下來？」

不錯，喝叫於心忍的正是趙痲子，這時他雙手叉腰，滿臉寒霜的道：「通寶賭坊廟小，不敢請你這尊大神，於小子你請吧！」

這時站在趙痲子身後一個大個子，雙手也挽在兩個臂彎裏，接口道：「老子們惹不起你，躲着總可以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牌桌上不論高低，猴子認銀不認人，怎麼的，你們開賭坊的還要挑挑揀揀的專門啃吃人家冤大頭呀！」

趙痲子新創初癒，仇恨仍在，聞言跳起脚來，戟指「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於小子，別仗着你心狠手辣就想吃定大爺們，須知狗急跳牆，猴急上房，如今老子們不同你賭，難道這也想施狠用强不成！」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笑道：「不賭可以，關門好了！」

趙痲子跳脚罵道：「於小子，你眞蠻横，竟然跑來找碴，明言叫水大爺的賭坊關門，可惡啊！」

「索命郎君」於心忍打個哈哈，道：「別忘了，姓水的可是吃過於大爺苦頭的人，如果你這個大痲子眞要撥弄得老子不耐煩，不定我一把火燒你們個片瓦不存！」

不料站在趙痲子身後大漢聞言厲喝一聲，擧刀就向「索命郎君」於心忍殺去！

只是他人尚未撲到，鋼刀刃芒尚在頭頂，突覺雙目一暗，緊接着「沙」的一聲，鋼刀已被撥向一邊，他不及收刀，就聽得「砰」的一聲！

誰也未看見於心忍是如何出棍的，但那大漢已雙手抱頭跌坐在地上，一顆腦袋直晃不停！

趙痲子忙伸手攔住身後四個壯漢，道：「別打，明敞着咱們不是他對手。」

（未完・九）

上文提要：查子清向徐元平詢問有關其子查玉之事，宗濤、于成出現，一行人前往碧蘿山莊，四人進入莊中，只覺周遭人行事怪異，疑惑間，竟出現了傷丁玲的綠衣麗人、紫衣女等，紫衣女對任何人皆和顏悅色，她使綠衣麗人與宗濤和解；請人帶查子清詳告查玉消息；紫衣女願爲于成解去易天行下的劇毒；唯獨對徐元平冷若冰霜……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玉女愛慕口難開　襄王無心會錯意

徐元平看那杯中滿是碧色汁液，而且十分濃厚，心中暗忖道：這哪裏像茶……但聞一股清香之氣，撲入鼻中，微微帶着甜味。

那紅衣小婢笑道：「這是姑娘由南海帶來的梅子露，好喝極了。」低頭尋思了一陣，忽然展顏一笑，從懷裏掏出五顆櫻桃大小的石子，道：「有啦，咱們玩抓石子吧！」

徐元平望着那五顆櫻桃大小的石子，愕然相顧了一陣，皺皺眉頭，道：「這五顆石子有甚麼好玩的，我不會玩。」

他幼年在孤苦寂寞之中長大，很少與孩子們同遊同玩，對女孩子家的抓石子遊戲，更是聞所未見。

那紅衣小婢抿嘴一笑，道：「你這人這樣大了，連玩抓石子也不會，唉！眞是笨死了……」

盤膝坐了下去，把手中石子攤在地上，抛起一顆，再由地上撿起一顆石子，再把抛起的石子接在手中，由一進二，直到四石子抓完後，才停下手，笑道：「會了沒有？」

徐元平看她玩得十分有趣，微笑道：「有甚麼困難。」

當下伸手接過石子，依樣畫葫蘆的抓了一遍。

紅衣小婢道：「原來你很聰明啊！看了一遍就學會啦！」

徐元平心中雖然急欲由她口中探得一些隱秘，但却不知道第一句話該如何開口才好，思索了半天，說道：「你們小姐可也喜歡抓石子麼？」他生平之中，第一次動用心機，探人隱秘，祇覺心中惶惶不安，出口之言甚不自然。

那紅衣小婢大眼睛眨了兩眨，道：「你問的哪位小姐？」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你們有幾位小姐？」

紅衣小婢道：「兩位。」

徐元平道：「我問那穿紫衣的那位！」

紅衣小婢搖搖頭，道：「那我就不知道了。」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誰要你給我送飯的？」

紅衣小婢笑道：「你猜猜看？」

徐元平道：「莊主？」

紅衣小婢道：「不是，不是，是那位穿紫衣的姑娘啊！」

徐元平心中暗暗忖道：祇怕這茶飯之中，早已暗下了毒藥……

祇聽那紅衣小婢嬌聲笑道：「你知道我們這莊院之中，誰最厲害嗎？」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知道。」

紅衣小婢道：「本來是莊主最厲害，但那紫衣姑娘來了之後，莊主就沒她厲害了，事事請命於

她。」

徐元平啊了一聲，還未來得及開口，那紅衣小婢突然跳了起來，叫道：「啊喲！我要回去啦！小姐吩咐過我，等你吃完飯後，叫我立即回去，不要在這裏多停留。」

端起玉盤，急步而去。

徐元平心中暗想道：這女孩子年幼無知，甚難從她口中探得隱秘，看來此事非得見那紫衣少女不可。當下高聲叫道：「姑娘慢走一步，在下還有話說！」

那紅衣小婢回過身來，說道：「甚麼話，快些說啦，人家心裏急得要命。」

徐元平緩步走了過去，說道：「你回去見那位紫衣姑娘之時，就說我要見她，有事相商！」

紅衣小婢沉吟了一陣，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但她如果不要見你，我就沒有辦法了。」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姑娘祇要把口訊傳到，見與不見，自是不干姑娘的事。」

紅衣小婢眨了眨眼睛，緩步走了過來，低聲說道：「如果姑娘不肯見你，我就偷偷跑來告訴你，要不然你等她不着，心中定然十分着急。」

徐元平微微一怔，道：「怎敢這般相煩姑娘？」

紅衣小婢笑道：「我瞧你這人心地滿好，唉！不知姑娘爲甚麼那樣恨你？」

徐元平奇道：「她爲甚麼要恨我呢？」

紅衣小婢偏頭想了一陣，道：「唉！這我就想不通啦！」滿臉困惑的轉過身子，步入紫幔之中。

廣闊的大廳上祇餘下徐元平一人，四周紫幔低垂，難見窗外天色，但見室中逐漸的黑了下來，想來外面天色已然不早。

他緩緩走到廳門之處，伸手一摸，祇覺一片冰冷，敢情這兩扇鐵門竟是生鐵鑄成，不禁心中一動，暗暗忖道：這廳門既是鐵鑄，祇怕四壁、窗楹，都是鋼鐵之物造成……

心念一轉，忽生出廳之想，但又怕一時莽動，害了金老二的性命，暗自嘆息一聲，忖道：唉！世上有很多事，不但是武功難以解決，就是不惜個人的性命，也無法辦通，如若不是爲了金叔叔，這大廳外面縱然是刀山劍林、必死絕地，也絕難使我忍受屈辱，守在此廳……

祇覺一股憤怒之氣衝了上來，滿胸熱血沸騰，不能自已，雙手抱頭，淚下如雨，他幼年受盡了輕藐、屈辱，養成一種强烈的反抗意識和衝動性格，想到被人擺弄坐等大廳之辱，心中如受鎚擊、劍創，恨不得破壁衝出……

忽覺眼前一亮，八仙桌邊多了一支熊熊高燒的蠟燭，白髮蒼蒼的梅娘，手中拄着竹杖，傍案而立。

這位一向莊嚴的老嫗此刻却滿臉和藹之容，輕輕一頓竹杖，柔聲說道：「孩子過來，我有話問你。」聲音之中無限和藹，有如慈母呼喚她久別歸來的孩子一般。

徐元平慢慢的站起身子，茫茫然的走了過去，舉起衣袖，拂拭一下臉上的淚痕，深深一揖，說道：「老前輩有何教諭？」

他心中本有着無比的忿怒，但聽得梅娘那親切慈愛的呼聲之後，竟然發作不出。

梅娘輕輕嘆息一聲，道：「唉！孩子，這是何苦呢？」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老前輩說的甚麼？」

梅娘似是自覺到言中之意甚是費解，不知內情之人，自是聽不懂了，當下微微一笑，反問道：「孩子，你剛才抱頭而泣，不知是爲了甚麼？」

徐元平道：「這個……這個……」祇覺心中之意甚難用話說得清楚，「這個」了半天，仍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梅娘忍不住「嗤」的一笑，說道：「不用說啦，老身是何等人物，難道當眞連你的一點心事，都猜不出來麼？」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但望老前輩從中相助……」

梅娘截住了徐元平的話道：「我如沒有助你之意，也不會來這裏看你了。」

徐元平深深一揖，道：「晚輩感恩必報，日後老前輩如有需用晚輩之處，定當全力以赴。」

梅娘道：「不過此事，我也難作主張，孩子，你在這裏等一會吧，我去告訴她一聲，你再自己去對她說吧。」

說完，轉過身子，緩步走入紫幔之中。

徐元平望着梅娘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千廻百轉，暗自忖道：那老嫗所指之人，定然是那紫衣少女了，她心中不知何故，十分恨我，我如有求於她，不知她會不會答應，萬一不肯答應，怎生是好？等會兒見她之面，該如何開口才能討她歡心……

心念輪轉，主意難拿，呆呆的想了半晌，仍然是想不出該說些甚麼。

大約有頓飯工夫之久，梅娘帶着那紅衣小婢，重又回到大廳之上，笑說道：「孩子，跟着這小丫頭去吧！」

徐元平茫然的啊了一聲，正待舉步而行，梅娘又接口說道：「慢

着。」

徐元平回過身來說道：「老前輩還有甚麼吩咐？」

梅娘輕輕搖動着滿頭白髮，笑道：「她從小在嬌生慣養之中長大，你見到她時，最好能讓她幾分。」

徐元平長長歎了口氣，道：「晚輩記下了。」

轉過身去，隨着那紅衣小婢步入紫幔之中。

紫幔後石壁間，有着一扇長形小門，紅衣小婢步入小門之後，突然回過身來，說道：「這一段甬道十分黑暗，你緊跟我身後，別走錯了路。」

徐元平道：「姑娘祇管放心走吧，在下眼睛能夠黑夜視物。」

紅衣小婢嫣然一笑，欲言又止，放腿向前走去。

徐元平隨在那紅衣小婢身後，走約三四丈遠，轉了四五個彎，已到盡處。

跨出一座小門，已見天光，抬頭看星河耿耿，天色已到初更時分。

紅衣小婢舉手遙指着花樹叢中一座高樓，說道：「那座高樓就是我們的住處了。」

徐元平心中一直在想，見着那紫衣少女時，該如何開口說話，根本未聽清那紅衣小婢說些甚麼，口中嗯啊兩聲，含含糊糊的應付過去。

那紅衣小婢年紀幼小，一片嬌憨，也聽不出徐元平是含含糊糊的在應付她，微微一笑，又說道：「我們小姐房中，不用燈火……」

徐元平接道：「夜暗之中，不用燈光，難道要摸黑不成？」

紅衣小婢道：「你急甚麼呢？人家話還沒有說完哩……」

徐元平道：「好好，姑娘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他一心想救金老二的性命，對任何能救金老二性命之人，都十分客氣小心。

那紅衣小婢笑道：「你這人心地眞好，不論對誰說話，都是一樣和藹。」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是麼？」

紅衣小婢道：「嗯，一點不錯，唉！可惜你不能常住在我們碧蘿山莊之中，如果能夠常住，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候你。」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行，我生命之中，從沒有受過女孩子侍候。」

紅衣小婢似是忽然覺到適才之言有了語病，祇覺臉上一熱，垂下頭去，掩臉偸笑。

徐元平見她突然沉默不語，忍不住問道：「姑娘還有甚麼話說麼？」

他本想問那紫衣少女房中爲何不肯點燈之事，但又想到此問太過不雅，祇好繞個圈子問話。

那紅衣小婢轉過身來，滿頰羞紅仍然未退，瞧了徐元平一眼，欲言又止的忽然又轉過頭去。

徐元平微微一怔，祇道自己問錯了話，也不敢再追問下去。

兩人默然走了兩三丈遠，那紅衣小婢似是忍不住腹中之言，低聲說道：「你知道我們小姐房中爲甚麼不點燈嗎？」

徐元平道：「不知道啊！」

紅衣小婢搖搖頭道：「還是不要告訴你吧！等一下你一看就知道了。」

徐元平道：「唉！你小小年紀，也會放刁。」

談話之間，已走入那花樹叢中，兩道强烈的孔明燈光，突然由花叢中照射出來，暗影中傳出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站住，把身上帶的兵刃、暗器放下再走。」

徐元平暗暗想道：我身上帶有「戮情劍」，如若取將出來，祇怕他們見寶起貪念，不肯再還給我……

但他又不善謊言，一時之間，呆在當地，不知如何答話。

那紅衣小婢回頭在徐元平臉上瞧了一陣，搖搖頭道：「他身上沒有帶兵刃。」

暗影中又傳出冷冷的聲音道：「有暗器麼？」

徐元平因身上未帶暗器，聽得那喝問之言，立時理直氣壯的答道：「在下從來不帶暗器。」

兩道强烈的孔明燈光，突然隱失不見，暗影又傳來冷冷的聲音，道：「兩人請過吧！」

紅衣小婢回頭望着徐元平微微一笑，低聲說道：「此處原是我們莊主的住宿之處，自從小姐到此，莊主自行遷居，讓出此樓。」

口中說話，人已放步而行。

穿過了幾叢花樹，才到樓下，兩扇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

室中火燭輝煌，門口並立着駝矮二叟，兩人臉色一片冰冷，輕輕的掃掠了徐元平一眼，緩緩轉過身子讓開去路。

紅衣小婢柳腰輕扭，轉過嬌軀直向靠左壁木梯上走去。

徐元平回頭望了駝矮二叟一眼，隨着那紅衣小婢身後登上樓梯。

二樓上也是座寬敞的大廳，四盞垂蘇宮燈分吊四角，正中一張紅漆圓桌上鋪着黃緞，桌子中間端放着一座白玉鼎，也不知那鼎中放的甚麼，但聞香氣撲鼻，却不見有煙升出。

這座寬敞的大廳，雖然打掃得

纖塵不染，但却寂無一人。

紅衣小婢回過頭來，扮了一個鬼臉，低聲說道：「小姐就住在三樓上面。」她也不待徐元平回答，直向廳壁一角走去。

徐元平忽覺心中湧滿了甚多委屈，恨不得掉頭而去，但又想到金老二生死之事，祇好按捺下胸中的憤怒，暗暗歎息一聲，急步追了上去。

但見那紅衣小婢伸手在壁角一幅山水畫下一拂，壁間忽然裂現一座暗門，便見樓梯藏在壁間。

登上了十五層梯階，眼前景物忽然一變，但見四壁一色白綾垂幔，倚窗處端坐那紫衣少女。雖然她是背向梯門，看不清楚她的面貌，但那熟悉的衣色，美麗的背影，徐元平一眼望下，就看出了是誰。

紅衣小婢突然伸手扯扯徐元平的衣角，舉手指指室中垂吊的一顆明珠。

原來這房中未點燭光，室中垂吊着一顆胡桃大小的珠子，襯着四壁白綾，滿室盡是耀目的寶光。

徐元平望了那明珠一眼，暗暗忖道：這大概就是夜明珠了。

祇聽那紅衣小婢嬌脆聲音傳入耳際道：「姑娘，姑娘……他來了……」她不知徐元平的姓名，姑娘了半天，仍然不知如何稱呼，祇好說他來了。

那紫衣少女頭也未轉一下，但却已知來人是誰，冷冷的答道：「知道啦，你下樓去吧！」

紅衣小婢年紀幼小，尚不知男女間情愛之事，猶豫了一下，道：「姑娘不要人侍候麼？」

紫衣少女道：「不用啦！」

紅衣小婢才躬身一禮，轉身下樓而去。

徐元平望着那紅衣小婢的背影消失之後，才緩緩轉過身子，幾度啓唇欲言，但却不知如何開口才好，每每話到口中，重又嚥了回去。

這僵局持續有一刻工夫之久，那紫衣少女始終未回頭望過一次。

徐元平心中暗暗的忖思道：這樣僵持下去，也非長久之策，當下重重的咳了一聲，問道：「姑娘有事麼？」

紫衣少女冷冷答道：「是你自己要見我，我哪裏有事。」

徐元平又輕輕的咳了兩聲，道：「不錯，不錯，是在下要見姑娘。」

紫衣少女道：「你要見我，可有事麼？」

徐元平道：「在下有一點不情之求，不知姑娘是否應允？」

紫衣少女的聲音忽然間變得十分溫柔，道：「你有甚麼話，儘管說吧！這樓上祇有我們兩個，縱然你說錯了，也不要緊。」

徐元平長長歎息一聲，道：「姑娘這等寬宏大量，徐元平感激不盡……」

紫衣少女道：「不用客氣啦！」

徐元平舉起衣袖拂拭一下額上的汗水，道：「在下想求姑娘……」祇覺一股羞忿之氣泛上心頭，再也接不下去。

耳際間響起了那紫衣少女嬌脆的笑聲，道：「你怎麼不說了，可是怕羞麼？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這樓上祇有我們兩個人，不論你說甚麼，別人都聽不到。」

徐元平又長長的歎了口氣，道：「在下幼年父母早喪……」

紫衣少女道：「那當眞是可憐，我娘也早死了，我爹爹雖然異常疼我、惜我，但却無法使我忘却思念我娘之心。」

徐元平道：「我父親生前有兩位好友，一個把我從小扶養長大，視我如子，身兼恩師義父兩職……」

紫衣少女始終背向着他，也不知他話還未完，立時接口道：「那人眞好心，你該好好的孝敬於他才對，他可有女兒麼？」

徐元平道：「沒有，他祇有一個兒子。」

紫衣少女道：「那你們定是情如手足了，不知他現在何處？」

一句話觸動了徐元平傷心往事，登時熱淚滾滾而下，道：「我那位師弟死了……」

紫衣少女似是受了徐元平的感染，聲音也變得悲愴起來，說道：「你別傷心啦，人死了難再復活，傷心也沒有用。」

徐元平突然咬牙切齒的說道：「我師父、師弟，都是爲我而死，祇要我能活在世上，定要替他們報此大仇。」

紫衣少女道：「你可是求我幫助你爲他們報仇麼？」

徐元平道：「不是……」

紫衣少女忽然轉過身，星目中滿蘊淚光，嘴角間泛現着微微的笑意，臉上神情極是奇異，暈生雙頰，喜上眉梢，帶着三分緊張的神色問道：「祇要是你求我，不論甚麼事，我都會答應你的……」

徐元平黯然歎息一聲，道：「不過……不過……求人之事，實叫人羞於出口……不過……」

紫衣少女聽他不過了老半天，仍然接不下去，忍不住接口道：「你慢慢的說吧！我會很耐心的等待你……」

徐元平道：「我師父、師弟爲我而死，父親早歸道山，母親雖然存亡不明，但想來死去成份甚大，這茫茫人世，我沒有一個親人。」

紫衣少女幽幽接道：「唉！你的際遇當眞是慘，聽來就使人不自禁生出憐憫之情。」

徐元平忽然一揚劍眉，說道：「因此在下不顧羞恥之心，相求姑娘……」突然臉上一熱，話頭倏然中斷。

紫衣少女滿臉期待之情，柔聲說道：「你怎麼又不說了，自我娘死了之後，爹十分寵愛我，祇要我答應了……」

忽然閉上雙目，兩行晶瑩的淚珠順腮滾了下來，聲音忽轉低弱，接道：「爹爹絕不會反對我，甚麼事，快說吧！」

徐元平鼓足了勇氣，道：「因此在下相求姑娘釋放我世間僅有的一位尊長之輩，他是我父親的結拜兄弟，也是我唯一的親人。」

紫衣少女忽然睜開雙目，凝注在徐元平臉上，緩緩的問道：「你說的可是那位金老二麼？」

徐元平道：「不錯，敬望姑娘看在在下份上，放了他吧！」

紫衣少女舉起衣袖，拂拭一下臉上淚痕，緩緩點頭，答道：「我答應你。」

徐元平突然深深一揖，道：「姑娘量大如海，在下感激不盡。」

紫衣少女緩緩轉過身去，低聲說道：「你還有別的事麼？」

徐元平道：「沒有了。」

紫衣少女突然站了起來，說道：「當眞沒有了？」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沒有。」

紫衣少女道：「那你該走啦！」

徐元平應了一聲，轉身向樓梯口處走去。

走到梯口之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停下脚步，轉過身子。

那紫衣少女不知何時又轉了過來，四目接觸，彼此都覺得心頭一震，徐元平忙垂下了頭，那紫衣少女却急急別過臉去，說道：「你怎麼不走了？」

徐元平道：「我又想起一件事來，再煩問姑娘一聲。」

紫衣少女道：「又是爲了那金老二麼？」

徐元平道：「姑娘雖然答應了我，但却未講幾時放他，在下……」

紫衣少女站起身來，揮手說道：「今夜就放，你到莊外等他吧……」

徐元平又抱拳一個長揖，道：「多謝姑娘盛情，日後如有機緣，定將酬報今日之恩。」

紫衣少女怒道：「你還不快些走嗎！嚕嗦甚麼，我心中恨死你了。」

徐元平呆了一呆，轉身下樓而去。

二樓上寬敞的大廳中，紅漆圓桌旁，亭亭站着那紅衣小婢。

此女一派嬌稚天眞，一見徐元平，立時迎了上去，笑道：「小姐對你說的甚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沒有甚麼。」

紅衣小婢似仍看不出徐元平喜怒之情，輕輕嘆息一聲，問道：「你很早就和我們小姐認識麼？」

徐元平道：「不認識！」大步直向樓下走去。

紅衣小婢緊隨身側道：「那就奇怪了。」

徐元平道：「奇怪甚麼？」

紅衣小婢道：「除了我和梅娘之外，小姐閨房之中，從來不許他人涉足，就是和我們莊主相見，也要在這二樓之上，不知何故她却要我帶你到她閨房之中。」

徐元平突然停下身來，仰臉望着屋頂，若有所悟的嗯了一聲，又繼續向樓下走去。

這時，天色已到二更時分，一彎新月高掛碧空，徐元平出了花叢，回首對那紅衣小婢笑說道：「姑娘請留步，在下就此告辭。」

紅衣小婢微微一怔道：「你要到哪裏去，不回那大廳中了？」

徐元平道：「不回去啦！我要離開貴莊。」

紅衣小婢一尋思，道：「我們莊園之中，到處有人把守，你如何能走得了呢？」

徐元平暗暗想道：這話倒是不錯，這莊院內的明卡暗樁，雖然未必能攔得住我，但如動起手來，難免失手傷人，那時她如借故反悔，不肯釋放金老二，事情就難辦了……

那紅衣小婢看他沉思不言，忽的展顏笑道：「這麼吧！我送你走好了，全莊院的人都知道我侍候小姐，我送你保險沒人敢出面攔阻。」

她年幼無知，不懂利害，覺得徐元平爲人甚好，居然自作主張送他。

徐元平略一吟，道：「這主意雖是不錯，祇不知姑娘是否方便？」

紅衣小婢奇道：「有甚麼不方便呢？我送你到莊外之後，立時回來就是。走吧！」

徐元平默默無言，隨在那紅衣小婢之後，向前走去。

她道路熟悉，走的盡是捷徑。

沿途之上，果然無人攔阻，片刻工夫，到了一座竹林旁邊。

出了竹林，眼前是一片廣大的草坪，紅衣小婢放開徐元平左腕，說道：「我要送你出來時，心中也不覺得甚麼，現在我忽然害怕起來，你快些走吧！我要回去了……」也不待徐元平答話，回身奔入林中。

徐元平望着那急奔入林的背影，心中泛起無比的恐慌和不安，暗忖道：如若她因送我而受到責罰，豈非讓一個幼小女子代我受過……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起自身後。

抬頭望去，祇見白髮蒼蒼的梅娘，手拄拐杖，屹立在月光下，滿臉春風的說道：「孩子，你們談得好麼？」

徐元平道：「很好，她答應我……」

梅娘雙目圓睜，神光閃爍，驚喜若狂的說道：「這麼容易！孩子，你眞是世界上第一幸運人，老身要向你恭喜了……」

徐元平呆了一呆，正待出言相詢，梅娘已搶先說道：「看來我這雙老眼還不昏花……」她自言自語，怡然自得，緩緩抬起頭來，望着月光，接道：「我最躭心的就是這件事情，現在，也可了去一樁心願了……」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前輩……」

梅娘突然低下頭來，雙目神光如電，盯住在徐元平臉上，怒聲問道：「你歎甚麼氣，你得到世上第一美女傾心相愛，難道還不知足麼？」

說來理直氣壯，大有責備之意。

徐元平道：「唉！老前輩誤會了……」

梅娘一頓手中竹杖，怒道：「南海奇叟祇此一女，你如不能好好待她，讓她受到半點委屈，你就別想活了。」

徐元平心頭大急，高聲說道：「老前輩可否聽晚輩把話說完？」

忽聽一陣步履之聲，由竹林中傳了出來，一個高大駝背之人背負一人，疾奔而出。

此人來得甚快，一眨眼間，已到徐元平身前，放下背上之人，冷冷說道：「這人交給你了。」

徐元平凝目瞧去，看那被駝子放下之人正是金老二，顧不得再和梅娘講話，急步奔了過去，扶他起來，說道：「叔叔……」

祇感咽喉如有物堵塞，竟是接不下去。

金老二滿眶熱淚：「孩子，苦了你啦！」

徐元平拭一下臉上淚水，說道：「還好，如果不能救出叔叔，平兒死了也難以瞑目。」

梅娘急步走了過來，問道：「孩子，你剛才說她答應了你甚麼事？」

徐元平道：「她答應釋放我金叔父，果是言而有信，老前輩見着她時，請代我相謝一聲，在下就此別過了。」深深一揖，背起金老二大步向前走。

梅娘怔了一怔，喝道：「站着！」

徐元平停下脚步，回身說道：「老前輩有何教諭？」

梅娘長長歎息了一聲，側目對那高大的駝背之人說道：「你回莊去吧！」緩步走了上來，接道：「孩子，你們相見之後就沒有談過別的事麼？」

徐元平道：「沒有，我祇求她釋放我叔父，承她一口答應，怎敢再多相求？」背起金老二放步行去。

梅娘望着他大步而去的背影，心中泛上一股凄凉之感，暗暗歎道：她生性好强，不論何等男人，從不稍假詞色，這次受了這大挫折，如何能受得了……

想着，想着，心頭火起，突然一頓手中竹杖，大聲喝道：「給我站住！」抬頭望去，徐元平已走得不知去向。

原來她在低頭沉思之時，徐元平已加快脚步而去。

夜色中但聞回音震盪山谷，繚繞耳際，歷久不絕。

她呆呆的站了一陣，忽然想到該回去看看那紫衣少女了，立時轉身，奔回莊院。

她心中憂急，疾奔如電，眨眼之間，已到花樹環繞的高樓之下，急步衝入樓中，直向三樓趕去。

祇見那紫衣少女面窗而立，望着月色呆呆出神。

梅娘一直走到她身旁尺許之處，她仍然無所覺，似是正在想着一件沉重的心事。

梅娘舉起左手，輕拂着她垂在肩後的長髮，柔聲說道：「孩子，你在想甚麼？」

紫衣少女緩緩回過頭來，滿臉哀怨之情，幽幽說道：「梅娘，我今年幾歲了？」

梅娘吃了一驚，暗道：這孩子氣瘋了麼？口中却十分慈愛的答道：「你怎麼連自己的歲數也記不起了，今年十八歲啦！」

紫衣少女緩緩舉起左手，扶在窗門上，說道：「十八歲了，那該早嫁人了。」

梅娘怔了一怔，道：「甚麼？」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叫甚麼！我將來總是要嫁給人家作媳婦啊！」

梅娘黯然一歎，兩行老淚順腮而下，搖頭說道：「孩子，你是怎麼啦……」

紫衣少女接道：「我很好，梅娘！不用躭心。」

梅娘道：「茫茫濁世，有誰能配娶你這個人間仙子？」

紫衣少女搖頭笑道：「我自己已經找到了，不用你們多費心啦！」

梅娘訝然問道：「甚麼人？我怎麼不知道呢？」

紫衣少女道：「我爹爹不是說過麼，我喜歡誰就嫁給誰，我爹爹都不管我，你還要管？」

梅娘道：「孩子，我不是管你，祇想問問是哪個有此福氣？」

紫衣少女格格大笑，道：「他有甚麼福氣，誰娶了我，誰倒霉，我每天要和他大吵兩場。」

梅娘越聽越是驚心，暗暗忖道：這孩子定是瘋了，早些想法把她送回南海的好。

心念轉動，低聲說道：「孩子，你今天很累了，早些睡覺吧！」

紫衣少女搖頭說道：「我要出去看月亮，你自己去睡吧！」

梅娘道：「那怎麼行，我陪你去。」

紫衣少女笑道：「你陪我幹甚麼？」

梅娘道：「此時此地，你如何可以獨自行動，中原武林道上人物，大都聚集在洛陽附近，侯機奪取南海奇書，說不定這『碧蘿山莊』外面，早已有很多武林人物在等候着機會了，你一個人萬一遇上了甚麼凶險，如何能夠應付？」

紫衣少女道：「碧蘿山莊四週，戒備森嚴，縱有人伺機莊外，也難入咱們莊中一步，我又不出莊外，怕甚麼？」

梅娘搖頭說道：「孩子，你上次走失之後，我和你大師兄急成甚麼樣子，萬一再出甚麼差錯，那還得了……」她輕輕歎息一聲，接道：「你爹爹派你二師兄追踪到此，無非是怕我們保護你實力不夠，唉！你爹爹表面上雖然對你漠不關心，不問你的事情，其實他對你愛護甚切，孩子，你如有了甚麼差錯，叫他如何能受得了呢？」

紫衣少女道：「爹爹才通六藝，胸羅玄機，早已把世情看淡了，哪裏還會常常想到我，我如有了差錯，他也許會傷心一時，但過不了幾天，就會淡忘了。」

梅娘歎息一聲，正待開口，忽聽一陣步履之聲，那紅衣小婢急步奔上樓來，躬身對那紫衣少女一禮，道：「姑娘，莊主有要事想見姑娘，但他叮囑小婢，如若姑娘在熟睡中，就不要驚擾於你。」

紫衣少女道：「他現在甚麼地方？」

那紅衣小婢道：「現在樓下等候。」

紫衣少女道：「請他到二樓相見。」

那紅衣小婢應了一聲，奔下樓去。

紫衣少女同時望了梅娘一眼，笑道：「你還要跟我去麼？」緩步向前走去。

梅娘搖頭歎道：「唉！頑皮的孩子，你越大就越不把我放在心上了。」祇覺得心頭一酸，熱淚湧了出來，但她一瞪雙目，硬把湧出的淚水忍住，不讓它落下。

要知梅娘從小把她帶大，名雖主僕，實則情若母女，紫衣少女幼小之時十分聽話，今日連番使她難堪，不禁觸感傷懷……

紫衣少女緩緩回過頭來，奔到梅娘身旁，偎入她懷中說道：「梅娘，你生氣了。」

梅娘搖頭說道：「老僕怎敢生小姐的氣……」這兩句說得甚是淒涼，再也忍不住心中傷感，淚水滾滾而下。

紫衣少女舉起衣袖，拂拭着她臉上淚水，黯然歎道：「我這幾日心中不樂，說話沒輕沒重，傷了你心……」

祇覺一股怨忿湧上心來，話未說完，人却伏在梅娘懷中大哭起來。

她這一哭，情勢大變，害得梅娘反來哄她。

紫衣少女哭了一陣，心中似是暢快了不少，拭去臉上淚痕，扶住梅娘右肩，說道：「咱們下樓去吧！祇怕大師兄早已在樓下等候了。」

寬闊的大廳中間，站着那長髯垂胸、身着錦衣的大漢，他雖然等了很久，但神色間却毫無不耐之情。

紫衣少女放開梅娘肩頭，急步走了過來，微微一笑，說道：「有勞大師兄久候了。」

那錦衣大漢恭恭敬敬的答道：「師妹今日已甚疲倦，小兄再來打擾，心中甚是不安。」

紫衣少女道：「我一點也不覺累，大師兄有何教諭，儘管請說，小妹洗耳恭聽。」

那錦衣大漢歎道：「師妹此來，旨在觀賞風物，似是不宜捲入中原武林道上爭霸漩渦之中，小兄斗膽替師妹回絕了『神州一君』易天行相晤之約……」

紫衣少女秀眉微顰接道：「易天行來過了麼？」

那錦衣大漢道：「來過了，但已被小兄婉言謝絕。」

紫衣少女默然不語，緩緩轉過身去，走到窗前，抬頭望着明月。

那錦衣大漢望了梅娘一眼，追了過去，說道：「易天行爲人，表面和善，內心陰險，看去他似置身武林中雄主爭霸之外，其實處心積

慮，貪求之心比人更切，近日之中，風聞他派在某一門派中的伏樁被人查出，業已引起武林中各大門派首腦的疑慮，紛紛清理門戶，追查門下弟子身世。

「如若傳言不虛，易天行果眞在各大門派伏有暗樁，在各大門派首腦人物細心追查之下，祇怕難保不被查出。一旦被人查出，勢必引起江湖上所有各大門戶的圍剿，易天行縱有通天徹地之能，也難敵武林間各大門戶聯手圍剿之力。

「他數十年來，獨行其事，不和別人來往，遊俠江湖，博取善名，固然掩盡天下人耳目，如願以償，身受當今黑白兩道人物推崇敬愛，但因少和別人交往，甚少知交，一旦被人揭穿僞善面目，勢必四面楚歌。他對師妹百般依順，祇恐別具用心，想把咱們南海門拖入這場江湖恩怨之中，作他的擋箭牌。」

紫衣少女緩緩轉過身來，說道：「其人外貌僞善，內心險詐，一望既知，難道他還能騙過我麼？」

錦衣大漢道：「師妹才智過人，世無其匹，小兄難及萬一……」

紫衣少女忽然歎息一聲，道：「唉，凡是見我之人，無不讚我聰明、美麗，可是過人的才智，絕世的容色，又有甚麼用呢？」

那錦衣大漢一時之間，想不出她言中之意，但又不便置若罔聞，乾咳了兩聲，仍想不出該說甚麼。

紫衣少女忽然盈盈一笑，道：「大師兄，你瞧我是不是眞的美麗？是不是眞的有過人的才智與絕世容色？」

錦衣大漢道：「貌羞花月，容沉魚雁，師妹當之無愧，至於才智，確有過人之處。」

紫衣少女忽的舉起羅袖，掩住面孔，轉過身去，低聲說道：「古來紅顏本薄命，何必有羞花之容，我要是毀了這副美麗的容顏，也許就沒有煩惱了……」

那錦衣大漢如受重擊一般，嚇得向後退了一步道：「師妹受了甚麼委屈？」

紫衣少女緩緩放下掩面羅袖，回過臉來說道：「我很好。」

錦衣大漢沉吟了良久，道：「師妹心中如有不悅之事，甚望能對小兄說明，小兄身受師門培育之恩，重如山嶽，日夜耿耿於懷，思報無門……」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接道：「我爹爹已把你逐出門牆，你心中不恨他也就夠了，對師門還有甚麼恩義可言。」

那錦衣大漢正容道：「師恩浩蕩，如汪洋大海，小兄怎敢一日忘懷，別說把我逐出師門，縱然要我粉身碎骨，赴湯蹈火，小兄也是萬死不辭。」

紫衣少女笑道：「爹爹一生不計毀譽，我行我素，世上從無他畏懼之事，師兄是爹爹首座弟子，怎的行事爲人和爹爹大不相同？」

錦衣大漢一皺眉頭，道：「我雖因一時莽撞，觸犯了恩師禁忌，被逐門牆，但自信生平之中，尚未作過有失咱們南海門聲譽之事。」

紫衣少女道：「那你爲甚麼畏首畏尾，怕助『神州一君』，和中原武林各大門戶衝突？」

錦衣大漢道：「這個……」

紫衣少女黯然一歎，說道：「別說啦！你們若不願相助於我，我自己去找『神州一君』晤談也就是了。」

錦衣大漢側目望了梅娘一眼，說道：「『神州一君』和咱們素無淵源，師妹又何苦幫他和天下武林同道作對？」

紫衣少女正待答話，忽見一道火焰冲天而起，半空中砰然爆響，散出一片火花。

錦衣大漢雙眉一聳，道：「有人闖進咱們莊中了。」

原來這爆裂火花，乃「碧蘿山莊」中緊急警訊，除非來人闖入莊中禁要之區，才准施放。

那紫衣少女不知「碧蘿山莊」傳遞警訊之法，側目問道：「大師兄，這火焰可是莊中緊要的傳警訊號？」

錦衣大漢心中雖甚焦慮，急於出去查看，但又不好不答那紫衣少女的問話，一面探首窗外查看，一面答道：「不錯，來人已闖過花樹陣的攔阻，進入莊中禁要之區了，師妹請獨坐片刻，小兄去查看一下就來。」

紫衣少女笑道：「不用去看了，『神州一君』來啦！」

祇聽窗外傳來一陣朗朗笑聲，一陣微風過處，大廳上多了一個身穿長衫，頭戴儒巾，胸垂黑色長髯的中年文士。

錦衣大漢冷笑一聲，道：「易兄果有神鬼不測之能……」

易天行抱拳笑道：「王兄請恕兄弟擅闖貴莊之罪，兄弟要非如此，如何能面晤這位姑娘。」

王冠中冷笑一聲正要發作，那紫衣少女搶先笑道：「大師兄暫請息怒，是我約他來的。」

易天行滿臉和藹的笑容，拱手說道：「令師妹飛函相召，要兄弟把生擒之人送上貴莊，聽候發落，兄弟已遵命照辦……」

王冠中道：「要你送人不錯，難道還約你晤談不成？」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 令狐爽與西門風二進百花谷，西門風知道妻女出谷去尋找水中花，便追人去了。令狐爽則留下學八大金人的武功，百花谷主之所以讓令狐爽住進天香小築，原因是令狐爽會說話，也帶來了獅王齊大天的誠意與請求，使得長孫玫瑰積壓了幾十年的鬱悶可以發洩，因此她讓令狐爽服天王花根汁……令狐爽與西門風欲到大風莊借馬，碰到苟五……

歪歪小爽哥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功高强衆人羨 各有心事力爭取

西門風驚呼：「了不得呀！」這是諸葛紅，她拚命的擠過人叢，又拚命的衝過地上屍體，張開雙臂便把令狐爽抱住了。

抱就抱吧，她還一個勁的狂吻上去。

她不管令狐爽滿身鮮血，滿臉鮮血，滿頭鮮血，她吻了滿嘴的鮮血。

諸葛紅發狂了。

這時候，大風莊上沒人再以爲他們的閨女不要臉了，那諸葛丹帶着兩個兒子走過來，他還撫掌笑起來。

「快，進莊去，看個好日子，立刻爲你二人完成這終身大事。」

一邊的西門風大叫：「不可以！」

諸葛丹一怔，道：「爲甚麼？」

他指着摟抱在一起的令狐爽與女兒，又道：「他們已訂過婚了呀！」

西門風道：「就我所知，這小子正在苦練那金鐘罩鐵布衫功夫，功夫未練成，他就不能結婚。」

諸葛丹啞口無言了。

大風莊的人們也以爲有些煞風景。

* * *

諸葛丹一聲大叫：「來人吶，把他們四個狗東西拖去山上餵狼吃！」

他再指指莊門口的三個武師，又道：「去鎮上，選最好的棺木，再把大夫也請來，死人厚葬，活人治傷，然後殺猪宰羊，痛飲啦！」

他這是下達命令了，只是死的是不會吃酒的，死的人叫倒楣。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西門大叔，我殺人了！」

西門風道：「殺得好。」

令狐爽道：「殺人還叫好呀！」

西門風道：「他們應該殺呀，再說，你不殺人人殺你，你是不是想挨刀？」

令狐爽道：「我沒那個毛病。」

西門風道：「不就結了？」

* * *

諸葛紅摟住令狐爽，諸葛丹心中想：「用力抱住他，最好今夜你們入洞房。」

其實，諸葛紅長得很美，否則霍樂不會盯上她，把她弄到荒山上。

只不過令狐爽心中有了個西門吹花，這光景便漸漸的演變成三角關係了。

當然，如今令狐爽露了這一手通天秘笈上的劍法，西門風就決心要吹花配令狐爽了。

諸葛丹不知這一段，他把西門風當上賓。

令狐爽還被諸葛紅拖去大風莊的後大院，令狐爽的這身衣裳也早該換新裝了。

自從前年穿上這衣衫，如今說他娘的捉襟見肘，實在不爲過。

諸葛紅忙壞了，她先去選衣裳。

男人的衣裳他的兩位兄長有新的，快靴還是鹿皮製的，英雄巾的頂門鑲白玉，嚄，她要令狐爽漂漂亮亮的走出大風莊。

* * *

先是，諸葛紅命丫頭們拿來個大澡盆。

令狐爽一身是血呀，總得洗個乾淨吧！

然後是頭髮指甲他修一修，尤其令狐爽的脚趾甲，記得還是她娘在世爲他修剪過，如今指甲往下彎快有一寸長了，多髒呀！

四魔四邪才不會管令狐爽髒不髒，就算死掉他們八人也不心痛。

現在，又是香湯與香粉，又是梳子與剪刀，熱呼呼的一大盆，諸葛紅把丫頭兩個趕出她的房門了。

諸葛紅打算自己動手侍候她的小丈夫洗個痛快澡了。

她先是爲令狐爽脫衣衫，剝褲子，剝到裡面只一半，令狐爽開口了。

「阿紅呀，你這是打算幹甚麼？」

「爲你洗個全套澡呀！」

「甚麼叫做全套澡？」

諸葛紅道：「先洗澡，洗去你身上四兩灰，再修指甲，你的指甲嚇死人，然後修個臉理個髮，穿上新衣裳再穿襪，叫我的良人成紳士呀！」

令狐爽笑笑，道：「這就叫全套？」

諸葛紅半帶羞的道：「那還要怎樣？如果……如果你還不滿意，好嘛，我們一起洗個澡，只要你……」

令狐爽搖搖手，道：「阿紅呀，我還在練童子功呀，那功夫不能近女人。」

他笑笑，又道：「打個八折吧！」

「甚麼打八折？」

「全套打八折！」

諸葛紅道：「怎麼叫打八折？」

令狐爽道：「理髮，剪指甲，等我洗完了你侍候，你看如何？」

令狐爽哈哈一笑，又道：「這洗澡由我自己來，穿上內衣你再進來，這件事就這麼辦了！」

諸葛紅道：「你不愛羅曼蒂克呀，好嘛！我先出去了，你快快的脫光了下熱水中泡一泡。」

令狐爽點頭了。

諸葛紅走出閨房門，她把門關上，門外她交代，「姑爺房中洗澡了，你們快走開！」

聽得令狐爽也笑了。

令狐爽趕快脫個光，香湯眞熱，他齜牙咧嘴的跳進大木盆，口中發出「嚄呀！」

他有幾天未洗過身子？大概打從那年他逃離家鄉以後就不知洗澡是甚麼滋味了。

看吧，他用土鹹抹上了身，那香湯立刻變了樣。

變成灰色了。

令狐爽看看身邊放的一應寶物，他滿足的在澡盆中吃吃笑起來。

「金絲甲呀，斷腸劍，寶物一袋，日月環，哈……」

得意呀！得意得不得了。

令狐爽在澡盆哈大氣，爽呀！

他正舒服的閉上眼，忽聽外面一聲笑：「和尚娃兒呀，一根毛還未長吶！」

令狐爽聽得一瞪眼：「誰？」

「是我呀，我的良人呀，我來爲你修指甲。」

令狐爽急急忙忙跳出大木盆，毛巾擦身只一半，門就被推開了。

諸葛紅笑瞇瞇的走進來：「別羞呀，我們就快是一對夫妻了。」

令狐爽道：「怎說我是和尚娃娃？你偷看？」

吃吃一笑，諸葛紅道：「要結婚等你有了毛。」

她把衣衫取過來，幫着令狐爽穿衣衫。

諸葛紅忽見那件金絲甲，驚奇的道：「這是金絲編的甲衣呀，你怎麼得到的？」

諸葛紅還拿起來在自己身上比大小。

令狐爽取來快穿上，道：「沒有這件寶，怕是早就死掉了，你可千萬別對他人說呀，尤其是花子頭。」

諸葛紅道：「不說，我才不會對人說吶！」

她把令狐爽拖在椅子上，拿起剪刀修頭髮，又把令狐爽的手指足指甲修剪掉。

穿新衣，戴新帽，紮緊褲腿登皮靴，令狐爽頓覺全身好輕鬆，他站在鏡子前面細端詳，嚄，他比那水中花英挺多了。

諸葛紅抱住令狐爽笑笑道：「我的郎啊，你好漂亮，我恨不得同你，同你……」

她轉頭看大床，令狐爽急道：「等呀等呀，等我練好了童子功。」

於是，二人相偕地走到前廳來。

西門風一見令狐爽換了個人似的，那麼的漂亮，那麼的英俊，他的心中在嘀咕。

「娘的，這他娘的得趕快走，走得早了，我的吹花就有希望

了。」

心念間，他衝着令狐爽大吼一聲，道：「休忘了，咱們還有重要事情等着辦，爲甚麼你去了這麼久？」

令狐爽道：「對不起，對不起，洗個澡洗忘了。」

西門風道：「那就帶着吃的上路吧！」

諸葛丹道：「這怎麼行？我們殺猪宰羊了！」

西門風道：「諸葛兄呀吃喝玩樂看情況，如今你莊上也死了人，你身上也帶着傷，咱們怎能吃得下！」

他對令狐爽又道：「小子，開口吧，借兩匹馬咱們帶着吃的去大漠。」

諸葛丹等一聽，大伙吃一驚。

「你們出塞呀，千里迢迢去那種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幹甚麼呀，吃風沙呀？」

西門風道：「天大的事要去辦，你快吩咐他們備快馬，咱們立刻上路。」

一邊，諸葛紅道：「我騎回阿爽的那匹快馬，我已叫他們拉出馬廐來！」

於是，令狐爽與西門風策馬往北而去。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爲甚麼不在大風莊住上一夜再上路？」

西門風開門見山的道：「你不喜歡吹花了？」

令狐爽一聽就笑了。

他這才明白，爲甚麼西門風要走得那麼快。

* * *

二人策馬秦川道，不走大散關，因爲，若走大散關，那就會惹禍端。

那兒開了一家大客棧，兩個魔頭在後院。

當然啦，如今的令狐爽本事大，豈會怕兩魔，八個邪魔他也不怕。

只不過時辰還未到，通天教主夫妻二人怎麼辦？

令狐爽這幾年有思想，不是當年頑皮郎了。

* * *

二人就快過蘭州了，忽的前面跑來十幾個壯年花子，爲首的是一位長老級人物，只一看就知道是池水。

池水乃花子幫的長老之一。

池水見騎馬的二人中，其中一人是當家的，他當路與十幾個花子恭立着。

西門風急問：「找到她母女二人沒有？」

那池水搖手道：「當家的，東西南北分路，各路出發六百人，可是各路都沒有找到呀！」

西門風一急，叱道：「找呀，難道咱們杆上人眞的是餿水桶，不中用？」

池水哈哈笑了。

「幫主呀，雖說未找到小公主與夫人，可是却發現兩件既興奮又好笑的事情。」

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下了馬，花子們圍過來。

那池水笑道：「第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兄弟們打聽出魏忠賢的乾兒子史小豆下落了。」

西門風聽得一瞪眼，道：「太好了，那姓史的十來歲時候，善解魏奸人之意，馬屁拍得巧，他也弄了不少寶，而且……」

池水笑道：「而且他挾東廠之勢也坑殺不少忠良之臣……」

一邊的令狐爽道：「這史小豆必是個王八蛋！」

西門風道：「王八蛋中的王八蛋！」

令狐爽道：「這話怎麼說？」

西門風道：「這王八蛋最看不起窮人了，娘的，他見了花子捏鼻子。」

令狐爽笑了。

西門風道：「這小子在甚麼地方？」

「天水附近的石山裡！」

西門風道：「實際情況……」

池水道：「實際情況知之不多，這小子帶了幾個曾在東廠幹過的殺手養在身邊。」

西門風冷笑了。

令狐爽問道：「甚麼是東廠呀，是不是在東門開了一家工廠，幹甚麼還有殺手？」

西門風道：「你小子當然不知道，那時候你還沒有出生吶。」

令狐爽道：「不知道沒關係呀，你說說，我聽聽，我不就知道了？」

西門風道：「東廠呀，東廠他是……他是東廠嘛，簡單的說，那是魏奸的殺人機關，姓魏的如果不喜歡誰，他就會派東廠的人把他殺了。」

令狐爽道：「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呀！」

西門風道：「小子，天下天天有人無法無天，你少大驚小怪！」

他轉而對池水道：「這件事値得高興，派人暗中盯牢，虛實情況不能漏。」

「是……當家的。」

西門風又問池水道：「甚麼是可笑的事？」

池水道：「有兄弟出了長城走沙漠，半夜裡發現奇景了，哈……」

「甚麼奇景？」

池水道：「有輛大車在大漠飛馳着，趕車的是個女子，有個光屁

股的男子被那女子拴在車後地上跑，哦操，那男的邊跑邊還笑，這他娘的有毛病呀！」

令狐爽道：「不對，不對，是男的駕車拖了個女子在車後跑。」

池水道：「這是兄弟們親眼看到的呀！」

令狐爽道：「我還同這一雙男女對過話。」

池水道：「也許他們高了興，雙方交換也說不定！」

西門風急問：「在那兒？」

池水道：「出了長城很容易找到他們的！」

西門風道：「你們快去找吹花，另外派人盯上史小豆，我把這件事情辦妥以後，咱們收拾史小豆！」

池水十多人立刻閃身在大道邊，恭敬的送走了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

西門風道：「快走，今夜快馬到長城邊！」

令狐爽道：「西門大叔呀，你們又打算搶劫了？」

西門風叱道：「咱們搶來的是良心錢，你不知道，想當年那個魏老奸弄走多少寶，他的乾兒子史小豆，這小子大小統吃弄得更多，他逃到天水躲起來了。」

令狐爽道：「我猜你又要去搬請宇文鳳他們八位大仙下山了！」

西門風道：「我們彼此訂有合同，列有名單，各處打探是我們的事，對陣搏殺如遇高手，就由他們八人去擔綱，你應該早就明白的！」

令狐爽道：「你們花子幫却死了不少人！」

西門風道：「這是免不了的事情，吃燒餅也會掉芝蔴粒，喝水也會被嗆死的，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小子，你說是不是？」

令狐爽道：「你說得很有道理，但我說你全是放屁！」

西門風大怒，叱道：「小子不禮貌！」

令狐爽道：「你們花子幫多少人年輕力壯不幹活，等着機會伸手搶，天下人人像你們，奶奶的，豈不天下大亂弱肉强食呀！」

西門風笑了。

「小子，你又算甚麼人物？大風莊你還不是殺了人？」

令狐爽沉默了！

是的，他是殺了人，他憑甚麼殺人呀！

西門風道：「小子，別難過，該出刀時就出刀，婆婆媽媽的你就會完蛋了！」

令狐爽道：「娘的，我好像走上殺人之路了！」

「哈……」

西門風大笑，令狐爽又問道：「西門大叔，找到了那水中花以後，你打算如何？」

「帶他回百花谷。」

「然後呢？」

西門風道：「告訴百花谷主長孫玫瑰，她不該趕走我的妻女，叫她派人找我的妻女去！」

令狐爽搖搖頭，道：「眞是個糊塗蛋吶！」

西門風道：「你說我糊塗？」

令狐爽道：「你不糊塗難道我糊塗呀！」

「老夫甚麼地方糊塗，你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你把水中花送回百花谷，你的妻女也就不再有責任了，而你，就盡快的找回你的妻女，找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一家人躲起來過幾年平安日子，那才是叫人高興的事情，你還叫他母女去百花谷呀，哦操，你不變成老混蛋是甚麼！」

西門風一聽笑了。

「娘的，到底讀過幾天書的小子，是比老夫有思想，對，我照你說的這麼辦！」

令狐爽哈哈笑了。

他心中在得意，如果老花子再把妻女送進百花谷，以後便是他想接近西門吹花也難了！

單祇那百花谷口的四大女力士，就令他討厭！

* * *

爲了爭取達到目的，令狐爽又有了主意了。

他在馬上對西門風笑笑，道：「西門大叔呀，你應該改改頭，換換臉了！」

西門風道：「改的甚麼頭，換的甚麼臉？」

令狐爽道：「你見過西門阿姨，你的妻子了，是嗎？」

西門風呵呵笑，就好像「三月裏搖扇子……滿臉春風」的道：「她還是那麼漂亮，她還是美得冒泡，哈……」

令狐爽道：「她如果像個叫化子婆娘，蓬首垢面掛着兩串黃鼻涕，赤着一雙光脚丫子，你會不會再喜歡？」

西門風道：「鳳仙是仙女呀！」

令狐爽道：「她是仙女，你是甚麼人？」

「我是她丈夫呀！」

「去你的丈夫，你這模樣呀，祇夠格喝她的洗脚水！」

「我揍你！」

令狐爽道：「你揍不了我，因爲你打不過我，以後你少說這句話。」

西門風聽得一瞪眼，他心中明白，此時的令狐爽，他實在打不過。

令狐爽指着前面，道：「你去

蘭州城，快快找個澡堂子，就像我一樣，徹頭徹尾的洗個澡，我請客，爲你趕製一身新衣裳，理理頭，修修指甲甚麼的，最好身上抹上一斤胭脂油，花露水澆上一瓶在身上，人未到香風先人到，見了鳳仙阿姨，你不伸手呀，她就會往你身上靠了！」

西門風叱道：「你小子沒弄錯吧，我是幹的花子行業呀，我又不是紳士，搞的甚麼名堂！」

令狐爽道：「你多久未洗過澡了？」

「幾十年了！」

「頭髮呢？」

「太長我用刀子割！」

令狐爽道：「算了，你還是把鳳仙與吹花二人送回百花谷吧，娘的，你當花子走火入魔了……無藥可救了！」

西門風道：「至少這表面功夫要做出來，我是幫主呀，要以身作則呀，對不對？」

「對個屁，你打扮得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更令你們花子兄弟有面子，沒有人叫你髒兮兮！」

西門風笑了。

「娘的，你小子好像說的有道理。」

令狐爽道：「你想想，當皇帝的也穿平民衣嗎？那得有個派頭呀，窩窩囊囊誰歡喜！」

西門風道：「好，這一回老夫我就聽你的，把身上的半斤灰泥洗一洗，臭頭指甲也修修，小子，你說過的，爲老夫去買新衣的！」

令狐爽道：「我沒忘記！」

「哈……」兩個人笑着來到蘭州城。

* * *

蘭州有幾家騾馬棧，其中一家是回人開的。

回人愛乾淨，棧房有澡堂子，吃着清眞館的牛羊肉，伙計們穿的都比西門風穿的好看。

如果不是有個令狐爽帶路，人家伙計不一定歡迎西門風這模樣進大門。

那令狐爽走進門，甚麼話也不多說，先塞了一錠銀子在伙計手上。

那伙計吃一驚：「少爺，太多了。」

令狐爽道：「你聽我說話照着辦！」

那伙計笑了：「少爺，快吩咐。」

令狐爽道：「熱水燒上三大盆放進客房裏，會洗澡的師父叫兩個，這其中一人還需會刷洗牛羊的，香水香湯全送上，呶，就他的身材，你去辦上兩套漂亮的衣帽快快的送過來，這銀子多的是你的了！」

那伙計大喜過望，今天來了財神爺。

西門風等伙計去辦事，他指着令狐爽罵大街！

「好小子，爲甚麼還要會刷洗牛羊的來侍候老夫洗甚麼澡的呀！」

令狐爽道：「你老一身陳年老垢，一般師父難洗淨，還是找會刷牛羊的師父來，你就爽快了。」

西門風大嘆一聲：「眞不是個玩意兒！」

* * *

這家掛牌「清眞大騾馬棧」的最大一間客房中，令狐爽高坐在一張欖子上，面前的四方桌子上，四樣炒菜冒着煙，兩壺酒他慢慢的喝，房間的大院前面，排了三個大木盆，回回師父有兩人，兩個人還是大鬍子，祇不過這二人眞俐落，剪刀小刀一大把，香料也有十幾樣。

西門風十分不習慣，却還是躺在熱水裏。

一邊有個大澡板，西門風泡了個全身冒大汗，然後趴在木板上，有個師父動手刷，刷在西門風的身上發出沙沙響，怪了，西門風齜牙咧嘴的閉上雙目直哼哼。

令狐爽笑問道：「美不美？」

西門風仍然在哼哼，令狐爽又道：「美呀美毛扎嘴。」

西門風又是哼，然後笑了。

木板上搓下灰泥一寸厚，用手一抹一大把，大鬍子師父開口了。

「客爺呀，你少去一件內衣了！」

令狐爽笑道：「那身污垢就是衣呀，哈……」

於是，西門風洗了個全澡，再穿上新衣他笑了。

「哈……娘的，有人侍候眞不錯呀。」

令狐爽道：「喝酒吧，吃過以後睡一覺，天亮騎馬關外去找那個發了瘋的水中花。」

西門風愉快的笑道：「小子，你看我是不是好看得多了呀！」

「你年輕十年。」

「太好了，眞想立刻見到我的鳳仙吶。」

令狐爽道：「小子我預祝你們一家三口團圓了，哈……」

「哈……小子眞是王八蛋！」

令狐爽一怔，道：「你老怎麼罵人呀，我安排你輕鬆自在，乾淨俐落，人五人六的一派紳士樣，你恩將仇報呀，哦操！」

西門風笑笑道：「我是代表花子幫兄弟們罵你，你把他們的頭兒快改行了，他們必罵你小子王八蛋！」

令狐爽道：「罵得好。」

西門風反而怔住了：「你欠罵呀！」

令狐爽道：「常言道得好，背後罵人命短，被罵的人活一萬年呀！」

西門風又笑了。

* * *

令狐爽與西門風二人策馬在塞外的大草原上，這一帶已經有人見過兩個男女赤裸的在大草原上瘋狂。

人們就以爲這二人發瘋了。

祇不過令狐爽與西門風二人在這千里範圍的大草原上找了七八天，仍然未找到水中花。

就在這天夜裏三更天時分，忽見一羣五十多隻野狼往南邊狂奔！大草原上這種奇景是很驚人的。

令狐爽就對西門風大叫：「小心！」

西門風在馬上疾馳，手中揮着打狗棒。

這批野狼奔得快，直往遠處漸漸消失了。

不料不久又傳來哈哈笑，那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夜來草原靜，令狐爽立刻抬頭看。

西門風也遙看過去，祇見是兩匹快馬追過來了。

兩匹怒馬上各閃着流電似的刀芒，直到雙方快接近，嚄呀！馬上的兩人光屁股騎在馬背上。

兩人手上均甩着手上彎刀，祇一看就知道是在追殺狠羣了。

令狐爽立刻大聲叫起來。

「喂，水中花呀，可找到你了！」

奔來的兩匹馬上，兩個赤裸男女，敢情正是那水中花與乖乖二人。

二人在月光下見是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那水中花大叫：「別來打擾我們好不好？」

乖乖也叫：「我們好得不得了，你們是不是吃醋呀！」

西門風一見乖乖，叱道：「你這淫女，把一個好端端有爲的青年騙來大漠窮開心呀，可惡！」

他抖着打狗棒，又道：「你的霍郎已死，你應該改過自新了。」

乖乖原本不發火的，但聽了西門風說霍樂死了，她再也忍不住的飛身而起，半空中抖出十七刀，直往西門風狂殺過去。

西門風是甚麼人物呀，他才不怕這乖乖女呢。

祇見他冷冷一笑，舉棒便是那手「一本萬利」。

就聽劈叭聲響起，那乖乖的身上挨了一下重的。

但乖乖不畏痛，旋刀再殺，她拚命了。

一人拚了命，十人也難擋，西門風立刻被逼得跳下馬來了，他舞棒一掄狂打，乖乖的本事大，比之西門風她還是差一截。

她被打倒在地上，光着屁股坐在草地上哭了。

於是，水中花撲過來了。

水中花揮刀欲殺西門風，西門風一聲叱吼，道：「水中花，老夫是要送你回百花谷的。」

水中花木然的道：「甚麼百花谷？」

西門風一聽，道：「你忘了百花谷住的長孫玫瑰了？她是你姨婆呀！」

水中花怔怔的在搖頭，光着屁股走到乖乖身邊。

祇見他細聲細氣對乖乖道：「我的乖，我們回去吧，不同他們吵了，我抱你上馬！」

他果然抱起乖乖，把乖乖送上馬背。

西門風欲攔，却被令狐爽攔住了。

「小子，不能叫他再走呀，好不容易找到他。」

令狐爽道：「老糊塗呀！」

「我怎麼糊塗？」

令狐爽道：「你此刻攔住他，怎麼辦，他一身光溜溜，怎麼進城路上走？」

西門風道：「那怎麼辦？」

令狐爽道：「追去呀，追去他們大車邊，等他們穿了衣衫再出手。」

西門風點頭了。

祇見，水中花與乖乖二人上了馬，緩緩的往遠處馳去，那月光照在二人赤裸的身上，好像是亞當與夏娃，因爲亞當夏娃是光屁股的人。

西門風道：「小子，男女不穿衣衫，你覺得是不是很好看？」

「新鮮！」

「怎麼說？」

西門風道：「因爲人人穿衣衫，所以他們很新鮮，如果這世上人人都不穿衣衫，他們也就不新鮮了。」

西門風道：「你小子看了以後，會不會去想邪念？」

「當然想。」

「小子啊，你已長成人了呀，哈……」

這二人追下去了。

而且一追幾乎近百里，就在一道小溪邊，那兒果然停了一輛大車，一邊升起篝火來，火上烤的是小羊羔，小羊羔被狗咬去一大半，如今又支在火上烤起來。

大車上，兩個男女抱在一起了。

* * *

水中花與乖乖二人本來就是抱在一起的，他們討厭狠羣打擾，才提刀上馬追殺野狼，但此刻來的不

是狠。

此刻令狐爽與西門風二人追來了。

大車上正在「亂七八糟」吶，西門風冷叱道：「眞是一對狗男女！」

大車上忽然靜下來，車內傳出一聲蒼老的吼叱：「他娘的，甚麼人！」

令狐爽與西門風聽得一怔，忽見自篷車帘邊伸出兩個蒼老的人頭來。

令狐爽的眼睛尖，方大叫一聲：「弄錯了！」

西門風仔細看，不由嘿嘿冷笑了。

「我他娘的『媳婦爬上公公床……搞錯對象』，怎麼會山不轉路轉的在這大漠遇上二位了！」

「忽」的車帘掀開來，令狐爽大叫：「小心有毒！」

原來車上不是水中花與乖乖二人，乃是唐河毒王白無忌夫妻二人呀！

怎麼也想不到，這二人也出塞了，爲甚麼？

白無忌已把衣褲等穿上，他老婆婆吃吃冷笑着：「兩次吃了你們的虧，這一回叫你們死！」

西門風道：「這一回西門風不是找你們賢夫婦二位的，這一回咱們不打架。」

他指指大車，又道：「都那麼大年紀了，便是幹那人生大事吧，也不必呼天搶地掀翻天呀，二位，要放輕鬆一點，慢慢的品味才有意思，請吧，繼續你們的好事情，咱們有要事去辦吶。」

白無忌道：「吵了老夫好事，就想一走了之？」

西門風大叫一聲：「快走。」

他當先拍馬往黑暗中衝去。

令狐爽見白無忌一把抓來，他反手一股掌風拍去。

他不打算同白無忌雙掌接實，因爲白無忌是個有名的毒王，他全身上下沾不得。

白無忌嘿嘿冷笑只一半，忽覺一股無形力道挾萬鈞之勢撞來，閃之不及，被那力道撞得往車輪上碰去。

「轟！」

「哎呀！」隨之「啊」的一聲吐出鮮血。

令狐爽已大叫：「等等我喲！」

令狐爽拍馬疾馳，身後面，白大娘氣得大聲罵：「娘的老皮，我們招誰惹誰了呀，這是倒他娘的甚麼楣喲！」

* * *

西門風與令狐爽又追去二十多里遠，已是四更天了，忽見一輛大車在草原上狂奔着，二人急忙追上去，嘿，這一回不會再弄錯對象了。

這一回車後面拴了個人，那人却是水中花，趕大車的換了乖乖，這二人還大叫着。

令狐爽打橫欄，他抓牢兩匹拉大車的馬。

西門風見那光屁股的水中花「呼叱呼叱」直喘大氣，他有些悲哀的道：「小子啊，何苦如此虐待自己吶！」

水中花斜目道：「你是誰？」

西門風道：「你別管我是誰，老夫立刻送你回百花谷，娘的，你拍屁股走了，禍延我的妻女呀，她們何罪，被你那姨婆趕出了百花谷。」

水中花全身一哆嗦，他似乎清醒不少。

「你說甚麼？」

西門風道：「我的女兒西門風吹花與她的娘已被趕出百花谷了，除非找到你回去，否則，這一輩子也休回去，娘的，你可好，在這大漠之中赤身露體，同這個淫娃鬼混在一起，你就不怕你的姨婆火大了把你殺死。」

水中花再一次全身哆嗦。

乖乖大叫：「別聽他胡說。」

西門風怒叱：「你這妖女，還要花樣？眞要百花谷的殺手趕來，把妳碎屍在這大漠餵狼呀，你惹得起百花谷的人嗎？」

乖乖把頭一抬，她拉住水中花，悲哀的道：「好人，好人吶，我要走了，你保重呀！」

水中花木然的道：「我還會找妳的！」

只見乖乖匆匆的穿了衣褲、收拾得宛似少婦出閣般，緩緩的騎上馬。

她再看看令狐爽，又道：「你們兩個我打不過，我認了，我回關內了。」

令狐爽心中有些不忍，這算甚麼呀，拆散一對野鴛鴦，缺德呀！

西門風不這麼想，他對水中花道：「看看，百花谷中美女多呀，你怎麼偏愛上這爛貨，你賤吶！」

水中花木然的道：「賤！」

令狐爽道：「西門風大叔，水中花有些不大對勁呀，莫非着了乖乖的手段了？」

西門風下了馬，他對令狐爽道：「且看老夫手段！」

只見他提了個小木桶，附近小溪邊他提了一桶水，匆匆的過來了。

水中花還在癡呆着望着已快消失的乖乖，西門風一桶冷水澆過去。

「嘩」的一聲，水中花光屁股，這桶冷水澆得他大叫一聲：「幹甚麼？」

水中花的口吻是堅決的，聽的人便知道他清醒過來了，只見他雙

目一厲，再看自己，不由怪吼一聲：「這是怎麼一回事？」

說着，急忙找他的衣褲。

又急匆匆的穿在身上，他的鏢囊與寶劍也抓在手上。

這水中花大爲羞慚的走來，道：「我怎麼變得那一副醜相呀？」

西門風道：「江湖上有兩個淫徒，一男一女，男的叫霍樂、女的叫乖乖，他們是男找女、女找男，你就是被那女的乖乖找上了！」

水中花大怒：「我非殺了她不可！」

西門風道：「你最好別再碰上她，她的手段厲害，一個弄不好，你們又玩上了。」

水中花道：「二位這是做甚麼來的？」

西門風道：「娘的，剛才迷糊呀，老夫就再說一遍，你好生的聽仔細。」

西門風指指關內方向，道：「你生氣出了百花谷，我的妻女倒楣了，被你那姨婆趕出了百花谷，找不回你，她二人永遠也別想回去，小子，你明白了嗎？」

水中花道：「不是明白，是想起來了，我連碰三次釘子，覺得很沒面子，才走出百花谷找個地方自己好好想一想，不料大山中遇上了這女人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她對我百般溫柔，我好像遇到了美天仙，我……以後就跟着她了！」

西門風道：「上馬，快跟我們回百花谷，娘的，我派出花子幫上千人找你們，找了你，還未找到我的妻女吶……」

令狐爽一笑，道：「兩位，你們回去吧，我回賀蘭山八仙洞去了。」

西門風道：「去找四邪嗎？那你就告訴申屠艮四人，就說已經有了史小豆的消息了，且等老夫把這小子送回百花谷，就會前來邀他們下山了。」

令狐爽笑笑，道：「再去打劫呀！」

西門風道：「拿魏忠賢乾兒子的寶物，那就不叫打劫了，那叫爲民除害，哈……」

令狐爽也笑了。

西門風又道：「我看你的本事呀，已不在四邪之下了，娘的，你還拜的甚麼師，龍目珍珠留幾顆吧！」

令狐爽道：「講好了學他們四位刀法的，不能中途而廢虎頭蛇尾。」

於是，三人分道兩南一北的走了。

* * *

令狐爽獨自策馬往北馳，賀蘭山清風谷有個八仙洞，其實仙洞中有名堂，九宮八卦洞才是個十分神秘的地方，九宮八卦洞中住了多少人？令狐爽知之不多。

令狐爽爲甚麼再回來？

他心中有定奪，他決心把獅王齊大天的妻子救出來，他甚至也要把齊大天救出來。

令狐爽不但又回來，他甚至還要把一顆龍目珍珠送給申屠艮！

他明白，自己的功夫可能勝過他們四人，但四人聯手，他就不一定能勝過，因爲他明白，這四人各有絕招，而且絕招也未教過他。

東方東就不會把眞本事傳他。

令狐爽却不能不來，他必須在九宮八卦洞中找機會去打探天魔女長孫明月了。

現在，令狐爽來到清風谷口了，在這時候，忽見遠處有頂軟轎吱呀吱呀的抬過來。

令狐爽就奇怪，爲甚麼有人坐在轎上往清風谷裡來。

令狐爽把坐騎放慢，他也撥馬在山道邊。

於是，那頂小軟轎過來了。

令狐爽抬頭看，看得他猛一怔，軟轎上是位俏姑娘。

這個姑娘眞是美，瓜子臉、芙蓉面，櫻桃小嘴一點點，肌膚白，眼睛大，天生尤物就是她。

令狐爽想不到塞上也有這麼美的好姑娘。

抬轎的一共兩個人，兩個壯漢衝着令狐爽一瞪眼。

令狐爽衝着轎上向姑娘微微笑，那姑娘絲巾半掩面的斜目瞟過來。

兩個抬轎的發了狠，抬着轎子往谷內奔。

一連越過兩條大山溝，不遠處，忽的飛一般的來了一個老怪灰髮漢。

這人不是別人，申屠艮也。

「秦川老怪」申屠艮打手勢叫那頂轎子停一邊，他本人拔身迎上騎馬而來的令狐爽。

令狐爽一見是申屠艮，立刻放聲大笑，道：「師父呀，你是不是等不及了，徒兒我三天路程兩天趕，一天三頓飯我吃一餐，快馬加鞭的回來了。」

申屠艮見是令狐爽，他嘿然一聲道：「好小子，你沒有一去不回頭呀，哈……」

令狐爽翻身下了馬，道：「師父，這是甚麼話呀，學費怎能黃牛呀！」

申屠艮把手一伸，大巴掌伸開來：「小子，拿來！」

令狐爽笑笑，伸手口袋摸了又摸，却問申屠艮，道：「師父，轎上的女子眞漂亮。」

申屠艮道：「喜歡嗎？」

令狐爽道：「喜歡！」

「嘩」的一聲拔出手、一顆龍目寶珠取出來了。

光華畢露中，便是附近山道一邊的抬轎的也驚呼出聲，那美人兒更是張大了眼。

申屠艮哈哈笑，他衝着日光看寶珠，口中讚不絕口的道：「眞是寶物，可與日月同輝呀，哈……」

令狐爽道：「師父，咱們之間已淸了帳，從此誰也不欠誰的了。」

申屠艮道：「娘的，他們三人不會放過你的！」

令狐爽道：「沒關係呀！他們傳我刀法以後，同樣的，我會取來孝敬的。」

申屠艮道：「你大概只取一顆來吧？」

令狐爽道：「因爲我不是個大笨蛋。」

申屠艮哈哈笑道：「王八蛋！」

他忽然指指轎上的女子，又道：「爲了奬賞你，我叫她陪你兩天半。」

令狐爽道：「爲甚麼不是三天？」

申屠艮道：「三天內，兩天半之後，公冶長就會從他的養馬場回來了，他教你功夫呀！」

說着，他對兩個抬轎的招手。

兩個抬轎的過來了。

申屠艮吩咐道：「姑娘抬到二道嶺，你們回去怡紅院，姑娘陪這小子玩兩天，兩天以後來接人！」

兩個抬轎的唯唯喏喏抬着那女的往八仙洞方向去了。

申屠艮舉着寶珠，大笑着向銀川市方向飛一般的去了。

令狐爽却已嚇出一身冷汗來。

令狐爽幾乎壞了大事，因爲他馬鞍一邊掛了兩件兵刄，那是斷腸劍與日月環，這可是獅王齊上天的兵器，如果被申屠艮發現，自己又如何能自圓其說的叫這老怪相信？

一念之間，令狐爽急忙左右看，他發覺半山坡上有一棵老柏樹，柏樹枝葉茂盛，這在賀蘭山還是少見的！

令狐爽急忙把兵器藏在那棵柏樹上，這才大大的舒了一口氣。

* * *

有個抬轎的過來了。

「少爺呀，剛才看走眼了，對不起呀！」

一笑，令狐爽道：「二位，沒關係，你們是爲我們師父辦事的吧？」

那抬轎的道：「咱們是怡紅院的管事，也是……」

令狐爽眞大方，取出一錠銀子塞過去：「收下！」

兩個抬轎的笑開懷了。

令狐爽道：「那位姑娘，她是……」

「新來的嫩雞呀，咱們有規矩，新來的必需送到大爺這邊過幾夜。」

令狐爽一聽，道：「那個姑娘她願意？」

抬轎的一笑，道：「來此的姑娘沒有一個心甘情願的，只不過爲了銀子嘛，不來也不行。」

令狐爽道：「完了以後就下海了？」

抬轎的哈哈笑，他二人齊點頭。

忽的，有個抬轎的低聲道：「少爺呀，那個姑娘美呀，聽說是俄羅斯來的雜種貨，美呀！」

令狐爽道：「甚麼雜種？」

抬轎的道：「是兩種民族在一起弄出來的就叫雜種。」

令狐爽笑笑，道：「你們可以回去了，兩天以後來這兒抬人吧！」

兩個抬轎的齊施禮，只因爲這令狐爽是他們老板申屠艮的徒弟。

於是，令狐爽往八仙洞那邊走去了。

於是，石道斜坡山道上站着一位美姑娘正衝着他吃吃的笑。

令狐爽心中想，這兩天要如何安排呀！

他有些緊張了，因爲這位姑娘笑得迷人吶！

說他娘是個鬼婆，天下的雜種就是比一般人漂亮。

令狐爽笑着站在那姑娘的面前，姑娘反而大笑起來，笑得令狐爽有些莫名其妙。

女的衝着令狐爽吃吃笑，令狐爽被她笑得有些莫名其妙，不由回以笑，道：「姑娘，笑甚麼？」

女的抿抿嘴道：「你今年多大了？」

令狐爽道：「應該我問你才對，你反倒問我。」

他大方的托着姑娘下巴，充當老油條，又道：「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

「哎呀，我的媽，你有二十八呀！」

那姑娘一笑，道：「我很想今年祇十八。」

令狐爽道：「你都二十八了呀，娘的，我以爲你今年頂多十七八。」

「哈……」姑娘笑笑，道：「我們邊疆女子皮色白，祇稍稍打扮就叫你們漢人以爲是小姑娘。」

令狐爽道：「你這就跟我去二道嶺？」

姑娘道：「我陪你睡覺兩天半。」

令狐爽道：「姑娘，你知不知道，二天半以後你就下海當妓女了。」

「當妓女呀，我知道，我的人已賣給怡紅妓院了。」

令狐爽道：「姑娘，你好像不在乎。」

姑娘一笑，道：「我是女人呀，我能有甚麼辦法？」

令狐爽道：「我如果放你走？」

「我不走，因爲我走到天邊也逃不出虎口。」

她反而摸摸令狐爽的臉頰，笑笑道：「告訴你，我已是轉了幾手才來到銀川市。」

令狐爽道：「老油條呀！」

姑娘道：「唉，人口販子呀，他們會殺人的。」

令狐爽一聽，也似無奈的道：「姑娘，我實在沒工夫同你去二道嶺大山洞，我看你還是走吧！」

姑娘一怔，道：「你是第一個不喜歡我的男人。」

令狐爽道：「妳走吧！」

「我不會走的。」

令狐爽道：「妳不想自由？」

姑娘搖搖頭，道：「他們會殺了我，也不會放過我父母小弟的。」

令狐爽道：「你還有家人呀！」

姑娘道：「每個人都有家。」

令狐爽默然了。

他就沒有家，他本來是有家的，家在虎牢關，祇因宇文鳳偷走了他爹的銀子，害得他一家人困在虎牢關，一夜之間全完了。

* * *

二道嶺就在八仙洞附近，那地方有一處大山洞，山洞是人工開的，洞深五丈，內設洞室，若有人找申屠艮四人，這兒就是會客室。

現在，令狐爽與那女子走入洞口了。

這兒地上鋪的乃是厚厚的羊毛氈，一邊石台上放的是瓜果肉乾，還有美酒兩壺。

洞室好像由人特別佈置，帶着幾許溫馨的意味。

那位姑娘臉露高興，忽的投入令狐爽的懷中。

令狐爽不防這一招，立刻被她放倒在地。

令狐爽欲叫，嘴巴上已被女的吻上了。

令狐爽發覺這女子眞厲害，一邊吻一邊咬，這與諸葛紅的就不一樣，有那麼一點像豬吃饃發出「嘰喳」聲。

令狐爽有點不爽了，這他娘的不就是喧賓奪主嗎？便是發動攻勢吧，也該男的先呀！

令狐爽突然雙臂猛一推，像推個元寶似的把姑娘推滾一丈遠，他挺起身來了。

姑娘不但不驚叫，哈哈笑的站起來了。

這姑娘起來脫衣衫，一邊脫還一邊扭，扭得眞好看。

令狐爽就張大了眼珠子看，張口結舌不動顫。

這姑娘衣衫一共有四件，脫了上衣脫下面，令狐爽的心也在往口腔彈，他自己也聽到咚咚聲。

女的赤裸了，發覺她的毛還眞不少，是黃色的。

令狐爽心想：「雜種姑娘大概就是這模樣。」

女的很會扭，腰肢蠕動着，四肢上下舞，然後繞着令狐爽打着轉。

令狐爽幾會見過這種脫衣舞，他忍不住的道：「你叫甚麼名？」

「脫尼瑪。」

令狐爽大怒，一挺而起，吼道：「妳怎麼罵人？」

「我叫脫尼瑪！」

令狐爽道：「甚麼？妳叫操你媽？」

「脫尼瑪！」

令狐爽怎知塞外許多俄國女，他實在不大感興趣，便對這脫尼瑪道：「穿上衣服吧，我送妳去個地方。」

脫尼瑪一聽，立刻問道：「你不喜歡我？」

她發怔似的又道：「許多人喜歡我的，除了你一個。」

令狐爽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一張就是一百兩。（未完・廿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上文提要：金陵「太平鏢局」主持人唐耕心接到一樁押運官銀的鏢，因爲數量龐大，又在接手後風聞黑道高手欲劫鏢，便與好友「一瓢書生」顏學古訂計……鏢銀上路不久，便遇十三蒙面人劫鏢，搬上船運走；不料又有畫花臉的劫匪黑吃黑，但是他們搶走的却是石頭；第三批乃是一女子領着四婢女，從唐耕心手上搶去空車……

淑女報恩暗護鏢　轎藏師兄避追殺

「大概如此！」唐耕心道：「如我沒有猜錯，姑娘身上應有一張『撫夷局』收到鏢銀的收據！」

「你這人也太自信了！」女郎咭咭地笑着道：「你是怎麼會想到這些？」

「因爲我已知道姑娘的身份了！」

「你……眞的知道？」

「當然！」

「既知我的身份，又怎會以爲鏢銀會在『撫夷局』庫中，而我手中會有一張收據？」

「根據一些事實及記憶。」

「你是何時知道的？」

「第一次應溯自五六年前，在黃山絕峽中，姑娘練輕功失足而昏迷，在下適逢其會救醒了姑娘。第二次却是姑娘在途中蒙臉劫鏢。」

「是那時認出的？」

「是的！」唐耕心道：「在下與姑娘動手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姑娘雖然蒙了臉，但頸部却時而露出，因而在下看到妳的結喉左側有一顆痣。」

姑娘一震，道：「你可眞是心細。請問此處有痣，是吉是凶？」

唐耕心道：「女人此處有痣上上大吉，但正中央即結喉處有痣則凶。由於六年前在下在黃山救姑娘時已看到那顆痣，所以在下認出是妳，也不以爲姑娘不認識唐某，既然認識，應不會恩將仇報。」

「即使不會恩將仇報，又怎知我會送往『撫夷局』？」

「記得妳在劫鏢時曾說過這幾句話『唐總鏢頭，我是勢在必得，要不，可就更麻煩了……』」唐耕心道：「我當時問妳這話何意？妳說『不久便知』，事後把這些話及其他情況加起來印證，也就……」

「就那麼肯定？萬一猜錯呢？」

「以姑娘的學養和素行，此番劫鏢應是報恩行動！反之，姑娘不出手，也許仍有失鏢的可能！」

連蓮却不這麼想，只有她知道，爲甚麼龍三明知她得了鏢而不搶奪。此刻，她終於扯下了面罩。

六七年不見，她出落得更美更成熟。她不是美得無可挑剔的女人，却絕對是個女人中的女人，後者也許比前者重要多多。

她道：「不錯，我是來報恩的，把收據送給你的。」

「大德不言謝！」

「一報還一報，你不必謝我！」她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連蓮？」

「這要作兩點說明。」唐耕心道：「第一，武林中如此年輕而身手高絕的姑娘很難找出第二個。其次，妳上次用迷煙迷倒我，不已證明妳正是善用『翠袖添香』的『一段香』連蓮嗎？」

「一段香」連蓮雖是名噪武林的俠女，在這情況下仍不免侷促不安。

其實「一段香」連蓮昔年在黃山練輕功失足昏迷，當唐耕心救她時，她已醒來，且看清了他的人。他的人品好，却不知他的心術如何？故佯作未醒而試他。

結果唐耕心沒有使她失望，確實作到了「不欺暗室」的境界，正是一見傾心。但那時她才十八歲，一個少女對一個男人傾心，不便主動，一直在找機會。

如果不是因爲她對他一見傾心而和他搭訕，十分簡單，由於自己先已築起一道矜持和禮教的藩籬，即使交臂而遇，她都不敢和他說話。

這就是男女之間相對的大勢。找機會竟找了六年之久，淑女和非淑女的差別，大概也就在此吧！

「喏！這就是『撫夷局』的收據……」她把收據遞給他，道：「萬一你估計錯誤，我來不及救你，你豈不已經吊死了？」

「妳該相信，這根繩子還吊不死我，而我信任自己的預測。」

「那個劫鏢的匪徒，發現是數十箱石頭，他爲甚麼不繼續追踪？」「一段香」連蓮道：「他爲甚麼不攔截我？」她的眉宇間有重重隱憂，甚至這幾句話也是言不由衷的。

「這我就弄不清了！」唐耕心道：「可能是懾於妳的威名，也可能是崇拜妳而不願與妳作對吧！」

連蓮未說明他猜的對不對。但在神色上似乎已作了答覆，道：「貴局五、六年來一直未出岔錯，在出事的頻率來說，仍然優於另外幾家……」

「連姑娘……」唐耕心陡然一震，吶吶道：「關於這一點，我終於找到答案了……」

「你……你找到甚麼答案了？」

「這六年來，莫非是姑娘暗中保護本局的鏢車？」

她踱到窗前，喃喃地道：「保護談不上，記得有三次匪徒正要下手，我在前鏢車插上我的信物……」

她的信物是洋金打造的乾枝梅。

「另有一次，劫匪在林中守候，那是你們鏢車必經之途，我以信物射在他們身邊樹幹上，把他們嚇走了……」

* * *

「血猴」龍三在獨酌，神色十分蕭索。

他的外表看來很不錯，可以說和唐耕心及顏學古都差不多，爲甚麼混了個「血猴」之名？

並非他的樣子像猴子，而是他的拳掌及劍法都加上一個「猴」字，如「猴拳」「猴掌」及「猴鐝」等等，猴子不論攻或守，都以靈捷見長，動作快逾閃電。

至於「猴」字之上加一「血」字，自有手段毒辣的意思。

他出自名師門下，文事武功都有所成，只可惜最重要的一項——品德，他却欠缺。

他此刻乾了一杯酒，喃喃地道：「顏學古，你也別怪我！古人說：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寇；貧富並兼，雖臯陶也不能使强不凌弱……」

人影一閃，門外已站定一人，冷冷地道：「你殺人劫鏢的理由是『飢寒並至』還是『貧富並兼』？」

「姓唐的，你永遠也不會知道理由的！」

「這麼說，你坦承殺死我友顏學古和他的部下了？」

「當然！他騙得我好苦！」

「所以你必須付出幾倍的利息……」

「姓唐的，你就是不送上門，我也會去找你的！」

「爲甚麼？」

「在你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會告訴你的！」他站起來，抓起桌上的點穴鐝。

「龍三，聽說你來自武林高人門下，爲何如此殘酷？」

龍三的答案是一招凌厲的攻擊。他的人雖不正，武功來自方家門下，却是堂堂正正，八面威風。

唐耕心剛剛破解此招，又是一招「魚龍衍變」，顧名思義，更是變化萬千，不可臆測。唐耕心掄劍一挑一撥，「嗆」地一聲，此人的膂力也毫不遜色。

這樣一個練武奇才而淪落到這地步，唐耕心既惋惜又痛恨。

龍三招招殺着，如此出招，必有深仇大恨。不錯，他自有勢不兩立的理由，只是唐耕心目前還得不到答案。

七十招內，唐耕心居然沒有得到半點便宜。

「你是甚麼人？」龍三狠聲道：「竟能接我七十餘招而不敗！」

「我也要在你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再告訴你！你必能死而瞑目！」

再拚七十招，幾乎還是沒有較顯著的起落。龍三一向自負，就連他的老子(也是他的授藝師父)，也不能否認他是個練武天才，儘管他的老子對他的行爲也不以爲然。

龍三驚怒而又惶惑，一個鏢頭有此身手，他不信也無法接受，因此終於不得不用老父再三告誡的，不到生死關頭不可濫用的三絕招——「陽關三疊」。

唐耕心知道對方要下煞手，全神貫注，接下狂猛無儔的第一招。他的悸震不言可喻。此刻第二招又挾風雷之勢而下。

「嗤」地一聲，唐耕心後腰上衣衫被鐝挑破半尺長的裂口，而且傷及皮肉。

唐耕心不能否認，這是一門奇學。可想而知「一瓢書生」顏學古祇怕一招也接不下來。

其實，「血猴」龍三並未用這「陽關三疊」來對付顏學古，唐、顏二人的差距就有這麼多。

忽然眼前光團流瀉，有如絕崖上墜落而炸開的冰屑在强光下所造成的眩目景象。

因爲這正是「陽關三疊」最後一招，「刷刷刷」！唐耕心的胸衣、褲腰及肩衣三處衣衫裂破，血水溢出，而且小腹上還被踩了一脚。

這一脚使他的腹內像是起了火，口角溢出血絲，不禁稍一怔。人在遭受重創時都會如此，就算高手也不例外。

僅是這一瞬之間，他的左臂下及胯骨上又各挨了一拳及一脚。人類所能負荷的打擊力幾近飽和，唐耕心的身子飛出。

龍三嗓中發出恨極、怒極或勝券在握的怪叫，人也如箭射到。在唐耕心的身子似落未落，即將着地時，一鐝戳到。

龍三與唐耕心有勢不兩立的理由，絕不留情，這一鐝精準地指向唐耕心的「靈台」要穴。

就在這時，屋上傳來一聲掩住口的女子驚呼聲。但這是生死關頭，二人都未受這驚呼的影響。

就在這血搏將近尾聲時，唐耕心落地的速度忽然加倍，背部一着地就一翻滾，鐝在地上戳起一蓬泥塵，捅了個洞。

但在這一瞬間，局面立刻改觀。唐耕心的劍光乍閃，帶着滿腔仇恨掃過了龍三右腕，一隻手和手中的鐝隨劍飛出。

龍三被這景象震懾而發出厲嘶。一個高手失去了右手，這漫長的歲月如何熬下去？

唐耕心也楞住了，事實上他這一劍只是人在危急中的一種本能反應，絕未想到會有此效果。所以見手與鐝飛出，他也驚叫了一聲。

雖然爲友報仇，殺人也在所不惜，却不會零碎磔死敵人。唐耕心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就是『雪裏紅』……」

就在這時，龍三撿起斷手和鐝已上了屋面。身子雖有些不穩，速度仍快。唐耕心不想放過他，必須爲老友復仇。

他追到屋面上已不見了龍三，只好循着血漬追下去。他一邊觀察血漬一邊追人，躭擱時間，處於被動，追出鎭外，却見一乘小轎緩緩而來，龍三已不見人影了。

唐耕心道：「轎中可是連姑娘嗎？」

「是的。」

「連姑娘可曾看到一個斷手負傷的人經過此處？」

連蓮道：「好像有個人往那邊奔去，是在相距三五十步的小徑上看到的，所以看不清楚是誰！」

「他就是劫我鏢殺我好友的『血猴』龍三……」

「啊……原來是他！唐大俠還不快追？」

「我是要追，連姑娘，事了之後，可否約個地點見一面談談？」

連蓮冷淡地道：「聊甚麼？有甚麼好聊的呢？」

唐耕心道：「承姑娘援手，大德不忘，總要向姑娘表答一番意思……」

猶豫了一會，連蓮道：「好吧！老時間、老地方……」說畢，小轎如飛而去。

老地方是指黃山那個絕峽，老時間是九月初八，弦月之夜。以前想起那地方及昔年的情況，並沒有特殊感受，但自知道那女郎即爲武林奇女子「一段香」連蓮時，這感受可就完全不同了，何況連蓮暗助報恩，也不能說沒有情意在內。

他回頭望了一會，立刻又向相反方向追去。

如果他稍稍留意一下，剛才站在小轎之前，應該可以看到轎底「嗒嗒」地滴着鮮血。

＊　＊　＊

黃山雖不在五嶽之內，但登過五嶽的人却說，論氣魄、瑰麗以及峯巒之奇，五嶽也有所不及。

這次到黃山，心情又自不同，老友爲他而死，雖殘敵一手，這仇報得還不夠徹底，將繼續追踪。而這次來見連蓮，心情十分微妙，報恩或報仇，都不偏廢。

事實上到黃山來也是踪仇的順路。

這峽谷對他太熟了，儘管殘月在天，秋意瑟索，他的內心却是熱的。

到達絕峽中，景物依舊，却不見人。當然，姑娘不會來得太早，他有耐心等待。

這兒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感。但他等了很久很久，一直不見人影，來時殘月中天，此刻快要落了。

「她會耍我？應該不會這樣對待一個報恩的人吧……」

有一點他很困惑，和龍三決戰時，她似乎在一邊窺伺，且發出驚呼，到底是爲他還是爲龍三驚呼？

他越等越不耐煩，除非她發生了甚麼意外，沒有理由爽約，直到

他在一塊岩石上發現一塊小石壓着一封信時，才憂喜參半地打開唸着：「……家師待我如己出，他老人家只有一個兒子，那就是龍三……」

唐耕心陡然一震，天下居然有這等巧合的事，她居然是龍三的同門師妹。

「龍三劫鏢殺了唐大俠的好友，我不能阻止你報仇！正如很久以前，家師要求我將來嫁給龍三，我也答應了是同樣無可奈何的事。但遇上你之後，我知道那太輕諾，也太草率。如果你未殘他一手，你我或有可能，而現在，即使我能說服你向家師道歉，祇怕家師也不會接受，因爲一個練武者失去右手，比死亡還要殘酷……」

殘月快落了，此刻四周的景物，滿目蒼涼，與來時迥然不同，他兀立在料峭的夜風中，要不是衣袂飄飄，可能被人當作一個石像呢？

正是：子期不在伯牙往，高山流水空斷腸……

＊　＊　＊

曾幾何時？他們還在小酌中研究走鏢定計的細節！如今老友顏學古及一干心腹部下墓木已拱，墳上野草盈尺。

唐耕心上香跪拜已畢，夕陽餘暉下來了一人，正是「鴿子」筱飛。只點點頭，十分冷淡。他提來一個大食盒，一一擺在石桌上，然後跪拜，伏地悲慟。

唐耕心也流了一陣眼淚，好一會他才勸筱飛道：「筱兄，人死不能復生，好在我已斷了龍三右手！」

筱飛漠然道：「少莊主和部下十二條人命，只換了龍三一隻右手。筱某有個感想，他的一隻手太貴，我們少主和屬下的命太賤！」

唐耕心好像嗆了一口冷風，道：「筱兄，並非爲顏兄及其弟兄報仇就到此爲止，而是斷手的龍三跑了，我未追上……」

「但願如此……」收拾了奠品回頭就走，但又停下道：「十二具遺體中的十一具全找到安葬，只有我們少主的沒有……」

「甚麼？顏兄的遺體未找到？」

「不錯！」

「這不是學古兄的墳墓嗎？」

「石碑上不是明明有『衣冠塚』字樣……」說完就走了。

「筱兄……」唐耕心也不怪他，顏學古爲他出力還送上一命，「一瓢山莊」中的精英全失，他不能辭其咎。他追上道：「筱兄，當時你是否看到學古兄失招被殺，他中鐝的部位在何處？」

「好像在『膻中穴』……」

「這……」一個人雙足陷入爛泥中，又因劍也刺入泥中而爲一高手所逞，攻擊的又是死穴，那會有存活的機會？

唐耕心怔立在黃昏殘照中，筱飛已經去遠了。

顏學古的遺體不見，絕不會是龍三帶走，這是沒有必要的，如被野獸拖走，也不會正好拖走顏學古的遺體，況且也會留下野獸的爪印。

唯一的可能是他沒有死，帶傷忍痛離去，或被人救走。當然，由於龍三恨透學古兄設計騙他，使他徒勞奔波而把他的屍體丟入河中洩忿也有可能。

爲了這想法，他特地到出事地點查勘地形，以及爛泥中留下的足印，只可惜由於漲潮退潮，多數足印及血漬已幾乎湮沒。

他計算當時的潮汐和水流而往下游去找，以及詢問住在河邊的人家，却沒有一點頭緒。

唐耕心雖然心情惡劣，却下定決心要先找到顏學古的遺體，然後再繼續報仇。

他在一個小鎭上投宿，由於太累，才一更稍過二更不到就上床入睡。但却被不很大的聲音驚醒。

一柄匕首上戳着一張紙條釘在桌上，他雖驚奇，但不意外，因爲龍三絕不會就此罷休的，條上很簡單地寫了兩句話：三更有個絕世高手來找你，請於二更前離此。

具名落款和稱呼都沒有，但自筆蹟上可以看出是女人寫的，潦草中不失娟秀。

誰要來？龍三的親人，十之八九如此。爲了顏學古的死，他負疚頗深，所以決定不走。

在三更以前，他養精蓄銳，使體能保持最佳狀態。

警告的是誰？連蓮？可惜他一直未見過她的筆蹟。這是十分可能的。

三更稍過，院中有人低聲道：「唐耕心，跟我走吧！」

「尊駕何人？」

「『鎭八荒、踏雪無痕、大羅散人』龍潛門下大弟子辛南星！」

心頭一凜，他不能不承認，「神行太保」辛南星確是一大勁敵，就以幾個大門派掌門來說，也非敵手。

這等人物找上門，如果不談凶險，却也是一件十分光榮的事，不夠份量的對手，唐耕心不會親自出手。

「原來是辛大俠！」

「閒話少說！你可敢跟我到陰陽壁上與辛某一決高下？」

「唐某沒有不敢的事，想必大俠爲龍三之事而來，試問如辛大俠是在下，有人劫鏢不成而殺你的好友，辛大俠又該如何？」

「滿狗的鏢銀，人人劫得，爲滿狗作走狗者，人人殺得！」

唐耕心道：「辛大俠，朝代更替，與氣數有關，明末宮廷腐敗，佞臣當道。所以『推背圖』第三十二卦象有讖云：馬跡北闕，犬嗷西方，八九數盡，日月無光。」

「圖中有一闕門，門內有一馬。」唐耕心又道：「闕內一馬，即『馬跡北闕』是個『闖』字，暗示李自成陷燕京，『八九數盡』，是指八加九得十七，指明之十七世。『日月無光』表示『明』之熄滅。」唐耕心又道：「辛大俠乃高人門下，不會不讀這千古奇書。」

辛南星冷笑道：「唐耕心，你既然研究過『推背圖』，風角鳥占、星象卜卦之類，自然不在話下，你不妨爲你自己卜一下，今夜可能逃出生天嗎？」

唐耕心道：「個人的未來休咎，唐某從不放在心上。」

「那麼我們走吧！如果唐大俠認爲那陰陽壁處本人已預作埋伏，你可以另行指定地點。」

「就是陰陽壁吧……」

* * *

陰陽壁是距此十里外山中一處峭壁，壁下是河岔。石筍巉岩遍佈，雖只三十丈左右高度，由於大部份壁面都是刀削般的大廝石，寸草不生，所以此處常作爲尋短及對決之地。

敢到此處來對決的人，對自己的技藝自然都有充份的信心，而此處險峻的主要原因是，外高內低，也就是越靠近絕壁邊緣處越低，形成斜坡。

即使是高手來此，也不禁怵目驚心。

辛南星約四十左右，成名已十五年以上，素行自不會像龍三那麼荒腔走板。

「唐耕心，你斷龍三師弟之手用了多少招？」

「約一百五十招左右。」

「好！」辛南星冷漠而自負地道：「如果我不能在一百二十招以內勝了你，就算一百二十一招勝了也不算，咱們改日再戰！」

「辛大俠的豪氣令人敬佩，只怕僅是知己而非知彼的評估！」

「亮劍吧！」

開始不久，唐耕心就相信辛南星不是一個狂妄吹噓的人，幾乎一出手，三五招內就發現，這是一個罕見的高手。

他的攻擊方式不同，虛實多變，奇正無常，比之龍三更上層樓，成熟中有一種莫測的機變。

辛南星的想法和他略似，他一直以爲武林中的年輕高手都在他的師父「鎮八荒」門下，現在他不但驚奇，也自悔膚淺。

因爲唐耕心還比他少十歲左右。

他們在這種絕地對決，事先又未通知別人，居然有人覬覦，還是個少女。

他們在百招之內就精粹盡出，一個想在一百二十招之前達到目的，甚至更前些；另一個不但想拖過一百二十招，甚至在一百五、七十招內小勝此人。

平心而論，唐耕心不能不承認，他勝對方的機會較少，除非對方臨時疏忽出錯了招，而一流高手發生這種事的機會也不多。

越是接近一百二十招，雙方越緊張。現在已近一百一十招，唐耕心體會到有生第一次的無儔壓力，和龍三力搏時，他還有充份的信心，但現在他幾乎只求能搪過一百二十招，辛南星就會停手而再訂期約戰。

有此念頭，已經落了下風。他當然不是貪生怕死或是個輸不起的人，而是爲好友復仇，重責在身。

還差兩招就是一百二十招，而辛南星也卯上了十成十的內力，施出師門所傳的續命絕招「招蜂引蝶」時，瞬間，唐耕心移轉五個方位，衣上已添了四個裂口，肩頸處還挨了一掌。

此刻他只知道寧死不輸，那怕在一百二十一招上被擊斃也在所不惜，一定要捱過一百二十招這個大限。

這絕招對唐耕心造成的危機和創傷，並不是絕對的，因爲唐耕心也掃了他一腿，正中腰腹之間。

只不過唐耕心負傷加上全力掃出一腿，由於壁邊坡度大，又是碎石遍地，重心一個不穩，打個跟蹌，此刻距絕壁邊不過一步半左右，而一百二十招只差一招。

由於雙方目前相距三步以上，唐耕心跟蹌一下，辛南星中腳後退，要攻擊必須重整旗鼓，作最後一招的決定性一擊。

要不是辛南星在這緊要關頭上挨了一腿，他已經達到一百二十招內戰勝唐耕心的目的了。

這麼一來，辛南星已失去了一鼓作氣，乘勝追擊的優越條件，這最後一招實無把握一擊成功。

絕對的勝利——不失招的美夢已碎。當他再次撲上時，唐耕心掄起長劍的右臂突然失去了速度，本應及時擋住對方一掌，由於這一滯礙而被擊中左胸腹之間。

坡度大，碎石多，站立不穩，唐耕心連退兩步，翻身墮下陰陽絕壁。

有此結果，連辛南星也大出意料，他愣了一下，突然有所憬悟，掃視一匝，漠然道：「是哪一位多事？」

坡上岩石後突然站起一個三十來歲，一臉油光的和尚，緩緩走近，笑笑道：「是我大空……」

「大空師傅也未免太愛管閒事了！」

「怎麼？貧僧爲辛兄除去殺傷令師弟的仇人，沒個『謝』字，反而落了一身的不是？」

「本來如此，一百二十招眨眼就到……」

大空和尚大聲道：「辛兄眞以爲一百二十招內能擊敗他？」

「辛某在接近成功邊緣時挨了一脚，就已經無法達到目的，但必須儘一切可能，試試看能不能在一百二十招內使他失招？」

「辛兄，這又何必！何況他又是殘龍三的……」

「這是本門的私事，大師多餘操心了！」

大空冷冷一笑，道：「好心變成了驢肝肺。辛兄，算我表錯了情！不過，照剛才的情形看來，辛兄要徹底擊敗他，只怕……」

「那是辛某個人的事，辛某雖是爲師弟尋仇而來，却無意以暗算的方式取勝……」

「這麼說是我大空上不了大枱面了？」

「辛某找他，如能擊敗他，至多也不過殘他一肢，因師弟原本理屈在先，大師以你的成名暗器『輪廻刺』傷他的右臂關節在先，我才得手的，傳揚出去，我辛南星算甚麼人？」

「貧僧也希望知道辛兄是甚麼人？」

「至少辛某不是小人！」

大空綽號「花花如來」，顧名思義，其素行可知，但他雖然不守清規，屢破色戒，却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不主動採花，所以還不能算是採花淫賊。

大空狂笑一陣，道：「辛南星，龍三劫人之鏢在先，唐耕心的好友在後，唐耕心爲友復仇，誰敢說不對？依我看你爲龍三報仇就師出無名，你是甚麼人也就不問可知了……」

辛南星反唇相譏，道：「不知你們寶刹弘法寺又是個甚麼去處？」

這工夫二人言來語去，各不相讓，另一邊岩石後却有一個女郎，她含淚悄悄退走。

她來此投奔她的兄長，但却遲了一步。適逢其會，在暗中看到了唐、辛二人對決，一個是爲友復仇，一個是爲師弟找場。

這女郎在暗中從頭至尾看到，她此刻最恨的不是辛南星，因爲他尚能有所不爲，可恨的却是大空和尚。

她繞出很遠，來到陰陽壁下，找了好一會，忽然發現了一個奇特而絕對出乎意料的景象，那就是唐耕心在一輛篷車中，車篷碎裂，連篷內的底座都被砸裂，但是，一試心脈，居然一息尚存。

這怎麼可能，任何人都不會天眞地認爲，人自壁上墮下石筍、巉岩密佈的河灘上而能不粉身碎骨的。

人不死是奇蹟，又怎會在一輛篷車之中？女郎是絕對想不通的。現在當然還是救人要緊。

* * *

「生死有命」這句話固是老生常談，但有些事如不歸咎於命運，就無法解釋了。

從陰陽壁上墮下，且身上中了數掌，又被「花花如來」大空和尚細如牛毛的「輪廻刺」暗器所傷而能不死，不是異數是甚麼？

更絕的是，他落在一輛因山洪爆發，冲入河中的大篷車上，此車到了陰陽壁下因水退而擱淺在石筍巉岩之中。他的身子就正好落在篷頂之上，把竹製車頂砸散，落入車內，又把車底座砸碎。

當然，這是女郎把他救醒後聽他說的，而且在墮落時還勉强施展提縱術，使落下速度減到最低，才能有此結果。

女郎二十歲，却沒有一般黃毛丫頭的稚氣，身邊還有位乳娘照料，很美，唐耕心以爲，應比連蓮還高一籌，似比連蓮更老練些。

只是連蓮在他心中所佔的份量是無與倫比的。

女郎自稱姓燕名妮。她的身手不弱，若非她和乳娘輪流運功爲他療治，護住了心脈，他是活不成的。

「唐大哥，你的眞正仇人是『花花如來』大空和尚，如不是他那細如牛毛的『輪廻刺』暗器，你的右肘就不會因突然失力而滯碍才會被對方得逞，所以你沒有輸！」

「大空的確卑鄙可恨……」唐耕心道：「但我輸了！」

「可是一百二十招以前互有輸贏呀！」

「不，我失招比他多些。」

「唐大哥，你可知弘法寺是個怎麼樣寺廟？在甚麼地方？」

「噢！不遠，距此不到百里。」唐耕心道：「燕姑娘問這箇幹甚麼？」

「我只是聽人說這弘法寺好像不是個正派寺廟！」

唐耕心道：「廟不大，但很有名，那是由於住持了塵在武林中甚有地位之故。而弘法寺名聲不佳似是由『花花如來』而起。」

燕妮道：「如果住持了塵是個正派出家人，廟中怎能容得大空這種人？」

「這話也對！」唐耕心道：「姑娘救我，大德不言謝，唐某會銘記在心，但姑娘千萬不可招惹這兩個人，尤其是『花花如來』大空和尚。」

「不會的，唐大哥，我一定聽你的話，請好好安心養病。」

「我會的，由於傷得太重，只怕短時間內無法復原！」

「大哥的脾與腎可能都受了傷，所以我要去採幾種罕見的藥。」

「燕姑娘入山採藥我怎會放心？」

「黃山我很熟，因為過去常去，大哥放心，只是在這半月之內，大哥要聽乳娘的話進飲食，有事就支使她，不必見外……」

臨去時主僕二人在大門外私語，乳娘道：「小姐，妳這是何苦？太冒險了呀！」

「我等不及，再說我……」

「我知道妳早就崇拜他，那也要慢慢來呀！」

「不能慢慢來，」燕妮冷峻地道：「妳知道我的脾氣！」

「萬一落入那賊子之手……」

「不會，咱們的計劃還不錯，應該能順利進行，達到目的。」

「小姐，我總是不放心，再說，我們應該找的是龍三才對。」

「一步一步地來，乳娘，我去了！別忘了時間。」

「不會的，小姐！」

* * *

弘法寺距鎮的確不遠，甚至前面山坡上還有五七戶農家，散居於一里方圓之內。

弘法寺的規模不大，也無廟產，五六個僧人不知以何維持生計。

這六家農戶的最後一戶，也就是距弘法寺前門最近的一家，不知何時遷來一個年輕貌美的小寡婦。

也有人說還是一位黃花大閨女哪。

此刻，夕陽西下，黃昏殘照十分絢麗，景色美加上心情好，「花花如來」在山道上踽踽獨行，還輕哼着出家前所常哼的風流曲牌呢。

他有自知之明，除了一身袈裟和一顆禿頭，他的心比俗家百姓還要俗上千百倍。

他邊走邊想：師兄眞傻，想魚肉却不敢吃，想粉頭又不敢就，那種既想又怕的尷尬相眞是既可笑又可憐。

當他來到這最後一家農戶屋後時，又聽到那清脆而又俏皮的驅使牲口的聲音。

他在街上見過這小寡婦三次，只是他穿的是文生公子裝，他自信打扮起來挺瀟洒哩。

他的心情好，主要是為了這件事。

為了聽這「吁吁」「號號」的驅牲口聲而佯作出寺辦事，還未到鎮上就折回來，有時來回走幾趟也聽不到，因為農家不可能每天都磨粉。

「號……號……」聲是要牛走動或快走，「吁吁」聲是要牲口停止。

有所謂「懶牛上場屎尿多」，（上場是指拉磨或拉車），所以女主人的「號號」聲也最多。

其實大空喜歡聽這小寡婦的任何聲音，不僅是「號號」和「吁吁」聲，就像她穿任何衣裳都一樣地好看，儘管她穿的都是土布衣衫。

大空有一套「行頭」，包括一頂烏溜溜的假髮，一襲絲質寶藍長衫、褲和粉底緞鞋，他穿戴起來自信相當英俊，也曾穿這套華服在小寡婦面前晃來晃去過。

現在，他的腳步慢下來，緩緩走近小寡婦的後窗外，這個窗內就是磨坊。

他此刻只能慢走却不能停下，以免別人看到疑心。有所謂「寡婦門前是非多」，而他目前又是出家人打扮。

「號……號……」磨坊中又傳出她的聲音，多麼悅耳。一個男人如果迷上一個女人，甚至以為她走過的脚印都是香的。

磨坊內一邊「號……號……」地吆呼，一邊傳來用羅（孔小者為羅，大者為篩）羅粉的「嘩嘩」聲。

輕輕一竄就抓住後窗窗櫺向內望去。磨坊很小，磨道內散發出來牛糞味，牛在緩緩拉動石磨，磨道上已有幾灘牛糞。

目前這氣味對他一點也不會有影響，因為他的目光粘在小寡婦的身上，烏黑細柔的青絲在腦後留了個髻，海青藍細布褲褂滾着月白色的邊。衣衫雖不合身，仍可隱隱看出玲瓏的身材。

大空每月到徐州去找小粉一次，她是個頗具姿色的「半掩門」，能十足表現青春的野性，他就喜歡小粉這一點。

只不過小粉却不能和小露比擬，有人叫這小寡婦是露姑娘，也有人叫她露嫚的，她似乎不在乎別人叫她甚麼。

大空以為，她有小粉所沒有的高貴氣質。

「號……號……」這聲音能使大空心頭上痲酥酥地，也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低聲道：「娘子，小生心儀已久……」

由於聲音很低，怕過路人聽到，所以小寡婦可能未聽到。因為牛拉磨及羅聲可能湮沒了大空的聲音。

無論如何，今天他已經豁出臉皮了，就又鼓足了勇氣，想了一首打油詩。他和龍三差不多，腹有詩

書，素行却不敢領教。吟道：「心儀美艷女多嬌，常在磨坊叱吁號；三魂隨牛磨道轉，七魄悠悠卿身繞……」

這當然不是甚麼意境高雅，造詣很深的打油詩，但以「花花如來」來說，能略加思索而作出這首打油詩來，也頗不簡單了。

也許是露姑娘站在那兒羅粉，嬌軀顫動的優美姿態賜與他的及時靈感吧？

會有甚麼反應呢？這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的，她居然哼起了風流曲牌：牙床斜坐裹金蓮，半露酥胸半露肩；故向情郎說痴話，奴家今夜那頭眠？

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和一對「招子」，但這曲牌却是小寡婦哼出來的。心頭一盪，手一鬆落在後窗外地上。

好在現在天已黃昏，沒有行人，大空驚喜之下，猛抓頭皮，心花都爆炸開來。

「寡婦就是寡婦！」他的結論只有這麼一句話。現在他的勇氣大得更邪氣，再次竄上抓住窗櫺，正要再毛遂自薦一番，那知她低着頭道：「今夜三更，帶着十斤豬肉、十斤牛肉和十斤魚來……」

「是……」他的嗓音是抖動的，眞正是如奉綸音，不知此地何地？此時何時？

就在他懵懂、忡怔時，「格嗒」一聲，窗內放下擋風板，隔絕了他的視線。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用雙足走回去的？甚至以為是飛回去的。

大空的打油詩如此露骨，他以為是他換了那套文生裝，在她身邊晃了幾次給她留下的良好印象，才敲開她的心扉所致。

此刻他對自己的欣賞和肯定，絕對超過任何其他時候。「和尚是釋伽的罪人」雖不免以偏概全，對大空而言，却是名至實歸的。

* * *

三更還不到一點，他提了十斤豬肉、十斤牛肉和十斤鮮魚來到小寡婦門外，魚還是活蹦亂跳的，他以為這條魚像小露一樣地新鮮。

輕敲門三下，沒有動靜，輕輕一推，居然是虛掩的，本來他還不太踏實，因為女人是很難捉摸的，如今他心頭終於落下一塊大石。

進入插上門，穿過小前院，在廂房門外看到她正在燒開水，她低聲道：「把東西放在這兒，到內間炕上先去歇着！」

他不能違背她的任何一句話，放下魚肉，進入內間上了火炕，炕頭上熱烘烘地，心頭也熱烘烘地。

過了好一會，大空猴急地道：「露姑娘，春宵苦短，何不先進來聊聊？」

小露道：「這魚肉如不盡快處理一下，恐怕就不新鮮了！再說如不弄幾色小菜下酒，那多沒有情調！」

他不能使她看出太急色，而此時此刻那個會不急？但情調的確很重要，她畢竟不是小粉。

也就在這檔口，外面有人敲門，小露出去應門之前道：「有人來了！」

「誰？」他恨透了這個不該來而來了的人。

這工夫，門外有中年女人的聲音道：「小露……小露……開門哪……」

「是我阿姨……」小露道：「她這麼晚才來必有急事，你最好藏一下。」

「藏在甚麼地方？」

「阿姨這人很愛管閒事，這事要是被她知道了，不出三天，我所有的親友和鄰居，恐怕沒有人不知道的。」小露道：「這樣吧！外間有一口空的米缸，你先委屈一下。」

大空自然不會反對，此刻他已脫了上衣，赤着上身跳入缸內，道：「寶貝，你可要儘快把她支走！只不過這麼晚了，怎麼能逐客？」

「當然能！因為阿姨就住在附近……」她蓋上缸蓋，大空在缸中隱隱聽到小露接進她的阿姨及談話聲。

「小露，這麼晚了，妳在煮甚麼？燒了一大鍋的開水……還買了這麼多的魚肉？」

「明天是我爹的七十大壽，人生七十古來稀！總要為他老人家賀一下。我娘去世這多年，沒有人照料我爹，我這作女兒的怎麼能……」

「應該，應該！」阿姨道：「請了幾桌呀？」

「年頭不好，不便鋪張，只有兩桌，阿姨妳當然也是貴賓之一，我就不再去請你了！」

「我是一定來！」

「阿姨今夜來此是不是有甚麼事？」

「你看我，把正事都差一點忘了！」阿姨道：「小孫子大寶發燒，來討點藥。」

「有有，我這就去拿。阿姨，偏勞妳把鍋中的開水掏出來……」她說要去拿藥却未去拿，這工夫阿姨已掏滿了一大盆開水。

小露揭缸蓋，阿姨「嘩」地一聲把一大盆滾開的水潑入缸內。

這是個十分慘烈的景象，大空赤裸上身，在缸中又無法閃避。儘管他的反應夠快，在潑水的同時，已把阿姨震出七步以外的院中，但他的上身至少已有四分之三燙傷，有的皮肉甚至半熟。

他嘶吼着向小露踩出一脚，却

因全身肌膚被燙至重傷，痛得發抖而被有備的小露閃過。

大空此刻也無暇殺敵，回去療傷要緊，道：「賤人，妳是甚麼來歷？」

「你不必管我是甚麼來歷，但可以告訴你，我是爲『一瓢書生』顏學古和『雪裏紅』唐耕心唐大俠報仇的。」

「臭娘們……妳好狠！也好會賣弄風流……」

「比你用『輪廻刺』暗中傷人的狠毒又如何……」

大空渾身顫抖，上身遍佈龍眼大小的水泡，有的地方肌肉已經半熟。人已射出門外，消失於夜色中。

小寡婦露姑娘就是燕妮，阿姨也正是她的奶娘菊嫂。當然，燕妮又是誰？她爲甚麼會爲顏學古及唐耕心來報仇？

須知，以這方式報仇，十分危險，弄不好仇報不了反而會失身。不過她們主僕事前的計劃十分周密。

一個好色的人對於一個紅杏出牆的美艷小寡婦是無法抗拒的。

燕妮就是「一瓢書生」顏學古的胞妹顏鳳妮。她自然能爲這兩人報仇。即使是爲了久慕其名，第一次謀面的「唐子」報仇，她以爲也義不容辭。

她對「唐子」心儀已久，也可以說傾慕已久。

奶娘菊嫂道：「他會死嗎？」

顏鳳妮道：「包死不活！」

「快走吧！如果大空的師門中人一齊來……」

「應該不會！第一，這是丟人的醜事，他不會輕易告訴別人，因他十分自負。其次，他弄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樣子，絕對不會直接回寺的。」

「他不回寺要去何處？」

「弘法寺後面有個放置上幾代住持骨灰的小屋，我發現他的便衣藏在該處，常常進出，八成去了那兒！」

「不管他去了何處，我們已報了二仇之一，犯不着在此涉險，再說，唐大俠問過妳很多次！」她們已自側牆掠了出去。

心頭一跳，她道：「妳怎麼說的？」

「我當然會安慰他，說妳快回來了。」

「他的傷快復原了吧！」

奶娘菊嫂搖搖頭道：「他的傷太重，不是短期內能治癒的。還有，他說運氣時有的經脈滯窒不暢。」

「這才是一件痲煩的事。菊嫂，回去後暫時不要揭開我們的身份！」

「小姐，這又何必？妳冒了失身喪命之險爲他復仇，應該讓他知道的……」

＊　＊　＊

此刻大空開了骨灰齋的門鎖，推開門，隱隱看到一個人坐在迎門椅上。大空大爲震驚，道：「甚麼人？」

「師弟別緊張，我是大寂……」

這景況任誰都忌諱，只有大師兄大寂不忌諱，因爲此人較老實，平常對他也較爲關心。

大寂一邊亮燈一邊道：「師弟，我是眞不放心你……」

「師兄，別點燈！」他的話就是命令，和住持一樣地權威，他說不點燈大寂就不敢點。

原來大空是帶藝出家，而他的師父又是這弘法寺的住持的師兄，更重要的是，弘法寺的僧人不事生產却能衣食不缺的原因，大空全知道。

就這樣住持對大空另眼相看。還有個原因是大空的「輪廻刺」天下一絕，弘法寺住持了塵的技藝不遜他，但對他的暗器却也懼怕三分。

其實還有一點，了塵不能不賣大空的賬，大空有個哥哥叫李天佐，身手比弟弟李天佑(大空)只高不低。了塵如開罪一個也等於開罪兩個。

大空道：「大師兄怎知我今夜來此？」

「大空，你的事師兄十之八九都知道，我想勸你，又怕你不高興，今天晚上決定在此等你，你就是罵我打我，我也要勸你……」

大空顫抖着道：「師兄……可惜晚了一步……」

「晚了一步？」大寂吶吶道：「師弟……你怎麼哩？」走近仔細一看，由於臉上及上身都佈滿了大水泡，簡直不像個人，不由驚叫着退了一步，道：「大空……這是怎麼回事？」

大空大致說了一下道：「大寂，我只求你一件事，立刻把家兄找來。」

「來得及嗎？」

「怎麼？你巴望我死？」

「不……不，我是說不如就地請大夫來治療，時間寶貴不宜拖延。」大寂也不是個好和尚，但是個好人。

「這箇我也知道，只不過一般的大夫根本不成，我對家兄有信心。他就在四十里外鎮上大來客棧內。」

「是，我這就兼程趕去，但在我們回來之前，你也該先行治療一下。」

「這箇我會張羅，記住！越快越好。」

（未完・二）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